標點校勘本

高麗史

孫曉 主編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出版社

九

傳

[三]

標點校勘本

高麗史

九

傳〔三〕

孫曉 主編

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出版社

高麗史一百十一

列傳卷第二十四

廉悌臣

廉悌臣，字愷叔，小字佛奴，中贊承益之孫。少孤，長于姑夫元平章末吉家。泰定帝自晉邸入繼統，末吉率悌臣迓駕于和林，帝一見奇之，命宿衛禁中。賊臣御史大夫帖失誅，以女弟賜之，悌臣曰："臣雖無知，不願近逆黨。"帝益重之。居數歲，以久不省母乞告，帝命降香金剛山，還授尚衣使。又請歸養，授征東省郎中。同僚頗弄威福，悌臣力争之，多所裁抑。田民詞訟，悉還攸司。忠肅歎曰："廉郎中清簡矣！"左右司請署文移，必曰："吾郎中署乎？"有則行，無則止。元召授翊正司丞。後奉使江浙省，會討中政院錢貨官吏多行賂求媚，悌臣一切却之。丞相别哥不花待以殊禮，及入相，薦於順帝曰："老臣在江浙知廉佛奴清白。"具以事白，帝將用之，悌臣以母病力請東

歸。忠穆朝，拜三司右使，賜輸誠翊戴功臣號，轉都僉議評理，進贊成事。征東省官以事欲問臺臣，時李公遂爲大夫，悌臣曰："臺綱非所當撓，李大夫一時之傑，其可辱乎？"事得寢。

恭愍初，拜左政丞，賜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號。蔡河中在元謀復相，會元南征求勇士，河中密説太師脱脱請還國出兵助征，仍薦悌臣有勇略。悌臣知之，上疏自退，王亦逼脱脱勢，以河中爲政丞，罷悌臣，封曲城府院君，與柳濯等赴征，將士争奪人馬，行省牓禁不止，民間嗷嗷。悌臣、羅英傑、孫佛永獨不然。行至鴨江，康允忠謀於衆曰："吾輩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，何日旋歸？欲以精騎五十馳還京城，斬始謀發兵者。"以告悌臣，悌臣曰："非計也！吾君天也，天可逃乎？忠臣義士，豈有反側之言？"間道疾行，既至都，王遣使請還悌臣，帝以爲高麗大臣，賜宴徽政院，遣之。王誅奇氏，畏元有譴，以悌臣爲西北面都元帥，賜貂裘金帶，授節鉞，曰："卿行之後，吾不北顧矣。其治軍政，芻糧爲先，城堡次之，器械次之。"拜守門下侍中，再三辭，不允。上疏論軍務曰："食爲民天，兵藏於農。令軍士有事則操兵，無事則屯田，庶轉餉省而軍食足矣。師之强弱，在於儲偫。今師興有日，而輓輸之路阻修。如選精强分屯要害，移其餘卒就食安州等處，觀變而動，則輓粟之勞减矣。戍邊之法，以時而代。今軍士盛夏北來，淹至冬月，無衣無褐，何以禦寒？設使驅而納諸矢石之間，豈肯盡力？請率

以半年相代。軍卒遭喪，不免行伍人子之情，在所不忍。請自今凡遭喪者，許人代之。如無代者，計日給暇。”

後以盛滿辭，復起爲右政丞。紅賊之亂，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甚盛，棄母而去。臺諫論以不孝，拜相逾月不署告身，會金鏞誅，以鏞姻好罷。既而母没，大斂而葬。明年，領都僉議司事。時辛旽用事，惡悌臣不附己，譖於王。王命其子壻諭以不可絶旽之意，悌臣終不變。兀剌之役，悌臣爲西北面都統使，節度諸將。師還，封曲城伯，親圖形賜之。復爲門下侍中。幸臣金興慶多所請謁，悌臣不假貸，興慶有怨言。王曰：“侍中學於中原，性高潔，非他廷臣比。且大臣用心，非汝所知也。”興慶不敢復言。

辛禑立，以悌臣領三司事，尋領門下府事。禑喪畢，御正殿，宰相上壽，悌臣首陳：“爲君難，爲臣不易，親賢遠佞”等語。禑爲之改容，加賜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號。北元遣使拜將作院使。悌臣既老，國有大疑必與議，盡言無隱，位冢宰凡二十九年。及疾，禑遣中官賜宫醖藥餌。悌臣具衣冠受之，謂曰：“公善爲老臣言，上之所以念及老臣者，徒以臣嘗左右先君也。臣今殆矣，願上日愼一日，惟永終是圖。”卒年七十九，謚忠敬。遺命三日而葬。子國寶、興邦、廷秀，皆登第。興邦自有傳，國寶封瑞城君，廷秀官至大司憲，俱與興邦伏誅。

李嵒 岡

李嵒，字古雲，初名君侅。祖尊庇，初名仁成。早孤，學於其舅白文節，善屬文，工隸書。元宗初登第，籍内侍遷國學博士直翰林院，累轉吏部侍郎。忠烈朝，歷尚書右丞、司議大夫，拜左承旨。時左副承旨金周鼎建議新置必闍赤委機務，尊庇正直，初不與其議，故不在選中，左右以爲不宜斥之，卒以爲必闍赤，進密直副使。歲辛巳，征日本，尊庇爲慶尚忠清全羅道都巡問使，調兵糧戰艦，措置得宜，民不見擾，以判密直司事監察大夫世子元賓卒，世子聞之，泣嘆曰："尊庇正直，何夭如是!"父瑀，鐵原君。

嵒髫齔異凡兒。忠宣時，年十七，登第。忠肅愛其才，命典符印，除秘省校勘，累遷都官正郎。忠惠初，擢密直代言，兼監察執義。忠肅復位，以嵒爲忠惠嬖幸，杖流海島，罷瑀歸田里。忠惠復位，授知申事，進同知樞密院事，轉政堂文學僉議評理。王以武人韓用規爲典校副令，嵒執不可，王不聽。忠穆即位，拜贊成事，與提學鄭思度提調政房。宦者高龍普以銓注不公白王，流嵒于密城、思度于光陽，既而免之。忠穆薨，奉忠定如元。及嗣位，命嵒聽斷國務。還國，命提調政房，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功臣，復除贊成事，拜左政丞。閱戰艦于江，還帶弓矢從者三十餘騎，二

騎前導，觀者以爲僭。

恭愍初，封鐵原君，乞骸，入清平山。王徵還，守門下侍中。紅賊入寇，嵒爲西北面都元帥，領兵二千行。有朴居士者，自言有秘術，能破賊，以惑人，嵒執送于京。既而以嵒懦不能軍，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。紅賊逼京城，從王南幸。賊平，錄扈從功爲一等，封鐵城府院君，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翊祚功臣號。十三年卒，年六十八。命有司以禮葬之，謚文貞。

嵒謹守繩墨，居家不問有無，以圖書自娛，書法妙一時，嘗手寫《太甲篇》獻王。語其子岡曰："汝志之，吾既老矣，無官守，無言責，當以格君心爲務耳。"辛禑元年，配享忠定廟庭。子寅、崇、蔭、岡。寅，辛禑十年以固城君卒。蔭，與諸將平紅賊，以功拜上將軍，戰没。

岡，字思卑，少好學，年十五登第。忠定時，選充侍讀。及王遜于江都，岡從之。恭愍即位，召見，奇之，授典儀注簿，掌符璽，常在左右，愈久愈謹。爲吏部郎中當遷，岡奏曰："臣執筆注臣名，臣實不敢。"王益重之，出爲慶尚道按廉使。王之南幸也，迎候盡禮，供億甚盛。既還，以元松壽薦，代松壽爲知申事，掌銓選。時方邊報絡繹，上下維持，岡之功居多，然惟務承迎，識者譏之。拜密直副使，卒年三十六。王悼甚，賜重賻。樞密例不得謚，特謚文敬。子原。

洪彦博 師禹 柳淵

洪彦博，字仲容，南陽府院君奎之孫。少好讀書，善屬文。忠肅十七年登第，王賜廐馬一匹。忠穆四年，授密直提學，俄遷知申事。恭愍元年，拜僉議贊成事，賜推誠亮節佐理功臣號，封南陽君。時定六寺判事階，奉翊省郎不署依牒，王怒，囚右司議宋天鳳，將罪之，彦博與洪彬營救得免。三年，拜左政丞，遷右政丞，加端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號，尋封南陽侯，錄誅奇轍功爲一等。十年，改門下侍中。紅賊逼京城，衆議欲避之，彦博獨以爲“先王基緒，不可隳也”，勸王自將與民效死。俄而西兵告敗，王南幸，彦博從之。明年，收復京城，制勝方略，多彦博指畫。判密直事宋卿言於彦博曰：“蒼生望公復相久矣，今爲首相，何無一事恊輿望乎？去歲播遷，宗社陷賊，主上蒙塵，取天下笑，公之不早圖也。今公子握府兵，壻長憲司，富貴已極，何不憂國家？”彦博憚之，罷卿。時彦博壻柳淵爲監察大夫，故卿云然。行宫所需金銀乏少，王之用度無節，彦博白曰：“内帑之儲，何如在都時？經費宜加裁省。”王熟視不應，彦博退曰：“言不見從，是何訑訑也？”李齊賢聞之曰：“吾爲相時，每言事若此，吾未嘗不爲王惜也。”

王欲遷都江華，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真殿，人民洶

洶。太后洪氏，彦博姑也，面責彦博曰："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，中外之望咸屬焉。今王欲遷都，而國人皆不欲，爾盍諫止之？"彦博以告於王，王曰："予非决遷，欲知吉凶耳。"卜果不吉，國人大悦。時訛言紅賊復來，議選大帥，以彦博不恤國事，命左政丞柳濯爲都統使，彦博與柳淑同掌貢舉，宰樞盛設筵以慰。彦博勳戚首相，淑帷幄寵臣，雖當播越之時，群臣所以傾待者如此。十二年，王將還都，遷延不發。彦博曰："供頓已備，若淹此期，防農害事，民受其弊。"王從之。南遷後，祀典隳缺，文宣王朔望奠亦廢。成均十二徒請復行，彦博以中外多事，寢之。

興王之變，子師範遣人走報，令避之。時尚早，彦博方與妾卧，聞之自若曰："不可不食而赴難。"令作粥。賊遣其黨趣彦博所舍，門客急告曰："賊將至，而猶不起耶？"俄而賊至，曰："出迎帝命。"家人報曰："賊在門，宜速避。"彦博曰："吾見賊問其故。"終不避。子及妻勸避，猶不肯，曰："安有爲首相而逃死者乎？"徐整衣冠，出戶曰："爾乃賊也，何稱帝旨？"賊斮之，血濺屋椽，年五十五。賊在興王者，聞之皆呼萬歲。贈謚文正，以禮葬之。子師普、師範、師禹、師瑗。師普官至判閤門事，以子寬弑逆被誅。師範知密直司事，如京師賀平蜀，還至海中許山，遭風溺死，恭愍悼之，特賜謚。

師禹，恭愍時爲慶尚道都巡問使，鎮合浦。清謹

自守，吏民畏愛。倭寇龜山縣三日浦，師禹往擊之，賊潰走，乘勝奮擊，賊登山，師禹麾兵四面攻之，斬獲二百餘，溺水死者以千數，奪被虜者十人，兵仗不可勝紀。後爲全羅道都巡問使。以子倫弑逆，遣人鞫之，杖流遠州。尋遣崔仁哲縊殺師禹及子彝于陜州。當刑，彝泣謂仁哲曰："請誅彝，釋吾父。"師禹曰："吾已老矣，願誅老夫，釋吾子。"仍歎曰："吾嘗斬獲倭賊甚多，功何在耶?"父子相携而死，人皆惜之，全羅慶尚之民至有流涕者。

師瑗，典書。

柳淵，晉州人，三司左使之淀子也。以公廉才幹稱，執事必恪，居官稱職，屢爲將帥，頗得衆心。辛禑二年，以贊成事商議卒，年四十九，中外惜之，謚貞靖。子龍生。

柳濯

柳濯，字春卿，高興府院君清臣之孫。有膽略，善武藝，早以門蔭入元宿衛，還拜監門衛大護軍。不數年，三轉封高興君，元授合浦萬戶。忠定朝，拜都僉議參理，賜推誠亮節翊祚功臣號，進贊成事，恭愍初，出爲全羅道萬戶，持軍整肅，不擾州縣，與士卒同甘苦。王下賴褒奬，賜衣酒勞之。倭寇萬德社殺掠

而去，濯以輕騎追捕，悉還其俘。終濯在鎮，寇不復犯，自製《長生浦》等曲，傳樂府。召復爲贊成事，未幾，拜左政丞。罷，封高興府院君，賜輸誠亮節翊祚輔理功臣號。元將南征紅巾等賊，求勇士，蔡河中薦濯及廉悌臣等四十餘人有勇略。元遣使召之，濯等率兵數千如元，從太師脱脱征高郵賊張士誠，連戰頗有功，復舊官，制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尋以事流外，起封高興侯。王避紅賊南幸，以濯爲慶尚道都巡問兼兵馬使，復拜左政丞，錄興王定難功爲一等，又定辛丑扈從功臣，以濯濟師有勞，又爲一等，改侍中，與評理崔瑩、密直副使吴仁澤提調政房。崔、吴方有寵，一日除官，濯曰："宜先擇臺省。"瑩率爾曰："我擇之。"厲聲呼吏曰："將于達赤名簿來!"濯惡其不讓，辭色方厲。仁澤曰："臺省豈可於于達赤擇之? 須先擇儒士與有名望者。"二人專恣，旁若無人，濯辭疾不與。

魯國公主薨，王惑浮屠説，欲火葬，以問濯，不可，乃止。賜推忠秉義同德輔理翊祚功臣號。舊制，僉議樞密監察重房夕直者，供給甚盛。亂後始廢，兩府欲復之，久未定。都僉議司吏金富等怒稽緩，大書錄事朴允龍、孫國英名，倒帖柱，曰："誓不出二人告身。"允龍、國英時掌錢穀者。濯聞之怒，下富等獄鞫之，曰："右司議崔安潁、左正言金存誠所爲。"事聞，罷安潁等。初，公主薨，設四都監十三色以掌喪事，濯多繆舉，安潁坐府中譏議，濯嗛之，至是罷，

人皆非之。有詔使來，舉止甚峻，頗傲於王，見宰相不肯與坐，及見濯，禮貌甚恭，簽書李穡謂同列曰："侍中動容中禮，見重宜矣。"

監察司囚都評議錄事家奴，濯見執義崔元祐請放，元祐既許，退又囚一奴。濯曰："囚錄事家奴，是囚我奴也。"怒不朝。宰樞囚元祐獄，罷之。元祐嘆曰："臺中事必會議而行，豈獨老夫？但老夫無用，固宜貶黜。"有巫自稱天帝釋，妖言惑衆，杖之。元使大都驢謂濯曰："古安有刑婦人者？"濯無學，不能對。累乞退，不允。王大營公主影殿于馬岩，濯謂同知密直安克仁、簽書密直鄭思道曰："馬岩之役，非但勞民傷財，術家有言，築室于兹，異姓王矣。濯濫首百官，食君之祿，豈可腹非而成君上之過，貽譏後世耶？寧死不可不諫。"克仁等從之，上書曰："今歲大旱，五穀不登，民將無食，乞停中外土木之役。"王大怒，曰："是沮吾影殿之役也。"下濯、思道獄，以克仁定妃父，勒歸私第。

濯持重，美風度，動止可觀，同列服之。及下獄，皆驚歎。太后使人諭王曰："是祇以彰君之過，而見宰相之賢也，可釋濯等。"王不聽，即以李春富代濯爲侍中，命李穡等鞫以魯國之薨闕祭三日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例。濯曰："公主，國母也，賓天之初，臣等哀慟，罔知所爲，遂致闕祭。辛丑之亂，禮文皆失，故葬禮以臣等所知爲例耳，非有他也。"以聞，王怒甚。辛旽出曰："侍中當死矣。"王欲殺濯，命穡製諭衆文，穡

對以瓘無死罪，不敢爲辭，力爭。王又大怒下穡獄，穡泣曰："臣非畏死，恐王以無罪殺大臣耳。"王皆釋之。翌日，瓘等謝，王賜酒慰之曰："予失於怒，辱卿等數日，毋怪也。"語在穡傳。後王又以正陵無臘祭爲瓘所定，下獄免爲庶人，籍其家。都堂言："諸陵皆無臘祭，請釋之。"王怒解，還告身及家財。

辛旽既誅，憲司奏："瓘爲首相，嘗欲專占全羅軍民，依妹壻也先帖木兒設萬戶府，成軍目青冊，納樞密院。又公主昇遐之初，闕殯奠葬用薄禮。又黨逆賊辛旽，賄以奴婢錢財，相與結援，李伯修告旽逆謀，瓘知而不首。乞置典刑，以正不敬不忠之罪。"王從之，太后使宦者沙顏不花請宥之。王怒囚沙顏不花，遂縊殺瓘于青郊。年六十一。國人有涕泣者，時議以爲王憾瓘諫止影殿之役也。後我太祖夢瓘祈爵其子濕，異之，贈瓘特進輔國高興伯，謚忠靖，授濕官。子雲、濕、澾。

慶復興

慶復興，初名千興。清州人。父斯萬，性質素，娶明德太后姪女，以故昵侍禁掖，與宦寺無異，人譏之。官至右代言，嘗受命醮摩利山塹城，聞空中若有呼"慶代言不幸短命"者再，還謂友人曰："吾不久於世矣。"未幾果卒。

復興性清直，累遷監察掌令。恭愍初，拜軍簿判書，歷判樞密院事，參知門下政事，陞知政事商議。時議築京城，復興與鄭世雲、柳淑言：“今四方兵起，瘡痍飢饉，若築城，民將不堪。”王命罷其役。錄誅奇轍功爲一等，改參知中書省事。御史臺劾黄裳、楊伯淵姦判密直辛貴妻康氏，復興言：“康之失節，以夫在流，不能防閑也。自丙申以來，流竄者寔繁，室家怨曠，多失節，請皆放還鄉里。”從之。

紅賊入寇，以復興爲西北面元帥，尋爲副元帥，率兵千餘，屯安州。畏賊不敢戰，王怒，欲論以軍法。洪彦博言：“復興公廉謹篤，然不閑將略，是用者過也。”王怒解。賊退，賜盡忠同德協輔功臣號。尋拜平章事守門下侍中。錄己亥擊走紅賊、辛丑扈從功，俱爲一等。

崔濡在元，譖于帝，廢王立德興君，發遼陽省兵納之，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。王以復興爲西北面都元帥，屯安州。李珣爲都體察使，屯泥城。禹磾、朴椿爲都兵馬使，分屯江界、禿魯江等處。安遇慶、李龜壽、洪瑄、池龍壽分屯諸州，皆受復興節度。以密直副使丁贊爲西北面都安撫使。椿聞家奴將至，收兵得卒數千，甲士二百餘人，生獲二獞，詣家奴所舍曰：“椿某處萬戶管下千戶也，王令椿防倭故到此，今有廢立之言，然乎？椿將爲我王死也。”因泣下，殺獞餽之。家奴嘆息，且有懼心。椿又從间道以所領兵送珣屯所，令珣遇家奴亦如之。贊遣麾下兵馬使睦忠將兵

屯要害，忠乃宰相仁吉從弟也，依勢不從贇節度，贇不能制。忠怨贇，誣構贇與德興通謀議，乃棄屯所，逼贇營，欲襲殺之。贇大懼，棄軍奔復興營，明其誣。王遣使繫致巡軍，召忠對置，事無驗，憂憤而卒。贇性寬博，有武藝，時人惜之。

復興移檄德興君從者曰："本國父老子弟，或以功名，或以朝覲，用賓中國，久近不同，老於旅食，豈無東意？道里云遠，盜賊蜂起，歲月愈深，歸計愈踈。父母妻子，夜夢晝思，言及淚下，貌同敬他，握粟出卜，妄喜且悲，曷月曷日，予還歸哉？奈何今又自貽伊阻？聽人讒言，僞主云從，至爲防身，弓矢甲刃，旁招殘賊，妄謂羽翼，野宿風飡，靡所定居，懈惘遷延，不進則退，謀所不謀，爲所不爲，乃臆以謂'吾事儻濟，以是欲見三族，欲榮一己，夸耀里閭，拜掃松楸'，何異緣木求魚，理舟涉山？祇自勞苦，斃於狂妄。緣木求魚，理舟涉山，已云狂妄，猶無後災。如爾之災，未容口頰。尚我主上，至仁以慈，欲爾改修，存爾三族，雖法吏議刑，選軍革田，亦堅執不許，姑待須臾，且如年前，邊將負勇，不備紅賊，賊逼都城，乃於蒼黃。主上自令鰥寡孤獨無保持者，先出遠害，毋犯賊鋒。及至南幸，惠養如子，肆爾三族，得保首領，又不窮乏，今猶昔也。爾尚不知委質報德，誤從白家之息，自納簒逆之罟，必使之夷三族、撥墳墓、瀦宅舍、没田口，然後已乎！豈惟國人，施爾顯戮，抑亦社鬼，丕降陰誅。爾何悖理，至於如斯？然而體

思爾心，亦不得已。不得已説，玆復不贅，聊以招懷。國中之人，孰非故舊？有位之士，孰非姻親？冀復面目，實無異志。爾勿爲胡越，爾勿爲鬼蜮。且彼蘇武牧羊，猶持使節；管仲射鉤，終相桓公。二人之事，其審克之。主上宰臣，恊謀成言。苟能來者，仍其僞授，不降一級，爵之命之。嗚呼！四山雪滿，大野風鳴，覆氈車下，仰視星斗，於斯時也，鄉思幾何？越鳥南枝，狐貉首丘，爾可以人，不如禽獸？書到爾部，不出三日，戒爾徒旅，勤爾跋涉，如魚得水，如鳥歸林。嗚呼！此厥不聽，與爾永訣。”

珣又移書諭崔濡、羅英傑、柳仁雨、黄順、洪法華等曰：“本朝自太祖統三以來，聖子神孫，繼繼相承，迄于今日，非王氏不得爲王，爾等所共知也，乃何以異姓白家之子欲立爲王，反攻父母之邦耶？爾等離鄉土、辭親戚，苦身憔思，千里而從人者，無乃欲富貴其身而顯榮於鄉黨親戚乎？今若率兵欲入，則爾之三族無遺類矣，然則雖能得入，誰與爲榮？且爲人子，未免亂賊之名，則何面目立乎天地之間，宜各挺身渡江而來，來則罪輕，不則罪重，可不慎哉！”濡奉德興渡鴨緑江，崔瑩、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，濡渡江而走。復興遣録事金南貴獻捷，王賜南貴銀一錠，遣人賜復興酒，拜左侍中。凱還，王命有司如迎駕儀，令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慰之，賜諸將賊臣田宅産。

辛旽用事，復興雖在相位，不得與聞政事，爲旽所擠，罷封清原府院君，後與吴仁澤等謀除旽，事洩，

杖流興州，没爲奴，籍其家。旽誅，召還，復拜左侍中，提調政房。王見弑，復興欲立宗室，仁任乃立辛禑。禑始開書筵，翼日稱疾欲停講，復興曰："聖賢書雖不讀，常在手亦自有益。"禑乃講。

有韓略者，口給無才行，初爲司憲令史，登明經科，以禑外戚超授官，又托乳媪宦寺求爲持平。禑一日用小帖擬略臺官、金瑄重房、韓忠典法下政房，瑄、忠亦禑外戚也。復興言："注授已訖，不可更改。"禑曰："有紙墨，改之何難?"復興又言："古者，外戚不除言官，請授他職。"禑曰："何不從命?"强之。復興力争，終不授。復興與仁任、瑩、池奫同注擬，奫曰："當先軍功。"復興曰："此則都目，宜後軍功。"久未定。時池、李擅權，舉國趨附，復興廉潔自守，雖惡其貪饕，知不可救，日以醉酒爲事，及其銓注，輒薦賢以抑行賄之輩。然梔二人，不能行己意，或先出不與。

都堂將議呈省書，復興醉不至，瑩呼堂吏曰："可撤禁酒榜，首相乃如是耶。"諸相遂詣復興第，復興赧然曰："吾因飲藥而醉，未能進也。"嘗與親舊夜飲聯句，典客令金七霖曰："予近自外來，民之憔悴莫甚，此豈唱和爲樂之時耶?"復興默然。又嘗與瑩率私兵大獵東郊，時方旱蝗，識者譏之。六年，國家聞遼東欲攻納哈出，慮其掠我界，遣人覘之，還言遼東總兵已出師，都堂亟會議，復興醉又不至，仁任、林堅味忌復興清直，訴以嗜酒不視事，流清州。又流門下評理

薛師德，密直副使表德麟，判事鄭龍壽、裴吉、李乙卿、王伯，上護軍薛懷，總郎薛群、薛拳，中郎將羅興俊等，皆復興酒徒也。師德、乙卿道死，復興卒于貶所，謚貞烈。

辛昌立，賜祭曰："嗚呼！我先祖恭愍王有周宣中興之志，有漢祖知人之明。即位之初，側席求賢，旰食圖理。擢卿百寮之中，置之憲司，引入御寢，咨訪達旦，潛邸元從，莫有知者。凡百姓苦樂、士大夫忠姦，亶聰灼知，興利除害，進賢退不肖，遂能内誅奇轍，外殲紅賊，文德武烈，聞於天下。元季東南割據，若方國珍、張士誠輩，皆遣使款獻。我先祖中興之烈，有光于祖宗，卿有力焉。迨至癸卯，賊臣崔濡夤緣轍黨，推奉孽醜德興，請兵元朝，突入鴨綠，我先祖授卿節鉞，與崔瑩等擊走，以存我社稷，功在帶礪，賜券圖形。及逆旽以左道惑我先祖，領僉議事，三韓卿大夫望塵趨拜，昏夜走謁，惟恐不及，其門湯沸。旽亦歆卿清忠狷慨，欲屈卿而致之門，倚以爲重，屢遣私人通慇懃之意於卿，而卿不一進其門。旽乃譖卿，而我先祖方委政於旽，難違其言，卿於是有明夷之行。三韓之人，知與不知，莫不泣下。旽謀既覺而誅，我先祖悔甚，即日召卿，復卿左相。及我上王嗣位，賊臣李仁任，乘間專恣，鬻官貨獄，敗我先祖嚴恭抑畏事大之禮，尚賴卿之在朝，五六載之間，社稷粗安，而仁任憚卿，不能縱其溪壑之欲，朝夕側目，但以我王母明德妃信卿之深，未敢發也。及明德昇遐，仁任

嗾群凶而逐卿，於是仁任窮凶極惡，籠山川以爲田，認良民而爲隸，寃塞覆載，醜聞上國，遂致天子欲立衛於鐵嶺，社稷幾顛。而崔瑩奮忠，廓清群凶。上王命予小子乃權國事，一新庶政。予惟汲黯在漢，而淮南之謀不得行；孔父在宋，而華督之惡不敢作。卿在上王朝，身佩王室安危，朝廷輕重，卿誠唐之郭汾陽、裴晉公之儔也。嗚呼！卿位極人臣，而無一畝於京甸，無斗粟於家瓶，簞食水飲，敝裘瘦馬，求之千載，如卿者幾何？卿之忠清義烈，足以範三韓而聳萬世。今遣密直副使柳爰廷往奠卿墓，英靈有知，歆兹異數，諒予至懷，永佑我王家。”子補、臻、儀。

金續命

金續命，中贊之淑之孫，性清直敢言。恭愍初，拜監察執義，與大夫元顗、持平洪元老協心彈糾，執法不阿。凡拜官者有疵累，輒不署告身，於是内人宦豎惡之，遂皆見罷。累遷左副代言。王避紅賊南幸，續命扈從，策功爲二等，賜土田、臧獲，轉監察大夫，辭不允。王以災異求言，續命與獻納黄瑾等上言："《書》云：'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，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。'殿下氣禀沉重，春秋鼎盛，即位日久，備諳國事，智出萬全，多不信人，宦官、僧徒、雜類之言，有時信聽。雖大臣議一事出

一言，必候上旨，承順施行。以故諂諛成風，直言路絶，此德政之最失者也。地者，臣道也。今賞罰不明，故大小之臣，怠弛曠官。又因軍功，白丁驟拜卿相，皂隸濫處朝班，臣道淆亂，以致地震。請自今信賞必罰，重惜名器。古者選軍，給之土田，故兵皆足食，不憚征役。近豪勢兼併至千百結，曾無一畝及於軍夫，及其徵發赴敵之際，率皆解體，況望敵愾乎？請復選軍給田之法，左右前後皆正人也，君誰與爲不正？刑餘陰類，殿下日與相狎，樂聞鄙俚無稽之言，夜分不寢，日中乃興。踈遠大臣，嘉謀讜議，無自而入，冬雷地震，咎實在玆。自今三殿宦者，各留十人，餘悉汰去。正人端士，常令侍側。治國之道，布在經史，未聞以佛書致治者也。殿下過信佛法，群髡緣此，干謁濟私，願自今斷絶緇流出入禁闥，復開經筵，日訪治道，常觀聖賢之書，勿雜異端之説。女謁爲政之大害，今針線娘子、内寮之女亦有封翁主、宅主者，僭擬踰分，殊失尊卑之體，自今除宗室勳舊外，勿許封爵，已封者請奪之。田里戚休，在於守令，今雖有臺省政曹保舉之令，皆徇面情，其所薦舉，至有不識字者。願自今臨軒引見，核其名實，舉非其人，必罰舉主。《傳》曰：'無赦之國，其政必平。'養稂莠者害嘉穀，惠姦宄者賊良民。感召水旱，在於數赦。願自今毋赦有罪以長姦惡。"王召臺諫詰之，臺諫面争益切，王怒甚。知都僉議柳淑進曰："既求直言而怒言者，可乎？"王怒爲之小解。

遷知密直司事，出爲慶尚道都巡問使，倭賊三千餘人入寇鎮海縣，續命帥兵急擊之，賊倉皇不暇乘船，乃登縣之北山，斫木爲鹿角柵守之。續命復進擊，大敗之，遂獻所獲兵仗。王喜，遣中使賜衣酒金帶，爵戰士有差。未幾，拜三司左使，賜端誠揆義輔理功臣號，轉僉議評理，後爲大司憲，以論崔瑩罷。辛禑時，改三司右使。時募全羅道兵屯守東江，贊成睦仁吉欲以其兵行畿甸諸島捕倭，禑許之，續命不可，曰："今無門庭之寇，天寒冰合，募卒遠來疲弊，戰艦未完，且大臣不可輕出。"不聽。續命以太后外戚專總宫中之事，剛直不撓，人皆畏忌，執政至有欲殺者，出爲楊廣慶尚道都安撫使，蓋斥之也。太后欲留之，召柳實問之。實曰："今北有邊警，大臣不可出外。"太后遂遣中使止之。

時李仁任、池奫、林堅味等專權用事，貪黷無厭，唯憚續命，不敢肆。續命嘗移病在第，慶復興、仁任、奫問疾，續命曰："古制兩府省五、樞七而已，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，如物議何?"復興曰："不得已爾。"續命曰："今宰樞竊祿尸位而心不正者，無我若也。"仁任曰："公不正，誰爲正乎?"續命曰："予伴食都堂，凡署事心非口是，心不正，誰如我乎?"池、李深銜之。奫使其妻交結禑乳媪，出入宫禁，招權納賄。續命譏之，奫聞而益惡。會般若事起，兩府臺諫耆老集興國寺辨之，密直權仲和以書筵進講獨不至。續命謂堂吏曰："王母未定，宜速辨以解國人之疑，何

用書筵爲?”既而嘆曰:“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,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。”於是仁任等嗾司議許時、金濤等劾之,曰:“爲人臣止於敬,天下古今之常典也。臣而不敬,罪莫大焉。近集議興國寺,續命發口不可道之言,不敬孰甚,請鞫治。”疏再上,太后力救,乃流文義縣。遂罷柳實,以朴林宗代之。實,續命所薦。林宗,仁任姻親也。續命既竄,太后如失左右手,時人惜之。

十二年卒,謚忠簡。恭讓初,左常侍尹紹宗等言:“辛禑既立,辛旽婢妾般若自言君母,仁任等詐以禑爲玄陵所幸故宮人所出,求其名氏未定。金續命以爲‘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,豈有未辨其母者乎?’仁任欲殺之,賴明德太后之救,僅得流竄。身雖已没,忠義感人。乞追加褒謚,弔祭其墓,錄其子孫,以慰忠魂。”從之。

李子松

李子松,青陽人。恭愍朝,拜典法判書。德興君之變,子松與洪淳在元,帝令高麗人皆從德興之國,金添壽、柳仁雨、康之衍、黃順、安福從、文益漸、奇叔倫等皆附之,唯子松、淳、黃大豆等匿不從,久居燕,錢粮匱竭,終始不貳。既還,王嘉其節義,各賜米豆三十碩,授子松密直副使,賜端誠輔祚功臣號。

久之，出爲東北面存撫使。倭寇安邊等地，掠婦女、奪倉米萬餘石，坐罷歸田里。

辛禑時，以三司左使爲巡衛府上萬戶。祭酒方旬竊三司左尹金鼎暉妾，鼎暉欲訴于官，旬乞哀乃止，旬反告巡衛府曰："鼎暉盜殺内乘馬，又殺其奴。"子松聞之大怒，捕鼎暉鞫之。開城少尹韓興壽亦訴鼎暉强姦己妾。鼎暉依勢免，止流于外，進拜守門下侍中。禑遷都漢陽，命子松留守。子松自松京來謁，禑賜酒慰之曰："留守松都，庶事惟繁，卿獨處之，豈不難乎?"禑墜馬傷，子松與洪永通言："殿下醉輒馳馬，臣等心常危懼。今果顛蹶，致傷尊體，願自今端居九重，戒遊畋，慎酒色，毋或輕動。"禑默然不悦。未幾，罷，封公山府院君。崔瑩勸禑攻遼，子松詣瑩第力言不可。瑩白禑，托以黨附林堅味，杖百七，擬流全羅道内廂，尋殺之。或云："妬妓燕雙飛也。"子松清廉，國人注意復相，及聞其死，莫不悲之。

趙暾 仁沃

趙暾，初名祐，雙城總管暉之孫也。世居龍津，未弱冠事忠肅王。時吏民逋入女真洪肯、三撒、禿魯兀、海陽等地，王遣暾至海陽刷六十餘戶還，授監門衛郎將。後復至海陽刷百餘戶來，王嘉之，賜廐馬綾段。尋除左右衛護軍。王薨，暾還龍津。

初，暉以雙城等地叛入元，恭愍五年欲收復舊地，以密直副使柳仁雨爲東北面兵馬使，大護軍貢天甫、宗簿令金元鳳爲副使，與江陵道存撫使李仁任往擊之。仁雨率兵過鐵嶺，次登州，去雙城二百餘里，留十餘日不進。雙城總管趙小生，暾從子也，聞變，與千戶卓都卿召暾。暾至，小生舉兵爲拒守計，劫暾曰："今事急矣，叔父仕高麗，爲累朝所寵待，今日叔父南向高麗，則雙城之地十二城誰肯從我？"乃與都卿選腹心驍健者三十人衛暾，實拘之也。仁任說仁雨曰："暾雖小生叔父，心在朝廷，必不與逆豎同叛。今以王命諭之必來，暾來，雙城可傳檄而定，逆豎之首不足血也。"仁雨然之，遂以蠟書遺暾，暾見書秘之，伺間未得。

暾少時，見雙城人趙都赤英俠，與之交遊，深結懽心。及是，都赤以百戶爲小生謀主。暾諭都赤曰："今兩豎所以拒朝命者，以汝爲腹心也。汝本高麗人，爾祖與吾祖皆自漢陽來，今皆背本國從逆豎，獨何心哉？棄逆從順，去危就安，功名富貴，此其時也，汝其圖之。"都赤泫然泣下，舉手指天曰："叔父活我矣，公且先，吾從之。"暾喜，與弟天柱挺身馳出，至三歧江，乘舟已中流，追騎百餘，及岸而返。暾至龍津，謂家人曰："從夫人浮海，會我于登州。"率子仁璧、仁瓊、仁珪、仁沃，一夜馳二百里，黎明詣仁雨營，謂仁雨曰："二豎勢窮將北走，雙城人皆竄山谷，今大軍遽至，必駭不下。清野無食，爲公計莫若先遣

吾子仁璧招諭之。”仁雨然之。乃使仁璧及知通州事張天翮徇雙城，雙城人聞仁璧至，喜相告曰：“趙別將來，吾屬更生矣。”相率來降，犒迎官軍曰：“高麗王真我主也！”初我桓祖以雙城等處千戶來朝，王迎謂曰：“撫綏頑民，不亦勞乎？”時有人密告：“奇轍潛通雙城叛民爲黨援謀逆。”王諭桓祖曰：“卿宜歸鎮吾民，脱有變，當如吾命。”至是，王聞仁雨逗遛，授桓祖小府尹，遣兵馬判官丁臣桂諭桓祖内應。

桓祖聞命，即銜枚就行，與仁雨合兵攻破雙城總管府。小生、都卿棄妻子逃入伊板嶺北立石之地，於是按地圖收復和、登、定、長、預、高、文、宜州，及宣德、元興、寧仁、耀德、静邊等鎮，蓋咸州以北，哈蘭、洪獻、三撒之地本爲我疆，自暉等叛，没于元凡九十九年，今皆復之。臣桂領兵過伊板，與女真戰，大捷，斬其魁帖木兒，傳首于京。仁雨之初至也，端州以北千數百里靡然南向。仁雨貪財殺戮，及都赤來見，王授護軍，賜金符，爲東北面千戶，使往撫女真，仁雨忌而殺之。天翮隷仁雨麾下，濫殺無辜，掠牛馬財産，奪人妻妾凡九人，遂沮北人歸附之心。暾深以爲恨。暾還，王大喜，超授禮賓卿，賜第于京。六年，遷太僕卿。小生、都卿竄女真境，勢窮欲降，見都赤降而被害，欲見璽書乃降。八年，王遣暾齎璽書往諭。暾至登州，浮海舟行半月至海陽，賜璽書。小生等欲從暾入朝，復懷異志，衷甲而待。暾即登舟而還。紅賊陷西京，以知兵馬事隷安祐麾下擊走之。九年，拜

判司農寺事。十年，轉工部尚書，從王南幸。王命暾及睦仁吉分領福州兵宿衛行宫。十一年，出牧海州，居母憂。踰年起復，爲禮儀判書，尋檢校密直副使。錄擊走紅賊功爲一等。二十一年，乞骸，退居牛峰縣。辛禑元年，封龍城君。五年，歸老龍津，仁沃欲從行，暾力止之曰："吾家遭時危疑，先祀之存，僅如毫髮，過蒙玄陵眷顧，一門以全，位至封君，汝兄弟官皆顯達，百無所報，若等無以老夫爲念，致力王室，猶在吾側也。"明年卒，年七十三。仁璧屢立戰功，官至三司左使。

仁沃，累遷判典儀寺事。我太祖回軍，尹紹宗懷《霍光傳》以獻，太祖令仁沃讀而聽之，仁沃因極陳復立王氏之議，拜典法判書。辛昌立，仁沃與同列上疏曰："佛氏之教，以清净寡欲、離世絶俗爲宗，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。近世以來，僧徒不顧其師寡欲之教，土田之租、奴婢之傭，不以供佛僧而自富其身。出入寡婦之家，污染風俗，賄賂權勢之門，希求巨刹。其於清净絶俗之教何？願自今選有道行者住諸寺院，其田租、奴婢之傭令所在官收之，載諸公案，計僧徒之數而給之，禁住持竊用。凡僧留宿人家者以姦論，充軍籍，其主家亦論罪。貴賤婦女，雖父母喪，毋得詣寺，違者以失節論。敢祝婦人髮者，加以重罪。其爲尼者，亦論以失節。州縣吏、驛吏及公私奴婢，勿許爲僧尼。"從之。遷密直代言。恭讓時，錄回軍功賜

鐵券土田，尋以事罷，起爲吏曹判書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崔宰

崔宰，字宰之，完山人。父得枰，廉正自守，人敬憚之，官至選部典書。宰，忠肅朝登第，累遷中部令，出知瑞州事，以母憂不赴。明年，汰冗官，有薦宰者，王以有父風即除監察持平。宰不獲已，就職。忠惠即位，乃褫其職。王被執如元，凡王所設置悉皆更革，立都監，以宰爲判官，宰嘆曰："王之失德，非王自爲，乃左右逢之耳。逢之於前，揚之於後，吾實恥之。"稱疾不出。忠穆時，轉典法正郎，出知興州事，爲印承旦所忌，罷。遷典客副令。忠定時，知襄州。有使者降香凌辱存撫使，宰曰："將及我矣。"棄官歸。執政喜，白王，除監察掌令。恭愍初，陞執義改尚書右丞，後爲尚州牧使。王避紅賊南幸駐蹕于尚，宰盡心供辦，然不饋遺左右，左右短之，遂罷。起爲監察大夫，尋封完山君，移典理判書。辛禑三年，拜密直副使商議，固辭乞退，復封完山君。四年卒，性剛直不撓，見重於世。子思美、德成、有慶。

宋天逢

宋天逢，金海人。擢魁科，歷正言、獻納、起居郎。忠穆時，爲監察掌令，劾評理全允臧："身爲輔相，席寵恣横，不供其職，交結饔人，潛竊御膳。閔祥正訴先王于帝，以爲不可君國，而允臧黨於祥正，罪莫甚焉，請加罷黜。"允臧譖之，出爲草島勾當，臺官皆辭職，監察等詣闕請召天逢還。政丞王煦救之，不得，不視事。政堂文學辛孟、判密直李公遂力請之，改光陽監務。

恭愍初，召拜監察執義，與判典校金君發薦文行之士許應麟、俞思廉、尹守常等。又掌監試，取韓達漢等。王召達漢及最少者五人令賦牧丹詩，多不工，一人曳素。王怒收其榜，責天逢曰："考藝不精，何至是耶?"天逢慚恧無以對。

辛禑初，以大司憲與同列上疏曰："竊見宦者判崇敬府事尹忠佐，順州鄙人，濫荷至恩，秩同宰相，擅權用事，蒙蔽上聰，沮遏下情。曾在先王之前發忿拔刀，手翦其髮，狠戾悖逆，無君之心已著。又於賓天之後，佯稱耳聾，拱手觀變，其心叵測，徒以姦佞便媚，得見任用。且順州咀呪之鄉，以其鄉人置之左右，尤爲不可。"疏奏，罷遣忠佐就舍。

天逢等復疏曰："自古宦者之禍，昭然可考。在本

國，伯顔秃古思得幸元朝，誣譖忠宣，竄之吐藩。高龍普陰訴忠惠，以致岳陽之禍。前日萬生敢行大逆，神人所共憤。今忠佐不忠不敬之罪已具前疏，固不容誅。且擅權受賂，汲引庸人，除授官職，廣占土田，誤國害民。今止免官，國人觖望，乞收告身，籍没家産，鞫問決罪，以戒後來。”命削官收田。

諫官亦上疏曰：“殿下即位之初，固宜舍己從人，容受直言，以收輿意。近者宋天逢等上言，請除宦官祿俸，又劾前上護軍李美忠、前典工總郎徐陵俊盜用内帑之罪，殿下不允。自古人主之失，拒諫爲大。以殿下天資之美，決不如此，而此輩欲圖專横，甘言諛辭，蠱惑宸衷，陷殿下於拒諫之失，此臣等夙夜拊心疾首，爲殿下深痛者也。宦官尹忠佐憸邪凶險，善爲逢迎，指嗾黨與，陰弄權柄，與金師幸、尹祥同惡相濟。師幸、祥已皆竄逐，而忠佐獨蒙再造之恩，至受爵命。又與狡宦黄中吉結爲父子，蒙蔽聖聰，罪不容誅，宜從天逢之言，以正忠佐、中吉之罪。且美忠、陵俊當先王時諂事逆臣辛旽、金興慶，掌内帑，恣其出納，使倉庫虛耗，其所盜竊，不可勝數。乞依天逢所申，並正其罪。”禑命中吉、美忠、陵俊除名不敍。臺諫復請下美忠、陵俊典法獄，美忠行賄權貴，移囚巡軍。國人嘆曰：“二賊賂何人，移繫輕獄？”天逢後拜簽書密直司事，封金海君，卒年八十一，謚文貞。

洪仲宣

洪仲宣，初名仲元。忠惠朝登第，累遷内府副令。恭愍初，出爲漢陽府尹，以釋器黨，杖之。辛禑初，判開城府事，轉政堂文學，侍中李仁任等請釋宦官流竄者，仲宣謂金續命曰："閹寺用事先朝，以階禍亂，放竄宜矣。近者諫官屢以直言見斥，一無召還。今乃反釋此輩，何以爲國?"陞門下贊成事商議。禑開書筵，以仲宣、權仲和爲師傅，仁任、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政房，惡其分權，以仲宣爲啓禀使。時納哈出率兵向遼東，路梗，仲宣不即行，諫官徐鈞衡等素與仲宣有怨，且希仁任意，遂劾奏："仲宣在先王朝潛懷異志，敗露被罪，又附辛旽，得至密直，濫蒙殿下之恩，驟拜贊成，擢爲師傅，宜其盡忠奉公，今擬仲宣等四人爲啓禀使，仲宣欲自免，乃言曰：'四人同時入朝，則必拘留其半。'以惑衆聽，復議遣二人，仲宣不免，則又言曰：'四人當同往'不顧大體，以圖自便，不忠莫甚，乞鞫問，遠流不敘。"乃流宜寧縣。楊伯淵之獄起，辭連仲宣，乃遣版圖判書表德麟、典法判書柳蕃等殺之，籍其家。國人寃之。仲宣聞德麟等至，知不免，仰天誓曰："予實無罪，予死，天必動威。"及死，天果大雷電以風，邑人異之。

金濤

金濤，字長源，延安府人。恭愍朝登第，補全州司錄，五遷爲正言，言事罷。中洪武四年制科，敕授東昌府丘縣丞，濤辭以不解華語，且親老，願還本國，詔許之。及還，王謂左右曰："我國之人，登制科者固罕，況此人既登科，又蒙敕授，名揚一時，使天下知我國有人，恨不早知其來而禮迎之。"遂擢右司諫藝文應教，累遷成均司藝。王手書"金濤長源蘿葍山人"八字賜之。辛禑時，拜右司議，承李仁任、池奫指嗾劾三司右使金續命，流之。轉左副代言、陞知申事、拜密直提學。濤附洪仲宣論議人物，仁任惡之。適濤家奴竊延慶宮舊基之石，臺吏執之。仁任嗾臺官劾以不敬，鞫之。宦官李得芬與濤有故，白禑止令免官。憲司復請遠配，得芬又留其狀。楊伯淵之獄起，濤逮繫，被榜掠，絶復蘇者三，遂誣服，殺之，梟首于市，籍其家。濤初對獄官曰："我死不足惜，殺一無辜，反受其殃。"獄官皆惕然知其寃。及死，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護屍。有李悰者，抱屍入川，洗其血，解衣衣之，裹以簟綱其首而懸之，再拜而去，時人義之。子自知、汝知、致知、學知。

林樸

林樸，字元質，安東府吉安縣人。恭愍九年登第，調開城參軍。明年，紅賊陷京，元帥金得培以樸精曉兵法，置幕下，與之籌畫。南遷時，春秋史籍、典校祭享儀軌掘地以藏，及賊平，發之。軍卒多慢棄不收，樸與柳珣、李玖以爲國典不可使湮滅，監檢收括，得十之二。十二年，以書狀官從李公遂如元。時德興君誣奏帝曰："高麗王薨於紅賊。"帝以德興爲王，樸與公遂奏曰："吾王破紅賊，今尚無恙。"帝令樸等奉德興之國，樸等復奏曰："臣等若從僧王，無異於婦人之背其夫也。"帝曰："任從汝志。"德興謂樸曰："爾若不從我，死且無益。"除典理總郎以誘之，樸不受曰："寧死，誓不從。"德興將東行，請詩於樸，樸書其屏曰："棄本滔滔逐末行，泰山還似一毫輕，投鞭直欲横江去，嗜餅徒勞畫地成。得瓮舞時誰識破，吹竽混處謾求榮。莫將繪事迷人目，我愛天然古石屏。"學士危素見而嘆曰："今亦有忠節之士。"樸還，王謂曰："德興誘以華秩，汝不從，吾亦以華秩褒之。"乃除中書舍人。

樸疏上《正心論相》二十條，王益重之，又除典儀副令。王命陳時政得失，復上十餘事，王嘉納。尋陞爲令。河南王使郭永錫來，樸爲館伴，永錫曰："嘗

聞高麗山水之異，尚有箕子之風，願觀地圖、禮樂、官制。”樸曰：“欲知我國山水靈異，方今上有皇后、太子，豈非鍾其秀氣耶？”永錫拊膝高吟曰：“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”左右慚赧。十六年，爲濟州宣撫使。樸至州，謂其萬户曰：“達達牧子喜反側，君宜盡心撫綏，勿令生事。”又謂星主、王子曰：“君輩乃神人之後，入新羅爲星主，入本朝爲王子，服事歷代，歷代之待君輩亦甚厚，君輩宜各一心服事，勿與牧子扇變。”於是星主、王子及軍民皆俯伏曰：“敢不唯命。”先是，宣撫者率皆貪暴，恣其侵漁，民甚苦之，牧胡因誘以數叛。樸行至羅州，取水盛瓮而歸，雖茶湯不入口。民大悦，相謂曰：“聖人來也，王官皆如林宣撫，我輩何至叛乎？”然州人或有譏其載水者。轉成均祭酒，上書始分五經四書齋，科舉一依中朝搜檢通考之法。

陞大司成判典校事。初，成石璘爲劄子房知印，不阿附辛旽，旽譖于王，以樸代之。樸性好詭異，倜儻敢言，又喜立名，常自言：“但知奉公，未嘗干謁。”然每夜敝衣徒行，出入旽第，爲旽畫計，蹤迹詭秘。旽嘗往平壤，樸佩刀從行，無愧色。每譽旽爲盛德，故旽説之。及爲知印，手執班簿，品第高下，親舊之人則曾不薦引，宦官宫妾咸得所欲，善伺候王意，又揣旽好惡，唯務迎合。於是眷遇日密，權在代言之上。慶復興、李仁任等深忌其專。樸嘗語旽曰：“公總國政，宜整田民争訟之寃者。”旽遂白王，立推整都

監，命吨爲提調，樸爲使。樸多所平决，然吨之偏聽者，不爲之辨，故寃屈頗多。二十三年，拜代言。王薨，翼日，樸在殯側露齒笑。殯殿都監判官柳爰廷性鯁直敢言，嘗侍王講讀，大爲器重，是日見樸笑，責之曰："先王嘗稱子爲社稷臣，今子忘哀而笑，是非忠臣。"及樸秉政惡而不用。然樸喪玄陵，素帶三年。

辛禑初，仁任倡議與百官爲書，將呈北元中書省。樸與朴尙衷、鄭道傳不署名，大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樸，廢爲庶人，流吉安縣。初，禮安人附池奫，藏禑胎于其縣，陞爲郡，又與安東争地。樸在吉安，相其地曰："不吉。"安東人告於朝曰："禮安不宜藏胎，實以樸言。"奫由是惡樸。奫黨執義金承得、知申事金允升謂奫曰："林樸不署呈省書，必有迎立瀋王之志，是可罪也。"承得遂率臺官上書曰："林樸本系庸人，嘗附逆賊辛吨，爲其腹心，多行譎詐，及吨伏誅，又附金興慶。殿下即位之初，乃與朴尙衷輩結爲黨援，蔑視都堂，違忤衆心，以悖理之事誘令上書，罪固不細。元朝聞叛賊金義之言，議立瀋王，於是本朝耆老百官呈省辨明，樸陰懷異志，獨不署名，請誅之以正典刑。"允升從中下其書，遣體覆孫慶生鎖致典法，杖百流務安，中路蹋殺之。子稼。

文益漸

文益漸，晉州江城縣人。恭愍朝登第，累遷正言。

奉使如元，因留附德興君，及德興敗，乃還。得木緜種歸，屬其舅鄭天益種之，初不曉培養之術，幾槁，止一莖在。比三年，遂大蕃衍。其取子車、繅絲車皆天益創之。辛昌立，以左司議侍學，上書論爲學之道，時諫官李漹等以私田不可復，上書争之。益漸附李穡、李琳、禹玄寶，移病不署名。翌日，徑赴書筵。大司憲趙浚劾曰："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，殿下以賢良徵拜諫大夫，置之左右，以資清問，誠宜進盡忠言，敷陳治道，以補聖治。而乃日侍經帷，依阿苟容，以飾忠直之狀，承順逢迎，而無諫諍之節。傴僂束手，唯唯諾諾，頃者，同舍郎吴思忠、李舒各自上疏極言時事。益漸持祿患失，無一語及之。又同舍郎聯名上疏極論田制，益漸依阿權勢，稱疾不仕，不與其議，規避衆謗，自以爲得計。上累殿下知人之明，下負士林期待之意。是宜削其爵位，放歸田野，以爲有言責而不言者之戒。"乃罷之。子中庸、中誠、中實、中晉、中啓。

高麗史一百十二

列傳卷第二十五

李公遂

李公遂，益州人，讞部典書行儉之孫，以監察糾正擢魁科，授典儀注簿，累遷典校副令。忠穆朝，歷知申事、監察大夫。有金用謙者，性暴戾，因姪宦者龍藏驟拜代言，龍藏姪郭允正亦籍其勢拜大卿，用謙忌之，説龍藏罷之，又奪龍藏所給資産，允正訴監察司劾之。八關會王觀樂，命用謙入侍。公遂奏："用謙被彈，不可齒朝列。"代言等請姑留，王曰："寧少一代言，不欲拒諫。"錄事金龍起爲陰竹別監，厚斂民財，盜用事覺，憲司鞫之，龍起謂持平崔安沼曰："爾昔在陰竹斂民尤甚，安有以盜治盜者?"王命釋龍起，公遂曰："龍起，國蠹也。今釋之，是勸人以盜也。"不聽。

恭愍時，拜僉議評理，進贊成事，授行省都事，

辭封益山府院君。紅寇既平，復拜贊成事，領分司百官留守京都。甫經兵亂，庶事草創，公遂盡心區畫，朝無廢政。時補諸陵殿直，命留都宰相薦之，多舉親屬，公遂獨不舉一人，曰："國家有命，豈爲吾等子孫弟姪耶?"

元廢王，立德興君，公遂適奉使如元，至西京謁太祖原廟，誓曰："吾君不復位，臣死不復還。"公遂，奇后内兄也。既至都，后及太子遣人郊勞，帝在興慶宮召見。后設饌慰曰："卿盡心孝吾母，是吾親兄也，敢不以親兄待之。"公遂曰："周姜嫄、任、姒，育聖基化，及其中衰，姜后待罪，宣王以興。褒、妲、吕、武，覆宗絶祀。美惡昭然，千載龜鑑。本國於大朝戎臣既結兄弟，天子又定甥舅，魚水相得，百有餘年。矧今后即周之妊、姒，三韓之幸也。今王勤王敵愾，爲國樹勳，當行賞示四方，以激將帥，奈何逞私憾，廢公義乎? 丙申之禍，實我家不戒盛滿之致然耳，非王之罪也，不知反咎，而廢有功之主，他日必爲天下笑。願善奏于帝，復吾王，逐姦臣。"后感其言，然怒猶未已，令公遂奉德興東歸。時國人在燕京者，皆受僞官東歸，公遂獨不肯，后及太子强之，公遂曰："老臣縱不能以頸血濺德興之轅，其忍從耶?"辭疾請留，皇后不敢强。尋拜太常禮儀院使，辭曰："臣生長荒陬，不慣華語，不習華禮，何敢冒寵取譏。况今將帥布列于外，獲功者未賞，臣恐天下有以議陛下也。"不允。適大享宗廟，公遂爲太常卿，蹈禮不違，觀者

敬之。

太子以帝命召公遂上萬壽山廣寒殿，太子問殿額“仁智”之義，公遂曰：“愛民之謂仁，辨物之謂智。帝王用此御世，則可致太平矣。”指殿金玉柱曰：“老人曾見乎？”曰：“帝王發政施仁，則所居屋雖朽木，堅於金石。不然，金玉反不如朽木也。”太子彈瑟未成曲，曰：“久不習，忘之矣。”公遂跪曰：“第不忘憂民之心耳，瑟上一二調忘之何害？”帝在太液池舟上，太子以公遂言奏，帝曰：“朕固知此老賢，汝外家唯此一人耳。”一日，后問兄轍禍敗所由。公遂曰：“貪財聚怨，鮮有免者，勢激而然，非王之心也。”宦官朴不花密告后曰：“公遂但爲其主，豈念其親。”后由是久不召見。德興至遼陽，崔濡曰：“李公遂在都，其心莫測，事或中變，悔無及矣。”重賂禿魯帖木兒、朴不花，必欲得公遂以歸。公遂知之，謂書狀官林樸曰：“吾既無父母，又無後，位亦極矣，豈復有一毫顧籍意耶？當祝髮入山，決不從彼也。”禿魯帖木兒等入奏，帝不從。

本國拜左政丞，未幾，譯語李得春妄言：“德興署公遂爲右政丞。”乃罷之。德興既敗，公遂與洪淳、許綱、李子松、金庾、黄大豆、張子温、林樸等爲書，納竹杖中，潛遣傔從鄭良、宋元，衣藍縷爲乞人狀，從間道報：“崔濡復謀起大兵而東，願勿謂德興已敗，謹備之。”本國始知得春妄，拜公遂領都僉議，賜推忠守義同德贊化功臣號，以旌之。會孛羅帖木兒引兵入

都，黜丞相代其位，與御史大夫禿堅帖木兒、平章老的沙言曰："高麗王有功無罪，爲小人所陷，盍先申理？"帝降詔復王位，械濡以遣，公遂亦辭職東還，忠義聞天下。出燕京齊化門，令蒼頭吹笛，曰："天下之樂，復有加於此者乎？"中途馬困，蒼頭以矢買束菽飼之，公遂曰："何故奪窮民食乎？"截緜布償之。閭山站無人，粟積于野，從者又取飼馬，公遂問粟一束直布幾尺，如其言，書布兩端置粟積中。從者曰："人必取去，何益？不如不償。"曰："吾固知之，然必如是，吾必得安。"既還，時方修國學，公遂喜，即解帝所賜金帶助其費。

辛吨當國，忌公遂名望，公遂亦以盛滿自戒，杜門不出，未嘗一日坐廟堂行事，人頗恨之。吨竟罷公遂，封益山府院君。十五年卒，年五十九。王哀悼，命官庀葬事，謚文忠。公遂精明謹慎，一毫不妄取與，臨事剛毅，不爲形勢所窘，風流閑雅，蕭然有山野之趣，置別墅德水縣，自稱南村先生。幅巾藜杖，逍遥自適。早喪母，長於姊夫全公義家。既顯，事公義如父，姊如母。公遂遘疾，親屬謂妻金氏曰："盍禱于佛？"金曰："公平生未嘗佞佛，安敢背其道以欺耶？"辛禑二年，配享恭愍廟庭。無子。

柳淑 實

柳淑，字純夫，瑞州人。忠惠後元年登第，調安

東司錄。恭愍以王弟入侍元朝，淑從之。居四年，忠穆即位，恭愍僚佐多不守節，淑獨不變。選補春秋修撰，轉三司都事，棄官如元。忠穆薨，耆老百官上書中書省請立恭愍，命將下，淑聞母病，即日請歸。或止之，淑曰："忠臣孝子，名異實同，本末則有序。况事君日長，事親日短，萬一不諱，悔之何益?"遂東歸，母見淑喜，病即愈。尋又如元。恭愍即位，還國。至遼陽，拜淑左副代言，陞右代言左司議大夫，參典機務，然非有召，未嘗詣内。爲趙日新所構，罷，屏居田莊，王錄燕邸侍從功爲一等。日新誅，淑方居母憂，起復爲代言，尋判典校，王事皆咨訪，淑不欲昵近，屢辭以疾。一日，使宦者再召不至，王怒，下巡軍。

歷版圖典理判書、樞密院直學士，累陞知院事，錄誅奇轍功，賜安社功臣鐵券。淑謂諸功臣曰："功券即罪案也，願相勉保終始。"又曰："君子不黨，吾決不黨於人，願諸公同心奉王室，無私黨。"紅賊入黃州，勢甚逼。淑曰："國所恃者，城池與糧餉也。今城未完，倉無儲，將何以守?"遂決策南幸。進樞密院使翰林學士承旨同修國史。賊平，論賞將士，判事金貴抗言於淑曰："黃裳、金琳冒受高官，貴獨何人，功大賞微?"淑怡然曰："公不要忙。"因以俚語慰之曰："安知先之羨不爲後之羨也。"安祐等殺總兵官鄭世雲，曰："今既殺總兵官矣，柳淑居中，每出奇謀，可畏也，盍去之?"淑知之，告于王曰："衆怒難犯，今

諸將忌臣者，徒以在殿下左右耳。殿下如逐臣，則臣一布衣耳，誰復置齒牙間耶?”於是出爲東京留守。未幾，召知都僉議，賜忠勤節義贊化功臣號，遷評理。王以手教賜嬖人公州倉米，按廉李之泰曰：“王命必由兩府而下，且兵糧不可虛以與人。”不奉命。其人訴于王，王怒，罪且不測。淑固執不可，王怒甚，曰：“事皆由卿等耶?”目淑曰：“出。”淑趨出。王復召之，淑具以之泰語白王，且曰：“殿下怒不已，臣恐後世以爲口實。”王怒解，置不問。他日淑謝曰：“臣受恩既久，而無纖芥之效，反以口舌妄觸天威，罪在不赦。”上賜黄金以慰之，且曰：“賞卿之言也。”

淑以盛滿，乞骸骨，封瑞寧君。興王之變，王避于密室，聞賊相語曰：“何故來遲?”曰：“殺洪彦博、柳淑，故遲。”既而，諸將率兵入討，淑隨之入。王曰：“謂卿已死，不復再見，及見卿面，疑其思成，聞卿之語，疑始釋矣。”乃拜政堂文學兼監察大夫，策功爲一等。又策辛丑扈從功亦爲一等，進拜僉議贊成事，商議會議都監事，藝文館大提學、知春秋館事。辛旽罷，復封瑞寧君。淑見王多猜忌，功臣少有全者，屢乞退，王不許。淑告病不朝，不通賓客者數月。初，旽出入禁闥，淑稍抑之，及進用，作威福，中傷大臣，氣焰可畏。每招淑，淑不往，旽深銜之，且惡淑忠直，讒毁百端。王稍信之，召淑執手嘆曰：“予倚卿永作股肱，何其衰耗乃爾，卿其言志無隱，唯卿所欲。”淑乞退田里，許之。將相大臣、門生故吏咸餞于郊，車騎

塞路，觀者咨嗟。淑賦詩，其末聯云："不是忠衰誠意薄，大名之下久居難。"人皆嘉其明哲。

淑既去，旽勢日熾，無所忌憚。後王猶不忘淑，稱之不已。旽恐淑復用，必欲加害，陰求淑罪，有人爲旽誦淑詩，旽譖于王曰："淑之乞退有深意，上知之乎？"曰："何意邪？"旽曰："淑以勾踐比上，范蠡自比，故其乞退甚懇。范蠡爲勾踐將，伐吴勝之，取吴王妃西施載船而去，曰：'鳥觜魚腮，食人之相，大名之下，難以久居。'淑以上比勾踐，罪莫大焉。"王曰："何以聞之？"旽曰："淑將行，賦詩，其一聯云云，此其驗也。今淑在瑞州，近海，若效范蠡乘舟而去，則必向燕都謀立德興，不如早除，以絶後患。"王問諸左右曰："淑去時作詩否？"有舉末聯以對者，王愈疑之。旽欲殺淑，王重違旽意，乃命杖之，除名籍没。旽遂縊殺于靈光。

淑之屏居也，聞國事異於平日，未嘗不涕泗交下，及禍作，家人以淑平日之言送龍腦，又謂"不如走"，乃送良馬，淑曰："君父，天也，天可逃乎？且死生有命，固當順受，亡將何之？"就死顏色如平時，人皆爲之流涕。子實與厚亦皆流竄。家人收骨藁葬。及旽誅，王始知其然，悼甚。有旨雪其冤，謚文僖，召還實、厚，又命以禮葬之。辛禑二年，配享恭愍廟庭。

實頗驍勇，善騎射。恭愍朝累遷禮儀總郎，錄辛丑扈從興王定亂功，俱二等。辛禑時拜版圖判書，出

爲全羅道兵馬使。倭賊二十餘艘寇林州，實與知益州事金密力戰却之。倭又寇朗山、豐堤等縣，實與元帥柳濚力戰，射殪三十餘人，奪所掠牛馬二百餘，還其主。禑喜，厚加賞賜。倭三百餘騎又寇古阜、泰山等縣，焚官廨。實追擊之，副令金玄伯、舍人閔中行戰死。實退屯，賊乘夜圍之，士卒驚潰，實僅脱身走。賊遂陷全州，實與戰不利，賊退屯歸信寺，實擊却之。賊陷臨坡縣，撤橋自固。實潛使士卒作橋，都指揮使邊安烈率兵得渡，令按廉李士頴設伏橋畔，賊望見逆擊之，我軍敗，憲司上疏曰："兵馬使柳實，當倭寇泰山，失機致敗，又不能收復全州。元帥柳濚不念閫寄，日玩聲色，致賊乘勝肆暴，及陷全州，詐稱墜馬，擁兵逗遛，罪俱大矣。然實於全州悉力擊却，與濚罪似有重輕，請科等治罪。"於是，奪濚告身，配海島，削實奉翊以上官，遠流，尋釋之。後以密直副使商議卒。子惠剛、惠和。

李仁復

李仁復，字克禮，星山君兆年之孫。生而狀貌魁偉，稍長舉止如老成，力學善屬文。兆年每撫背曰："大吾門者汝乎！"忠肅朝，年十九登第，調福州司錄，選補春秋供奉。忠惠時，除起居舍人。中元朝制科，授大寧路錦州判官。東還，遷起居注。忠穆即位，

以仁復中制科有名望，四轉爲右副代言，進密直提學，命進講書筵。仁復貌嚴，辭氣簡重，王每謂左右曰："吾見李公，不覺竦然。"累遷三司左使，元授征東行省都事。恭愍初，趙日新作亂，號令中外，朝臣洶懼，噤無一言。王密召仁復曰："事已至此，何爲則可？"對曰："人臣倡亂，固有常刑，况今天朝堂堂，法令彰明，如其猶豫，臣恐累及於上王。"决意誅日新。王素重仁復，及是對，益重之。遂拜政堂文學兼監察大夫，尋封星山君，元授征東省員外郎。

元下詔赦誅奇氏及犯邊之罪，當遣使謝，王以仁復知大體守節儀，遣之。平章事李承慶，仁復諸父也，言於王曰："臣以李仁復爲姦。"王曰："何謂也？"曰："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，何不一陳於王乎？"改尚書左僕射御史大夫，謂李穡曰："予不才，長憲臺者再三，未嘗振紀綱，自念瑣碎不足煩上聽，大事又在廟堂，不可中撓也。"轉參知中書政事，歷判開城府事僉議評理，進贊成事，賜端誠佐理功臣號。王遣仁復如元謝復位，時孛羅帖木兒引兵入燕京，黜丞相，代其位。仁復入見，辭簡貌重，孛羅帖木兒屢目之，仁復退，謂從者曰："就之不見所畏，其斯人乎？"王奏授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，忤辛旽，罷，封興安府院君，尋判三司事。

王大設文殊會，率兩府禮佛，唯仁復與李穡至拜時輒出不拜。二十二年，以檢校侍中居父憂，在京山。王遣判典校寺事林樸弔慰。明年疽發背，自度不起，

具衣冠北面稽顙若辭違之狀，臨歿，弟仁任勸念佛，曰："吾平生不佞佛，今不可自欺。"進藥又却之，謂仁任曰："宰臣歿，官庀葬事，國家厚恩，顧吾平日未有絲毫補，死且有愧，爲我辭焉。"言訖，命加朝服於身而卒，年六十七。王悼甚，素膳遣使致祭，以禮葬之，謚文忠。

仁復剛直有守，聞人善，雖小必喜，一事失當，必怒形于色，然不發於口。人謂口吃，自言"吾性褊急，恐失言，以忍爲守"。爲文章辭嚴義奥，操筆點綴極苦，敘事賦物，語多譏諷，嘗修閔漬《編年綱目》、忠烈、忠宣、忠肅三朝《實錄》及《古今金鏡》二錄。仁復密啓"旽非端人，他日必有變，請遠之，不聽。"及旽誅，王歎其先見之明。仁復惡弟仁任、仁敏之爲人，曰："敗國亡宗者，必二弟也。"後果敗。其孫存性亦連坐。辛禑元年，配享忠定廟庭。子向容。

白文寶

白文寶，字和父，稷山縣人。忠肅朝登第，補春秋檢閱，累遷右常侍。恭愍初，轉典理判書。上書請設十科以舉士，拜密直提學。兵火之餘，史局所藏《史藁》、《實錄》僅餘數簏。王在清州，遣供奉郭樞移置海印寺。文寶時留都，與金希祖議曰："今寇亂甫定，不可遽移國史，駭人視聽。"留樞待後命。後上疏

言事曰："國家世守東社，文物禮樂，有古遺風，不意寇患屢作，紅巾陷京，乘輿南狩，言之可謂痛心，今當喪亂之後，民不聊生，宜霈寬恩，以惠遺黎。且天數循環，周而復始，七百年爲一小元，積三千六百年爲一大周元。此皇帝王霸理亂興衰之期，吾東方自檀君至今，已三千六百年，乃爲周元之會，宜遵堯舜六經之道，不行功利禍福之説，如是則上天純祐，陰陽順時，國祚延長。願念睿廟置清燕、寶文閣故事，講究天人道德之説，以明聖學。且鄉曲皆正，則國家可理。唐鄉置大中正，國初亦置事審，今宜大小州郡復置事審，糾察非違。新羅始崇佛法，民喜出家，鄉驛之吏，悉逃徭賦，士夫有一子，亦皆祝髮，自今官給度牒，始得出家。三丁不足者，並不聽。"

初，王還都，權置廟主于彌陁寺，設還安都監。文寶與平陽伯金敬直主其事，稽緩踰月，王怒，督之。對以無典籍可稽，遣史官南永伸詣海印史庫取《三禮圖》、杜祐《通典》至。文寶倣《通典》，又採寢園老給事朴忠語爲《儀制》，忠不識字，多出於臆計。辛禑爲大君，就學。王命文寶及田祿生、鄭樞爲師。官至政堂文學，封稷山君。二十三年卒，謚忠簡。性廉潔正直，不惑異端，善屬文。無子。

田祿生

田祿生，字孟耕，潭陽人。忠惠時登第，補濟州

司録，入爲典校校勘，中征東鄉試。祿生嘗爲整治官，究治權豪，忤其意，以故沮之，未得應舉。有姜璜寶者，行不潔，爲儕輩所斥，不錄禁中題名記，祿生與璜寶父昌富爲隣，家貧受昌富惠多，請同僚錄名，同僚不從，祿生竟書之。

恭愍朝，授起居舍人，與諫議李穡、司諫李寶林、鄭樞等上書論鹽鐵别監之弊，王召臺諫、宰相問利害。穡、寶林稱疾，祿生、樞固執前議不變。遷殿中侍御史，出按全羅道。奏曰："自有倭寇以來，一道置戍多至十八所，軍將虐州郡以立威，役戍卒以濟私，遂使凋弊逃散。及寇至，更徵州郡兵，謂之烟戶軍，未見禦寇，祇以害民，不若罷諸戍，令州郡謹烽燧，嚴斥候，以應變。如不得已，當審其要害，省其戍所，則民力舒而軍餉節矣。"紅賊之亂，扈駕南幸錄功爲二等，累轉左常侍，拜監察大夫。王以公主娠彌月赦，祿生與掌令李茂芳擇情不可原者復囚之。前此，糾正宋綱與大護軍韓仲寶爭路，由是重房憲司有隙。至是，倖宦尹祥爲上護軍，重房嗛前事，使祥譖于王。王大怒，將下祿生獄，侍中慶千興諫乃止。尋改密直提學，歷大司憲政堂文學，官至門下評理，賜推忠贊化輔理功臣號。辛禑初，諫官李詹、全伯英請誅李仁任、池奫。禑下詹伯英獄，辭連祿生及朴尚衷，杖流，俱道死。

李存吾

李存吾，字順卿，慶州人。姿相端潔，簡重寡言，早孤力學，忼慨有志節。年十餘，肄十二徒。賦《江漲詩》云："大野皆爲没，高山獨不降。"識者異之。恭愍九年登第，調水原書記，選補史翰，與鄭夢周、朴尚衷、李崇仁、鄭道傳、金九容、金齊顔相友善，講論無虚日，大爲人稱賞。累授監察糾正。十五年爲正言。辛旽當國，凌僭不法，無敢言者，存吾奮不顧身，將論之，袖疏藁赴省示同列曰："妖物誤國，不可不去。"諸郎畏縮，無敢應者。左司議大夫鄭樞，存吾姻親也，謂曰："兄不當如是。"樞從之。

遂上疏曰："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内設文殊會，領都僉議辛旽不坐宰臣之列，敢與殿下並坐，間不數尺，國人驚駭，罔不洶洶。夫禮所以辨上下、定民志，苟無禮焉，何以爲君臣，何以爲父子，何以爲國家乎？聖人制禮，嚴上下之分，謀深而慮遠也。竊見旽過蒙上恩，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。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，法當朝服進謝，而半月不出。及進闕庭，膝不少屈。常騎馬出入紅門，與殿下並據胡床。在其家，宰相拜庭下，皆坐待之。雖崔沆、金仁俊、林衍之所爲，亦未有如此者也。昔爲沙門，當置之度外，不必責其無禮。今爲宰相，名位已定，而敢失禮

毁常若此，原究其由，必托以師傅之名。然俞升旦高王之師，鄭可臣德陵之傅，臣等未聞彼二人者，敢若此也。李資謙，仁王之外祖，仁王謙讓，欲以祖孫之禮相見，畏公論而不敢。蓋君臣之分，素定故也。是禮也，自有君臣以來，亘萬古而不易，非吨與殿下之所得私也。吨是何人，敢自尊若此乎？《洪範》曰：'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。臣而有作福、作威、玉食，必害于家，凶于國。人用側頗僻，民用僭忒。'是謂臣而僭上之權，則有位者，皆不安其分，小民化之，亦踰越其常也。吨作福作威，又與殿下抗禮，是國有兩君也。陵僭之至，驕慢成習，則有位者不安其分，小民踰越其常，可不畏哉？宋司馬光曰：'紀綱不立，奸雄生心。'然則禮不可不嚴，習不可不慎。若殿下必敬此人而民無災禍，則髠其頭、緇其服、削其官，置之寺院而敬之。必用此人而國家平康，則裁抑其權，嚴上下之禮以使之，民志定矣，國難紓矣。且殿下以吨爲賢，自吨用事以來，陰陽失時，冬月而雷，黃霧四塞弥旬，日黑子，夜赤祲，天狗墜地，木冰太甚。清明之後，雨雹寒風，乾文屢變，山禽野獸，白日飛走於城中。吨之論道燮理功臣之號，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？臣等職在諫院，惜殿下相非其人，將取笑於四方，見譏於萬世，故不得嘿嘿，庶免不言之責。既以言矣，敬聽所裁。"

疏上，命代言權仲和讀之。讀未半，王大怒，遽命焚之。召樞、存吾面責。時吨與王對床，存吾目吨

叱之曰："老僧何得無禮如此!"旽惶駭，不覺下床。王愈怒，下巡軍獄，命贊成事李春富、密直副使金蘭、簽書密直李穡同知密直金達祥鞫之。乃謂左右曰："予畏存吾怒目也。"春富等問存吾曰："爾乳臭童子，何能自知？必有老狐陰嗾者，其無隱。"曰："國家不以童子無知置之言官，敢不言以負國家耶?"時年二十五。旽黨必欲殺之。穡謂春富曰："二人狂妄，固可罪矣。然我太祖以來，五百年間未嘗殺一諫官。今因令公殺諫官，恐惡聲遠播。且小儒之言，於大人何損，不如白令公勿殺。"春富等然之。得免，貶爲長沙監務。國人稱之，曰："真正言也。"退卧公州之石灘。旽勢益熾。存吾憂憤成疾。二十年疾革，令左右扶起曰："旽尚熾乎?"左右曰："然。"還卧曰："旽亡，吾乃亡。"返席未安而卒，年三十一。歿三月而旽誅，王思其忠，贈成均大司成。子來年十歲，王手書"諫臣存吾之子安國，下政房授掌車直長。"安國，來少字。存吾性孝友，兄養吾嘗出爲賊所殺，並其三奴。存吾累月乃得聞，即奔赴，將收葬，屍已成骸，不可辨。存吾曰："吾兄異常，手有六指。"驗之，乃得以葬。請于官，盡獲其賊。

李達衷

李達衷，慶州人。父蒨，登第，官至僉議參理，

封月城君。達衷忠肅朝登第，累官成均祭酒。恭愍元年，拜典理判書，轉監察大夫。八年，遷戶部尚書。八關會有司設盥洗幕于僕射廳南，竪樊限内外，達衷與刑部尚書李挺坐廳上，令撤其樊。王在儀鳳樓，見之大怒，命繫獄，左右請之，止囚家奴。御史臺又劾之。挺嘗提調内佛堂，特原之。十五年，王以達衷名儒，擢爲密直提學。時辛旽方用事，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："人謂相公好酒色。"旽不悦。未幾，見罷。及旽伏誅，作詩云："天地生成品彙煩，誰干洪造擅寒暄。歡情浹洽藏春塢，怒氣陰凝蔽日雲。雉蜃鷹鳩猶足怪，龍魚鼠虎豈容言。可憐老木風吹倒，蘿蔦離披失所援。騁怪馳妖老野狐，那知有手競張弧。威能假虎熊羆慴，媚或爲男婦女趨。黄狗蒼鷹尤所忌，烏雞白馬是何辜。曾聞汝死必丘首，今見城東官道隅。"旽性畏畋犬，惡射獵，且縱淫，常殺烏雞白馬以助陽道。時人謂旽爲老狐精，故云。後拜雞林府尹，上箋辭，不允。辛禑十一年，以雞林君卒，謚文靖。性剛直不撓，有鑑識。嘗爲東北面都巡問使，及還，我桓祖餞于野，太祖立桓祖後。桓祖行酒，達衷立飲。太祖行酒乃跪飲。桓祖怪問之，曰："此子誠異人，非公所及，公之家業，此子必能大之。因以子孫屬之。"所著《霽亭集》行于世，其詩文大爲李齊賢所稱賞。子遵、enderror

偰遜 長壽

偰遜，初名百遼遜，回鶻人。以世居偰輦河，因以偰爲氏。自高祖嶽璘帖穆爾歸于元，世仕元。父哲篤，官至江西行省右丞。遜，順帝時中進士，歷翰林應奉文字、宣政院斷事官，選爲端本堂正字、授皇太子經，爲丞相哈麻所忌，出守單州。居父憂，寓居大寧。紅賊逼大寧，恭愍七年避兵東來。王之在元也，侍從皇太子于端本堂，與遜有舊，由是待之甚厚，賜第封高昌伯，改封富原侯，賜田富原。九年卒。所著有《近思齋逸藁》行于世，子長壽、延壽、福壽、慶壽、眉壽。

長壽，字天民，恭愍時以慶順府舍人居父憂，王以色目人特命脱衰赴試，遂登第。官累判典農寺事。上書曰："臣本羈旅賤愚，於世無補，謬荷深仁，嘗守晉陽，周歲之間，頗知民瘼。倭寇防戍，最爲緊急。竊計賊船出没，無有定時，民庶安危，朝夕靡測。而沿海防戍，雖有其名，無益於事。蓋鎮戍兵卒，悉皆烏合之衆，素無教鍊之嚴，器械甲胄，未爲堅利，又無營壘以爲保障，不過草屋薪蘺，僅庇風雨而已。故一有寇至，則望風奔潰，雖使頗、牧爲將，亦不能號令之也。其防戍之處，遠者相去五六十里，近者不下

二三十里，賊可由此入寇，而濱海郡縣村落之民，或踈或密，四散而居。彼賊多則千百成群，小則什伍爲隊，妖謀詭計，言所難窮。清明之晝，則尚可覘其來蹤，驗其多少以爲警備，昏晦之夜，則候望難遠，故往往出我不意，肆其陸梁。多則虛張聲勢，指西向東，俟我兵勢互分，潛爲襲擣，或棄防戍而直趨居民，或捨居民而先襲防戍。少則預遣間諜伺其富實之家，潛爲剽劫，比官兵得知而追逐，賊已飽載而遥遁。於是，加發男丁則民已殘而盜已去，及其放遣則民才去而盜復來。故民無得息之時，兵無可用之勢。至若清野之策，其弊尤深，大抵濱海之地，頗多膏腴，而小民各懷其土，本欲利之，反以爲害之。且深遠之處，田亦有限，而土著之民，恃以爲生。若使養客戶則彼亦凋廢，由是被遷之民懷怨而流移，深陸之民受殃而失業，此臣所以痛心切齒於平昔者也。且入保之令，始則限以一息程途，今賊之所至，往往過六七十里，以是較之，雖百里亦無益也。臣愚以爲，沿海百里之間，刷已徙及見在之民，方三十里或五十里膏腴可耕之地，擇形勢平易有薪水處，計戶數衆寡築城堡，以二三百家爲率，設官守以居之。俾接屋連墻，僅容其衆，除屋舍外，止留穀場，其園圃俱於城外給之。凡城塹高深，上置樓櫓，門置釣橋，其餘守具隨宜布置。城塹之間，多掘品字小坑，樹鹿角以往來，嚴更鼓、謹烽烟。及耕耘之時，則遠者不過二十餘里，晨出暮入，往來無難，禾熟則隨刈隨輸，毋使稽緩。設有賊至，

則少壯登城，老弱供食，分方面以堅拒守之志，通烽燧以招隣救之兵。隣城有急，擇精騎以赴之，其知而不相赴救者，罪及所統之官。夫賊之往來，恃潮水爲期，非欲攻城略地以謀久長，特以寇抄爲心而已。既無所得，勢必還退。於是乘釁以襲之，多方以誤之，使其勇無所施，衆無所用，掠則靡獲，攻則不能，進有腹背受敵之憂，退有首尾衝決之患。以我之逸，待彼之勞，則不戰而屈人兵，盜可制而民可息矣。若循習故弊，徒設防戍之虛文，則所謂揖讓救焚，從容拯溺，無益於事，取侮於人也。至若兩江京師之脣齒，陽川貢賦之會同，亦不可不慮也。臣之所言，於事似難，以臣愚料之，始難而後當易也。"下都堂議，竟不行。

辛禑時，拜知密直事，再轉政堂文學。竇禑遜位表如京師，我太祖定策立恭讓，長壽參謀議，王賜中興功臣鐵券，封忠義君，下教褒奬曰："迺者僞主辛禑頑凶狂悖，傷敗彝倫，妄興師旅，潛圖猾夏。尚賴祖宗之靈，啓迪於上；忠義之臣，憤激于下。舉義旋師，當此之時，人情恟懼，國論紛紜。卿入覲天庭，敷奏詳明，天子嘉之，授以丁寧之訓。卿乃常懷匡復之心，以待事機之變，乃與侍中李太祖舊諱等上奉天子之命，下徇臣民之情，推戴寡躬，剗除異姓，使九廟之主有所依歸，三韓之人得以永賴。肆命有司，追贈三代，宥及永世，立閣圖形，鐫碑紀績。"錫之奴婢土田，又賜銀錠馬匹，進贊成事，賜定亂功臣號，遷判三司事。

憲府劾附鄭夢周，罷之。復上疏請除名遠流，王不得已，從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韓復

韓復，元朝人，本名拜住。順帝至正元年擢進士第一名，官至樞密院副使。恭愍十九年，我太祖擊兀剌山城，城降聞壞垣中有哭聲，使人視之，有人裸立掩泣，執以問，乃曰："我元朝（壯）〔狀〕元拜住也，貴國李仁復，吾同年也。"

太祖聞其語，即解衣衣之，與馬騎之，遂與俱來。王厚加待遇，拜判司農寺事，賜姓名韓復。王欲幸籍田，先命辛旽往觀之。復初欲偕往，見旽以女樂自隨，惡其僭，乃止。復事太祖甚謹，又與仁復、李穡相從唱和，舉子多以程文取正，累遷至大匡、西原君、進賢館大提學。

李茂方

李茂方，字釋之，光陽人。忠穆時登第，補典校校勘。恭愍初，出知淳昌郡。有求土物於郡者，茂方解所佩筆鞘及帶與吏曰："朋友私請，不可以公物應之，以此易所求與之。"請者愧而去。後爲獻納。時金

鏞執國柄，屢求見，茂方辭不往，鏞曰："朝官無不求見我，茂方獨不來，吾親往亦不來，簡我也。"轉掌令。國制，陵隧必使執義署封。世謂封陵者多不達，及封正陵，執義洪原哲惑於拘忌，規避之。茂方代署惟謹，王嘉之曰："掌令清白忠直，寡人所知，達與不達，不在我乎?"原哲懼，遂祝髮避嫌。居母憂，起復判典校寺事，固辭不允，遷民部尚書，改司憲府大司憲，賜推忠佐命功臣號，陞密直學士。王以旱，命茂方禱雨于康安殿，茂方燃臂以禱。王聞之，曰："愛民如是，可爲首相。"尋出爲雞林府尹。初，府大饑，及茂方至，適歲稔。茂方因民之便，販魚鹽、置義倉，以備賑貸。崔瑩巡察六道，法甚峻，守令多貶黜者，至雞林，境内肅然，瑩大喜。

召判開城府事，加賜礪節功臣號。王以茂方清寒，賜米五十碩。茂方以爲"大臣不可虛受賜"，不受。拜政堂文學。王每稱"政堂國耳忘家，不畏權勢，雖古人無以過之。"辛禑立，開書筵，以茂方爲師。恭愍所畜鳩在禁中，禑常愛玩。茂方書《旅獒篇》進講，仍言："鳩亦珍禽也，願勿畜。"禑乃命左右去之。茂方嘗責侍中慶復興不籍韓方信、盧禛家，忤意罷，封光陽君。俄拜門下評理。辛昌立，拜檢校門下侍中。恭讓宴群臣，茂方侍宴，年八十一，上壽起舞，風儀可觀，王稱嘆，賜推忠礪節贊化功臣號。入本朝，封光陽府院君，卒，謚文簡，以禮葬之。

鄭習仁

鄭習仁，字顯叔，草溪人。有志氣，使酒敢言。恭愍朝登第，補成均學官，出知榮州。將視事，吏以故事請詣消災圖焚香，習仁曰："人臣不蹈非彝，災何由生？若其無妄，順受而已。"命吏撤去。州有塔，名曰無信。習仁曰："異哉！惡木不息，盜泉不飲，惡其名也。烏有巍然其形爲一邑所瞻視，而以無信表之者？"命刻日夷之，用其甎修賓館。辛旽聞而怒，繫雞林獄。閲數月，移繫典法，困苦之。旽必欲置死地，廷臣憐之，營救得免，廢爲庶人，令就州復構其塔。旽誅，起知梁州。又知密城。所至抑豪强、禁淫祀。辛禑時，授典校令。日本來聘，命習仁報聘。日本使，佛者也。聞習仁名，乃曰："斥佛者吾輩所不與，請易之。"不果行。習仁居父母憂，皆廬墓終制，治喪一用朱子家禮。恭讓即位，除右散騎常侍。王自南京還松都，日官涓吉日，王以其日不利於妃，欲緩其期，將由迂路入都。習仁與左散騎陳義貴言："其不可。"王不悦，謂習仁曰："汝非宰相所薦，我自用之，毋多言。"習仁囁嚅而退。尋以不署尹龜澤告身，流于外，語在《金宗衍傳》。子悛。

河允源

河允源，晉州人。父楫，贊成事致仕，封晉川君。卒，子僧元珪火葬，謚元正。允源，忠惠末登第，補典校校勘。恭愍朝，以典理總郎從諸將克復京城，策功爲二等。嘗出按慶尚、西海、楊廣、交州四道，牧原、尚二州，所至有聲績。辛旽用事，允源不諂附。辛禑初，擢拜大司憲，封晉山君。書"知非誤斷，皇天降罰"八字於旌，每赴臺必掛之，然後視事。居母憂，廬墓。禑下書徵之，曰："三年行喪，雖古今之通制；百日即吉，因時勢以從宜。可移孝以爲忠，其抑哀而赴召。"書未至，卒。子有宗、自宗、啓宗。

朴尚衷

朴尚衷，字誠夫，羅州潘南縣人。恭愍朝登第，累遷禮曹正郎。凡享祀，禮儀司悉掌之，舊無文簿，屢致錯誤，尚衷參證古禮，序次條貫，手寫之，以爲《祀典》。後之繼是任者，得有所據。丁母憂，授典校令。時士夫服父母喪，百日即除。尚衷欲終三年，不得，遂就職，然不食肉終制。辛禑初，金義殺朝廷使臣，奔北元。及義從者來，李仁任、安師琦待之厚，

尚衷上疏曰："金義殺使之罪，在所當問。宰相待其從者甚厚，是師琦嗾義殺使，其迹已見。今若不正其罪，社稷之禍，自此始矣。"太后下其疏都堂，斬師琦，梟首于市。仁任等又與宗親耆老百官連名爲書，將呈北元中書省，獨尚衷與林樸、鄭道傳等以爲："先王既決策事南，今不當事北。"不署名。尋判典校寺事。

北元使來，尚衷又上疏請却之，曰："臣備員侍從有年矣，侍從而得言，古之制也。比來事之可言者，不爲少，而臣不敢言，豈職非諫諍而侵官爲慮乎？又豈近名爲嫌而含默者乎？今者大開言路，宰相百執事無不得言者，蓋欲聞便民之策也。臣愚以爲，便民之策多矣，而國之大勢，有不安則雖欲便民，不可得矣。當今之勢，正所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火未及然，謂之安者也，有識之士，孰不痛心？先王初薨未葬，大明使臣猶在境，而遽興事北之議，使人心眩惑者，何人？擅殺定遼衛所遣人者，何人？倡訛言，使定遼軍人之欲迎使臣者，遁去而不恤者，何人？先王所命護送使臣者，不惟金義，而大臣受先王命，至安州自還者，何人？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，何人？裂金義之書以滅口，而所謂擅殺人生事者，及叛賊母黨置而不問者，何哉？義叛逾月而不欲達之朝廷，何哉？崔源之奉使，果皆出於大臣之意乎？今又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叛者偕來，叛賊而自回，其謂已有罪，而本國不問乎？然則義之叛，其必有使之然者，此乃危急存亡之一大機也。事勢如此，雖至愚者，且知其利害

是非之所在。今之言者，略不及此，畏禍之甚者也。以理而言，則惠迪吉從逆凶，以勢而言，則南强北弱，人之所共知者也。夫棄信而從逆，天下之不義也，背强而向弱，今日之非計也。爲臣子而反先王事大之意，至使殺天子之使而奪其馬，罪惡孰甚焉？而一二臣心懷不忠，規賣國以自利，欲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，必欲使宗社夷滅，生民糜爛而後已，可不痛哉？事勢至此，而殿下不與二三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，則將如宗社何？將如生民何？且夫趨利避害，好生惡死，人之同情也，臣豈病風者哉？今乃自納於不測之誅而敢言者，忠憤之至，不恤其蹈害。況於近名乎？況於侵官乎？儻殿下曲察臣言，有以處之，使宗社安，生民永賴，則臣之一身，萬死無恨矣。”

復上疏曰：“小之事大，免於罪責，斯可矣。今有不免之大罪四，以臣之愚，尚能知之，豈以大臣而不知乎？然一有恐見詰之心，而不顧義理，則凡可以避患者，無不爲之。故心有所蔽，雖有過人之知，反不如愚者之見。臣請數其罪，以陳免之之術，可乎？委曲從順，服事大明者，先王之志也。先王晏駕之日，遂倡事北之議，爲臣子而反君父，使殿下得罪於上國，此其罪一也。吳季南之鎭北也，擅殺定遼人，造言以駭其軍，乃掩護其罪，黨惡招禍，以危國家，其罪二也。金義殺使、奪進獻馬以叛，天下之大惡，人人之所願誅者也。今義之同叛者來，不即究問，使其罪延及國家，雖至滅宗社、殄生民而不恤，其罪三也。義

叛逾月，而不肯聞于朝廷，又於崔源之行，敢違王命，使不出境，因循累月，使大國愈疑，其罪四也。四罪而有其一，足以爲戮。况有此四罪，而不能罪之，欲同受其禍，何哉？殿下誠能與大臣之忠直者，議而辨之，則其罪必有所歸矣。既得其罪人，則繫囚之，使大臣奉表，達之天子，以待其察，則聰明之下，安有不辨之理乎？宗社生民之安危，在此一舉，一失此機，噬臍何及。"諫官李詹、全伯英亦疏論仁任之罪。下詹等獄，鞫之。尚衷辭連逮獄，杖流道死，年四十四。性沈默寡言，慷慨有大志，博該經史，善屬文。燕居但觀書，言不及産業。兼通星命，卜人吉凶多中。居家孝友，莅官勤謹，視人不義富貴蔑如也。嘗寄詩代言林樸云："忠臣義士世相傳，宗社生靈五百年，那料奸人能賣國，坐令逆黨得安眠。"樸不答，專事摸稜。子訔。

朴宜中

朴宜中，字子虛，初名實，密城人。父仁杞，版圖總郎。宜中，恭愍朝擢魁科，授典儀直長，累轉獻納、司藝。辛禑時，除門下舍人，陞左司議大夫。與鄭釐上疏曰："近日憲司所申數事，允合公論，而殿下未盡俞允，兹竭愚衷，輒冒言之。《書》曰：'明王奉若天道，樹后王群公，承以大夫師長，不惟逸豫，惟

以亂民。’是以古之人君，無輕民事而惟難，無安厥位而惟危，怵惕惟厲。中夜以興，坐以待旦，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萬民，奚暇爲逸豫哉？我國家自祖聖創業已來，列聖相承，持盈守成。殿下以明睿之資，幼冲嗣位，亦克持守，九年于兹。比年以來，倭賊日熾，深入爲寇，殺掠人民，焚毁廬舍，州郡凋弊，田野荒蕪。加之水旱，饑饉荐臻而餓殍相望，倉廩虛耗而用度不足。又草賊竊發，私相屠戮，人民離散，父子不保。禍亂之極，莫此爲甚。矧惟上國，不許通好，屯兵近境，窺伺釁隙。又況天災、人妖、地怪，與夫鳥獸、泉魚之異，疊見譴告，一國人民，大小戰慄，罔不憂懼。殿下誠宜兢兢業業，無敢逸豫，廣延衆論，以圖治安，以消變異，不可一日之或怠，一事之或忽。況可爲不急之務，縱耳目之娛，恣心志之欲，而盤樂怠傲哉？昔在有夏，太康尸位以逸豫，滅厥德，厥弟五人述大禹之戒，以作歌曰：‘訓有之，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墻，有一於此，靡或不亡。’大禹之訓，如是其嚴，而太康乃盤遊無度，罔有悛心，卒以不保。商之太甲，欲敗度縱敗禮，伊尹訓之曰：‘敢有恒舞于宮，酣歌于室，時謂巫風。敢有殉于貨色，恒于遊畋，時謂淫風。敢有侮聖言，逆忠直，遠耆德，比頑童，時謂亂風。惟兹三風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喪，邦君有一于身，國必亡。’太甲以是爲戒，而克終允德，爲商之令王。夫太甲、太康之所以有間者，顧訓之行與不行耳。先儒謂

'以此二訓，揭之座隅，銘之楹席，若古聖人儼臨乎前，則保國之金湯，全生之藥石也。'伏望殿下以太甲爲法，太康爲戒，日以二訓，三省于身。輟酒色歌舞之樂，絶鷹犬遊畋之戲。無侮聖言，無逆忠直，無遠耇德，無比頑童。崇素儉，戒逸豫，遠讒聽諫，任賢去邪。夙夜孜孜，小心翼翼，常以敬天勤民爲務。則可以答上天立君之意，可以勝祖考付托之重，可以慰臣民期望之心，而盈成之業，可永保矣。"不報。

遷成均大司成，拜密直提學，如京師請還鐵嶺迆北。自恭愍朝，奉使者多齎金銀土産、市彩帛輕貨，雖有識者，迫於權貴所托，私裝居貢獻十分之九。中國以爲高麗人假事大貪貿易來耳。及林廉用事，其弊尤甚。宜中不齎一物，遼東護送鎮撫徐顯索布，宜中傾橐示之，解所著紵衣與之，顯嘆其清白，以告禮部官。

天子引見，待之有加。顯出語人曰："僕宰相而下，吾所見高麗使臣多矣，至尊禮待未有如朴宰相者。"帝又命禮部官享宜中于會同館，坐之前元平章院使上，遂寢鐵嶺立衛之議。時張子温死於錦衣衛，其從行二人尚未東還，帝附宜中遣之。行數日，遼東以崔瑩舉兵聞。宜中到遼海，從者恐爲遼東所執，中路皆逃。宜中單騎到遼東，略無懼色。辛昌立，賜推誠補祚功臣號。恭讓時爲同知經筵。一日，王御經筵，謂侍講官曰："予年齒已暮，雖讀聖經，恐無益也。"宜中曰："昔晋平公謂師曠曰：'吾年已七十七，欲學恐年耄矣。'師曠曰：'何不炳燭乎？'平公曰：'安有爲人臣而戲

其君者乎?'師曠曰:'盲臣安敢戲其君乎?吾聞之:少而好學,如日出之陽;壯而好學,如日中之光;老而好學,如炳燭之明。炳燭之明,孰與昧行?'平公然之。今殿下春秋尚富,學未晚也。"王嘉納。

書雲觀上疏曰:"道詵《密記》有地理衰旺之説,宜幸漢陽,以休松都地德。"王謂宜中曰:"卿以遷都爲何如?"對曰:"古昔人君,以讖緯術數,保其國家,臣未之聞。况今下民多疑,有書來自上國,則曰:'必有事。'西北界有報牒急騎,則曰:'天兵將至。'禁宫門闌入,則曰:'是必有以也。'民心既如是,又動衆以遷,則下民尤惑矣。供億之費,搔擾之弊,不可勝言。《書》曰:'匹夫匹婦,不獲自盡,人主罔與成厥功。'願殿下察焉。"王曰:"吾非不知其弊,陰陽之説,豈盡誣也。"不聽。尋拜藝文館提學兼成均大司成。入本朝爲檢校參贊議政府事,卒年六十七。天資明敏,學問篤實,廉清慷慨,夷險一節,爲文章精深典雅。子景賚、景武、景文。

趙云仡

趙云仡,漢陽府豐壤縣人。恭愍六年登第,調安東書記,累轉閤門舍人。十年,授刑部員外郎。紅賊之亂,從王南幸,錄功爲二等。明年,遷國子直講,歷全羅、西海、楊廣三道按廉使。其在全羅,評理廉

之范妾兄與其黨盜太山人金彦龍馬，云仡按驗具服，徵布，殺爲首者。會金允瑺代云仡，聽之范屬反徵彦龍布五百匹還之，令吏將獄辭押彦龍及盜詣法司辨之，盜中路竊獄辭亡，匿之范家。彦龍跡而得之，告憲司。憲司劾之范以宰相庇盜，捕之。之范逃，杖允瑺除名。二十三年，以典法總郎辭職，居尚州露陰山下，自號石磵棲霞翁，佯狂自晦，出入必騎牛，著《騎牛圖贊》、《石磵歌》以見意，與慈恩僧宗林爲方外交，超然有世外之想。

辛禑三年，起授左諫議大夫。與同列上疏曰："自古人君，未有不由學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，爲學之要無他，讀書窮理，誠意正心而已，是以先考聖王置講官侍學，使之講明道學，蒙以養正，其慮深矣。近來書筵講學，或作或輟，臣等竊爲殿下惜也。願奉先考之遺訓，復設書筵，俾正直之士日近左右，萬機之暇，講習經史，樂聞善道，涵養德性，以臻至理。"再轉判典校寺事。六年，乞退，居廣州古垣江村，重營板橋、沙平兩院，自稱院主。敝衣草屨，與役徒同其勞，過者不知爲達官也。十四年，復起爲典理判書，遷密直提學。時議按廉秩卑，不能舉職，選兩府有威望者爲都觀察黜陟使，授教書、鈇鉞以遣。

云仡爲西海道都觀察使，將行，上書曰："臣聞：'芳餌之下，必有巨魚；重賞之下，必有良將。'又曰：'行虛惠而受實福'，斯言至矣。凡爲國者，當家給人足，内外無患之時，猶且思危。況我本朝，水近

倭島，陸連胡地，不可不虞。國界自西海至楊廣、全羅至慶尚海道幾二千餘里，有水中可居之洲曰大青、小青，喬桐、江華、珍島、絶影、南海、巨濟等大島二十，小島不可勝數，皆有沃壤魚鹽之利，今廢而不資，爲可嘆已。宜於五軍將帥、八道軍官各給虎符金牌，其千戶、百戶授以牌面，仍以大小海島爲其食邑，傳諸子孫，則不惟將帥一身之富，子孫萬世衣食有餘矣。人人誰不各自爲戰乎？人人各自爲戰則戰艦自備，兵糧自賫，而爲遊兵，因出其不意擊之，則賊不敢窺覦，民得以富庶，烟火相望，雞犬相聞，民獲魚鹽之利，國無漕轉之虞，祖宗土地復全於今日矣。願與大臣咨議施行。”禑下其書都堂，云仡觀察州郡，頓綱振紀，抑强扶弱。有犯法者毫髪不貸，部内大治。辛昌元年，召拜簽書密直司事，俄陞同知。恭讓二年，出爲雞林府尹。

入本朝，授江陵大都護府使。尋以病辭，歸于廣州別墅。又拜檢校政堂文學，檢校例受祿，云仡辭不受。爲人立志奇古，跌宕瑰偉，徑情直行，不肯隨時俯仰。將終，自述墓誌曰：“趙云仡，本豐壤人。高麗太祖臣平章事趙孟三十代孫，恭愍代興安君李仁復門下登科，歷仕中外，佩印五州，觀風四道，雖大無聲績，亦無塵陋。年七十三，病終廣州古垣城。無後，以日月爲珠璣，以清風明月爲奠，而葬于古楊州峩嵯山南摩訶耶孔子杏壇上，釋迦雙樹下，古今聖賢，豈有獨存者？咄咄人生事畢。”

高麗史一百十三

列傳卷第二十六

安祐　金得培　李芳實

安祐，小字拔都，耽津縣人。金得培，尚州人。李芳實，咸安縣人。祐，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、鷹揚軍上護軍，累歷知樞密院事、參知中書政事。

得培，父祿，仕至判典醫。初州吏金祚有女曰萬宮，生七歲。祚避丹賊趣（日）〔白〕華城，追兵近，蒼黃棄萬宮于道。既三日，得之林下。萬宮言："夜有物來抱，晝則去。"人皆驚異。跡之，乃虎也。及長，適州吏金鎰生祿。得培登第，補藝文檢閱，累遷典客副令。從恭愍入元宿衛，及王即位，授右副代言。六年，爲西北面紅頭倭賊防禦都指揮使，尋拜樞密院直學士，仍爲西北面都巡問使，兼西京尹、上萬戶。

芳實從忠穆入元，侍從有勞，及即位，補中郎將，遷護軍，賜田百結。恭愍三年，轉大護軍。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叛，芳實以龍州兵潛渡江，直入連祥家刺殺父子，傳首于京。七年，祐爲安州軍民萬戶府萬戶，金元鳳副之。慶千興爲西京軍民萬戶府萬戶，得培副之，芳實以偏裨行。宰樞設祖都門外，祐醉卧，日午不起，麾下觖望。

明年，紅頭賊移文曰："慨念生民，久陷於胡，倡義舉兵，恢復中原，東踰齊魯，西出函秦，南過閩廣，北抵幽燕，悉皆款附。如飢者之得膏粱，病者之遇藥石。今令諸將，戒嚴士卒，毋得擾民。民之歸化者撫之，執迷旅拒者罪之。"賊魁僞平章毛居敬等衆號四萬，冰渡鴨綠江，陷義州，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，又陷静、麟州，殺都指揮使金元鳳，遂據麟州。祐率兵進擊，賊奔潰，追斬三十餘級。賊入鐵州，祐將七十餘騎行戰地，登山息馬，猝值賊帥毛貴揚兵大出，將士皆懼失色，祐談笑自若，便旋盥漱，從容跨馬，引兵直前，阻清江而陣，賊數騎登橋，麾稍賈勇。兵馬判官丁贇奮劍大呼，先登橋，斬賊將一人，賊稍却。祐與芳實、將軍李蔭、李仁祐等奮擊，大破之。賊退屯麟、静等州。事聞，王遣使賜祐金帶。宣州支縣民聞賊近，皆潰，賊遣兵千餘取其穀。祐、得培領步騎一千逐之，賊擔負不能走，追至賊屯，賊盡鋭迎擊之，祐等敗。千戶吴仲興、將軍李仁祐死，士馬物故者多，退屯定州，賊遂陷西京。

又明年，芳實遇賊于鐵化，斬百餘級。諸軍次生陽驛，總二萬。時天寒，士卒手足凍皺，顛仆甚衆。賊知我軍將戰，殺所虜人以萬計，積尸如丘。我軍進攻西京，步兵先入，躪死者千餘，賊兵死者無慮數千人。賊退屯龍岡、咸從。王以祐爲安州軍民萬戶府都萬戶，芳實爲上萬戶，金於珍爲副萬戶。祐等進軍咸從，賊乘我軍未陣突擊之，我軍敗走，賊以精騎躡之，祐、芳實、於珍、大將軍李珣等殿以拒之，賊不得逼。會東北面千戶丁臣桂引兵一千而至，與賊殊死戰，斬數十級，賊追至五十里而止，我步兵登山以免，其被殺掠者千餘。賊四百餘人屯肅州山谷間，聞其黨敗於西京，還趣義州。中郎將柳塘、郎將金景在義州修城門，聞之，召州千戶張倫發龍州等處兵擊之。賊入保静州城，塘等進攻殲之。我軍又戰于咸從，判開城府事辛富、將軍李堅死，諸軍力戰，賊勢窮，入柵自保。我步兵入柵擊之，騎兵環柵亂射，殺二萬級，擒僞元帥沈剌、黄志善。賊退保甑山縣，芳實以精騎一千追至延州江。祐、得培、於珍亦率精騎繼至。賊窘渡江，冰陷死者殆數千。賊登岸，作隊爲抗拒狀。我軍疑窮寇死戰，斂兵不追，是夜賊遁。芳實蓐食追之，賊徒飢困，安、鐵數州之間，死者相枕。芳實追至古、宣州，以輕騎蹙之，殺數百。賊死戰，芳實以人馬困憊，斂兵而止。餘賊三百餘，一日一夜至義州渡鴨江而走，芳實、祐等追不及而還。祐等初從鴨緑抵西京，又自咸從還至鴨緑，凡九戰。祐、得培與慶千興遣李珣、

金仁彦告捷，王勞諭召還，命泥城萬戶金璡守鴨綠夏防。

祐等上牋賀曰："紅衣之爲寇，鷙悍狼貪，雖白額當前，狐綏兔狡，所欲必得。險阻所遇，莫不屠殘，虐焰俱焚，望之膽破，臭風如遡，動則心悲。以吾久玩太平之民，當彼敢行死拒之賊，誠亦難哉。清江安州之役不利，雖臣輩之無良。西京、咸從之戰見功，是社稷之有德。原野積屍之累萬，關津突騎則逾千，所欠漏厥凶魁而以爲遺恨，然繩木自盡者多，則其窘勿問。抑夫妻相刎者半，則所計已窮。度彼中心，無復東意。雖然在賊中便弓馬稍多，本朝之人比年間作罪辜，儻是宣城之孽，如不艾舊惡，當更虞將來。殿下念臣等久於水草之勞，敝於死亡之辱，允納凱歸之報，明垂召入之言，不覺蛟泣之沾膺，欣瞻龍顔則拊髀，所有邊事，悉歸夏防。然而顧一方之形容，假數年則蘇息。糟糠得接於口，亦尚幸焉；酒肉將求於民，不可忍也。使華往返，宴飲費需，除朝夕粥飯外，宜一切禁之。驛館緣于道塗，騶吏出於州縣，州驛相去，更日而行，供給次番，盡月而代。除安州以南外，嘉、定、隨、郭、宣、鐵、龍、麟之人，宜不出本州，以待賓客，姑寢其驛館。人民不得已而奴辱於虜，軍官無乃何而逃竄於山。勢非苟然，力不贍爾。除謀故外，宜先數其愆，而第宥之，使恩威並行而不悖。平民、奴婢、良家子孫、將士自爲功，或有在於俘獲，主帥雖出令，安能究於倉皇，除漢兒男女外，亦宜令所司

體察，督還本元。臣等昨者在行陣間，往往事有可訊瘼，以今月初吉離軍，上赴天朝，謹奉牋陳進以聞。”王批答云：“窮寇之來，肆毒有如蠆蜂；義兵所至，定威奚啻雷霆。當其奏凱而還，嘉乃馳牋而賀。”師既旋，大饗將士，拜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、中書平章政事，得培輸忠保節定遠功臣、政堂文學，芳實推誠協輔功臣、樞密院副使。

紅賊七十艘又寇西海道，遣芳實邀擊于豐州，斬三十餘級，賊乘舟遁去。王宴群臣，賜芳實玉帶玉纓，公主曰：“何不愛至寶，輕以與人？”王曰：“使我宗社不爲兵墟、百姓不爲魚肉，皆芳實功也。予雖割肌膚以與之，尚不能報，況此物乎？”

十年，紅賊僞平章潘誠、沙劉、關先生、朱元帥以龍鳳紀元，率衆二十萬渡鴨綠江，寇朔州泥城。祐爲上元帥，得培爲都兵馬使，芳實爲都指揮使，知肅州康吕火民戶而逃，賊屯撫州。芳實以彼衆我寡，按兵不進，請移殷、順、成三州，陽岩、樹德、江東、三登、祥原五縣民及粟于岊嶺柵。從之。芳實遣判司農事趙天柱、左丞柳繼祖、大將軍崔準等擊賊于博州，敗之。禮部尚書李珣邀擊于泰州，斬七級。芳實與指揮使金景磾至价州，擊斬百五十餘級。祐遣趙天柱、鄭履、張臣補、李元桂、洪瑄、鄭詵等以步騎四百至博州，擊斬百餘級。芳實又以百騎擊斬二十級于延州。祐領諸軍進屯安州，獻捷曰：“丁贇、王安德、金仁彦、許子麟、朴壽年、金琦、鄭元甫、俞之哲、邊安

烈、權長壽、趙麟、趙仁璧等皆力戰有功，乞加賞以作士氣。”王命祐爲都元帥，曰：“閫外之事，將軍制之，爾其賞罰用命不用命。”賊襲安州，我軍敗，上將軍李蔭、趙天柱死，賊獲景磾爲其元帥移文曰：“將兵百十萬而東，其速迎降。”

王遣密直提學鄭思道、金玎守岊嶺柵，賊夜伏兵萬餘於柵旁，鷄鳴以鐵騎五千攻破柵門，我軍大潰。祐、得培等單騎奔還。祐行收兵，與總兵官金鏞等屯金郊驛，鏞遣左常侍崔瑩請遣京兵。王知事急，遂謀避亂，使京城婦女老弱先出城，人心洶洶。賊先鋒至興義驛，王及公主將南行，鏞、祐、芳實等馳至，以爲京城不可不守。瑩尤痛憤，大叫曰：“願上小留，募丁壯守宗社。”宰臣相顧默然。駕幸旻天寺，遣近臣往通衢大呼招集義兵，都人皆散，應者纔數人。祐等無如之何，白王曰：“臣等留此禦賊，請王行。”王遂南幸。出崇仁門，老幼顛仆，子母相棄，躪籍滿野，哭聲動天地。後數日，賊陷京城，留屯數月，殺牛馬張皮爲城，灌水成冰，人不得緣上。又屠灸男女，或燔孕婦乳食之，恣其殘虐。

王在福州，以鄭世雲爲總兵官，督諸軍。十一年，祐、芳實、得培、黄裳、韓方信、李餘慶、安遇慶、李龜壽、崔瑩率兵二十萬屯東郊天壽寺前，世雲督令進軍，諸將圍京城，世雲退屯兜率院。時方雨雪，賊弛備，餘慶當崇仁門，麾下護軍權僖詗知之曰：“賊之精鋭皆聚於此，出其不意，攻之可克。”翌日昧爽，僖

率數十騎突入，鼓譟奮擊，賊衆驚駭，諸將乘之，四面急擊，我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先登，大敗之。日晡時斬賊魁沙劉、關先生等，賊徒自相蹈籍，僵屍滿城，斬首凡一十餘萬。獲元帝玉璽二、金寶一、玉印三、金銀銅印、金銀器、牌面等物。諸將咸曰："窮寇不可盡也。"乃開崇仁、炭峴二門，餘黨破頭潘等十餘萬奔渡鴨綠江而走，賊遂平。

攻城之日，賊雖窮蹙，築壘固守，諸軍進圍逼之，太祖止路旁家，夜半賊闌圍而走，太祖馳至東門，賊及我軍爭門，雜遝不可出，有後至賊以槍刺太祖右耳後，勢急，太祖拔劍斫前七八人，躍馬踰城，馬不跌，人皆神之。

鏞素與世雲爭寵，又恐祐、得培、芳實等成大功爲王所重，欲使祐等殺世雲，因以爲罪而盡殺之，乃矯旨爲書，使其姪前工部尚書金琳密諭祐等令圖世雲，且曰："世雲素忌卿等，破賊之後必不免禍，盍先圖之？"祐、芳實就得培牙帳，曰："今世雲畏賊不進，鏞書如此，不可不從。"得培曰："今甫平賊，豈宜自相剪滅？昔（攘）〔穰〕苴擅誅莊賈，衛青不殺蘇建，古今明鑑，不可不慎。若不獲已，執致闕下，聽上區處，不亦可乎？"祐、芳實乃退。及夜復來，言曰："誅世雲，君命也。我輩成功而不奉命，其如後患何？"得培堅執不可，祐等强之。於是置酒，使人邀世雲。既至，祐等目壯士，於坐擊殺之。王聞變，遣直門下金瑱頒赦令諸將赴行在，以安其心。既而，福州

守朴之英言于宰相曰："芳實獨殺世雲，祐等亦遇害。"王恐生他變，即召瑱還，將調兵討之。判事金賢、上將軍洪師禹來獻諸將論世雲書，王大悦，賜賢金銀布帛，復遣頒赦。召之英責曰："汝何妄言？予念其老，不置於法，止令罷歸鄉里。"又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。祐至咸昌縣，王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，以備非常，乃遣侍中柳濯。濯至，跪進酒請元帥立飲，祐不敢。濯曰："今公收復三韓，僕敢以爵位爲心，一杯之後，豈復請立飲耶？"因泣下。

明日，祐凱還，詣行宫上謁。鏞令睦仁吉引至中門，使門者撾其首。祐辭色不變，（王）〔三〕叩所佩囊，大呼曰："幸小緩，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。"王未及聞。撾者更擊殺之，曳下庭。王不知其死，傳旨曰："汝等擅殺鄭世雲身首異處，今不斬汝，以有大功也。"囊書即鏞給祐等殺世雲書也。鏞恐琳洩其謀，先斬之，遂白王曰："祐等擅殺主將，是不有殿下也，罪不可赦。"王聞祐死，其幼子裸立道旁，哀之，召留禁中，問其所歸遣之，麾下士驚潰，王召賜酒食勞之。鏞與洪彦博、柳濯、廉悌臣、李岩、尹桓、黄裳、李春富、金希祖稟旨揭榜云："祐等不忠，擅殺世雲，祐已伏辜，有能捕得培、芳實者，超三級録用。"分遣大將軍吴仁澤、御史中丞鄭之祥、萬户朴椿、金庾等捕之。是日，芳實赴行在，至龍宫縣，王命芳實舅右散騎辛珣、按廉成元揆往迎。椿至，稱有旨，芳實下庭跪，仁澤拔劍擊之即絶。良久復蘇，踰垣走，椿追執

之。芳實欲拔椿劍，之祥等從後擊殺之。得培至基州，聞變，率數騎逃匿山陽縣先塋側，流其弟得齊于花山，囚得培妻孥鞫之，其壻直講趙云仡謂妻母曰："直言之，毋受苦楚。"妻母隱忍久之，乃告。庾椿、之祥、元揆等捕斬之，梟首尚州，年五十一，觀者莫不嗟悼。

得培門生直翰林鄭夢周請王收屍，爲文以祭曰："嗚呼皇天，我罪伊何？嗚呼皇天，此何人哉？蓋聞福善禍淫者，天也；賞善罰惡者，人也。天人雖殊，其理則一。古人有言曰：'天定勝人，人衆勝天。'天定勝人，果何理也？人衆勝天，亦何理也？往者紅寇闌入，乘輿播越，國家之命，危如懸綫，惟公首倡大義，遠近嚮應，身出萬死之計，克復三韓之業。凡今之人，食於斯，寢於斯，伊誰之功歟？雖有其罪，以功掩之可也；罪重於功，必使歸服其罪，然後誅之可也。奈何汗馬未乾，凱歌未罷，遂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歟？此吾所以泣血而問於天者也。吾知其忠魂壯魄，千秋萬歲必飲泣於九泉之下。嗚呼命也，如之何，如之何！"芳實子中文、祐子年甫十餘，遊市街，人争以物饋之，曰："今我輩獲安寢食，三元帥之功也。"至有垂涕者。

鄭世雲

鄭世雲，光州長澤縣人。從恭愍入元宿衛，累官

大護軍。王即位，錄其功爲一等，與金鏞有寵於王。楊廣道按（廣）〔廉〕金南得笞辱忽赤中郎將鄭谷，谷同僚權石和等訴於王，世雲、鏞與南得善，請王杖流石和等于海島。又與鏞忌密直副使任君輔有寵，譖以詐傳王旨，流濟州。歷軍簿判書知門下省事，錄誅奇轍功爲一等。八年，紅賊陷西京，以世雲爲西北面都巡察使，自黄州還，言："賊入西京積柴修城，無進逼計，願勿驚擾，以安衆心。"轉參知政事。倭寇楊廣道，京城戒嚴，令百官從軍。諫官詣王宫辭，世雲曰："諫官從軍，古所未聞，如國體何？"命免之。十年，紅賊陷京城，王幸福州。世雲以樞密兼鷹揚軍上將軍從行，性忠清，日夜憂憤，以掃賊恢復自任。王亦倚信，世雲屢請："亟下哀痛之教，以慰民心，遣使督諸道兵討賊。"王遂以世雲爲總兵官，教曰："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將。惟時與勢，輕重在人，可不慎哉？恭惟太祖，肇創鴻業。列聖相承，休養生民。逮于寡人，狃于宴安。軍旅之事，廢而不講。以致紅賊侵犯，播越而南，每念宗社，痛楚何堪。今分遣諸將，合兵攻賊，乃授鄭世雲節鉞，往董厥師，賞罰用命不用命。其各處軍官、軍人，敢有故違節制，及隔越馳聞者，聽以軍法從事。於戲！師出以律，有國之所當先；國耳忘家，爲臣之所當急。惟爾士衆，體予至懷。"

世雲詣都堂，憤然揚言曰："吾甚寒微，如吾爲相，國家宜亂，竹嶺以南居人扈駕者不給糧並從軍，

此議已定，今何不然？紀綱乃爾，安能制難？”謂柳淑曰：“吾明日出師，公其往簽軍。”淑曰：“諸軍已到竹嶺大院矣。”世雲曰：“軍若後期，公亦不得免責。”淑即往督之。又謂鏞曰：“今兩相玩寇如此，孰不效耶？若不殲賊，縱竄匿山谷，可得而生，可得而國乎？”守侍中李嵒曰：“今寇賊闌入，君臣播遷，爲天下之笑，三韓之恥，而公首倡大義，仗鉞行師，社稷之再安，王業之中興，在此一舉，惟公勉之。吾君臣日夜望公之凱還也。”世雲行擢授中書平章事，位二相三宰之間。王遣于達赤權天祐賜衣酒。世雲附奏曰：“諸將有報獲賊者，勿先論賞。臣雖捕獲，不敢數馳報以煩驛騎。大戰之後，具狀上聞。”西京人高敬至軍前言：“府民脱賊者，無慮萬人，請遣將鎮撫。”世雲大悦，遣禮部尚書李珣往撫之，督赴京城。

十一年，世雲督諸將圍京城，自退屯兜率院。賊平，遣大將軍金漢貴、中郎將金景奉露布詣行在，曰：“嘗軫濟世之心，旁求俊彦；敬承分閫之命，恐累聖明。竊聞興衰有數，理亂無窮，安民之要，禦寇爲難。太王去邠，未能防狄人之逼；明皇幸蜀，不得制猲狗之侵。掃赤眉而劉漢重興，破黄巾而曹魏繼統。悉惟時運，匪獨人爲。當去歲之仲冬，值滔天之勍敵。論其肆毒，雖豺虎之莫如；觀其行兵，亦孫吴之難抗。日將自恣，世無誰何。乘勝長驅，既横行於天下；遠引直入，遂大振於海東。怒鋒不可當，望風皆自潰。百萬精甲，奄屯住於都城；億兆斯民，蕩流離於道路。

嗟哉！黎烝甚於塗炭，况乘輿之遠狩，實將相之深憂。肆舉雲合之兵，遂攻蟻聚之虜。士卒得建瓴之勢，赴敵何難；頑嚚爲破竹之魂，迎刃輒解。制天下所不能制，誅一世所不能誅。魚可息於鼎中，兔難脱於網外。田單一奇何足法，葛亮八陣可爲師。凌雪入城，李愬取蔡州之地；背水爲陣，韓信拔趙壁之旗。事雖不同，義則允合。昔蒐兵於己亥，曾掃賊於朝鮮。再克寇侵之强，皆非臣等之績。兹蓋伏遇殿下，勇智天錫，聖敬日躋。遠播休風，遵禮樂於三代；誕敷文德，舞干羽于兩階。梟獍之所以馴，犬羊之所以伏，無不關於聖化，亦皆囿於至仁。理之自然，否則復泰，斯乃重興之際，實是更始之初。臣等敢不競奮鷹揚之勇，致清明於會朝，載伸鰲抃之誠，佇瞻望於行在。”王喜，賜漢貴黄金二十五兩、帛二匹，景帛二匹，即遣内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，太后、公主亦賜衣酒。尋爲安祐等所害，洪彦博聞其死，曰：“總兵之出師也，言貌甚慠，其及宜矣。”贈僉議政丞，葬以禮，又追錄扈從及收復之功，俱爲一等。

安遇慶

安遇慶，世系履歷未詳。恭愍八年，從安祐等擊走紅賊，後與祐等收復京都，錄功俱一等。又討興王賊，錄功亦一等。元以平紅賊功，遣使授奉訓大夫、

廣文監丞。元立德興君爲王納之，遇慶以贊成事爲都指揮使，屯義州，移書婆娑府脱脱禾孫曰："本國自太祖神聖大王創業垂統，正嫡承襲四百餘年，元王始事朝廷，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。元王嫡子忠烈王尚公主，生忠宣王，忠宣王亦尚公主，生忠肅王，義爲君臣，親爲甥舅。今我國王忠肅王之嫡子，入侍天庭十有餘年，頗著功績，尚公主爲駙馬，承正統涖下國，事大之禮，恪謹一心。不幸紅賊横行天下，剝殘天民，所指火烈，天威難制。越己亥冬，僞名毛平章、黄院判等賊十餘萬闌入東國，至于西京。我軍大發，一掃無餘。又於辛丑年，沙劉、潘平章、關先生等賊三十餘萬深入王京，吾王赫怒，諸將奮勇，盡殲其衆。社稷獲安，人民受賜。兩度破賊之事，既以具呈中書省矣。東民以謂：'上國必當厚賞。'引頸北望，豈慮本國人崔濡等挾其仇怨，貝錦誣詞，簧惑天聽，使我主上，至于失職。以忠宣棄妾孽子搭思帖木兒爲王，三千里外，遠勞天民。夫崔濡等事我先王，阿諛逢迎，陷於不義。癸未年間，南行不返。崔濡惡輩，實使之也。本國人言及於此，未嘗不痛哭流涕。今濡等又以笙簧之口，掩我大功，廢吾王而使本土無辜之民不遑寧居，此本國之罪人也。吾王使宰相李公遂、柳仁雨、許綱、洪淳等賀正矣，謝恩矣，賀聖節矣，又賀千秋矣，且啓禀矣。濡等互相壅蔽，奪其方物、表箋，使不得達。拘留使价，唯己之從。且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，正嫡承襲，其來遠矣。濡等冒弄朝廷，立孽庶爲王，改易

土風，而使世祖皇帝詔旨墜於空虛，此天下之罪人也。本國人搥胸切齒，曰：‘亂臣賊子，人得而誅之，古有常憲。如濡之輩，罪不容誅。雖刳心腹，必無朝廷之議。大小奮愊，雷然一辭，必舉大兵往討濡等惡輩，食肉寢皮然後已。’物議汹涌，不可止遏。今以精兵百萬往討高麗逆黨，約已定矣。師之所過，荆棘生焉。大軍一舉，馬首指北，雖加禁厲，人心憤怒，氣炎如火，所觸必焚。天下無辜，忍受其禍。本職所管各部人物，即宜收帶家口，早入山寨，遠避軍鋒，又區别崔濡等高麗逆黨，毋使諸色軍馬濫及於禍。有能捕濡等惡輩，傳首納款，不唯本國釋怒，上國亦知濡等欺天亂法，正伏其辜，將有厚賞。本職參詳，即便施行，又當飛報行樞密院同知施行。”

初，遇慶令兵馬使金之瑞、玉天桂分守要害，宋芬碩守義州弓庫門，護軍金得和將十餘騎候鴨緑江邊。夜半報賊到楸島，遇慶遣人告急於都巡察使李龜壽、都兵馬使洪瑄、巡撫使池龍壽，時士卒凍餒，不能興。黎明，賊渡江，遇慶將官屬七十餘騎登城望之，賊圍弓庫門。遇慶引軍趣之，賊已踰城入，殺守門卒，芬碩尚未知也。遇慶身先士卒，與邦天奉、咸石柱、金得和、玄奴价、崔黑驢、羅成等七戰却之。賊登山覘我軍寡且無援，分步騎爲七隊，鼓噪齊進，我軍不能支，奔還入門。黑驢下馬，執槊立門外，賊不得逼，遲我軍畢入，上馬徐驅而入，龜壽、瑄、龍壽等不意賊奄至，各將十餘騎至。我軍屢與戰，不利。瑄馬蹶，

爲賊所擒，我軍大敗，走保安州，賊入據宣州。

王命贊成事崔瑩爲都巡慰使。又命我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泥城，都體察使李珣，都兵馬使禹磾、朴椿等引軍來會，我軍復振。賊候騎至定州，遇慶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，虜其將宋臣吉，刳以徇，賊奪氣。於是遇慶、龜壽、龍壽、都兵馬使羅世爲左翼，珣、磾、椿我太祖爲右翼，瑩爲中軍。行至定州，太祖見諸將退北，言其（劫）〔怯〕懦不力戰，諸將忌之。時賊已屯隨州之獺川，諸將謂太祖曰："明日之戰，君獨當之。"

太祖知諸將忌之，稍有憂色。明日賊分爲三隊，太祖居中，手下老將二人爲左右各當其一隊，奮擊之。太祖所乘馬陷泥濘，甚危，馬奮躍而出，衆皆驚異。太祖射賊將數人，賊乃潰去，二人拔劍亂擊之，賊已奔崩，唯塵埃蔽空而已。倭屠喬桐，京城大震。王命遇慶與龍壽、珣領三十三兵馬使分屯東西江昇天府以補之。未幾，賜推誠亮節宣力翊贊功臣號。與吴仁澤等謀除辛吨，事洩杖流南原，没爲奴，籍其家。吨誅，復召爲贊成事，出爲西京都萬户，與珣往擊五老山城，克之，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剌不花還。

崔瑩

崔瑩，平章事惟清五世孫也，父元直，仕至司憲

糾正。瑩風姿魁偉，膂力過人。初隸楊廣道都巡問使麾下，屢擒倭賊，以武勇聞，補于達赤。恭愍元年，趙日新作亂，瑩與安祐、崔源等協力盡誅，授護軍。三年，拜大護軍。與柳濯從元丞相脱脱等征高郵，前後二十七戰，城將陷，脱脱被譖，師罷。明年，禦賊淮安路，累戰于八里莊。又泗、和等州，賊八千餘艘，圍淮安城，晝夜力戰，却之。賊復至，瑩身被數槍，奮擊殺獲殆盡。既還國，與印瑭攻破鴨綠江以西八站。六年，出爲西海平壤泥城江界體覆使。明年，倭四百餘艘寇吾乂浦，瑩設伏與戰，克之。又明年，爲西北面兵馬使。紅賊入西京，瑩與諸將戰于生陽、鐵和、西京，咸從之間，頗有功。又明年，拜平壤尹兼西北面巡問使。時瘡痍未復，餓莩相繼。瑩廣置賑濟場，給粮種、勸耕稼，瘞戰死者骸，轉左散騎常侍。十一年，與安祐、李芳實等收復京都，錄勳爲一等，圖形壁上，賜土田、臧獲，爵其父母妻，除典理判書。

十二年，金鏞謀亂，遣其黨犯興王行宫。瑩聞變與禹磾、安遇慶、金長壽等率兵馳赴擊賊，盡殺之。策勳一等，又賜土田、臧獲，進判密直司事，賜盡忠奮義佐命功臣號，轉評理。有人得鏞所畜猫兒眼精珠獻都堂，一座傳玩，瑩獨不顧，曰："鏞之志，此等物喪之，諸公何玩耶？"尋陞贊成事。十三年，賊臣崔濡奉德興君渡鴨綠江，我師與戰，敗績。賊乘勝長驅，入據宣州，中外洶懼。命瑩爲都巡慰使，將精卒急趣安州，節度諸軍。瑩聞命即行，率厲將卒，誓必滅敵，

朝野恃以無恐。瑩道遇亡卒，輒斬以徇，軍令始肅。與諸將分軍擊賊于獺川，大敗之。遣兵馬副使安柱報捷，王喜，賜柱馬一匹、銀二錠。東寧路萬戶朴伯也大入寇延州，瑩遣其將擊却之。後王命豐儲倉使丁得年賜閹人米，得年以命不由兩府不奉旨，王怒欲杖流之。瑩曰："責在臣等，非得年之罪也。"乃釋之。

十四年，倭寇喬桐、江華。瑩以東西江都指揮使率兵鎮東江。瑩嘗責密直金蘭以女與辛旽，旽疾之。至是，瑩獵高峰縣，旽譖于王。王遣李珣讓之，曰："倭入昌陵，取世祖真，卿爲東西江都指揮使而不知，以金續命代卿，而卿猶領其兵，田獵無時，何也？予雖不言，臺諫其不論乎？今以卿尹鷄林，可亟之任。"瑩聞命，向闕歎曰："今之得罪者，鮮克保全。吾得尹鷄林，聖恩厚矣。"遂行。旽復誣以瑩與李龜壽等交結内宦，離間上下，遣其黨李得林鞫訊。瑩誣服，曰："請速即刑。"乃削三品以上爵，籍其田民，流之。得林之鞫瑩也，必欲殺之。鄭思道時鎮合浦，死執以爲不可。得林訴旽，並罷之。二十年，召還，復拜贊成事。二十二年，爲六道都巡察使，籍軍戶，造戰艦，黜陟將帥守令有罪者，專斷。人謂："瑩素不識朝士賢否，故黜陟未精。"又令年七十以上者斂米有差，補軍需。民多亡命，怨讟大興。二十三年爲慶尚全羅楊廣都巡問使，憲司言："瑩嘗爲都巡察使，六道騷動，不可復爲巡問。"瑩泣訴曰："臣赤心徇國，今乃致謗如此，請罷臣職。"王雖直瑩，猶令臺諫、都堂薦可代

者。尋以論瑩罷大司憲金續命，貶持平崔元濡爲延安府使，賜瑩盡忠奮義宣威佐命定亂功臣號。

太祖高皇帝遣林密等令我取濟州馬二千匹以進，哈赤、石迭里必思、肖古秃不花、觀音保等只送三百匹。密等怒，王遂議代濟州。七月，以瑩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統使，廉興邦爲都兵馬使，李希泌、邊安烈爲楊廣道元帥，睦仁吉、林堅味爲全羅道元帥，池奫、羅世爲慶尚道元帥，金庾爲三道助戰元帥兼西海交州道都巡問使，領戰艦三百十四艘士卒二萬五千六百人討之。教曰："耽羅元屬本朝，世修職貢，垂五百載。近牧胡石迭里必思、肖古秃不花、觀音保等殺我使臣，奴我百姓，罪惡貫盈。今授瑩節鉞往征，其督諸軍，剋期殄殲，賞罰用命不用命，無憚大吏。"宰樞會餞，諸帥皆泣下，瑩與安烈獨自若。八月，師至羅州。瑩閲兵于榮山，與諸將條約曰："諸道船不可相混，宜各樹幟檣上以識之，船置頭目官，勿亂行。船既發，各整伍樵汲以時。若遇倭寇，左右夾擊，能擒獲者，大加爵賞。既至濟州，各率戰艦同時俱進，毋或失次。軍士各占信地，通烟相報。諸軍動静，聽都統使角聲，毋或有違。攻城之日，民有黨哈赤不順命者，縱兵悉誅，降者勿迓。賊魁家産悉輸官，且得公私契券、金銀牌、印信、馬籍亦皆輸官，得者有賞。守佛宇、道殿、神祠者，勿擾。貪貨寶不力戰者，罰。得貨寶先回船逃者，論以軍法。"又曰："王命臣伐叛，吾言即王言，從吾命則事可濟。"諸將皆免冠謝。

行至黔山串，諸將曰："發船既久，風又漸高，宜速行師。"瑩曰："今日風不利，西海戰艦以百計，亦未至，豈可先去？"諸將憤鬱。至普吉泊，瑩又以無風欲留，諸將曰："兵機貴速，淹留不進，後如有議，咎將誰執？"瑩不應。興邦曰："諸將之言，不可不聽。"瑩從之。日已午，尚猶豫未發，安烈麾下士先發船，瑩大怒，懸檣竿以徇。俄而，諸道船揚帆齊發，瑩不得已，令舉碇放船。西海船亦至，中途遇大風，諸船四散。日晚將抵楸子島，忽風雨大作，船觸崖石，多絶纜失櫂。翼日，至濟州。瑩部署諸將四面分攻，石迭里必思、肖古禿不花、觀音保等以三千餘騎拒於明月浦。瑩遣前濟州牧使朴允清以書諭之曰："今興兵問罪，勢不得已。除賊魁外，星主、王子、土官、軍民宜悉按堵如故。雖黨賊者，降附則亦從寬典。如或違逆，大兵一臨，玉石俱焚，悔無及矣。"與諸將下岸，師逡巡不進，乃斬一裨將以徇。於是大軍齊進，左右奮擊，大破之。乘勝逐北，至三十里，暮還明月浦，沿涯爲營。賊殺安撫使李下生，諸將屯漢拏山下，休兵時我師多獲賊馬，悉爲騎兵矣。賊魁三人來挑戰，陽敗而走，將誘致曉星、五音之野以騎兵蹈之。瑩知其謀，命鋭卒急逐，賊魁遁走入山南虎島。瑩遣前副令鄭龍領輕艦四十艘圍之，自率精兵繼進。石迭里必思率妻子與其黨數十人乃出，於是，肖古禿不花、觀音保知不免，投崖而死。瑩腰斬石迭里必思並其三子，又斬肖古禿不花、觀音保首，遣知兵馬使安柱以獻，

東道哈赤石多時萬、趙莊忽古孫等猶率數百人據城不下，瑩率諸將攻之。賊潰走，追獲之，搜捕餘黨，盡殺之，死者相枕，得金牌九、銀牌十、印信三十、馬一千匹。印信付萬戶、安撫使、星主、王子，馬分養于諸州，卒有殺馬牛食者，或斬首、或斷臂以徇。士卒股慄，秋毫無敢犯者。十月，瑩與諸將班師，王已薨，復命于梓宮，痛哭失聲。

辛禑元年，判三司事。二年，都堂以禑命欲宥在貶康舜龍、鄭思道、廉興邦、成大庸、鄭寓、尹虎、鄭夢周等，議已定，瑩出獵，不與其議，及還，錄事請署其案，瑩怒曰："國家大事，必大臣合議然後行，何不預告，遽取署耶?"遂不署。瑩姪女壻判事安德麟擅殺人，楊廣道按廉楊以時械送憲司。時瑩判巡衛府事，都堂以瑩故，欲輕德麟罪，移繫巡衛府。瑩怒曰："德麟殺無罪人，憲司可斷決，况我在巡衛，豈宜推鞫?"遂還憲司。

倭屠連山開泰寺，元帥朴仁桂敗死。瑩聞之，自請擊之，禑以老止之。瑩曰："蕞爾倭寇，肆暴如此，今不制，後必難圖。若遣他將，未必制勝，兵不素鍊，亦不可用。臣雖老，志則不衰，但欲安宗社、衛王室耳。亟願率麾下往擊。"請之再三，禑許之。瑩不宿而行，時賊使老弱乘舟示若將還，潛遣勇鋭數百深入寇掠，所過望風，無敢當者。至鴻山，大肆殺虜，勢甚盛。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、助戰元帥康永、兵馬使朴壽年等趣鴻山。將戰，瑩先據險隘，三面皆絶

壁，唯一路可通。諸將畏怯不進，瑩身先士卒，盡鋭突進，賊披靡。有一賊隱林薄，射瑩中脣，血淋漓，神色自若，射賊，應弦而倒，乃拔所中矢。瑩益力，遂大破之，斬俘殆盡。遣判事朴承吉獻捷，禑大喜，賜承吉白金五十兩，遣三司右使石文成賜瑩衣酒鞍馬，又遣醫魚伯評賫藥治創。瑩凱還，禑命宰樞郊迎，具雜戲儀衛如迎詔禮。及入見，禑賜酒問曰："賊衆幾何?"對曰："未能的知其數，然不多。"諸相又問曰："賊若多，此老幾不生矣。"論功擬拜侍中。瑩固辭曰："爲侍中則不可輕出於外，待倭寇平然後可。"乃封鐵原府院君。論賞將士有差。柳榮，瑩妻之姪，瑩愛榮，朝廷欲悦其意，超拜榮密直副使商議，榮即遂也。後瑩麾下進《鴻山破陣圖》，禑命李穡製贊。三年，瑩與李仁任誅池奫。判書文天式將聘于元丞相納哈出，瑩謂天式曰："丞相若問奫死，宜以病歿對。"天式曰："願諸公勿使復有如此之亂。"瑩慚服，尋以老病（艘）〔辭〕，禑不聽。

倭乘夜入寇窄梁，焚戰艦五十餘（辭）〔艘〕，海明如晝，死者千餘人，萬戶孫光裕中流矢，乘劍船僅免。瑩嘗戒光裕曰："耀兵窄梁江口，慎勿出海。"是日光裕纔出窄梁，大醉熟眠，賊突至，遂見敗。賊又寇江華府，萬戶金之瑞、府使郭彦龍遁入摩利山，賊大掠，虜之瑞妻而去。禑遣羅世、李元桂、康永、朴壽年、趙思敏等擊賊于江華，瑩爲都統使，次昇天府以備之。賊棄江華，退寇守安、通津、童城等縣，所

過一空。至童城，語曰："無人呵禁，誠樂土也。"瑩與慶復興、仁任等次敬天，議備禦之策。瑩歎曰："倭寇肆虐如此，元帥舉何顔乎？"遂泫然泣下。元帥石文成但問歌妓來否。觀者歎崔、石憂樂不同。瑩又曰："光裕違吾節度，使賊跳梁至此。賊初寇江華阻江，安集使妄報賊退，使我緩不及擊。若官軍早報，則賊如檻中虎耳。"乃囚安集于巡衛府。之瑞遣人告瑩曰："賊已載婦女玉帛置德積島，復以三十七艘來寇，請遣援兵。"瑩不聽，曰："汝府有騎兵千餘，何所用哉？賊取汝妻，曾不奮擊，坐視江華陸沈，今又請兵，欲以與賊乎？"又謂諸相曰："遠道元帥提不腆之兵，暫失期會尚置軍法，况在畿甸領巨艦五十艘戰士千餘，不戰而敗走者乎？賊入江華，遽棄兵渡江，使一府蕭然赤地者乎？釋此不誅，何以號令？吾欲斷罪，第嫌專殺耳。"遂請禑治之，乃下光裕、之瑞、彦龍于獄。以李希椿爲江華萬戶，金仁貴爲府使。時有童子自賊中逃還，諸將召問賊狀，曰："賊常言，所可畏者唯白首崔萬戶耳。鴻山之戰，崔萬戶至則士卒争先，躍馬蹴踏之，甚可畏也。"瑩言："喬桐、江華實要害之地，豪强争占土田，軍資不繼，請罷私田，充軍食。"禑然之，乃徙喬桐老幼於内地，留壯者治農桑。又令諸元帥出麾下士各十人，又發愛馬宫司倉庫人爲兵，使戍江華。瑩點閲，怒部伍不整，遣人請曰："臣願斬隊伍長。"禑曰："都統使無乃已殺乎？重則杖之，輕則原之。"

一日，禑教巡衛府曰："孫光裕、金之瑞、郭彦龍之罪，當以軍法論，然方大旱，其並減死，籍其家，流遠。"先是，金縝爲慶尚道元帥，大集一道名妓，與麾下士晝夜飲，縝嗜燒酒，軍中號曰燒酒徒。卒伍偏裨少忤其意，輒鞭辱。衆忿怨，及倭焚掠合浦，營衆曰："可使燒酒徒擊賊，我輩焉能戰？"却立不進。縝單騎遁走，遂大敗。於是廢縝爲民，流昌寧縣，尋徙嘉德島，斬合浦都千戶李東樽、金元穀。至是，瑩見下教，歎曰："金縝、孫光裕等皆敗軍，宜殺以徇，向曲法原縝，今又釋光裕等，政刑如此，何以爲國？"禑又賜縝衣馬召還，瑩不可，曰："縝不撫士卒，見賊逗遛，以至敗軍。得保首領，幸矣。今返厚賜召還，後有樹功者，何以待之？賞罰，人主大柄，不可顛倒。"禑乃止。時以旱雩，且遍禱諸寺。瑩言於都堂曰："今政刑紊亂，有功不賞，有罪不刑，天豈雨哉？"又僧徒以端午施食通衢，士女坌集。瑩見之，詰僧曰："若施食鬼神，當依山野净處。今方夏月，設食臭穢衢路，是汝欲聚美婦誨淫耳，將繫獄。"僧徒懼，四散。

以京都濱海，畏倭寇，欲遷内地，議可否。衆慮後禍，皆欲遷。瑩獨陳徵師固守之策，禑不聽，命築宮城于鐵原。瑩曰："今遷都，非特防農擾民，且啓海寇覬覦之心，國將日蹙，非計也。請奉太后徙居鐵原，殿下留此鎮之。"禑曰："太后徙居，予豈可獨留？"瑩曰："太后年齒已暮，脱有不虞，起居尤難。"禑然之，事遂寢。瑩又曰："京城大廣，雖有十萬兵，未易

守也。請築內城備不虞。”睦仁吉曰：“不可動土。”禑曰：“以拘忌廢築城，可乎？捨此欲都何處？宜及農隙興工役。”

四年，倭船大集窄梁，入昇天府，聲言將寇京城，中外大震，戒嚴。禑分命諸軍屯東西江，兵衛列於宫門以待賊至，發坊里兵登城候望。瑩督諸軍，軍于海豐，贊成事楊伯淵副之。賊覘知之，以爲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，乃經諸屯，捨不與角，趣海豐，直向中軍。瑩曰：“社稷存亡，決此一戰。”遂與伯淵進擊之，賊逐瑩，瑩奔。我太祖率精騎直進，與伯淵合擊，大破之。瑩見賊披靡，率麾下從旁擊之，賊殆盡，餘黨夜遁。夜城中聞瑩奔，益洶洶，莫知所之。禑欲出避，百官裝束累重，會宫門以待之。及諸元帥使人來獻捷，京城解嚴，百官畢賀。朝廷以爲瑩功，賜安社功臣號。

五年，新定君馬坰秀與其子占匿良民，事覺繫獄，會因災變慮囚，諸相欲釋之，瑩曰：“坰秀奴使良人至三十，廣占土田過百頃，鄉愿莫甚，豈宜得生？”仁任使堂吏成牒曰：“凡匿民役使及犯死罪者，其田並屬軍須。”吏以告瑩，瑩厲聲叱之曰：“此事已有定法而不能遵，必欲曲法宥匿民者，又争占犯罪者土田，何用牒爲？”仁任慚靦。瑩坐司平鞫坰秀罪，報都堂。都堂稽留不决，瑩怒不出者數日，竟杖坰秀一百七並杖其子致遠、希遠，皆流之，坰秀道死。慶復興、黄裳、禹仁烈詣瑩第，時鄭地與倭戰于順天、兆陽，敗績，瑩謂復興等曰：“諸相何不憂國，倭寇陸梁至此，一鄭

地雖勇，其如衆寇何?”諸相有慙色。禑遣諸將擊倭，瑩曰：“臣無家累關心，雖死於賊，無所悔恨，但臣之名稍聞他邦，若死於賊，恐傷國體，然倭寇侵暴如此，臣不忍坐視生靈之魚肉，國之安危在臣一舉，請率麾下士出征。”都堂餞諸帥，瑩獨不赴，曰：“近門下府請禁迎餞，豈可以宰相先犯令乎?”俄而烽火再舉，禑曰：“不可重外而輕内。”命瑩勿往。

瑩麾下士李仁茂、朴衛等三十餘人訴云：“昇天府西海道之戰，有功未受爵賞。”瑩以爲濫，悉囚司平府，禑命原之，瑩執不可。禑曰：“吾欲原之，卿何强耶?”瑩不獲已，釋之。政堂文學許完、同知密直尹邦晏使其妻依禑乳媪張氏譖内宰樞林堅味、都吉敷，請去之。禑命堅味等歸私第，禁出入。堅味等奔告瑩及復興、仁任曰：“完等欲殺吾二人以及諸公，禍將作矣。”夜，完等矯旨召瑩者再三，瑩恐禍及己，率麾下兵與復興、仁任等會興國寺，大陳甲兵，集兩府百官耆老議請鞫張氏。禑趣召瑩，瑩辭曰：“今有舉國觖望事，上若從衆意，臣將入見。”禑曰：“卿被疾累日不朝，思一見之，且欲問觖望事。”瑩欲入，諸相止之曰：“奸宄在内，不可輕進。公去則此軍必亂，軍亂國不静矣。”瑩從之。兩府臺諫詣闕請下張氏按治，禑不聽，瑩等囚張氏族黨康侑權、元順、元甫等鞫之，禑怒，以爲宫中事，非兩府、臺諫所知，必因宦寺而洩，下宦者鄭鸞鳳獄，李得芬、金實勒歸私第，令瑩罷兵，曰：“卿欲禦何賊，擁兵不來耶? 卿嘗自謂累代忠臣，

忠心安在?”瑩曰:“臣若赴召,兵士必從,引兵詣闕,則臣罪當誅。且臣豈不欲進死闕下,恐非上意,故不敢爾。臣身雖微,所繫甚大,若死於姦人之手,國家危矣。”禑默然有間,召復興、仁吉入。禑泣曰:“此女養我,即吾母也,子之於親,豈不欲其生也?卿等既以我爲君,我獨不能救一乳媪乎?其釋勿治。”復興亦垂淚,無如之何。禑使人問太后曰:“古亦有黜乳母者乎?”太后曰:“豈可論古今有無,當因時制宜耳。”復興、仁吉對亦如太后言,禑不聽。臺省百官請鞫張氏,又不聽,密使人語大司憲禹玄寶曰:“可率百官以退。”玄寶曰:“臣雖退,百官必不從,請速下張氏。”百官具張氏罪奏太后,太后曰:“豈可以一女之故令舉國觖望乎?”趣張氏出,張氏入禑前不出,禑亦不忍。太后謂禑曰:“我欲徙別宫,不聞此事。”遂命輦將出,禑意解,乃送張氏于仁任家,諭令不殺,削國大夫人爵。瑩詣闕謝曰:“殿下去邪不疑,臣敢不喜,獨責臣爲不忠,臣實觖望。”禑曰:“事急,不覺失言,深悔之。”門下評理金庾謂瑩曰:“以臣抗君,無乃不可乎?”瑩怒白禑,下庾獄,流合浦。臺諫、重房上疏力争,乃流張氏,斬完、邦晏、侑權、順、甫及張氏養女壻上護軍孫元美,杖流元美兄知春州事元迪,尋斬張氏。

六年,瑩兼海道都統使,白禑曰:“臣任事既多,今又都統海道,恐不能堪。且戰艦纔百艘,戍卒僅三千,臣若行師,當用兵萬餘,倉廩匱竭,何以供億?”

禑曰："備禦事劇，不獲已，以卿兼之，其無固辭。且以今日軍需餉萬餘兵誠難矣，請卿用三千，使一當百。"瑩曰："臣已老，不得以時上謁，今幸進見，請陳一言，願殿下操心惕厲，無或豫怠，百姓安危，皆繫上心如何。"瑩與諸將出屯東西江，以備倭。瑩得疾，諸將曰："公之疾劇矣。"瑩曰："將軍將兵出外，豈可以疾爲念？"醫進藥，却之曰："吾既老，死生有命，何必服藥求生？"禑欲以陪僕賤者爲近臣，以問瑩。瑩曰："小人得官必縱恣，不可授。"乃止。時大明督進歲貢金銀、馬匹、細布，侍中尹桓等議，自宰相至庶人，出布有差以辦。瑩曰："今士民多故，生業不遂，又令出布，其弊不貲。且徵求無厭，豈能盡從，宜先遣使請減貢額，不得已然後爲之。"禑錄瑩功，賜鐵券，教曰："蓋聞武王即位，肇頒報功之典；太公受封，即有賞功之語。又功疑惟重，堯舜之理，所以爲後世之不可及歟。惟卿實我世臣，卿之祖先，事我先王，文章政事，咸有可觀。卿高爽之資，剛毅之氣，卓冠一時，有光前烈，故其武功，無與爲比。庚寅以來，水陸禦賊，始以智勇，聞于中外。我先考選充侍衛，日見親信，超授護軍。逆賊趙日新作亂，卿扞禦有功，及天子詔先考募勇士，卿上體先考之心，血戰江淮之間，名聞中國，顯揚國美。紅賊入西鄙，卿爲先鋒，克捷有功。又與諸將收復京都，復安社稷。先考以興王寺爲行宫，逆賊金鏞潛令金守夜半入宫殺害臣僚，卿忘身奮忠，悉除凶黨。逆賊崔濡誣奏天子奉

德興君廢先考，領兵入界，卿承命往督，諸將克成大功。耽羅哈赤殺官吏以叛，卿奉命徂征，殲厥巨魁，秋毫不犯，民獲按堵。及予即位以來，倭賊益張，民之多難，甚於前日。卿躬先赴敵，破賊鴻山，燒船西海，挫敵立威，所向無前。昇天府之戰，密邇京邑，宗社安危，在於呼吸。卿節度諸軍，賊雖下岸，跬步即潰。城中安焉，不知有賊。楊伯淵、洪仲元潛謀結黨，欲危社稷，卿奮義一掃逆類，其功之重，可勝言哉。觀今將帥之中，戰多而功大，惟卿一人而已。又況盡忠奮義，尊主庇民，宰相中真宰相矣。田民賞賜，通例也。然卿之清白出於天性，必固辭不受，故但賜鐵券，以玉爲軸，表異數也。嗚呼！功大而賞微，予實歉焉。卿或有犯，雖至於九，終不之罪，至於十犯，亦當末減。子孫亦如之。後之君臣，尚體予意。”

七年，拜守侍中，贈其父純忠雅亮廉儉輔世翊贊功臣、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判門下事、領藝文春秋館事、上護軍、東原府院君，母智氏爲三韓國大夫人。禑欲出遊，瑩諫曰：“今饑饉荐臻，民不聊生，農務方興，不可盤遊無度以病民也。”禑曰：“先祖忠肅王亦好遊豫，予之出遊，獨不可乎？”瑩曰：“先王之時，民安歲登，猶可遊豫，今日則臣知其不可。”禑遊龍首山，乘醉馳馬而墜，瑩泣諫曰：“忠惠王好色，然必以夜，不令人見。忠肅王好遊，然必以時，不令民怨。今殿下遊戲無度，墜馬傷體，臣備位宰相，不能匡救，何面目見人？”禑曰：“自今改之。”京城物價踴貴，

商賈争錐刀利，瑩疾之，凡市物先令京市署定其價，識以税印，始許買賣。無印識者，將鉤脊筋殺之，於是懸大鉤於市以示之，市人震慄，事竟不行。時議遷都漢陽，瑩曰："讖書所載，往事皆驗，不可不信，當速移都。"人皆重遷，議遂寢。城門都監發五部丁夫修都城，未幾頹壞，瑩怒曰："都監員多，不能監檢若此耶?"遂劾尹順等，罷遣丁夫。禑賜瑩田，教曰："往歲倭賊深寇楊廣、全羅，卿能指揮諸將焚賊舡於鎮浦，復有雲峰之捷，功大如山，帶礪難忘，嘗屢賜土田，卿皆棄不收税，今賜父墓傍近高陽縣田二百三十結，長源亭田五十餘結。"

八年，有投匿名書於李仁任壻姜筮家云："王之即位，不無嫌疑，且甚無道，曹敏修、林堅味、廉興邦、都吉敷、文達漢等謀去李仁任、崔瑩，立定昌君瑶爲王。"前判事金克恭聞，以語人，其人以告堅味。堅味意克恭所爲，執而鞫之，克恭不勝捶楚，誣服。獄官令克恭寫字，與匿名書筆畫頓殊。仁任頗疑之，堅味必欲罪克恭，獄官不敢辨，白瑩曰："克恭造虚事，驚惑國家，謀害大臣，罪不容誅。判事張子忠聞克恭言，不告於國，私告定昌君，典校副令鄭矩爲克恭壻，亦知而不告，克恭則宜戮及妻孥，矩子忠可杖流。"使宦者金實白禑曰："今欲族克恭，願上勿禁。定昌君亦不宜在朝，請並流之。"於是克恭以徇，籍其家，没妻子爲奴婢，流矩子忠于遠地。

慶尚、江陵、全羅三道因倭寇失業，民多餓死，

瑩令諸道置施與場，擇慈良者主之，出官米作糜粥賑之，麥熟然後已。瑩欲造戰艦，發諸道軍。又募僧徒，召語僧錄曰："僧亦欲禦侮乎？"曰："僧所以安，以國家無虞也。國有變，僧何獨安？"瑩曰："吾昔爲六道都統使，大作戰艦八百餘艘，欲掃清海寇，不圖李海等冒請先王，分領其船，卒以敗功。孫光裕領江口船艦，一遇倭賊，燒毁殆盡。今欲改造，然方農月，不可使民，欲役以僧徒。唐太宗征本國，本國發僧軍三萬擊破之。今若造戰艦禦寇，功豈細哉？"使司宰令李光甫造戰艦，督役甚急，人多怨咨。不踰年，造巨艦百三十餘艘，分守要害。自後倭寇稍息，民反喜之。瑩辭職，尋領三司事。禑移都漢陽，瑩曰："遷都欲以安國，願殿下毋輕忽，夙夜恐懼，不墜先業。"

十年，判門下府事。禑嘗賜田，瑩辭以倉廩虛竭，不受，乃自出米二百碩補軍餉。至是，復出穀八十碩以補之。乞退。乃拜門下侍中，謝病不起，上都統使印，乞釋兵柄。禑遣知申事廉廷秀慰諭，勉令視事。瑩赴都堂，極言諸相侵奪兼倂之害，遂具禁約共署之。目諸相曰："後復有如前日者乎？"又曰："予既老矣，昧於事理，所行有不合義者，請勿含默，以警老人。"禑畋遊，夜深乃還。瑩聞之，淚盈睫。瑩嘗與李成林、李子松、廉興邦等爲造成都監判事營壽昌宮，及宮成，瑩等賀，禑使宦者李匡言曰："大廈五年而成，何以報卿等？"瑩因告曰："今倭寇蠶食，田制日紊，民生困悴，喪邦無日，不與大臣圖議國政，昵比群小，遊田

無度，臣將安仰以盡臣職乎？"匡入告，禑赧然曰："謹聞教矣。"復判門下府事。

十一年，禑與瑩畋于郊外，賜鞍馬。又畋于海州，瑩從之。自京城至海上，轉輸供頓，絡繹百里，寺人內豎，恃寵縱暴，折辱按廉守令，西海吏民皆不堪苦散走。按廉李須喪馬，徒行泥淖中，一道嗟怨。禑樂而忘返，瑩面争，極言其弊。禑然之，還至白州，欲觀魚于延安府大池。瑩立馬前諫曰："臣麾下士數千餘人，馬斃者多，况供頓未辦，遽幸湫隘之邑，民害可勝言耶？"禑乃止。一日，禑至鄭夢周第，夢周方宴耆老，瑩奉觴以進。禑曰："予非爲飲酒來，聞父王時老相皆會，如見父王來。"又曰："木從繩則直，君聽諫則明。卿何不陳利害也？飲酒誠非好事。"瑩免冠謝曰："殿下此言，國家之福也。願殿下念而不忘，且臣昨所獻書在，乞賜舉行。"禑曰："夢與卿對敵戰勝，視吾所乘馬乃驢也。此何祥耶？"尹桓、李仁任、洪永通、曹敏修、李成林、李穡等稽首曰："昔元世祖以夢驢爲吉，常繫殿庭，欲夢而不得，今殿下夢之，何吉如之？太平之業，可立待也，但臣等老，恐不及見。"禑大悦，痛飲，賜瑩弓，曰："欲與卿平定四方耳。"時瑩及我太祖威名聞于上國，朝廷使臣張溥、周倬等至境，問我太祖及李穡，禑令瑩出屯于郊，以我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，不令溥等見之。瑩尋復領三司事。

十二年，禑畋于西海道。知鳳州事柳蟠因供頓多斂民財，瑩惡其害民，杖之。十三年，張方平等至遼

東，不得入而還。左侍中潘益淳謂瑩曰："公先王所倚重，三韓所屬望，今國家危矣，盍力圖之?"瑩嘆曰："執政嗜利積惡，自速禍敗，老夫將若之何?"時有人自遼東逃來，告都堂曰："帝將求處女、秀才及宦者各一千，牛馬各一千。"都堂憂之，瑩曰："如此則興兵擊之可也。"十四年，禑與瑩密議誅林堅味、廉興邦。復拜瑩侍中，瑩與我太祖入政房，欲盡黜林、廉所用。太祖曰："林、廉執政日久，凡士大夫皆其所舉。今但問才之賢否耳，惡咎其既往?"瑩不聽。

太祖又遣人謂瑩曰："罪魁已族，凶徒已除，自今宜止刑殺，布德惠。"瑩又不聽。楊廣道安撫使崔有慶捕誅林、廉家奴八人，遣人報都堂，瑩以獄辭不明，且誅殺不盡，大怒，欲斬其使，太祖固止之。禑欲納瑩女，使人諭之，瑩不可曰："臣女鄙陋，且非醮婦所生，常置側室，不可配至尊。殿下必欲納之，老臣剃髮入山矣。"泣且固拒。麾下鄭承可、安沼等逢迎禑意，遂納之。翼日至瑩第，賜馬。瑩獻鞍馬衣襨，封其女爲寧妃。禑嘗憚瑩正直，不往其第。自此寵愛寧妃，屢往焉。先是，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沚報云："遼東都司遣承差李思敬等到鴨綠江張榜曰：'戶部承聖旨，鐵嶺迆北東西元屬開原所管軍人、漢人、女真、達達、高麗仍屬遼東。'"瑩與諸相議攻定遼衛及請和，諸相皆欲請和。趙琳又至遼東，不得入而還。瑩集百官議獻鐵嶺迆北可否，百官皆曰："不可。"

禑獨與瑩密議攻遼，瑩勸之。公山府院君李子松

詣瑩第，力言不可。瑩托以黨附堅味，杖流，尋殺之。元沚又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，將立鐵嶺衛，帝已設官置站。禑泣曰："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，使至於此。"遂徵八道兵，瑩閱兵于東郊。俄而，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。瑩告禑令殺遼東旗軍持榜文至兩界者二十一人，只留思敬等五人，令所在羈管。禑托以西獵，遂與寧妃及瑩往西海道，次鳳州，召瑩及我太祖曰："欲攻遼陽，卿等宜盡力。"

太祖反覆極陳其不可，禑頗然之。夜瑩復入曰："願毋納他言。"禑次平壤，督徵諸道兵，作浮橋于鴨綠江，使大護軍裴矩督之，船運林、廉等家財于西京，以備軍賞。又發中外僧徒爲兵，於是加瑩八道都統使，敏修爲左軍都統使，太祖右軍都統使，與諸將發平壤。瑩曰："今大軍在途，若淹旬月，大事不成，臣請往督。"禑曰："卿行則誰與爲政？"瑩固請。禑曰："卿往，寡人亦往矣。"有人自泥城來告："遼東兵悉赴征胡，城中但有一指揮耳，若大軍至，不戰而下。"瑩大喜，厚賜其人。有僧稱道詵讖曰："設文殊會則敵兵自屈。"瑩信之，乃設會于穴洞。瑩再三請曰："殿下還京，老臣在此指揮諸將。"禑曰："先王遇害，以卿南征也。予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乎？"師次威化島，左右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。瑩曰："二都統使在，可自來奏，退師之語，我不敢出諸口。"禑亦不聽，督令進兵。時亡元餘孽遁逃沙漠，徒立虛號。瑩遣裴厚約與

爲援，夾攻遼東，其慮事粗略，舉措狂妄類此。左右軍都統使復遣人詣瑩，請速許班師，瑩不以爲意。我太祖舉大義，諭諸將回軍。禑與瑩奔還京，諸軍進屯近郊，上書請去瑩。禑不聽，削敏修等爵。以瑩爲左侍中，諸軍遂入城。瑩拒戰，令安沼等率精兵禦之，望風即潰，瑩勢窮，走花園，不勝憤怒，以槊洞刺守門者，乃入。諸軍圍花園數百重，大呼請禑出瑩。瑩在八角殿，不肯出，諸軍一時毁垣闌入于庭。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殿中索瑩，禑執瑩手泣別，瑩再拜隨忠輔而出。

太祖謂瑩曰："若此事變，非吾本心，然攻遼之舉，非唯逆大義，國家危殆，人民勞苦，冤怨至天，故不得已焉，好去好去。"相對而泣，遂流于高峰。

初，瑩欲囚赴征諸將妻子，事迫竟不行。贊成事宋光美、密直副使趙珪、安沼、鄭承可等逃匿，沼、承可被執，囚巡軍。諸將會議移配瑩合浦，並流光美于原州，沼于安邊，承可于寧海，判密直印原寶于咸昌，同知密直安柱于鳳州，知密直鄭熙啓于陰竹，皆瑩所親信者也。辛昌立，復執瑩，囚巡軍，令王安德、鄭地、柳曼殊、鄭夢周、成石璘、趙浚鞫瑩及内願堂僧玄麟等。玄麟始與瑩謀發僧兵，及回軍又與瑩拒戰者，遂流瑩于忠州，杖流趙珪于角山，密直使趙琳于豐州，斬承可、沼、光美、原寶于流所，後復執瑩，囚巡軍，典法判書趙仁沃、李濟等上疏曰："崔瑩事我玄陵，定亂興王，驅僧北鄙。逮奉上王，却倭寇於昇

天，以存社稷，盪群凶於今春，以濟生民。功則大矣，然闇於大體，不顧群議，決策攻遼，獲罪天子，幾至覆國，所謂功不掩罪者也。願殿下念事大畏天之意，明正其罪，以告祖宗之靈，以解天子之怒，以開三韓萬世之太平。"門下府郎舍許應等上疏曰："崔瑩以開國功臣之後，遇知玄陵，奮其忠義。歲癸卯，德興將以孽代宗，瑩出萬死以正國統。至上王朝，海寇猝犯畿甸，瑩督諸軍力戰却之，以安社稷。林堅味等濁亂朝政，斲喪王室，天怒於上，民怨於下，瑩奮忠義而廓清之，誠社稷之臣也。然不學無術，加以老耄，昧於事大之禮，勸上西幸，立威脅衆，獨斷自用，遂發攻遼之師，得罪天子，流毒生民，幾覆社稷，前功盡棄。以瑩之功，不幸有此叛逆之罪，誠一國所不忍，然在天下之議，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，願殿下斷以大義，亟命決罪，以謝天子。"昌從之。遂斬瑩，年七十三，臨刑辭色不變。死之日，都人罷市，遠近聞之，街童巷婦皆爲流涕，屍在道傍，行者下馬，都堂賻以米豆布紙。

瑩剛直忠清，臨陣對敵，神氣安閑，矢石交於左右，略無懼色。莅軍嚴峻，期以必勝。戰士却一步便斬之，以故大小百戰，所向有功，未嘗一敗。初，瑩年十六，父臨終戒之曰："汝當見金如石。"瑩佩服不事産業，居第甚隘陋，處之怡然。服食儉素，屢至空匱，見乘肥衣輕者，不啻如犬豕。雖身都將相，久典兵權，關節不到，世服其清。務持大體，不究細理，

終身將兵，麾下士卒，所識面者不過數十，在鞍馬間往往賦詠爲樂。一夕，與諸相飲，聯句，慶復興唱云："天是古天人不古。"瑩對云："月爲明月相無明。"見人不義，必深惡痛斥。仁任、堅味提調政房，專權自恣，安烈等同心用事。有人求官，瑩曰："汝學工商，自可得官。"蓋譏秉政者用行賄輩也。入政房必擇有功能者用之，如無可舉者，輒退不與諸相。或有謀産業爭田，民狗私紀隳綱者，瑩皆欲矯之。嘗謂仁任曰："國家多難，公爲首相，何不憂慮？但以家産爲念。"仁任默然。每赴都堂，正色直言，不少隱，左右無應者，獨自歔欷而已。嘗語人曰："吾於國事，中夜思之，詰朝語同列，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，不如致仕閑居。"性少戇，且無學術，事皆斷以己意，喜殺立威，罪不至死亦多不免。諫大夫尹紹宗論瑩曰："功蓋一國，罪滿天下。"世以爲名言。謚武愍。子潭，大護軍。

鄭地

鄭地，初名准提，羅州人，形貌魁偉，性寬厚，幼有大志，好讀書，通大義，與人解説，豁如也。出入常以書籍自隨。恭愍二十三年，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請習水戰，王慨然曰："禧草野之臣，尚獻策如此，百官衛士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？"衛士柳爰廷進曰：

“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，第未獻耳。”地以速古赤適侍殿陛，王顧問，地即取諸囊中以獻，王覽之大悅，以地爲全羅道安撫使，禧爲楊廣道安撫使，並兼倭人追捕。萬戶崔臣吉、朴德茂等亦上書如李、鄭策，以德茂爲京畿倭人追捕副使，謂宰相曰：“今爵禧等，卿等勿以爲異，冀其成功，激人心耳。他日無功，亦當不赦。”又授地麾下士八十五人，禧麾下士六十七人，添設職，令密直司給地、禧千戶空名牒二十、百戶牒二百。時地與禧再三上疏，凡數十條，其略以爲：“深陸之民，不閑舟楫，難以禦倭，但簽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，令臣等將之，期以五年，可清海島。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，擾民生，乞罷之。”王召巡察使崔瑩議之。瑩初巡察六道，造戰艦二千艘，欲令諸道軍捕倭，民皆厭苦，破家逃散者十之五六。至是，以地等建白，事遂寢。辛禑三年夏，倭寇順天、樂安等處，地以禮儀判書爲順天道兵馬使擊之，斬十八級，擒三人。遣判事鄭良奇獻捷，禑喜，賜良奇白金五十兩，其母米十碩，地鞍馬羅絹。冬又擊倭，斬四十餘級，擒二人。遣判事鄭龍獻捷，禑賜龍布二百五十匹，馬一匹。

四年，倭寇靈光、光州、同福等處。地與都巡問使池湧奇、助戰元帥李琳、韓邦彦等追及玉果縣，賊入彌羅寺，我軍圍而火之，遂縱擊，賊自焚死殆盡，獲馬百餘匹。是戰，地之功居多。捷至，賜地及湧奇銀各五十兩。倭又寇潭陽縣，地與湧奇擊之，斬十七

級，尋爲全羅道巡問使。八年，爲海道元帥。倭船五十艘入鎮浦，地擊走之，追至群山島，獲四艘。九年，又與倭戰，大破之。禑賜金帶一腰，白金五十兩。時方春，疾疫大興，舟師物故大半，有死海上者，輒出陸以葬，士卒無不感咽。地有疾，禑遣散騎河忠國齎酒問慰。地帥戰艦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，賊以大船百二十艘來，慶尚道沿海州郡大震，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。地日夜督行，或自櫂，櫂卒益盡力，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，賊已至南海之觀音浦，使覘之，以爲我軍怯懦。適有雨，地遣人禱智異山神祠曰："國之存亡，在此一舉。冀相予，無作神羞。"雨果止。賊旗幟蔽空，劍戟耀海，四圍而前。地叩頭拜天，俄而風利，中流舉帆，船疾如飛，至朴頭洋，賊以大船二十艘爲先鋒，艘置勁卒百四十人。地進攻，先敗之，浮屍蔽海。又射餘賊，應弦輒倒，遂大敗之。發火炮焚賊船十七艘。兵馬使尹松中箭死。地謂將佐曰："吾嘗汗馬，破賊多矣，未有如今日之快也。"捷音至，禑大喜，遣李克明、安沼連賜宫醞以勞之。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，道遇倭賊被獲，鎖頸置船底，及是戰，賊曰："若不勝，必先斬之。"戰罷，賊徒盡殲，而之用乃免。地以病辭。未幾，知門下府事請造戰艦于諸道，以備倭，從之。尋爲海道都元帥、楊廣全羅慶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。

十年，拜門下評理。禑遣宦者金實責地曰："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水戰加以火炮，其慮周矣。卿爲海道

元帥，比來倭寇侵擾州郡，未能掃平，罪實在卿。”地頓首謝。十三年，地上書自請東征，曰：“近中國聲言征倭，若並我境分泊戰艦，則非惟支待爲艱，亦恐覘我虛實，倭非舉國爲盜，其叛民據對馬、一歧諸島，近我東鄙，入寇無時，若聲罪大舉先攻諸島，覆其巢穴，又移書日本，盡刷漏賊，使之歸順，則倭患可以永除，中國之兵亦無因而至矣。今之水軍皆善水戰，非辛巳東征蒙、漢兵不習舟楫之比，若順時候風而動，則易以成功，但船久則朽，師老則疲，且今船卒困於傜賦，日思逃散，宜乘此機，决策蕩平，不可遲疑。”

十四年，禑遣我太祖攻遼，地以安州道都元帥隷焉，遂從太祖回軍。時倭寇三道，自夏至秋屠燒州郡，將帥守令莫有禦者，以地威名讋倭寇，命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，與諸將往擊之。倭自咸陽踰雲峰八羅峴至南原，地帥都巡問使崔雲海、副元帥金宗衍、助戰元帥金伯興、陳元瑞，全州牧使金用鈞、楊廣道上元帥都興、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，大破之，斬五十八級，獲馬六十餘匹，賊夜遁。地以諸軍無食，不能追。時人謂“非此戰，則三道民幾盡矣”。禑賜宫醞、段絹。恭讓元年，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節制體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城事。金佇與邊安烈等謀迎辛禑，事覺，地以辭連，流于外。二年，遣左獻納咸傅霖鞫地于雞林，臺諫抗疏，請論以法，乃徙横川。臺諫復論駁不已，又徙遠地。事具《安烈傳》。

尹彝、李初之獄起，地逮繫清州，栲訊不服曰：

“李侍中仗義回軍，吾以伊、霍故事諷侍中，深有意爾，復何黨彝、初歟?”言必誓天，辭旨感慨，有足動人者。獄官不能取辭，地退謂人曰：“人生會有一死，生何足惜？但王氏復國而死非其罪，是可痛也。”明日將峻刑鞫之，以水災免。三年，錄回軍功爲二等，賜錄券及田五十結，臺省刑曹議奏曰：“地以黨安烈坐罪，實爲誣枉。”遂釋之。退居光州別業，召判開城，未赴病卒，年四十五，謚景烈。子耕。

尹可觀

尹可觀，海平府院君碩之曾孫，有武略，善騎射。恭愍晚年，令韓安、洪倫等强辱諸妃嬪，可觀亦昵侍左右。王令通益妃，可觀以死固拒，王大怒，棒之，廢爲庶人，尋釋之。辛禑時，拜密直副使，出爲慶尚道副元帥。倭寇比屋、義城等縣，賊衆我寡，屢戰不利，可觀與戰于安東、禮安等處，敗績，矢集右臂，仍爲本道都巡問使，鎮合浦。倭賊百餘寇咸陽郡，可觀與晉州牧使朴子安擊之，斬十八級，奪本國被虜二十餘人，並獲器仗。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，可觀聞于朝，爲置船卒。自後倭患稍息，銷兵器弊棄者爲農器，開屯田以贍軍食，性清儉，秋毫不取，不近聲妓。及還，鞍勒破缺，以麻繩補之，後以判密直事卒。

金長壽

金長壽，鹽州人。紅賊陷京城，所在充斥。長壽以檢校中郎將家居，自稱萬戶，率州人殺遊弈百四十四人，奪其榜文，遣州人崔英起、吴永卿馳報行在，王嘉之，超授上將軍，兼萬戶，賜紫金魚袋，英起西海道安撫使，永卿郎將。賊犯興王行宫，長壽從崔瑩自城中率兵馳詣行宫，將入門，諸相曰："當審視賊所在乃入。"長壽厉聲曰："賊在内，何謂審視?"毁門拔劍而入，斬一人，賊以劍斫其額，血流被面，冒刃又殺二人，衆從而入。長壽爲賊所害，亂定，論功爲一等。

高麗史一百十四

列傳卷第二十七

尹桓

尹桓，軍簿判書秀之孫也。忠肅時，拜護軍。忠惠立，授代言。忠肅在元復位，黨獄起，囚桓于巡軍，奪告身，杖流海島，遂亡入元。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所狎宋八郎、洪莊等囚巡軍，莊挾前憾譖之，放桓于漆原。忠惠復位，授同知密直，元授行省員外郎。曹頔之亂，侍從有勞，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，除贊成事，元授行省郎中。王起新宮于三峴，欲以奴婢實之，命近臣各獻有姿色一兩婢，桓與康允忠、孫守卿等不得已，皆曰："唯命。"蔡河中適至，王顧桓曰："卿等所議，可語政丞。"桓愧不能言，王促之再，桓具以告，河中曰："王雖不命，臣等議已有日，况有命，敢不奉承。"退謂人曰："君上請奴婢於臣庶，古所未聞。"王嘗通桓妻柳氏，出桓爲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。

忠定初，封漆原府院君，賜輸誠亮節宣力保理功臣號。王嘗宴群臣，桓詰政房提調郭珚以受賂事，珚不應，桓攘臂毆珚，左右止之，不得。恭愍朝，復爲贊成事，尋判三司事，賜輸忠恊義同德翊贊功臣號，拜左政丞，改門下侍中。尋以罪流，後召還，封漆原侯，改封漆原伯，復拜侍中，賜推誠秉義同德燮理翊贊功臣號。

桓本武人，王命監春秋館事，賜玉頂兒、玉纓笠，未幾罷。辛禑三年，北元遣使授平章事。六年，復爲門下侍中，尋以病辭，不允。十二年卒，年八十餘。桓美鬚長大，風儀秀偉，歷事五朝，三爲首相。家鉅富，嘗乞告歸漆原，歲大饑，人相食，散家財以賑之，取貧民稱貸契卷悉燒之。時方久旱，水湧桓田，浸及人田，大熟，慶尚之民稱之不已。謚忠孝，無子，以孽女嫁南佐時。佐時封宜城君，辛禑十三年卒。

李成瑞

李成瑞，雞林府人。忠定朝，拜密直副使。恭愍即位，陞同知司事，改尚書右僕射。王避紅賊南遷，命爲楊廣道都巡問兼兵馬使，簽兵有功。興王之變，從崔瑩擊賊又有功，俱策爲一等。又錄己亥擊走紅賊功爲一等，陞贊成事。尋以罪流于外，明年召還。後如元賀正，元授太尉監大卿。王起正陵，以雲菴寺爲願刹，給寺僧米月三十石，凡所供給，無不至。寺僧

又詣都堂請給餉客之需，宰樞重違其請，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。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之，成瑞嘆曰："我年十三始仕，二十九入宰府，今五十一年，歷己亥之旱，辛丑之賊，凶荒亂離，其變極矣。未聞有倉廩罄竭而俸祿不給也。今頒祿不給，而於雲菴僧惟其所欲，請養居僧則與之，請食役夫則與之，又給餉客之費，以有限之財，供無已之求，國焉得不匱？予備員宰相，不可不言。"遂不署。初，成瑞竊元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妾，爲憲司劾免，王召憲官還其劾狀，封月城君。辛禑五年，卒，謚恭簡。妻朴氏，初與辛旽通，配徒役，及成瑞卒，又奔于鄭天鳳，憲司鞫而竄之，竟不悛，恣行無忌。

李壽山 恬

李壽山，遂安郡人。忠惠時拜密直副使，賜推誠翊戴佐命功臣號，封春城君。恭愍元年，趙日新將作亂，忌壽山，遣其黨欲害之，壽山匿免。後與蔡河中比拜僉議評理，尋陞贊成事。又爲行省郎中，諸奇敗，以黨流于外，召封壽春君，出爲東北面都巡問使。定女真疆域，再遷三司右使判三司事，加推忠保節翊戴佐理功臣號。蒙古伶人梁濟率其徒詣都堂奏樂，壽山曰："有樂不可無歌。"乃呼漢女唱歌，與諸相極歡。判事許佺竊檜山府院君黃裳嬖妾，惑之，所爲錯亂，

壽山與諸宰相會殿庭，言其狀，相與笑噱，聲徹御座，王聞之，曰："李三司老矣，評論女色，今可休矣。"都元帥慶千興却德興兵凱還，宰樞置酒慰之，壽山被酒，自擊檀板，以板拍諸相以爲戲，拍右侍中柳濯，濯正色不言。其輕率無儀類此，爲辛旽所譖罷，尋復職。朝廷使臣林密、蔡斌謁文廟，諸生揖，林密答禮，蔡斌不答，竢更揖，諸生皆入舍，斌怒，壽山即詭曰："我國之禮，於尊長不敢一時並揖。"斌悦，壽山密令人促諸生更揖。王見弑，太后及慶復興欲立宗親，李仁任欲立辛禑，猶豫未决，都堂相視，莫敢發言。壽山曰："今日之計，當在宗室。"仁任竟立禑。禑二年，卒，謚恭良。恭讓立，左常侍尹紹宗等上疏曰："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，堯舜所以致治也。玄陵無嗣晏駕，李仁任欲立辛禑，大臣無敢有異議，故判三司事壽山獨請立宗室，身雖已没，忠義感人，乞追加褒謚，弔祭其墓，錄其子孫，以慰忠魂。"從之。子恬。

恬，恭愍朝登第，累遷判典儀寺事。辛禑時，歷禮儀典工判書，陞密直副使，改簽書密直司事。恭讓時，進知司事，八關會重房不禮於密直司，遂構隙，交章相訟，王皆留中不下，恬心嗛之。一日，王宴群臣，夜分乃罷，將入内，恬醉引王裾曰："殿下不念定昌君時歟？國事將日非矣，何信豎兒而輕大臣乎？"遂脱帽投地曰："願還王此帽。"以手壞之。王怒蹴其帽，厲聲曰："恬使酒乃爾耶！"宦官姜仁富、大護軍

金鼎卿執退之，命下巡軍鞫之。恬謂萬戶柳曼殊曰："爾爲宰相，負不孝不友之名，臺省再論汝矣，何鞫我歟？敢諫非罪，亦非使酒。"既而萬戶裴克廉等至，恬迎謂曰："曼殊幾殺我，今見公輩，吾得生矣！"克廉等鞫問，恬尚以謂"諫君，當如是"。克廉等白王曰："恬實使酒。"王怒，囚千戶金龜聯、提控鄭之度，罷克廉、曼殊等萬戶。以趙浚、安翊、柳珣、金士衡代之，召散騎金震陽、執義鄭熙曰："恬，予之潛邸交遊也，雖自擬於朱雲、子陵，固不如恬之頑率也。"命震陽、熙同巡軍鞫之，恬曰："密直十三人上章請罪重房，而左右皆重房，故不聽。信豎兒，輕大臣，國將不國，謂此也。"震陽等言："李恬之發狂也，備身扶策之人不得捍禦，請令有司明斷其罪。"王下上護軍權維、盧弼，大護軍洪恕、洪原誠等于巡軍，諫官又上疏請置於法，我太祖白王曰："恬實有罪，然其言出於狂直，請貸其死。"王杖恬一百，流合浦，笞維等九人。尋以恬爲慶尚道都節制使，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李承老 云牧

李承老，陜州人。忠穆朝，以密直掌銓注，坐受賄，貶守寧海。恭愍時，知密直司事，遷政堂文學。以事貶于泰安，王遣中使餞之，未幾召還，封江陽伯。弟云牧，與辛旽比隣，其女有姿色，已適高漢雨，云

牧邀吨于家，使女行酒，吨悦而淫焉，遂以云牧爲鷹揚上護軍，漢雨大護軍，承老復爲政堂文學。承老嘗私妻弟生子，詐稱遺棄兒養之。承老妻恐事覺污家聲，不形言色者二十餘年，雖親近未之知也。監察大夫金漢貴執承老妻及弟訊之，皆服，流承老于中牟，籍其家，以妻弟爲承老所暴，免之。

倭寇喬桐，云牧與將軍李蒙古大追捕，坐怯懦不戰，繫巡軍。云牧詭曰："若不殲賊，請受顯戮。"乃復遣之，齎糧四千餘石以行，議者料其無成，果未獲一級。有妖巫自提州來，自稱天帝釋，妄言人禍福，遠近奉之猶恐不及，所至貨財山積，至天壽寺，曰："吾入京，年豐兵息，國家太平。若上不出迎，我必昇天。"都人皆惑，歸之如市。云牧率騎卒與臺吏執巫，斷其髮，囚街衢獄，杖而逐之。官至典理判書，以吨黨伏誅。

黃裳

黃裳，義昌縣人，父石奇，檜山君。裳忠惠時授護軍。恭愍初，拜密直副使，賜推忠翊贊功臣號，陞知樞密院事。王嘗召兩府曰："聞卿等皆畜鷹犬，然乎?"侍中廉悌臣對曰："臣素不好，且未聞兩府有畜之者。"王怒曰："今四方兵起，民生甚艱，卿等何不

憂國，而縱犬鷹蹂禾稼（子）〔乎〕?”裳、慶千興、元顗皆好鷹犬，故慚赧。再轉判樞密院事，錄誅奇轍功爲一等。御史臺劾裳通判密直辛貴妻康氏，敗亂風俗，請鞫之。王愛裳驍勇，且以有功，只免官。王避紅賊南幸，裳從之，爲交州江陵道都萬戶，與安祐等收復京都，策扈從、收復功俱爲一等。拜參知門下政事，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，尋陞贊成事，罷，封檜城府院君。元以平紅賊功，授奉訓大夫，經正監丞，復拜贊成事，加賜推忠奮義輔理翊贊功臣號。辛禑時，與諸將屢禦倭有勞。裳於父忌日娶元氏，元氏亦以世家女夫死未期無媒嫁裳。憲司劾之，請杖流遠州。禑不許，止流元氏。裳以善射聞於天下，元順帝嘗親引其臂觀之。卒謚恭靖。子允瑞。

池龍壽

池龍壽，史失世系。忠穆朝，補顯陵直。恭愍時，從安祐等擊走紅賊，又與祐等收復京城，錄功俱一等，授判典客寺事，轉典工判書，賜揆義宣力功臣號。與安遇慶等却德興兵，加賜推誠揆義宣力功臣號。拜同知密直司事，累遷僉議評理，改知門下省事。尋出爲西北面上元帥兼平壤尹。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爲平章，元亡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顔等據東寧府，憾其父轍誅，將欲寇邊。王遣龍壽及西北面副元帥楊伯顔、安州上

萬戶林堅味與我太祖往擊之，以侍中李仁任爲都統使，屯安州。師至義州，令萬戶鄭元庇、崔奕成、金用珍等造浮橋於鴨綠江，可並三四馬。我太祖與堅味先渡，諸軍以次渡，士卒爭橋有溺死者，凡三日畢濟。是夕，雷雨暴作，衆皆疑懼，兵馬使李玖曰："吉兆何疑。"諸將問其故，玖曰："龍之動，必有雷雨。今上元帥龍其名，而渡江之日有雷雨，戰勝之兆也。"衆心稍安。師至螺匠塔，去遼城二日程，留輜重，齎七日糧以行，告諭遼瀋人曰："遼瀋是吾國界，民是吾民，今舉義兵撫安之，如有逃隱山寨者，恐爲各枝軍馬所害，即詣軍前告情。"使裨將洪仁桂、崔公招等領輕騎三千進襲。彼見我師少，易之，與戰。大軍繼至，城中望見落膽。其將處明恃驍勇猶拒戰，太祖使李原景喻之曰："殺汝甚易，但欲活汝收用，其速降。"不從。原景曰："汝不知我將之才，汝若不降，一矢洞貫矣。"猶不降，太祖故射拂其兜牟，又使原景諭之，不從，太祖又射其脚，處明中箭，退走。既而復來，欲戰，又使原景諭之曰："汝若不降，則射汝面。"處明遂下馬叩頭而降。有一人登城呼曰："我輩聞大軍來，皆欲降，守將勒令拒戰，若力攻城，可取也。"城甚高峻，矢下如雨，又雜以木石，我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，遂拔之。賽因帖木兒遁，虜金伯顏。

是夕，退師城東，張榜諭納哈出、也先不花等曰："奇賽因帖木兒，本國微臣，昵近天庭，過蒙殊恩，位至一品，義同休戚。天子蒙塵于外，義當左右先後效

死勿去，爾乃背恩忘義，竄身東寧府，以其父輙伏誅，挾讎本國，潛圖不軌。年前國家遣兵追襲，逃不血刃，又不赴行在，退保東寧城，與平章金伯顏等結爲心腹，松甫里、法禿河、阿尚介等處團結軍馬，又欲侵害本國，罪在不原。今舉義兵以問，又與金伯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，哨馬前鋒生獲金伯顏外，哈剌波豆、德左不花、高達魯花赤總管頭目盡行剿捕，賽因帖木兒，又逃不首罪，其所投各寨即捕獲飛報，如有隱匿者，鑑在東京。"

又榜金、復州等處曰："本國與堯並立，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，西至于遼河，世守疆域。元朝一統，釐降公主，遼瀋地面以爲湯沐，因置分省。叔季失德，天子蒙塵于外，遼瀋頭目官等罔聞不赴，又不修禮於本國，即與本國罪人奇賽因帖木兒結爲腹心，嘯聚虐民，不忠之罪，不可逭也。今舉義兵以問，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强方命，大軍所至，玉石俱焚，噬臍何及。凡遼河以東本國疆内之民，大小頭目等速自來朝，共享爵祿，如有不庭，鑑在東京。"翼日，師次城西十里。是夜，有赤氣射營，熾如火。日官盧乙俊曰："異氣臨營，移屯大吉。"時萬戶裴彦等擊高家奴于石城未還，欲留待，以乙俊言班師。初城陷，我軍火，倉廩殆盡。由是軍中乏食，諸將請由直路，龍壽不從，欲觀兵，循海邊還師。士卒大飢，殺牛馬而食，軍不得成列，衆皆尤之，遂取徑而還，恐有追兵。野宿必令士卒各作溷厠、馬廐。納哈出果躡後，行二

日曰："作厠與廐，師行整齊，不可襲也。"乃還。三日，師至松站，鎮撫羅天瑞得穀數百石以餉之，師遂以濟。是役也，風雪沍寒，道途冰滑，士馬多物故者。金伯顔者，其父本國僧也，姦通濟院婢生伯顔，仕本國爲郎將，入元歷臺省至平章，師還至安州，伯顔有不遜言，斬之。

羅世

羅世，本元人也。恭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，錄功爲二等。累轉版圖判書，爲喬桐萬戶。倭入寇，世逃還。王怒，命囚巡衛府。辛禑初，爲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。倭五十餘艘來，泊熊淵，踰狄峴，寇扶寧縣，毁東津橋，使我兵不得進。世與邊安烈、趙思敏等夜築橋，分兵擊之。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，我兵四面攻之，賊徒奔潰，遂大破之。尋判開城府事。時倭寇江華，世上書曰："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，又非衣冠之後，得處肉食之列，常思效死以報萬一。請提兵入江華，擊走倭賊。"禑壯其志，賜内廐馬二匹，又賜十匹分與麾下。

世與思敏、李元桂、康永、朴壽年等擊却之。倭五十艘復寇江華，殺府使金仁貴，虜千餘人。又寇水原，世與元帥楊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。世過江華境，有一婦匿水滸，指示一家曰："賊諜入彼。"世疾

趨，圍而火之，殺賊二十九人。倭四十五艘寇信州、瓮津、文化等縣，世與元帥趙仁璧、沈德符等擊之，斬數級，不克而退。報于朝曰："賊勢甚强，我師疲弱，難以制勝，請遣軍助之。"倭又寇信州、文化、安岳、鳳州，世與德符、梁伯益、朴普老擊之，敗績。封延安君，爲海道元帥。倭寇延安府，世與金海君、金庾以戰艦五十餘艘往擊之。又與庾擊倭于龍岡縣木串浦，獲二艘，盡殺之。又與德符、崔茂宣等領戰艦百艘追捕倭賊。時賊五百艘入鎮浦口維舶，分兵守之，登岸散入州郡，恣行焚掠，屍蔽山野，轉穀于其舶，米棄地厚尺。世等至鎮浦，用茂宣所製火炮焚其船，烟焰漲天。賊守船者燒死殆盡，赴海死者亦衆。世等遣鎮撫獻捷，禑喜，賜鎮撫銀各五十兩，百官陳賀。及還，大設雜戲迎之，賜世等金各五十兩，裨將鄭龍、尹松、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。後拜門下評理。倭寇丑山島，禑命世往擊之，世不即行，禑怒，繫廣州獄，尋釋之。

金先致

金先致，得培之弟，以郎將從全羅道都巡問使柳濯擊倭，手殺數十人，累轉戶部郎中。恭愍時，從都元帥李喦禦紅賊至西京，賊勢甚盛，喦欲令賊無資糧，使先致焚府庫。先致曰："若焚府庫，賊乏資，猝入國

中，非計也。"嵒怒責之，安祐在傍，徐曰："先致言是。"從之。賊平，錄功爲一等，圖形壁上，賜土田、臧獲，選吏部侍郎，出按楊廣道。宰相欲壞南京宮室，移營白岳，先致將行，奏曰："前營南京，人畜疲弊。今復壞之，恐百姓觖望。"王驚曰："予實不知，乃宰相自爲耳。"即命勿壞。紅賊陷京，從諸將收復。官累密直副使，出爲雞林府尹。時强盜繫獄連坐者百餘人，久未决，先致辨理，全活甚衆，封尚城君，賜推誠翊衛功臣號，陞同知密直，爲全羅道都巡問使。辛禑初，倭藤經光率其徒來，聲言將入寇，恐愒之，因索粮。朝議分處順天、燕岐等處官給資糧，尋遣密直副使金世祐諭先致誘殺。先致大具酒食，欲因餉殺之，謀洩，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，僅捕殺三人。先致懼罪，詐報斬七十餘人。事覺，編配戍卒。前此，倭寇州郡不殺人畜，自是每入寇，婦女嬰孩屠殺無遺，全羅、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，由先致激怒之也。後封洛城君，加賜推忠保節贊化功臣號，退居尚州，卒年八十一。子錘、銓、鈞。

全以道

全以道，從恭愍入元宿衛，及王即位，東還，授郎將，錄侍從功爲一等，除義成倉使。王幸廣明寺飯僧，以不能供億杖罷，尋復職。後以禮部侍郎爲慶尚

道賑濟使，還奏曰："守令職在牧民，苟非其人，民必受病。先王知其然，守令必用登科士流。今監務、縣令皆出胥徒，侵漁百端，剝割生民，敢望勸農桑、修政教乎？臣巡視義城縣有舊堤，若加堰築，雖暵旱可灌漑，縣令不修築，臣奉旨已杖之。願自今凡守令專用士流。"王然之，卒不能用。累轉判典農事。王之南幸福州也，以道扈從，王命以道簽兵于洪州道。又從諸將收復京城，策扈從、收復功，皆賜錄券。三善三介寇東北面，以道爲知兵馬事，從都指揮使韓方信禦之。以道將兵六千，守忽面。忽面山谿險阻，糧運不繼，數請退守三關，方信恐違朝旨，不從。三善三介逼忽面，以道望風走。時德興兵已據宣州，與東北界隔一嶺，若踰嶺則忽面已在賊後，故方信不責奔敗，使守三關。三善三介又逼三關，以道不能守，和州以北皆没。及三善三介退，方信復使以道守忽面，以道銜之。以道性褊急，每語人曰："三善三介之深入，主將退次故也。吾欲爲國家死守忽面，重違主將節度，退守三關，爲賊所乘。"監察司聞之，欲按方信罪，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諭方信無罪，事寢。

具榮儉

具榮儉，初名貞，綾城人，居沔州、性強狠，喜殖貨。官累典理判書。嘗以私忿壞人廬舍，肆侵暴，

繫行省獄，對省官言又倨傲，省官杖之。恭愍朝，封沔城君。初，康允忠訪宰臣趙碩堅與語，碩堅妻張氏窺而美之，及碩堅卒，使婢請允忠，允忠不應，婢三反，乃往通焉。後復有醜聲，允忠棄之。榮儉初娶安珪之女，生二子，又娶金子章之女，生二子五女，會金氏亡，張固邀榮儉私之，因以爲夫。榮儉與柳濯等征高郵，張又多穢行，榮儉還而絶之，張怨之。及奇轍等伏誅，元顗譖榮儉與左使韓可貴不捕轍等支黨，王命下二人巡軍。張舅判事金成與安祐、申青等又訴于王，矯命斬之，王知之，遣人止之，使者到巡軍，已梟首于市矣，遂籍其家。尋許收二人屍，還其財産。張又通大護軍李仇祝，爲御史臺所鞫。榮儉子偉、興、僖、義。

吴仁澤

吴仁澤，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，錄功爲二等，累遷上將軍。又從祐等收復京城，又與崔瑩討興王賊，錄功俱一等，賜端誠亮節功臣號。後判密直司事，與密直副使金達祥有寵於王。擅機密，號爲内相。時國家連年興師，帑藏匱渴，德興兵又至，有功者皆賞以官，仁澤、達祥首建議添設文武官，遂典銓注。赴征將士皆得超遷，人樂從軍，然請謁大盛，賄賂公行，工匠賤隷無不除授，官爵大濫。宰相有勸王南巡避難

者，王頗然之。仁澤（田）〔曰〕："紅賊之難，南幸而能收復者，以其彼實猾賊，故人人懷憤雲合致死而殲之，德興非紅賊比，所過皆爲其民，大駕一南，都城以北誰從殿下者？今日之策，親征爲上。"議遂寢。

王召瑩、柳濯、慶千興曰："吴仁澤、金達祥濫典銓注，遺棄賢良，進用親婭，不記功勞，惟視賄賂，工匠之賤，布列中外，傷和召災，罔不由此。予甚悼之，當屏諸遠方，以答天意。"時仁澤、達祥方在都堂，遣中使宣旨，流仁澤于清風、達祥于沃州，國人大悦。仁澤子前軍簿判書英柱、三司判官英佐，與其母卜於盲人石天禄曰："崔瑩、李龜壽何時見斥？"天禄曰："不久矣。"言洩，乃流英柱于杞溪、英佐于川寧，並杖流天禄。辛吨當國，召拜知都僉議，仁澤與千興等謀去吨，事洩，繫巡軍，杖流尚州，又杖流英佐于水原，皆没爲奴。後仁澤聞吨必欲殺己，與英柱、英佐逃，吨遣使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搜捕，又繫仁澤妻子。判事玉天桂養仁澤少子，吨疑與仁澤同謀，繫巡軍，拷掠殺之。尋獲仁澤，杖配思利城烽卒。

金普

金普，金海府人。忠定朝，拜知密直。恭愍初，轉僉議評理，錄燕邸侍從功爲一等，賜忠勤亮節匡輔功臣號，提調義成德泉倉，有倉奴附倉官欲納布受信

州租稅，普許之。吏具牒詣糾正鄭暉請署，暉問之，吏曰："欲省陸運價錢耳。"暉問信州去京遠近，吏紿曰："七八日程也。"暉乃署之。後知爲吏欺，收其牒，倉官共疾之。他日暉又見庫外別置米五碩，詰之，吏以羨餘爲解，暉意倉官竊用，告于臺。普由是積不平，訴暉於王，繫巡軍，尋釋之。王遂罷義成德泉官及監檢，糾正稱内房庫，別設提舉以掌之。未幾，召臺官諭曰："聞卿等以革倉官欲劾金普，予將復置，勿彈。"諸道按廉期滿皆遞，有李資者曾附普，按楊廣道，至是又附普，請勿遞。普白王，下旨曰："今農月，不可煩驛騎，但遞江陵道存撫。"普妻兄金隨新除江陵存撫故也，資仍按楊廣，普適居母憂，時人語曰："李資此行，爲金相賻喪也。"金鏞等忌普擅權，謀斥之。察訪崔淵希鏞意，又惡資，廉問資賄普物多少，遣人勾取文書繫從吏逼令解去。鏞恐普復職，誘人上書請行三年喪，矯旨下都評議司。普因此久不復職。既而封金寧府院君，奇轍等伏誅，普以黨與逮捕，杖流加羅山。辛旽用事，引爲都僉議贊成事，尋拜左侍中，賜忠勤亮節同德輔理功臣號。普屢毁旽於王，旽譖普，復罷之。

邊光秀 李善

邊光秀，恭愍時爲兵馬使，國家以全羅軍須漕運，

阻倭不得通，選東北界武士刷喬桐、江華、東西江戰艦八十餘艘，命光秀及兵馬使李善分將往護之。至代島，有内浦民被虜者逃來，告曰："賊伏兵伊作島，不可輕進。"善不聽，鼓譟先進，賊以二艘逆之，佯退，光秀等追之。俄而，賊五十餘艘圍之。兵馬判官李芬孫、中郎將李和尚等先與戰，盡爲賊所殺。諸船兵望見，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。光秀、善等觀望，不戰而退，戰卒大呼曰："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耶？願小駐，爲國破賊。"光秀等終不救。士卒無所恃，氣益沮喪，由是大敗。唯副使朴成龍力戰，身中數矢，所乘船僅全。兵馬判官全承遠與判官金鉉、散員李天生殊死戰，賊追之，不敢近。賊船二艘忽從西横擊，士卒不能支，皆投水，獨承遠力戰，中數槍，亦投水，然善泅，故得不死，登船。有一卒中矢，亦投水，援舷不能上，承遠引登船，晝夜手櫂，三日得到南陽府。戰艦還者唯光秀、善等船二十艘而已。喬桐、江華、東西江哭聲相聞，光秀等竟不坐，國人恨之。後辛旽譖光秀，流三陟。

鄭之祥

鄭之祥，河東郡人。因其妹往來于元，值恭愍入侍，隨從有勞。及王即位，驟遷至監察持平，不諳事理，爲全羅道按廉，入境遇勢家所使，輒搒掠，徇示

諸郡，一道寒心。埜思不花，本國人也，入元有寵於順帝，其兄徐臣桂爲六宰，弟應吕爲上護軍，依勢作威福，國人畏之。不花降香至本國，所至縱暴，存撫、按廉多被辱駡，莫敢違忤。至全州，之祥迎候恭謹，不花待遇甚倨。接伴使洪元哲有求於之祥，之祥不聽，元哲激怒。不花曰："之祥慢天使。"不花縶縛辱之。之祥忿恚大叫紿州吏曰："國家已誅諸奇，不復事元，命宰相金敬直爲元帥守鴨江，此使者易制耳，若等何畏而不我救？將見爾州降爲小縣也。"邑吏呼噪而入，解縛扶出。之祥遂率衆執不花、元哲等囚之，奪不花所佩金牌，馳還京。過公州，執應吕，以鐵椎撾之，數日而死。之祥來白王，王驚愕，下巡軍，命行省員外鄭暉逮捕全州牧使崔英起及邑吏等，又遣車蒲温賫内醞慰不花，還其牌。元遣斷事官買住來鞫之祥，王誅諸奇，釋之祥，爲巡軍提控，再轉戶部侍郎、御史中丞，官至判事卒。性嚴酷，凡戮死罪必遣之。之祥妻寡居潭陽，爲倭賊所害。辛昌時，子從爲典理佐郎，上復讎策，自請爲召募別監，得兵百餘人，隨朴葳擊對馬島，後改渾。

任君輔

任君輔，豐州人。恭愍初，拜密直知申事，與大護軍卓五十四争寵罷。尋復職，進密直副使。宦者金

伯顔帖木兒詐傳王旨，以君輔爲内乘提調，事覺，杖伯顔帖木兒，流君輔于泰安郡。又以君輔遲留，移配濟州牧子，既而召還。奇轍等伏誅，追捕其黨。君輔祝髮匿三角山，捕獲，杖于市。辛吨始用事，引君輔，復拜密直副使，遂與金蘭、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，寵幸無比。陞知司事，賜誠勤翊贊功臣號。又陞判司事。君輔雖因吨復相，内懷慚愧。嘗白王曰："崔瑩、李龜壽等皆癸卯定亂功臣，將宥十世，何罪貶黜。且師傅本僧也，雖國朝乏人，豈可使賤僧爲政，取笑天下。"王不聽，君輔退謂人曰："予以累葉衣冠，幸蒙上恩，承乏政府，使無識僧得肆其姦，後世其謂我何?"金普亦屢言於王。吨讒普罷相，欲並斥君輔。王曰："普與君輔同時復進，今復無故盡逐，人謂我與卿進退太輕，不如緩之。"自是君輔雖在政府，不復與聞國事。及鄭樞、李存吾以論吨見逐，君輔營救，吨益嫉之。會吨譖睦仁吉竄全州，君輔言："仁吉舊人，不可以小失去。"吨因譖曰："奇田龍之還燕，君輔有密言。"王信之，遂竄于驪興。子巨敬。

羅興儒

羅興儒，羅州人。骨貌輕儇，善詼諧，頗涉書史，屢舉不第，開塾舍以訓童蒙。恭愍朝，補中郎將，爲影殿都監判官。須鬢皓白，督丁夫運石，手執旗竿，

登石上麾而呼之。王悦，累遷禮儀總郎。以王命監造木蟠龍爲殿門飾，遂以技巧稱。陞司宰令，遷司農少卿。撰中原及本國地圖，敘開闢以來帝王興廢、疆理離合之迹。曰："好古博雅君子覽之，胸臆間一天地也。"遂進于王，王見而嘉之。興儒能言前代故事，王愛幸，常目爲老生，朝夕在左右，或命賦詩，或戲語。時賜御膳，至手調羹予之。興儒輒夸語於人，寫所賦命題詩送史館，曰："老臣獲紆上知，類太公之遇文王，賜膳給札賦詩同太白之遇玄宗，豈無秉周柱董狐之筆者乎？"其自飾要名類此。憲司劾興儒盜用影殿之材，免其官。辛禑初，判典客寺事，上書請行成日本，遂以通信使遣之。自辛巳東征之後，日本與我絶交好，興儒初至，疑諜者，囚之。有良柔者，本我國僧也，見興儒，遂請釋之。時興儒年僅六旬，紿曰："吾今百有五十矣。"倭人駢闐聚觀，至有畫像作讚而贈之者。

睦仁吉

睦仁吉，泗州人。恭愍入元宿衛，仁吉以中郎將侍從。及王即位，錄功爲一等，又錄誅奇轍功爲一等。累遷兵部尚書。王避紅賊南幸，仁吉從行，轉知密直司事。仁吉素與典法判書李子松有憾，子松奉使如元，都堂餞之。仁吉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。監察司劾之，仁吉訴臺官于王。典法司再劾之，王不聽。諫官田祿

生等上疏曰："仁吉暗險麤暴，起自微賤，位至宰輔，挾功驕恣，肆其狂暴，陵辱子松，憲司劾之，曾不知愧，欲蓋其愆，反訴臺臣，是恃殿下之恩而蔽殿下之耳目也，殿下豈可以負纖微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？非所以示公道也。"王不得已罷，封泗城君。僉議、監察、典法復請，乃罷歸田里，王遣人賜彩段二匹。

興王之變，衛士皆散，無一人侍衛者，難定，王謂左右曰："人皆謂睦仁吉、禹磾爲愚癡，然二人在，必不逃難。"遂召仁吉還。故事，爲商議者雖與議國政，不得署文移。一日會議，諸相曰："商議亦相也，同議而不署，可乎？"商議金貴位在仁吉下，先署之。既而仁吉至，嫌其先己，乃不署。評理崔瑩怒，白王，令署之，仁吉竟不從。其恃寵倨傲如此。策己亥平賊、辛丑扈從功，俱爲一等，拜僉議評理。仁吉嘗夜徼巡，有人走入魯國公主從兄哈剌不花第，索之甚急，哈剌不花訴于王，王怒，辛旽恐仁吉白其凶詐，乘王怒譖之，竄全州。後與吴仁澤謀除旽，事洩，杖流清州爲官奴，籍其家。起拜贊成事。辛禑時，仁吉與李竴、李竱争田有隙，欲中傷之。及池奫伏誅，仁吉誣構爲奫黨，繫巡軍獄，尋釋之。仁吉嘗在都堂揚言曰："倭賊肆侵掠，吾輩在此飽食，略不愧恥，可謂有人乎？"仁任怒其言逼己，乃遣仁吉擊倭于全羅道。六年，大司憲禹玄寶等誣劾仁吉陰畜異志，削職遠流，籍其家。尋卒于貶所。

金庾

金庾，金海人。恭愍朝，與諸將平紅賊、收復京都，錄功爲二等，又策興王定亂功爲一等。元之立德興也，庾奉使在元，國人在元者皆從之，庾執節不貳。及還，拜密直副使，賜推誠翊祚功臣號，以旌之。累遷知門下事。辛禑時，授判開城，封金海君，轉門下評理。乳媪張氏之獄起，庾責崔瑩抗君，瑩怒白禑，杖流合浦，未幾釋之。久之，陞贊成事，與李子庸、洪尚載等奉使如京師。先是，我使入朝，由遼東輒不達，故令庾等航海而往，海道險惡，不及期。帝責庾等稽緩，且曰："向者汝國殺朕使臣，又弑汝君，其權臣爲誰？"嚴加栲問，庾以李仁任對。帝引庾于内，誘之曰："汝先國王無子，朕所知，今王誰之子？"庾不之辨。明日，本國宦者崔安至興聖寺，紿庾從者段得春曰："汝主所出，庾昨已奏，汝何諱耶？"得春曰："庾言妄矣。"得春退至鍾山寧國寺，以語譯者鄭連，仁任家奴亦在行中，聞之。

帝流庾等于大理，距天竺二千餘里。明年放還，且許通朝聘。庾等至，禑賜酒勞之，曰："卿等奉使天朝，竄于絶域，跋涉二萬八千餘里，三年乃得生還，予甚憫焉。"各賜鞍馬。仁任家奴以所聞得春語告仁任，仁任白禑，令贊成事禹玄寶、密直姜淮伯鞫之，

流庾于清州、連于漢陽。時人以爲："庾之還，多賫錦綺紗羅，不賂仁任，故獲罪。尚載在海被倭寇，囊橐一空，故免於禍。"尋許庾從便。十二年，復下庾獄，杖流順天府，籍其家，仁任戒押行吏往還限五日，庾遂死敬天驛。

楊伯淵

楊伯淵，性便捷，喜容飾，貪財好色。恭愍朝，累轉判閤門事。奸判密直辛貴妻康氏，康氏贊成允成女也，憲司劾之，罷職，禁錮。後爲上護軍，從崔瑩定興王之亂，策功一等，驟遷密直副使，陞判司事，出爲西北面元帥，擊倭于宣州，斬五十餘級。又從我太祖擊東寧府。辛禑初，拜門下評理。時有邊報："瀋王率叛賊金義來。"伯淵爲安州上元帥，與諸將往備之。遼瀋草賊吴連、李英寶、崔奴介等聞我國兵悉赴禦倭，北境單虛，遂率百餘人渡江入寇。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，擒奴介以獻。時鴨綠江北屢有賊變，國家疑金義引胡兵來，至是始知非瀋王兵，乃草賊也。尋進贊成事，提調政房。時倭寇充斥，以韓邦彦、金用輝、慶儀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助戰元帥，使伯淵督戰，知密直洪仁桂副之。民間聞伯淵等來，語曰："寧逢倭寇，勿逢元帥。"倭賊騎七百步二千寇晉州，伯淵與慶尚道上元帥禹仁烈、都巡問使裴克廉、邦彦、

用輝、儀、仁桂等戰于班城縣，大破之，斬十三級，餘黨悉竄山谷。遣判事金南貴、中郎將全五惇獻捷，禑喜，賜南貴等白金各五十兩，五惇辭以無功，不受。都堂曰："君賜不可辭。"五惇曰："然則既爲吾物，請納都堂。"時議多之。賜伯淵金五十兩，羅絹、鞍馬、宮醞，仁烈等六人銀各五十兩，紗絹、宮醞。及還，命兩府迎于天壽寺，伯淵以功微賞重辭所賜金，禑不聽，曰："賞猶未稱其功。"更命都堂宴慰之。

伯淵恃功頗驕矜，李仁任、林堅味等惡之，嗾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，又奪前判事李仁壽妾，又夜遣數十騎圍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强奸大庸側室爲尼守節者，遂削職，流陜州。是夕，宦者林甫、韓軫矯旨召還，使者爲巡綽官所捕。瑩白禑曰："上護軍全天吉嘗語臣云：'伯淵謀害兩侍中，欲自爲首相。'請按治黨與。"禑命瑩、朴普老、李元紘、張夏、梁伯益、都興等與臺省、典法會巡軍雜治，乃囚天吉、軫、甫、前提學金濤等于獄訊之。天吉、軫、甫皆服曰："伯淵欲自爲左侍中，以瑩守侍中，成石璘兼大司憲，甫爲班主。"唯濤不服，被掠絶復蘇者三，至更栲問，乃曰："辭與天吉等同。"復鞫天吉，辭連石璘，及知門下尹承順判、密直金用輝、同知密直柳曼殊等，即下四人獄。禑謂瑩曰："毋以豎人妄語枉害諸相。"囚伯淵弟三司左尹仲淵、上護軍季淵、密直副使子淵，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、辛廉，典法判書安得禧、判事金南貴、曹淑卿、李貴，前直門下洪琳、前少府尹趙希甫等鞫

之。辭連洪仲宣，遣版圖判書表德麟、典法判書柳蕃殺伯淵、仲宣于流所，又殺濤、季淵、軫、南貴、琳、甫、淑卿梟首于市，並籍伯淵、仲宣、濤、軫家，没子女爲奴婢，杖石璘、承順、曼殊、毅、貴、希甫有差，配戍卒。子淵、仲淵、廉、得禧放歸田里，天吉斃獄中。用輝，伯淵之妻兄也，嘗與伯淵争田民有隙，瑩等以爲必不與謀，釋不問。瑩之斷此獄，刑戮過重，時人寃之。

池湧奇

池湧奇，忠州人。恭愍朝，累除三司右尹。辛禑初，轉禮儀判書，拜密直副使，陞同知司事，賜輸誠奮義功臣號，出爲全羅道都巡問使。倭寇長興府，湧奇遣卓思清與戰于會寧縣，擒斬九人，遷知密直司事，又爲全羅道元帥。禑責湧奇不能禦倭，杖其都鎮撫。尋進密直使，罷。起爲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。倭寇潘南縣，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，獲一艘，焚之，斬九級，賊投水死者亦多。後以門下評理爲全羅道都元帥，尋改本道都巡問使。擊倭斬八級以獻，又與倭戰于應嶺驛，力戰中矢。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，擢門下贊成事，賜中興功臣錄券，封忠義君。教曰："卿以英邁之資，雄偉之器，常懷郭、李之忠，實兼關、張之勇。撫軍則有拊循之效，臨陣則有敵愾之功。

自玄陵賓天，姦猾用事，禑、昌父子，夤緣竊位，濁亂紀綱，傷敗彝倫，九廟震驚，卿與侍中李太祖舊諱奮不顧身，決義定策，以予於王氏最親，俾承正統。既墜之緒，得以復續。已絶之祀，得以血食。其視平、勃之安劉漢，狄、張之復李唐，爲有光焉。嘗命有司，崇爵以封祖考，立閣以圖形像，嫡長襲忠義之號，支庶蒙永世之宥，錫之土田，兼及臧獲，尚慮功鉅賞微，不足勸後。今賜卿銀錠、馬匹、絹帛。”俄判三司事，彝、初之獄起，憲司以湧奇爲金宗衍黨，劾流三陟。

井邑民王仲明子益富，湧奇妻族也，出入湧奇家，自謂忠宣王孽曾孫，定陽君瑀知之以告，遂捕之。大司憲金士衡等言：“池湧奇與於功臣之列，誠宜盡忠輔佐，反以妻之再從兄弟王益富爲忠宣王曾孫，陰養於家，不忠莫甚。願殿下族益富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券，明正其罪。”於是下司平府鞫之，絞益富與弟得富及其族十三人，幸僧神照素善湧奇，密白王曰：“援立之功，專在湧奇。”王信之，右湧奇甚力，只收告身、功券。郎舍陳義貴等又言：“池湧奇本系庸人，寵遇既極，顧乃懷姦挾詐，潛通宗衍，反逆之謀，以忠烈王賤妾之後王益富謂之宗孫，將欲倚賴，覬覦非分，情見事白，今只收職牒，願斷以大義，明正典刑。”王曰：“湧奇雖姦詐不忠，然已於祖真前盟以宥及永世，不忍加誅。”義貴等復上疏極論，憲司又言：“湧奇以王氏餘孽潛匿家中，愛養尊奉。中興之初，稍有不道之言，殿下即位之後，又不首告。安知乘時竊發，戴

以爲君而逞其不軌之謀也。”王召鄭夢周、趙浚議，命杖百遠流，籍家産。四年，許外方從便，尋卒于貶所。子有容。

河乙沚

河乙沚，晉州人。忠惠朝，擢第一人及第。恭愍時，爲江華萬戶。倭船集東西江，寇陽川，遂至漢陽府，燒廬舍、殺掠人民。王責乙沚及漢陽尹辛廉不能禦，並杖配烽卒。辛禑初，爲全羅道元帥，兼都安撫使。乙沚無才行，又有簠簋之誚。賂權貴得任閫寄，士林鄙之。乙沚捕倭一艘，禑賜衣酒。時乙沚策軍於定額外，又簽煙戶軍及別軍，民頗失業。體覆使郭璇還奏之，即罷新簽二軍。柳濚代乙沚爲元帥，未至，乙沚輒歸晉州田莊。倭賊二十餘艘乘間來寇羅州，焚兵船，又燒營舍、民戶，大肆剽掠。禑怒，命繫致乙沚于巡衛府，杖百，流河東縣。尋釋之，起爲雞林元帥。初，日本大内義弘謂其先出於百濟，以我爲宗國，嘗欲禁諸島倭侵擾我疆。會本國使韓國柱如九州，請禁賊。義弘遣麾下朴居士以其兵一百八十六人與之偕，謂國柱曰：“以我軍爲先鋒，貴國師繼之，海賊不足平也。”至是，倭寇雞林，居士率兵與戰，乙沚逗遛不救，居士軍大敗，得脱者纔五十餘人。

禹仁烈

禹仁烈，丹陽人。恭愍朝，累遷判繕工寺事。辛禑時，拜鷹揚軍上護軍，出爲慶尚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。倭入寇，仁烈飛報："偵卒言：'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，帆檣相望。'已遣兵分守要害，然賊勢方張，防戍處多，以一道兵分軍而戍，勢甚孤弱，請遣助戰元帥。"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，備禦不暇，雖得此報，罔知所爲。倭寇蔚州，仁烈擊之，斬九級。又寇密陽，仁烈與戰，敗績，典客副令崔方雨等數人死。賊至靈山，據險自固，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進擊不利。又戰于栗浦，斬賊將，又斬十餘級，獲馬六十餘匹，我軍死傷亦多。仁烈每戰，獲賊馬、兵仗輒分與有功，士卒争死戰，然賊倍於我，故不能敵，請濟師。禑遣我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、知密直李琳、密直副使柳曼殊爲助戰元帥。仁烈與賊戰于太山新驛，賊退，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弗郎松旨，賊潰，争舟墜水，中矢者亦多。我太祖素得人心，又士卒精鋭，戰無不克，故州郡望若雲霓。邏卒言："賊船隱見海島，不知多少。"我太祖行未至，人心恟懼。仁烈飛報繼至，太祖並日而行，遇賊于智異山下，相距二百許步，有一賊背立負身，手叩其臀，示無畏以辱之。太祖用片箭射之，一矢而倒。於是賊驚懼氣奪，即大破之。賊衆

狼狽登山，臨絶崖，露刃垂槊如蝟毛，官軍不得上，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。裨將還白："巖高峻，馬不得上。"太祖叱之，又使恭靖王，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，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。太祖曰："然則我當親往見之。"乃謂麾下士曰："我馬先登，則汝等要當隨之。"遂鞭馬互馳，觀其地勢，即拔劍用刃背打馬。時日方中，劍光如電，馬一躍而登，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。於是奮擊之，賊墜崖死者大半，遂擊餘賊殲焉。

未幾，仁烈以病辭。又出爲慶尚、楊廣、全羅三道都體察使，與倭戰，中矢，力戰破之。遣人獻捷，禑賜酒及鞍馬。尋知門下，出爲慶尚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。倭寇合浦，仁烈與戰，却之，斬四級。仁烈中流矢，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，禑又賜衣酒。倭寇蔚州、清道、密陽、慈仁、彦陽等地，仁烈與克廉、河乙沚、吴彦戰于蔚州，斬十級，獲船七艘，賊入蔚州刈禾爲糧。侵及機張，仁烈募兵夜戰于東萊，斬七級。又與克廉、朴修敬、彦擊倭于泗州，大破之，殺獲百四十餘人。禑遣典理判書鄭南晉賜仁烈等諸將酒。是戰也，有韓加勿者力戰斬五級，遂没於陣，都堂賻其妻子米十五碩，布百五十匹。倭又寇班城縣，登確山頂，樹柵自保，仁烈與修敬、彦合圍攻之，斬三十四級。進贊成事商議。恭讓即位，金佇獄起，辭連仁烈。臺諫疏論請置極刑。王不允，但免官。尋以仁烈爲雞林府尹，命趣之官。仁烈曰："臺諫交章劾臣，請竄臣一方，以保餘生。"王曰："若自求貶黜，是實其罪也。"

臺諫交章論劾不已，乃流清風郡。又辭連彝、初，繫獄，竟釋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文達漢

文達漢，平章事克謙六世孫也。辛禑時，授大護軍，累遷同知密直司事，賜推誠翊祚功臣號，進知門下事，轉評理，出爲楊廣慶尚道都體察使。禑命之曰："往察將帥勤怠，士卒强弱，其有逗遛不進者，元帥則囚以待命，餘皆直斷。"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、保寧等縣，遂入開泰寺，據雞龍山。達漢與王安德、都興進攻之，賊棄馬登山。公州牧使崔有慶、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岾，子浩敗死。達漢又與安德、興、金斯革、安慶、朴壽年等戰于公州盤龍寺，斬八級。後禑如元中浦，至一水渚，水方漲，莫測淺深，禑躍馬欲濟。達漢曰："水之淺深未可知也，豈宜遽入？"俄有一人渡而射獸，禑望見，大怒曰："若果水深，彼人飛渡耶？文評理其誑我乎？"即令達漢歸第，禁其出入，尋削職。久之，崔瑩使密直副使崔鄲白禑曰："達漢以愚直忤旨，在家鬱悒，乞許出入。"禑許之。瑩在政房，復達漢職。禑見達漢名，曰："曩者鄲使金實請宥達漢，今已得免乎？"取筆勾去，又削鄲、實職，遂下鄲、實巡軍。尋起達漢，拜評理，加賜推忠翊戴輔祚功臣號，陞贊成事。憲司劾達漢憑籍外戚，縱肆貪婪，

流合浦。都堂乞置近地，移鐵原。尋拜三司右使。恭讓即位，臺諫交章以爲："達漢以李琳妹壻，居中用事，恣行不義，琳之族屬，皆已流竄，而達漢獨在輦下，請收告身，斥黜。"乃流于外。四年，封順平君，卒。子繼宗、孝宗。

金湊

金湊，樂安郡人。登第，恭愍朝累遷成均直講諫官。鄭樞等上書論辛旽，王怒下獄鞫之，辭連湊，杖流于鄉，尋宥，許從便，拜祕書監丞。辛禑時，除司憲執義，累轉知申事，遷密直提學。恭讓初，進門下評理兼大司憲。與同僚上書曰："孟子曰：'天時不如地利，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。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'夫彼衆我寡，戰於平原曠野，則勝敗存亡在於呼吸，若堅壁固守，則雖四面圍之，曠日持久而不能下。庚寅以來，倭奴肆虐，侵陵郡邑，剽掠人民，郡縣無城堡，難以固守，望風奔潰。使賊如入無人之境，以致四十年生民之患。自修築城堡之後，倭寇不能侵掠，生民免於俘獲，此目前之明效也。夫人之一身，腹心爲重，而肢體次之，以一國言之，則都城腹心也，郡縣肢體也。肢體雖完而腹心苟虛，則受病無日矣。今郡縣雖有城郭而都城頹圮，非所以爲社稷長遠之計也。乞於農隙

集諸道丁夫，更廣内城舊基修築之。”王納之。復上疏曰：“頃陳修城之策，即賜俞允，然只仍羅城舊基，陜隘太甚，徒勞無益。萬有一朝不虞之變，則王畿之民不知所止，流移四散必矣。願命攸司因舊基廣之。今者諸郡民聞殿下修城之令，受國廩至京都者亦多。竊聞有還放之議，是則失信於民也。乞督攸司及期修築，且停中外土木之役，以專其事。”王以役巨，命待後年。又言：“世子朝見之時，侍御僕從當用正人，司僕副正邊伐介在僞朝，多行不義，再被竄逐。中興之後，全軀足矣，又求爲内乘官，從世子入朝，請奪告身，明正其罪，命削内乘職。”又論漢陽府尹柳爰廷，媒子自娶，以亂風俗之罪，流之。然湊亦不能齊家，妻女皆有醜聲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崔雲海

崔雲海，字浩甫，通川郡人。父祿，護軍，有功於高郵之戰。恭愍王追念其功，授雲海忠勇衛散員，累轉典工總郎。辛禑時，出爲忠州兵馬使，斬倭六級，獲兵仗以獻。又爲順興、榮州等處助戰兵馬使，兼慶尚道兵船都管領事。屢擊倭，必捷，遂除順興府使，賜馬、綵帛、兵器遣之。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虚日，雲海日與戰，獲牛馬財貨，輒與士卒及州民。又於一處聚境内人民作粥賑恤，民不餓死，咸稱慕之。賊退，

超授典法判書。倭寇原、忠、丹陽、提川，雲海爲助戰都兵馬使，屢戰獲首級以獻，賜馬、綵帛，授忠州牧使。倭寇全羅道，移全州牧使。尋拜密直副使，賜忠勤佐命功臣號。又爲楊廣道廣州等處節制使，兼判廣州牧事。擊倭于新昌，走之。雲海妻權氏，性妬悍，在廣州妬傷雲海面，裂其衣，折良弓，拔劍刺馬，擊犬斃。又追雲海欲擊之，雲海走免。即去之，然猶未絶，嫁永興君環，門下府牒憲司鞫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高麗史一百十五

列傳卷第二十八

李穡

李穡，字潁叔，贊成事穀之子，生而聰慧異常，讀書輒誦。年十四，中成均試，已有聲。穀仕元爲中瑞司典簿，穡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，在學三年，穀在本國卒，自元奔喪。

恭愍元年，穡服中上書曰："草土臣穡言：臣聞'當國家無事之時，公卿之言，輕於鴻毛，及國家有事之後，匹夫之言，重於太山。'臣以匹夫之賤，冒進敢言，狂妄之罪，宜在不宥。然涓埃之微，高深所資，蒭蕘之言，聖人所取。儻蒙殿下曲賜採擇，宗廟幸甚，社稷幸甚。臣聞'經界之正，井地之均，治人之先務也。'洪惟我祖宗創垂之制，持守之規，無所不至，四百餘年，末流之弊，豈盡無有，而田制尤甚。經界不正，豪强兼併，鵲之巢而鳩之居者，皆是也。有司雖

以公文朱筆，先後定其賓主，甲若有力，乙便無理，而況公文朱筆，又多魚目混珍者乎？然此受田之家，皆王之臣，陳力之餘，所以代耕。彼雖失之，此乃得之，是猶楚人失弓，楚人得弓，猶之可也。至於民之所天者，唯在於田，數畝之田，終歲勤動，父母妻子之養，猶且未贍，而收租者已至。若其田之主，一則幸矣，或有三四家者，或有七八家者。苟力焉而相侔，勢焉而相敵，孰肯讓哉？以是供其租而不足，則又稱貸而益之，於何而養其父母，於何而育其妻子？民之窮困，職此之由。《詩》不云乎：'哿矣富人，哀此惸獨。'殿下即位之初，首以田制爲務，繼降宥旨，拳拳於此。深謀遠慮，出自聖心，猗歟偉哉！愚以爲，羨魚不如結網，膠柱何能調瑟，不更其法，難去其弊。乞以甲寅柱案爲主，參以公文朱筆，争奪者因而正之，新墾者從而量之。税新墾之地，减濫賜之田，則國入增；正争奪之田，安耕種之民，則人心悦。人心之悦，國入之增，爲理之君所大欲也。殿下何憚而不爲？或曰：'富人之田，難以亟奪，積年之弊，難以遽革。'此則庸君所行，非所望於殿下也。若其施爲之方，潤色之事，輔相大臣必有運籌者矣，豈新進小生所能妄議？然其行與不行，唯在殿下誠與不誠耳。

近年倭寇侵疆，至貽聖上宵旰之憂。世臣老德，相與謀猷，其所以處之之方，俱得其要。然臣以父憂，居濱海之地，謀於野者熟矣。今之爲計，不過有二，曰陸守，曰海戰。車不可濟川，舟不可行陸，人性亦

猶是也。胡貉之人，其性耐寒，楊粵之人，其性耐暑。今夫平居之民不習水，故足未蹈船而精神已昏，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，相與枕籍乎舟中之不暇，欲其坐作進退，以與敵人賈勇，難矣！臣以爲，陸守則發平居之民，利其器械，屯其要害，盛軍容，謹烽火、以眩倭人之目。此則按廉、郡守足任之，都巡問使何所用之？折辱守令，糜費供億，如是而已。海戰之術，則臣以爲，本國三邊控海，島居之民，無慮百萬，方之泳之，是其長技，其人又不以耕桑爲事，而以漁鹽爲利。比因此賊，離其居，失其利，怨之之心，比之陸居，豈止十倍。馳一騎奉條畫，沿江召募，必其賞賚，數千之衆，一朝可得。以其所長之技，敵其所怨之人，其有不勝者乎？況殺敵得賞，不猶愈於魚鹽之利乎？又以追捕使領之，常在船上，則州郡得便，盜賊可敗矣。二者，禦寇之要道也。蓋陸守而不海戰，則彼以我爲怯，其來未可量也。海戰而不陸守，則彼或出其不意，而其害有不小矣。故陸守所以固我也，海戰所以威彼也，如此則不兩得乎？

文武不可偏廢，文經武緯，天地之道也。唐虞三代，遐哉邈乎。且以兩漢言之，高祖之與楚角也，有如蕭何者，運籌而無汗馬之功，此文也，有如韓信者，分兵而有攻戰之勞，此武也。光武中興之時，投戈講藝，息馬論道，則其文武並用，經緯俱張，而爲後世之不可及也。由是觀之，雖當戰鬥之時，不廢講論之道，況當昇平之時，可忘戰守之備乎？是以先王知其

然，立官設職，崇文重武，未嘗舉此而遺彼焉。我國家熙洽漸磨，加以東漸，昇平百年，民不知兵。萬戶之府，係皇朝所立，既是虛額，諸衛之職，爲膏粱所占，又且無軍。以今准古，雖曰重武，而無用武之實矣。

近以倭賊，中外騷然，幾不土著。又聞中原之民，頗染賊腥，尚賴皇天眷顧我元之深意，吾皇涵養生民之洪恩。今且宴安，不至顛沛。然居安思危，則雖滿不溢；思患預防，何蔓難圖。苟或因循，一朝有緩急，將何以備之乎？'楚國失猿，禍延林木；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'其可安然坐視乎？况我國東有日本，北有女真，南通江浙之船，止有朝天之路，西走燕山。倭賊之來，既已倉皇失措，至請甲兵。江浙之賊萬一帆船而來，女真之人萬一南麾其騎，則荷耒之民，其遽爲干城之卒歟？若變起倉卒，人皆踣躓，無以衛社稷、扶君王矣。每慮及此，竊自寒心。臣願設武舉之科，令充諸衛之士，試以武勇而習其藝，賜以爵祿而作其氣。國足精兵，人樂爲用，庶幾無他日噬臍之患矣。昔賈誼當文帝無事之時，太息痛哭，况今薪火已然，猶寢其上乎？寧使微臣獲妖言之罪，不使聖朝有無備之譏，臣之願也。

孔子之道大以遠，非臣所能贊揚，古今崇奉，廟學規模，亦非臣之所能悉論。國家内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，外薄州郡，亦各有學，規模宏遠，節目緻密。觀祖宗之意，所以崇重儒道者，深且切矣。蓋國學乃

風化之源，人材是政教之本，不有以培之，其本未必固，不有以濬之，其源未必清。古之帝王有令名於天下者，亦致意於斯耳。殿下以生知之資，夙慕聖人之道，痛學校之廢，遂下修葺之令，非惟吾儒之幸，實生民之福也。然其朋徒解散，齋舍傾頽，有由然矣，臣請言之。古之學者，將以作聖，今之學者，將以干祿。誦詩讀書，嗜道未深，而繁華之戰已勝；彫章琢句，用心大過，而誠正之功安在？或變而之他，誇其投筆；或老而無成，嘆其誤身。其中英邁傑出，爲儒之宗匠，爲國之柱石者，幾何人哉？《詩》云：'愷悌君子，何不作人？'作人之妙，實在王化，士流之弊如此，則在上之人，庸得辭其責乎？又况登仕者不必及第，及第者不必由國學，孰肯棄捷徑而趨歧途哉？朋徒解散，齋舍傾頽，良以此夫。臣伏乞明降條制，外而鄉校，内而學堂，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。十二徒又總而考之，陞之成均，限以日月，程其德藝，貢之禮部。中者依例與官，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。除在官而求舉者，其餘非國學生，不得與試，則昔之招不來者，今則麾不去矣。臣將見人才輩出，殿下用之不竭矣。

佛氏入中國，王公士庶，尊而事之，自漢迄今，日新月盛。肆我太祖，化家爲國，佛刹民居，參伍錯綜。中世以降，其徒益繁，五教兩宗，爲利之窟，川傍山曲，無處非寺。不惟浮屠之徒，浸以卑陋，亦是國家之民，多於遊食，識者每痛心焉。佛，大聖人也，好惡必與人同，安知已逝之靈，不恥其徒之如此也哉？

臣伏乞明降條禁，已爲僧者，亦與度牒，而無度牒者，即充軍伍。新創之寺並令撤去，而不撤者，即罪守令，庶使良民不盡髡緇。臣聞殿下奉事之誠，尤篤於列聖，其所以祈永國祚者，甚盛甚休。然以臣之愚，竊惟佛者至聖至公，奉之極美，不以爲喜，待之甚薄，不以爲怒。况其經中分明有説：'布施功德，不及持經。'聽政之餘，怡神之暇，注目方等，留心頓法，無所不可。但爲上者，人所則效，虚費者，財所耗竭，防微杜漸，不可不慎。孔子曰：'敬鬼神而遠之。'臣願於佛，亦宜如此。

臣亦知逆鱗必至於碎首，但恐濫觴，或至於滔天，故冒萬死，不惜一言。臣又復思，惟盛衰相因，理之必然。我國家再世幼冲，陪臣執權，紀綱失墜，人思其治。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爲之資，當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時，宜渴於用賢矣，未見束帛戔戔，宜急於聽政矣，而未見庭燎晰晰。賢能豈盡登庸，姦邪豈盡屏退？未聞一政之行，徒觖百姓之望。如此而望其治成，是猶却步而圖前，南轅而適燕，臣甚爲殿下恥之。《易》曰：'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'修心之要，出治之方，無過於此，惟殿下留心焉。"

二年，擢魁科，授肅雍府丞，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，充書狀官。如元應舉，明年赴廷試，讀卷官參知政事杜秉、翰林承旨歐陽玄見穡對策，大加稱賞，遂擢第二甲第二名，敕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、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。尋還國，王授典理正郎藝文應教。

四年，陞内書舍人。又如元，禮任翰林院權經歷。五年，以母老棄官東歸，上書言時政八事。其一，罷政房，復吏、兵部選也。王嘉納，遂以穡爲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，以掌文武之選。六年，試國子祭酒，遷右諫議大夫。請行三年喪，從之。七年，以言事忤權貴，一時諫官皆左遷，擬穡尚州，其夜命以穡爲樞密院右副承宣、翰林學士。謂宰相曰："李穡才德出衆，非他人比，用舍不如此，無以伏人心。"自是，參掌機密，凡七年。十年，紅賊陷京，王南幸，扈從錄功爲一等。

十一年，王聽佛護寺僧言賜田，會穡奉御寶印監試榜，王遣宦官命並印賜僧牌，穡白曰："此事宜議諸大臣，不可輕易。"王怒甚，穡恐，即印牌。王怒猶未解，命停印榜。知都僉議柳淑諫曰："僧以非理干瀆聖政，穡争之誠是，殿下聽非理而罪争臣，於理何?"王怒稍霽，乃印榜。穡上箋辭職，曰："臨事徑情，反激怒雷霆之下；撫躬對影，若難容天地之間。"王不允。十二年，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。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，賜端誠保理功臣號。自是與國政，雖在罷閑，有大政則必就問焉。十四年，簽書密直司事。十六年，重營成均館，以穡判開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，增置生員，擇經術之士金九容、鄭夢周、朴尚衷、朴宜中、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。先是，館生不過數十，穡更定學式，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，講畢相與論難，忘倦於是。學者坌集，相與觀感，程朱性理之學始興。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。

十七年，侍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岩影殿之役，王大怒，下濯等獄，使穡鞫之。王欲以事誅濯，命穡制諭衆文，穡請濯罪名，王曰："久爲首相，多行不義，致天大旱，一也；奪演福寺田，二也；公主之薨，三日闕祭，三也；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之例，四也。不忠不義，孰大於此?"穡曰："此皆既往事也，近日濯等請寢影殿之役，雖以四事歸罪，國人皆以爲上書之故，且此四事皆非可殺之罪，願更思之。"王益怒，趣益急，穡伏俯曰："臣寧得罪，安敢爲文以成其罪？且上書之事，非獨濯，領都僉議亦知之矣。"時辛旽爲領都僉議，方在王側，不得已乃曰："老夫亦知之，但以上怒，不敢告耳。"王命侍中李春富封御寶，春富俛伏不敢進，旽曰："宜令言者封之。"乃命穡，穡恐，王益怒，乃封之，書曰："臣穡謹封。"王曰："以予否德，不從予言，持此去求有德者事之。我太祖初豈王孫哉，予避位矣。"乃移御定妃宮，不許進膳。翼日，旽欲解王怒，啓王下穡獄，使贊成事李仁任、知都僉議柳淵訊之，坐以不從王命。穡曰："臣自布衣謬蒙上知，不有戰功，不經吏職，但以文墨小才，驟至宰相，上恩深重，圖報無由。嘗謂苟可以有益上德者，不惜身命力言之以報萬一。今柳侍中在縲絏，穡爲問事官，而敢盡言者，欲王動心省悟，不濫殺大臣也。"因泣曰："穡之泣，非爲見恤於獄官，非敢望達於上聽，又非畏死也，但恐因此一失主上之名，不美於天下後世也。"仁任等以聞，王遂感悟，放濯等。命穡曰："沐浴而

朝，予將與之言。”明日穡進謝，王曰：“毋嫌前怒，宜更盡心。”

十八年，改三司右使。二十年，拜政堂文學，加文忠保節贊化功臣號。我太祖爲知門下府事，王謂近臣曰：“近日物議何如？”對曰：“皆言國家得人。”王笑曰：“文武皆用第一流以爲宰相，誰敢議之？”王每召見穡及李仁復，必令左右洒掃焚香，幸僧神照白王曰：“君見臣，何必致敬如此？”王曰：“爾何知，此二公道德非庸儒，且穡學問舍肌膚而得骨髓，雖中國亦罕比，烏敢慢哉？”尋丁母憂，起復仍舊職。二十二年，辭免，封韓山君。

辛禑三年，加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號。禑以穡爲師傅，穡追父穀志，成《大藏經》。禑聞之，命知申事盧嵩降香。八年，判三司事，稱病不視事。明年，復封韓山君，尋復判三司事。十年，以病辭，進封韓山府院君。

帝遣張溥、周倬等來。溥等至境，問穡安否。禑以穡稱爲判三司事出迎詔命，十一年，上書乞退，禑不聽，尋檢校門下侍中。十二年，知貢舉，以舊例享禑于花園。禑以師傅敬重之，親執手引入，欲對榻坐，穡固辭。禑親牽内廐馬，賜之，命作詩，穡書云：“聖主開興運，愚臣荷異恩。科場命分桂，卑食特羅尊。當面山光滴，臨身日色温。經筵參小技，茂渥似乾坤。”是試，穡嚴立禁防。舉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試。判門下府事曹敏修子赴試不中，同知貢舉廉興邦欲取

之，力請於穡，穡不聽。十三年，禑修西普通塔，命穡作記。其略曰："我太祖創業垂統，弘揚佛法，以保子孫者，非前世帝王之所可及。先王能體太祖之心，歸崇三寶。今殿下修塔如此，殿下之心上合於太祖又可知矣。嗚呼！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，將不在於今日乎！"識者譏其諂主佞佛。一日，穡稱病不出。曰："侍中李成林生長矮屋，及爲宰相，廣占田民，一時起三第。左使廉興邦亦以取斂爲事。誤國家者，必此二人也。"十四年，我太祖回軍欲擇立宗室，曹敏修謀立昌，以穡爲時名儒，欲藉其言，密問於穡，穡亦欲立昌，乃曰："當立前王之子。"遂立昌。昌起穡，拜門下侍中，賜推忠保節同德贊化輔理號，賜馬一匹。王大妃亦遣宦官饋酒果。

自恭愍薨，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，皆畏懼不敢行。及穡爲相，曰："今國家有釁，非王及執政親朝，無以辨之。王幼不能行，是老臣之責也。"即自請入朝。我太祖稱之曰："慷慨哉是翁！"昌及國人皆以穡老且病，固止之。穡曰："臣以布衣，位至極品，常欲以死報之，今得死所矣，設死道路，以屍將命。苟得達國，命於天子，雖死猶生。"遂與李崇仁、金士安如京師賀正，且請王官監國。穡以我太祖威德日盛，中外歸心，恐其未還乃有變，請一子從行，太祖以我太宗爲書狀官。及入朝，道有一官人語穡曰："汝國崔瑩將精兵十萬，李太祖舊諱執之易如捕蠅，汝國之民，李太祖舊諱罔極之德，何以報之？"帝素聞穡名，引見數四，禮待

甚厚，從容賜語曰："汝在元朝爲翰林，應解漢語。"穡乃以漢語遽對曰："請親朝。"帝未曉，曰："説甚麽？"禮部官傳奏之。穡久不入朝，語頗艱澀，帝笑曰："汝之漢語，正似納哈出。"回至渤海，與二客船同行，及半洋山，颶風大作，二客船皆没。我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，人皆驚懼顛仆，太宗神色自若。穡還語人曰："今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，我意帝必問此事則帝不之問，帝之所問，皆非我意也。"時論譏之，曰："大聖人度量，俗儒可得而議乎？"

時田制大壞，我太祖與大司憲趙浚欲革私田，都評議使司議田制，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，持其議不從。穡謁禑于黄驪府，未幾乞解職，舉李琳自代。昌以穡爲判門下府事。穡嘗與洪永通、李茂方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，佛者以穡藉口，益肆其説。又久典文衡，以其子種學再掌試。種學素不能文，士林頗譏穡私其子。昌將親朝，穡曰："遼野寒甚，宜早行。"既而昌母李氏憫昌年幼，言於都堂，寢其行。昌命穡、琳及我太祖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各賜銀五十兩，彩段十匹，馬一匹，下教奬諭。初，崇仁副穡赴京，至是崇仁以買賣事被劾流竄，穡不自安，上牋乞退。昌不聽，命中官賜酒慰諭，猶不出。昌趣令視事，又命贊成事禹仁烈賜酒于第。穡又上辭，昌不聽。蓋穡嘗愛崇仁文章，其再上牋，意欲救之也。穡遂歸長湍別業。昌遣中使李匡存問，又遣知申事李行賜酒敦諭請還，穡不起。

恭讓即位，穡自長湍還，詣闕賀王。召入內，下床而待，乃曰："平生閑遊，不意今日得此也，願卿補之。"復以爲判門下府事。王親祼太廟，告即位。將事之夕，有司請撤禑母神主。穡曰："此事未保其終，姑徐之。"

左司議吴思忠、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："判門下李穡事我玄陵，以儒宗位輔相。及玄陵薨無嗣，權臣李仁任自欲擅權，貪立幼主，而穡助議立禑。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，大將曹敏修以仁任姻親，欲立子昌，以繼其邪謀，問計於穡，穡亦嘗以昌爲心，遂定議立之。其子種學宣言於外戚曰：'群臣議立宗室，卒立世子，吾父之力也。'

穡之回自京師也，與李崇仁、金士安等相期，謁禑於驪興，而穡先期獨見，其獨見之際所言，公歟私歟，是未可知也。及天子有命曰：'雖假王氏，以異姓爲之，非三韓世守之良謀。'忠臣義士議復立王氏，以遵天子之命，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功，以要富貴，與穡及禑舅李琳及金佇、鄭得厚等謀迎辛禑，以沮復立王氏之議。若以爲既已十五年，委質爲臣，而不可復有他心，則何負於五百年之王氏，而忠於十五年之辛氏哉？穡世仕王氏，受恭愍罔極之恩，附仁任，則立辛禑而絶王氏，諸將議立王氏，則附敏修，黜禑而立昌。忠臣義士議復王氏，則附安烈，黜昌而迎禑。其在禑、昌，亦爲反側之臣矣。然此不足論也，世爲王氏之臣，諂附賊臣，使王氏之宗祀永絶，其爲罪惡，

天地宗社之所不容也。

嗚呼！王莽纂漢，成於張禹者，非禹與其謀而效其力也，但以禹爲儒宗，素有重望者，而附於莽，則莽無所忌憚，國人亦且信從，而不附於莽者，反爲罪人。然不能自解於朱雲之請斬，不能自逃於後世之公論。穡附禑、昌，爲國人倡罪，反有重於禹也。且穡爲仁任所重，保其富貴，而仁任與其黨堅味、興邦，恣行貪欲，鬻官賣獄，賄賂公行，奪占田民，怨積罪盈，卒致敗亡，而穡不言其非。爲禑師傅，屢受賞賜，乳臭子弟，咸擢高科，布列要職。見禑肆其暴虐，殺戮無辜，而穡不正其過。見禑妄興師旅，將犯上國之境，以基東方無窮之禍，而穡又不言之。國家以私田瘠公家而害民生，興辭訟而毀風俗，議欲革之，以正田法，而穡爲上相，固執不可。使其子種學揚言於人，以倡巨室怨謗之端。李琳貪墨孱劣，國人所知，穡又欲納交外戚，以圖保全，薦琳自代。又以儒宗佞佛，印成藏經，舉國争效，惟恐不及，以誤風俗。使子弟言於人曰：'非吾父意，追祖穀之志耳。'是則陷父於異端而不之恤也。又以奉昌朝見，迎立辛禑之計未遂，托李崇仁被劾，歸于長湍，觀望事變。及殿下即位，公然而來，受判門下之職，立於百官之上，了無怍色。曲學阿世，飾詐釣名，請下攸司，論穡父子及敏修之罪，以戒後世爲人臣而不忠者。"

王命罷穡、種學，奪敏修告身。思忠等復上疏論劾，流穡于長湍、種學于順天，遣糾正田時鞫敏修于

昌寧。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穡取辭，敏修不服，曰："立昌之罪，予固獨當，穡實無與焉。"累日逼之，乃服。二年，憲司上疏請治穡、敏修立昌，又欲迎禑之罪。諫官又上疏請下穡、敏修于憲司，嚴加鞫問，置之極刑。命削穡職，與敏修徙遠地。左常侍尹紹宗以穡門生不署名。臺諫復請穡罪，王遣思忠、時及執義李皐鞫穡于長湍，命之曰："毋令穡驚動，若不服，當更禀旨。"穡果不服，曰："倡立辛昌，非穡所知。穡若妄言，上天監臨，請與敏修對辨。"思忠遣時以聞，王命加栲訊。時還，宣旨，使獄卒執杖立左右，竟日通夜逼之，且示敏修、昌寧獄辭。穡曰："回軍議立之際，敏修問穡：'宗親與子昌孰當？'時敏修以主將領兵還，且與昌外祖李琳爲族同心，穡不敢違，以'禑立已久，當立子昌'爲對，無首勸擅立之語。去年朝京師，到禮部，尚書李原明曰：'汝國逐父立子，天下安有是理？王與崔瑩皆被拘囚，是何義耶？'予應之曰：'崔瑩教王謀犯遼陽，將軍曹敏修與李太祖舊諱以爲不可。到義州，不敢發，瑩數趣之，不獲已，回兵繫瑩獄。於是王怒，欲害諸將，故太后廢王，置于江華，去開京二十餘里，舊都勝地，怡養性情，無如此地。且宰相侍衛、儀仗、器物、朝夕膳奉、皆如平昔，何放之有？'及還，謂侍中李太祖舊諱曰：'原明之言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道。驪興遠地，迎置近地，可免放君之名。'但此語而已，固無迎立之議。"思忠等取辭乃還。

穡嘗語人曰："昔晉元帝入繼大統，致堂胡氏以爲'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，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，必以胡羯交侵，江左微弱，若不憑依舊業，安能係屬人心，舍而創造，難易絶矣。此亦乘勢就事，不得已而爲之者也。'"穡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，亦此意也。臺諫再論穡、敏修罪，不報。交章復論，遂移穡于咸昌。臺諫又論穡、琳。王欲與宰相議，知申事李行曰："臺諫之論，安知非功臣意耶?"手書疏尾曰："依申，以穡爲座主。"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。臺諫劾行黨附座主，專事蒙蔽，又劾仁沃侵官，王不得已，皆罷之。

我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爲："臺諫論列，非臣等所知，人以此歸咎臣等，禑、昌之黨疾臣等，造言興謗，臣等請避位弭謗，以保性命。"遂皆杜門。大司憲成石璘聞之，亦上書辭職。臺諫論執愈堅，王素未信李穡謀亂，且禹洪壽駙馬成範之父，故怒臺諫彈劾不已，不進膳。臺諫伏閤請命，王曰："琳、穡等皆已流竄，勿更論請。"王以功臣等不視事，命評理裴克廉署事都堂，大提學安宗源、左使權仲和等白王曰："都堂庶事至繁，如兩侍中不可一日無也，速令九功臣就職。"王曰："卿等其圖之。"對曰："古者一相辭職，都堂皆改批，今亦宜改九功臣批，令出視事。"王從之。九功臣詣闕拜謝，王召入内殿，賜酒慰之，乃出視事。臺諫以言不聽，辭，皆左遷爲守令，流行于清州。

王昉、趙胖還自京師，白王曰："禮部召臣等曰：'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彝、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帝，言：高麗李侍中立王瑶爲主，瑶非宗室，乃李侍中姻親也。瑶與李侍中謀動兵將犯上國，宰相李穡等以爲不可，即將李穡、曹敏修、李琳、邊安烈、權仲和、張夏、李崇仁、權近、李種學、李貴生等殺害，將禹玄寶、禹仁烈、鄭地、金宗衍、尹有麟、洪仁桂、陳乙瑞、慶補、李仁敏等遠流，其在貶宰相等潛遣我等來告天子，仍請親王動天下兵來討。乃出彝、初所記穡、敏修等姓名以示之。胖與彝等對辨，曰：'本國事大以誠，安有是乎？'因問彝曰：爾位至封君，頗知我乎？愕然失色。'禮部官曰：'天子聖明，亦知其誣矣。爾速還國，語王及宰相，將彝書内人等鞫問來報。'"於是臺諫相繼上疏請鞫彝、初之黨，留中不下。會宗衍逃，遂下玄寶、仲和、補、夏、仁桂、有麟于巡軍，大獄遽起，令臺省、刑曹雜治之。先鞫有麟峻急，辭連崔公哲、崔七夕、曹彦、趙瓊、公義、韓成、金忠、安柱、郭璇、鄭丹鳳、朴義龍等，並下獄。

初，有麟從弟思康素無行，嘗爲僧犯贓，亡入上國，改名彝。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赴京師，知而不言。及還，先往有麟家，言其狀。有麟在獄，憂憤不食而死，梟首于市，籍其家，囚夫介。逮繫穡、琳、仁烈、仁敏、地、崇仁、近、種學、貴生等于清州獄，遣門下評理尹虎、密直副使朴經、右司議李擴、刑曹佐郎申孝昌、田時與楊廣道都觀察使柳珣鞫之。虎等在清

州鞫諸囚，皆不服，忽雷雨大作，前川暴漲，毀城南門，直衝北門，城中水深丈餘，漂没官舍、民居殆盡，獄官蒼黄攀樹木以免。故老謂："自有州以來，未有水災如此其甚者。"王以水災下教釋之，仍安置咸昌。尋宥穡，許從便。

三年，憲府請復治穡、種學，不從。憲府復論穡罪，王勉從之，流于咸昌。諫官又論種學，流遠地，俄許京外從便。穡上書謝曰："臣以不才，幸遇殿下，入繼正統，即於初政，叨受判門下事，滿溢是懼，愈增兢惕，未浹旬日，遽被彈劾，連章累牘，請置極刑，閱歲三改，益峻不衰。臣之性命，在於朝夕，苟非殿下好生之德與天同功臣，豈能得至今日，以沐聖上作解之澤哉？臣聞命之日，急於謝恩，即離貶所，踰嶺而北，蒙犯風雪，忠驪之間，宿疾發動，難於跋涉，致此淹留，未得逕造闕庭，伏望憐臣衰憊，永示好生之德。"王覽書，即命驛召穡及崇仁、種學。穡還京，謁我太祖于私第，太祖驚喜迎之上座，跪進酒，請穡立飲，穡不讓，人皆非之，極歡而罷。王聞之曰："此二公疇昔之情好也。"王嘗謂左右曰："向者省憲數上疏請誅穡子，以爲穡嘗事玄陵，言事忤旨，雖怒甚，猶待以禮。又爲僞朝奉使大明，帝寵待優渥，召待便殿，屢賜宴慰，天下想望其爲人，以玄陵之睿鑑，皇帝之威靈，禮貌如彼，况如寡人，其敢害之？"居數日，穡與崇仁、種學詣闕謝恩，召入内殿，賜酒慰之，命還告身，復封韓山府院君，領藝文春秋館事。

四年，宴群臣于壽昌宮，穡醉，發聲大笑，侍近大護軍金鼎卿止之，穡惶恐趨出，鄭夢周、柳曼殊等醉輒喧呼，是日稍戢，蓋懲於李恬使酒得罪也。誅夢周、鞫諫官金震陽等，辭連穡、種學、種善，流種學、種善于外。王使謂穡曰："卿之二子得罪於朝，卿其去矣。兩江之外，惟卿所適。"穡憮然曰："臣顧無田宅，果安歸乎?"遂貶衿川，尋徙驪興。入本朝，封韓山伯，卒年六十九，賜祭，賻禮葬之。謚文靖。穡天資明敏，博覽群書，爲詩文操筆即書，略無凝滯，勉進後學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，學者皆仰慕。掌國文翰數十年，屢見稱中國，平生無疾言遽色，不露圭角，不治生産，雖至屢空，不以爲意。然志節不固，無大建白，學問不純，崇信佛法，爲世所譏。有《牧隱集》五十五卷行于世，子種德、種學、種善。種德官至同知密直司事，種學簽書密直司事。

禹玄寶

禹玄寶，字原功，丹陽郡人，父吉生，赤城君。玄寶恭愍朝登第，補春秋檢閱，累遷執義，拜左司議大夫。時正言尹紹宗草疏將請去金興慶，斬金師幸，罷影殿役。玄寶知之，託以紹宗曠職，劾去之。與同僚金允升、徐鈞衡、崔積善、盧嵩等上疏曰："事貴變通，言要切時，不通乎變，事難有成，不切於時，多

言何補。臣等承乏言責，未有一言能副聖慮，敢不罄竭衷懷，思有以補聖德之萬一。國家自庚寅年以來，倭賊爲寇，連兵追捕，未能擒制。近年以來，狂暴尤甚，殺害將帥，擄掠人民，沿海州郡，遠近騷然，至於再犯京畿，無所畏忌。將來之患，固難測量，將相大臣，恬不爲意，制禦之方，未有成算。如或群賊乘間突至，將何以處之？凡事預定則有備無患，倉卒則智者難謀，願殿下謀及宰相，謀及將帥，謀及朝臣，問以計策，豈無方略可施者乎？早定規畫，毋失事機。議者以謂'賊善舟楫，不可以水戰，若造船艦，是重困吾民'。是不然，水賊不可以陸攻，其勢明甚，且攘賊禁暴，本欲爲民，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大患於國乎？今東西江並置防守，賊泛海揚揚而來，我軍臨岸拱手而已。雖精兵百萬，其如水何哉？宜作舟艦，嚴備器仗，順流長驅，塞其要衝，賊雖善水，安能飛渡，倘得勢，便擒捷掃蕩，亦可必也。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况戰者危事，一勝一負，存亡關焉，不可不慎。國家素無預備，民不知戰，一旦有變，搶攘顛倒，方始驅聚，以充卒伍，兵刃未交，望風披靡，以此而戰，烏乎有成？雖孫吴爲將，亦無能爲矣！宜預先將帥，蒐卒鍊兵，教而習之，使人人耳熟金鼓，目慣旌旗，皆以戰争不爲驚駭之事，則雖遇勁敵，皆能敢鬥，豈有狼狽失次者乎？用兵之道，專在於將。良將之才，自古爲難，宜擇子弟有器識者，並令學兵法習武藝，常加教閲，訓養精鋭，待其成才而用之，良將何難得，

而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？古有兵書取人之科，即此意也。食者民天，不可不重。孔子言兵，先言足食，食如不足，兵雖衆，將焉用哉？國家用兵，已多年矣，未有蓄積，以備不虞。況今雨澤愆期，豐歉難知，宜廣儲偫，以贍軍食。人事動於下，天變應於上，天人相與之際，休咎之徵，不可誣矣。邇來乾文示警，地道興怪，非一而再，安得不謂之異乎？古者有以祥而致災，以災而反祥者，在人主戒謹與否耳。願殿下益加修省，以弭天變。殿下臨御以來，勵精圖理，屢下德音，頒示條令，其於憂國愛民，慮甚遠也，法悉備也。然而理效無著，教化未孚，其故無他，但有司者以爲文具，循舊弊耳。願取丙申以後累降條畫申敕有司，舉行無遺。便民之道，不出乎此。”王下都評議使司，然竟不行。

辛禑初，授密直代言，陞提學，轉同知司事兼大司憲。禑乳媪張氏將祭松岳，禑使宦者鄭鸞鳳言於玄寶曰：“今禁酒令嚴，乳媪欲祭松岳，何如?”玄寶曰：“酒，祀神之物，若受司醞帖則可矣。”進政堂文學仍兼大司憲。久之，拜門下贊成事，提調政房，改三司左使，尋復爲贊成事，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。我太祖回軍，禑削諸將職，以玄寶爲右侍中，纔數日而罷，封丹陽府院君。恭讓即位，金佇獄起，辭連玄寶，郎舍上疏請置極刑，不報。復上疏請正典刑，籍没家産，又不允。郎舍伏閤待命，王以玄寶於佇辭證不相干，只免官。郎舍更疏請，不聽。尋判三司事，

逮繫彝、初獄，以災異得免。憲府言不可輕赦，又不聽。大司憲金士衡等上疏言："罪涉彝、初者已皆遠竄，而唯禹玄寶、權仲和、張夏、慶補等留在京城，不宜罪同罰異，請一切逐之。"王以情狀未明，事在赦前，不允。翼日又請，皆不報，於是士衡與執義安景儉、崔遠、掌令許周、崔兢、持平趙庸以言不聽辭職，不允，令視事，又皆稱疾不出。

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，王下都堂，都堂請從刑憲之請，王不得已，流于遠地。尋宥，許從便。憲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，糾正朴子良等相與譏議。時玄寶子洪得爲執義赴衙，子良等不庭迎，大司憲金湊言："子良等不迎執義，又譏憲官爲曠職，以下陵長，請罪之。"下子良等于巡軍，鞫之。子良曰："沮王氏，議立昌者，穡也。謀迎禑，欲使王氏不立者，玄寶也。二人之罪同一律也，本府論穡而不論玄寶，其以子洪得爲執義也。洪得論穡罪是即論其父也，與同列論父之黨而不即辭去，是不有其父也。其父謀絶王氏，知而不諫，是不有王氏也，是無父無君之人也，何以迎爲？頃者，命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，乃以罪疑惟輕論，然謀迎禑以絶王氏，送彝、初於上國，將害本國，罪之大者，省憲刑曹不能糾治，反從輕論，故曰曠職。"萬戶柳曼殊曰："所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聞，若等何由知之？"子良曰："聞諸糾正安升慶。"乃囚升慶鞫之。升慶曰："前此詣鄭道傳第，問曰：'聞公上書，言事甚切，然乎？'道傳曰：'然。'具言

書中之事，予聞之，遂不迎洪得。又見道傳，問曰：‘近者省憲刑曹論禑、昌、彝、初之黨，具密封以聞，見乎？’道傳曰：‘若等以禑、昌、彝、初之黨爲大惡，然其事已矣。’吾所聞止此爾。”於是杖子良、升慶，配水軍，改洪得爲典校令。省憲刑曹上疏劾流道傳于奉化縣，臺省交章論玄寶罪，請削職遠流。疏再上，王以其孫成範爲駙馬故，皆留中。召臺諫曰：“玄寶罪狀雖或明白，予必救之，罪狀未明，曾被流放，又在赦前，其勿復論。”臺諫退。上疏又請，不允。知申事成石璘、代言柳廷顯等曰：“事關大體，不可不聽。”王仰而思之，臺諫復面請，王勉從之。命玄寶曰：“今有司强請卿罪，卿宜歸所安處。”乃流鐵原，尋宥之，封丹山府院君。鄭夢周誅，鞫諫官金震陽等，辭連玄寶，王以成範故，釋不問。

都評議司執玄寶與其子知密直洪壽、典醫副令洪富、判事洪康、上護軍洪得、禮曹正郎洪命及宗室南平君和、壽延君珪、寧原君琦、益山君敘、福原君諧、順寧君聃、保寧君福、門下贊成事安翊、判開城府事金南得、密直使崔乙義、前清州節制使王承貴、前密直副使都興、知申事安瑗、左代言柳廷顯、右代言許應、判事朴興澤、前延安府使安俊、内府令申元弼、兵曹總郎崔咸、宦官姜仁富，流遠地。使經歷張至和白王曰：“玄寶等屢干罪犯，過蒙寬宥，猶不改心，乃更謀亂禍，禍機急迫，未及上聞，將玄寶等分配于外。臣等聞亂臣賊子，人得而誅之，敢用先發後聞。”又上

疏曰："賞罰，人主之大柄也。賞罰不明，則善惡混淆，紀綱紊亂，而危亡隨之。伏見禹玄寶、洪壽父子，本以邪媚之行依阿取容，竊位苟祿，但知其家，不知有國，無一念及於生民，無一言及於公道。頃在僞朝，黨於林廉，廣行賄賂，占奪民田，免於戊辰之誅，幸也。而玄寶則參於金佇、得厚之謀，洪壽則與於迎立辛禑之議，屢被彈劾，竄免己罪，陰遣彝、初，造飾大言，訴於上國，請親王動天下兵，謀害本國，此實萬世不赦之罪。近年以來，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，但賴殿下寬慈，幸蒙原免，誠宜改行易慮，以報聖恩。顧乃深銜向之論己者，擬欲報仇，朋比夢周，援引私昵諂佞之徒，布列攸司，又與宗親等無時聚謀，誣陷忠良，擾亂國家，罪不容誅。臣等備員相府，以社稷大計，不可坐視而不言，故於前日將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等五人、黨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皆迸斥于外，而罪惡貫盈，未厭衆心，伏望明正其罪，籍没家産，以明國家罰惡之典。"王命流玄寶于雞林，皆削職遠流。

憲府上疏曰："殿下即位以來，變故相仍，朝廷不睦，此無他，賞罰不明、恩義不分之致然也。禹玄寶素無節義，阿世取容，位至宰相。洪壽姦回諂媚，一無可稱，夤緣戚里，寵待擾渥，並宜恭謹守職，以補王室也。既與安烈逆謀，又與夢周陰謀構亂，所犯屢著，罪在難宥。恃殿下數宥之恩，忽社稷安危之計，曾無戒懼，日益驕矜，謀去忠臣，惟事報復，遂使中

外相疑，臣隣不輯，竊爲殿下痛甚。法者，國家之大柄，不可以私撓也。今都評議使司上疏論列，而殿下屈法寬貸，以缺衆心。伏望殿下計以社稷，斷以大義，明正其罪，垂戒萬世。”郎舍亦上疏請一依都堂所啓，皆不報。憲府復上疏曰：“天祐聖神，以復王室，而殿下勵精圖理，幾至昇平，實三韓万世之幸也。而禹玄寶父子前日所犯，皆關國體，法不當宥。賴上寬仁，獲全性命，而乃懷報復之志，日肆姦邪之計，朋比夢周，連結宗親，陰圖構亂，貽患國家，是誠宗社之罪人，恐殿下不得而私也。竊念殿下即位以來，禍亂相繼，迨今不解，無非此人之爲也。薄昭，文帝之親舅也，一犯法而文帝不小暇貸，以存漢法。楊妃，玄宗之寵姬也，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法，以安衆心。蓋不得已也。願殿下深思熟慮，斷以大義，永絶禍階。”

郎舍金子粹等言：“禹玄寶構釁生事之罪，在所不赦。輔臣、憲臣上章請罪，而殿下不以大義處之，務從寬典，是愛克厥威，流於姑息，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也。願明示威斷，一依前日所奏，以快衆心。”王命永不敘。臺諫復交章請罪，留中不下，伏閤力争。王曰：“玄寶父子罪雖重，予本惡殺，不忍加誅。且予既從臺諫之言，已遠流矣，臺諫宜亦從予言，毋强言也。”臺諫又言：“震陽等獄辭云洪壽、洪富指嗾上疏，請明正其罪。”於是更流洪壽、洪寶遠地，永不敘。玄寶入本朝，封丹陽伯，卒年六十八，輟朝三日，賜賻致祭，官庀葬事，謚忠靖。

李崇仁

李崇仁，字子安，京山府人。恭愍朝登第，授肅雍府丞，累遷長興庫使兼進德博士。本國選文士應舉京師，崇仁爲首選，以年未二十五不遣。歷禮儀散郎、藝文應教、門下舍人。辛禑時，除典理總郎。與金九容、鄭道傳等請却北元使，坐流削職。尋釋之，起拜成均司成，轉右司議大夫。與同僚上疏曰："從諫，人君之美德，故《書》曰：'惟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'殿下春秋鼎盛，國家多故，正當勵精求理之時也。近日憲司請開書筵，即賜俞允，群臣喜慶，以爲聖學日進，當日與老成大臣講論治道，終始惟一，不可怠忽。先王克謹天戒，不敢遑寧，故《詩》曰：'敬天之怒，無敢戲豫。敬天之渝，無敢馳驅。'又曰：'無曰高高在上，日監在兹。'竊聞近日書雲觀上言乾文有變，是天仁愛殿下而譴告也。宜減膳徹樂，恐懼修省，上以答上天仁愛之心，下以慰群臣顒望之情。守令，民之司命，苟非其人，民受其害。民之憔悴，莫甚此時。乞令兩府、臺諫、六曹各舉所知，舉非其人，罪及舉主。近來遷代大速，雖得其人，未見其效，須倣三載考績之法，滿三年方許遞代，令按廉殿最以聞。如有政績尤著者，不次擢用。興師動衆，必有其弊，故遣將帥，宜有節制。國家已於各道置三

元帥，一道之任宜專委三元帥。近來一有小寇，三元帥外別遣諸元帥、諸兵馬使，非惟委任不專，卒無成功，往返之間，民受其苦，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元帥，隨其成敗，以明賞罰。仍乞各道元帥依六道都巡察使軍目，統率本道軍官，毋得奪占，以致紛擾。設官分職，各有攸當，故先王置内侍府以待中官，是爲令典，不可改也。乞復置此官，將中官之小心謹慎者，隨品轉用，毋與朝官。設險守國，先王之制，故《孟子》曰：'天時不如地利。'近來海寇大熾，侵至畿甸，中外城郭，頽圮不修，民無所據，流移莫禁，盜益深入。乞内自都城外，至沿邊州郡，各令有司，以時修築，務要堅固，使民安業。且有功而賞，人必相勸，無功而賞，人必不服。國家土田之賜，本以待有功。近來冒受賜牌，占田太多者有之。乞令有司，根究推刷，其不盡與南幸、興王、癸卯三等功者，收其田。雖在三等之例，其所占過其數者，收其贏數，以充軍須。功臣之號，除有功外，亦宜重惜。近因倭寇諸道，貢賦大半未納，百官之俸，歲減一歲。崇敬府、尚瑞寺及興福、崇福、典寶三都監已無所職，但糜廩祿，乞皆革罷。近來官爵，真添相雜，其謝牒，但有堂後署而無印信，恐後日必有假濫，乞東班則典理司、西班則軍簿司印信署給。"

尋拜密直提學。與政堂文學鄭夢周纂《實錄》。崇仁、夢周會權門燕飲，不勤編摩，時議譏之。轉同知司事，以李仁任姻族，杖流通州。召還，簽書密直司

事，與李穡、金士安如京師賀正還。拜藝文館提學。辛昌時，與朴天祥、河崙等辨永興君環真僞，坐誣。憲司請置極刑。崇仁逃，獄卒反接崇仁子次若索之，鞭背流血。過梨峴，適遇我太祖，獄卒匿次若路傍家，次若大呼曰："願令公活我!"太祖驚問之，謂獄卒曰："豈可責子索父耶?"即命釋之，令從者一人，歸次若于家。乃與侍中李琳白昌曰："即位之初，宜布寬仁，請宥天祥等。且崇仁侍講書筵，啓沃有日，乞令供職。"於是流天祥等于遠地，崇仁乃出赴書筵。憲司劾之，崇仁辭，不允。諫官具成佑、吴思忠、南在、沈仁鳳、李堂等上疏劾崇仁曰："《傳》曰：'爲人臣止於敬，爲人子止於孝。'此天下古今之常典也。苟爲臣子而不孝不敬，罪莫大焉。臣等竊惟崇仁性禀姦貪，言行邪佞，才無經國，慮不及遠，但以文墨末藝出身，盜名久居樞要。往者仁任用事，既爲黨比，堅味盜國，又爲腹心，頗張威福，恣行不法。父母之喪，未滿三年，不得掌試，國家之制也。而崇仁爲散騎常侍，當母憂求爲監試，試官而不可以朝服試之，故以常侍高官降求上護軍以掌其試，且母死纔踰百日，啗肉自若，以毁人紀，是不孝也。比來上國以群凶貪饕，絶我國矣。而群凶伏誅，聖上中興，侍中李穡以天下名望，力疾入朝，而崇仁從行，不改本心，身親買賣，有同商賈，以浼我侍中之行，而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士大夫之面。雖詩成七步，口誦堯舜之言，曾犬豕之不若，真所謂小人儒也。豈可以爲侍讀而置諸左右乎？至于

近日，肆其姦謀，誣陷宗親，欲敗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，而情見辭窮，違命隱匿，殿下以侍讀之故，命赦勿問。又降宣麻，優禮待之，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恩，遲留旬月，不即進謝，其無上毁禮之意甚矣。其爲不敬，孰大於此？敗常亂俗，帝王所不宥，願令憲司案罪痛理，遠竄四裔，以懲不孝不敬與夫辱國之罪，以正人倫，以勵士節。”昌下其疏于憲司，令究問。是夜，憲司使臺卒守崇仁家，崇仁穴墻逃，獲之。上疏劾，流京山府。又劾前秘書監朴敦之嘗蒸妻母，今又從李穡入朝，親自買賣，並流遠州。敦之即啓陽也，與崇仁素善，故及。

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疏論救崇仁曰：“近日臺省論執崇仁罪狀，殿下優容復其爵位，而論者愈堅，指爲不忠不孝，殿下重違諫憲，擯黜崇仁，以示至公。然有君如殿下之明，有臣如崇仁之賢，而反以大惡得罪，以累聖明，甚可惜也，不得不辨。夫謂崇仁爲不孝者，以其母歿三年之内爲試員也。然當是時，其父元具既老且病，命在朝夕，恤恤然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。國家重崇仁之才，憫元具之志，俾掌監試，若崇仁苟辭，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，欲免其身後之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，故雖内不自安，而黽勉就職。是雖有過，孔子所謂‘觀過知仁者’也。誠是孝子之不幸，不可謂之不孝也。今之仕者，或有父母俱歿，三年之内冒干口傳，赴試登第者，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殺人不以爲愧者，不審此人父母俱歿，

爲誰榮乎？爲自己也！爲父忍母猶爲不孝，爲自己忘父母得爲真孝乎？况我國人能行三年喪者，萬或有一，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其情，若罪崇仁必求能行三年喪者用之，則是棄萬得一，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用之也。不察崇仁愛父之情，累以不孝之名，豈不甚可惜乎？夫謂崇仁爲不忠者，以其推辨永興真僞之事。既稟上命，宜即自詣，遷延不進，以至隱避也。然崇仁大臣，永興真僞之辨，言語之小失也，以國家舊法處之，不過送一公緘，問之而已。又况前日憲司上書，以爲大臣犯法不使就吏戮辱，殿下然之，定爲判格。故崇仁恃國家之舊法，信殿下之判旨，不即就辨。及至憲司發怒推致，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，判旨之不足信，勢窮事迫，至於隱避，是雖怯弱，亦由處之失道，使之驚懼，非是崇仁心懷不忠，敢拒上命也。

其涉永興真僞之事，蓋其天性慈祥，篤愛朋友，適與可興輩比隣相從，得聞其言，非是崇仁誕妄，倡爲此言也。及復爵位，不即進謝者，誠畏憲司，亦非不敬上命也。若夫奉使中國，身親買賣之事，其致謗有由焉。指揮姓陳者，其妻即崇仁妻之宗族也，因往其家，經過市巷，又欲遊觀，行于道上，有與崇仁不協者，因爲此言，以誣毁之。聽者不察，以爲實然。若果買賣，以辱國家，則臣之奉使，適在崇仁使還之後，當得聞之。臣在中國，未嘗一聞崇仁買賣辱命之事，不審議者其足未嘗躡中國之境，其耳何得聞此事乎？謗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？徒信謗者之言而不信崇

仁之行，又何偏也。惟我國家臣事大明以來，表箋詞命，多出崇仁之手，恭愍得謚，上王襲爵，皆崇仁文章之力也。得免歲貢金銀馬布，亦崇仁之力也。皇帝屢稱文章之美，謂我國有人物者，亦是崇仁之功也。崇仁文章，簡潔高古，間世挺生，中國罕有，國家詞命，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。議者不此之察，反信小人陰毀之言，敢以大惡加之，豈不甚可惜乎？親親、尊賢，二者爲天下國家之大經也。殿下親重宗室，欲雪其恥，特命所司以明永興真僞之由，親親之道可謂得矣。崇仁久爲侍講之官，殿下所受教之臣也，纔有疑謗，不爲辨理，即命放黜，尊賢之道，有未至焉。臣竊爲殿下惜之也。亦宜爲之特命所司，推明其謗自出之由，謗者果能不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？崇仁行貨，必不能神轉而鬼輸，用車幾兩，駄馬幾匹，其車果皆崇仁之貨乎？其馬果倍他人之例乎？一一推明，謗者真無一毫之買，車皆崇仁之貨，馬倍他人之例，然後明正崇仁之罪，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下之公矣。若謗者亦有販買之物，其車非盡崇仁之貨，其馬非倍他人之例，則謗者真誣陷君子之小人，宜正謗者誣陷之罪，以雪賢臣受屈之辱，則尊賢之道亦得，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。

議者又以爲崇仁讀書通理，素有重名，難同其他無知之人，所犯雖小，宜置極刑，又何不思之甚也？不識義理無補國家者，有所犯則以爲不足數，恒容而保之。能通文章有益邦家者，小有疑則以爲不可赦，

必推而陷之。則是後進之士，皆欲爲苟免無恥之人，誰肯苦心極力窮經通理，得虚名而取實禍乎？其毁人心術、墮士風而誤後學也甚矣。自古有議賢、議能、議功之法，賢者、能者或有所失，議其賢、能，從以末减，所以使人人皆勉於賢能也。今之議者反重賢能之罪，是沮後人爲善之志也。假使崇仁誠爲有罪，若議文章之功，特加赦宥，後進之士皆勉於爲學矣。况今崇仁之罪，如臣所陳，皆有可議者乎？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議使、門下府司、憲司推詰謗者，明其曲直，以雪其恥，以褒其賢，以尊師儒，以勸後學，公道幸甚。昔周公、孔子皆大聖也，周公未免於有過，孔子未免於被毁。微孟子之辨，則匡章未免爲不孝；無同舍之歸，則不疑未免爲盜金。古之聖賢，不幸被謗，亦多有之，願殿下不以被謗而輕崇仁也。殿下若以臣言爲可舉而施之，以爲不可，宜付有司，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。臣寧欲與崇仁同被重責，雖死無恨，不欲坐見崇仁以誣得罪，而貪位畏威，苟容緘默也。"

大司憲趙浚時起復，故以'父母俱歿，三年内踐華要、坐府司'等語爲己發也，深銜之。崇仁雖有才，然行己則所失固多，近之論救亦不可謂至公。近嘗言："穡之入朝也，士安傔從、商人白巨麻多賫金銀以行，崇仁令减其數，巨麻恨之，構虚事。"昌下近書于都評議使司，令議。使司移門下府，門下府牒憲府。問崇仁伴行通事宋希正。希正云："崇仁賫白金、苧麻布，入市買彩段十六匹，絹二十餘匹，木緜五匹，色絲五

六斤。”又鞫私隸白仁者，亦如希正言。諫官上疏論近曰：“臣等上疏論崇仁罪，殿下命憲司鞫之，崇仁逃匿。簽書密直權近上疏極言崇仁無罪，且揚其賢，請鞫論崇仁者。臣等不得不辨，乞賜垂察。惟我先王，上法三代，以立喪制，及國家多故，權從唐宋之制，奪情起復，然其起之也甚謹，必使禮部奉旨牒中書，中書牒諫院，諫院牒憲司。憲司復牒禮部，督起視事。故名卿大儒固有不得已而起復者，蓋急於用人才，非所以榮其人也。是以宗廟大享、正、至、誕節，與夫八關、燃燈，凡諸朝會，則不與焉，此國家成法也。雖頑愚之人，至於吉禮，皆曰：‘吾父母三年之內，不敢與焉。’況冠帶而掌國試乎？崇仁讀書登第，盜名一世，斬焉在衰絰之中，諂附林、廉，求爲常侍，而處華省，又掌國試。夫常侍，諫官也，不可以公然毁禮，故降求上護軍爲監試試官，以吉服入文宣王廟，坐明倫堂啗肉自若，揚揚然榮耀於人。以禽獸之行，導三韓後學之輩。臣等誠恐以不正之學，累殿下惟新之理，故不得不追論之也。權近反以其掌試爲孝父，是欺殿下而毁人倫也。近非不知崇仁之犯法毁禮爲有罪，而臣等之論劾爲有理也，但阿私所好，飾詐文非，蒙蔽上聰，欲害所司耳。且崇仁誣陷宗親，詐窮獄成，乃逃。殿下以侍讀之故，命赦之。臣等再論其罪，而又逃。其爲不敬，孰大於此。而近反謂之賢，以臣等爲誣陷君子，請加推鞫，是欲使諫官杜口，而開殿下拒諫之漸也。所謂：‘一言喪邦者也。’其買賣之事，一

行宋希正及白仁等明白納辭，而近黨比崇仁，欲害所司，敢以妄言，欺罔上聰，其罪莫甚。乞下憲司，收其職牒，與希正、白仁等對鞫，以正其罪。”下都評議使司議之。

郎舍復上疏曰：“崇仁誣陷宗親，欲毁人之大倫，其罪一也。母喪三年之内，吉服掌試，啗肉自若，以毁風俗，其罪二也。奉使上國，身親買賣，與市人爭利，失使臣之節，其罪三也。所司法官，奉王命辨宗親真僞，而逆命逃匿，其罪四也。所司劾奏，殿下赦勿問，又降宣麻，優禮待之，而不即進謝，其罪(四)〔五〕也。崇仁之罪如此，而權近朋比飾詐，欲以掩庇，謀害所司，其罪有甚於崇仁，固不在赦，不宜付相府而更議也。且案罪定法，非宰相之事也。乞下憲司，收其職牒，明正其罪。”昌命勿鞫，奪告身流牛峰縣。起居舍人孟思誠以嘗受業於近，不署名於疏。恭讓時，諫官論：‘崇仁與河崙，前爲仁任腹心，後徇穡姦計，以督辛昌朝見，而欲立辛禑，以絶王氏之血食。’徙流他郡。彝、初獄起，逮繫清州，以水災免。未幾，許從便，召還給告身，除知密直司事，同知春秋館事。又以鄭夢周黨，削職遠流。尋卒。崇仁天資英鋭，文辭典雅，穡每歎賞曰：“此子文章，求之中國，世不多得。”

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，嘉之曰：“表辭誠切。”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，亦莫不歎服。有《陶隱集》行于世。子次點、次若、次騫、次參。

高麗史一百十六

列傳卷第二十九

沈德符

沈德符，字得之，寧海府青鳧縣人。父龍，吏曹正郎。德符，忠肅末蔭補司醞直長同正。恭愍朝，累遷判衛尉寺事。辛禑初，除右常侍，陞禮儀判書，拜密直副使、商議會議都監事，出爲西海道元帥，進知密直司事，賜推誠協贊功臣號。尋判司事，轉知門下事，復爲西海道元帥。與羅世等擊倭于鎮浦，獻捷，禑厚加賞賜。久之，拜贊成事。時遣使如京師獻歲貢，命德符檢方物于平壤府，禁私挾金銀者，押物禹堅犯令，斬以徇。又出爲東北面上元帥，遇倭賊于北青、咸州之境要外平斬先鋒五十級。倭又寇端州，德符與戰，敗績。倭百五十艘又寇咸州、洪原、北青、哈蘭北等處，殺虜人民殆盡，德符與知密直洪徵、密直副使安柱、青州上萬戶黄希碩、大護軍鄭承可等與戰于

洪原之大門嶺北，諸將皆敗先遁，唯德符突陳獨入，中槊而墮，賊欲復刺，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之，遂連斃三人，奪賊馬以授德符，轉戰出陣，於是德符軍亦大敗，賊勢益熾。我太祖請往擊之，至咸州部署諸將，營中有松在七十步許，太祖召軍士謂曰："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，汝等觀之。"即以柳葉箭射之，七發七中，皆如所命，軍中皆蹈舞歡呼。

明日直指賊所屯兔兒洞，伏兵於洞之左右，賊衆先據洞内東西山，遥聞螺聲，大驚曰："此李太祖舊諱硨磲螺也。"

太祖率上護軍李豆蘭、散員高吕、判衛尉寺事趙英珪、安宗儉、韓那海、金天、崔景、李玄景、河石柱、李柔、全世、韓思友、李都景等百餘騎，按轡徐行，過其間，賊見兵少行緩，不測所爲，不敢擊，東賊就西賊爲一屯。

太祖登東賊所屯處，據胡床，令軍士解鞍息馬。久之，將上馬，百步許有枯槎，太祖連射三矢，皆正中之。賊相顧驚服。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："今主將即李太祖舊諱萬户也，汝其速降，否則悔無及矣。"賊酋對曰："唯命是從。"方與其下議降未定，太祖曰："當因其怠而擊之。"遂上馬，使豆蘭、吕、英珪等引致之。賊先鋒數百追來，太祖陽北，自爲殿，退入伏中，遂回兵親射賊，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。與豆蘭、宗儉等馳擊之，伏兵又起。於是，太祖身先士卒，單騎衝突賊後，所向披靡，出而復入者數四，手斃賊無

算。所射洞徹重甲，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。賊徒奔潰，官軍乘之，呼聲動天地，僵尸蔽野塞川，無一人得脱者。是戰也，女真軍乘勝縱殺，太祖令曰："賊窮可哀，勿殺，生擒之。"餘賊入千佛山，亦盡擒之。

禑攻遼，德符以西京都元帥行，從我太祖回軍。辛昌立，拜判三司事。我太祖與德符、池湧奇、鄭夢周、偰長壽、成石璘、趙浚、朴葳、鄭道傳議曰："禑、昌本非王氏，不可奉宗祀，又有天子之命，當廢假立真。"奉定妃教，放昌于江華，迎立定昌府院君瑶，是爲恭讓王。即位之夕，王壻姜淮季父蓍入謂王曰："諸將相立殿下者，只欲圖免己禍，非爲王氏也。殿下慎勿親信，思所以自保。"王壻禹成範侍側，聞之，告其母尹氏。尹氏從兄紹宗聞之，以告九功臣。九功臣言於王曰："殿下甫即位，讒言遽入，臣等惶懼無已。殿下若信讒言，即罪臣等。若以臣等黜僞姓復立王氏爲有功於宗社，請罪讒人，使上下無間焉。"王顧左右默然，九功臣俯伏良久而退。尋賜忠勤亮節翊贊佐命功臣號，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門下侍中，判都評議使司事、吏曹尚瑞司事、領孝思觀事，兼八衛上護軍、領經筵事，封青城郡忠義伯，賜中興功臣錄券。教曰："有德者尊之以官，有功者勸之以賞。若稽古典，自有成規。卿秉志忠勤，飭躬廉簡，用舍隨時，安危注意，適時通變，善應兵機，人用樂從。惟其所令，乃能諭群帥於危疑之際，回大軍於險阻之中，而使權姦摧沮狂謀，中國復修舊好。尹承順回自京師，

帝責本國以君位絶祀，雖假王氏，以異姓爲之，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。於是，守門下侍中李太祖舊諱與卿共謀相與，徇義忘身，坐定大議。天命所在，人心亦隨，朝市不驚，兵革不用，異姓之禍，不日而除。邦國之基既傾而再平，王氏之祀已絶而復續。在昔平、勃之安劉漢，狄、張之復李唐，雖時異而勢殊，諒志同而氣合，功在社稷，澤及生民。余惟仰成，嘉乃丕績，位上卿而極備恩數，告祖廟而指誓山河，立閣圖形，鐫碑頌德，崇加三代祖考，宥及永世子孫，錫之土田，副以臧獲，仍賜銀一錠，馬一匹。卿其永肩乃心，以輔予德。”

王將幸長湍觀戰艦，臺諫上疏諫止之，王遣人問德符曰："今日之舉將如何?"對曰："人君行止，非臺諫所能止也。"王决意將行，臺諫猶不退。成石璘直入奏曰："臺諫之言不可拒。"王勉從之。又下教錄回軍功，賜田。西京千戶尹龜澤告我太祖曰："金宗衍與侍中沈德符、判三司池湧奇等謀將害侍中，判繕工事趙裕又謂予曰：'沈侍中令其鎮撫前密直副使曹彥、郭璇，前判書金兆府，前判事魏种、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，將害侍中。'"我太祖以其言密告德符。裕，德符族姪，且麾下鎮撫也。德符怒下裕獄，語在《宗衍傳》，太祖白王曰："臣與德符同心奉國，本無猜貳。趙裕之事，必虛妄，請勿鞫，令我二臣終始保全。"王將釋之，德符聞之大驚，泣請曰："裕辭連於臣，今若不問，則臣之不與謀，何以辨之？請與裕對鞫。"王召

德符入，德符不顧而出，步至巡軍，自請繫獄。王命知申事閔開召之，德符乃進謝。王命釋裕。憲府上疏請將裕、黿澤對置。王命評理朴葳同臺諫鞫治。裕初不服，葳欲先拷訊黿澤，執義柳廷顯曰："先鞫告者，何義也?"葳變色，默然。乃拷訊裕，裕服，絞殺，籍其家。憲府又劾德符，遂囚彦、璇、兆府、种、翼于獄，皆杖百，遠流。罷德符，又流湧奇等。臺諫交章曰："德符爲國首相，乃令趙裕、金兆府等姦凶之輩掌其兵權，以致禍萌，欲掩裕罪，輕自就獄，取笑於人。又不從判旨，累日擁兵不放，無人臣之禮。今麾下皆已服罪，德符尚在國中，人相疑忌，禍不可測。願殿下竄之遠方，以絶國人之疑，以杜禍亂之萌。"連日伏閤固請，乃流德符于兔山。明年起，封青城郡忠義伯，復拜侍中，從世子如京師。諫官以德符獲罪未久，上疏止之，不聽。加賜安社功臣號。

後與守侍中裴克廉等上疏請罷諸道觀察使，復按廉使，罷節制使、經歷、都事，復掌務、錄事，罷新定監務、諸驛丞、諸道儒學教授官、資贍、楮貨庫、人物推辨都監、東西遞運所水站，及戶口成籍、牛馬烙印、州郡鄉社里長等法，又諸司有受稟事皆直報都堂，勿隸六曹。尋辭職，改判門下府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李琳

李琳，固城縣人。父嶠，監察大夫。琳，恭愍朝累官密直副使。辛禑時，陞判司事。禑納琳女，冊爲謹妃，封琳爲鐵城府院君，琳母李氏爲三韓國大夫人，妻洪氏爲卞韓國大夫人。琳好佛，嘗欲往慶尚道四佛山寺。禑以“國舅不可輕出。”止之。華藏寺僧覺然自稱得道，雖達官亦惑之。婦女坌集，醜聲流聞。憲司鞫之，素敬信者皆惜之，琳尤痛，立門外大叫曰：“此僧有何罪耶?”辛昌時，拜門下侍中，命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。琳乞解職，不聽。恭讓即位，金佇、邊安烈之獄起，辭連琳及子貴生，流遠地，遣執義南在等鞫之。諫官尹紹宗等上疏曰：“今見慶尚道都觀察使金湊、執義南在、判事孫興宗、獻納咸傅霖等同鞫李貴生獄詞云：‘去歲十月，禹仁烈先到邊安烈家，貴生隨父琳繼至，安烈謂琳曰：令李乙珍、李庚道、郭忠輔等害侍中李太祖舊諱，然後仁烈與王安德、禹洪壽等往驪興迎辛禑，計已定矣，仁烈不言微笑。’其情固當鞫問。貴生之言明白，與臣等前所論奏金佇之言如出一口。仁烈、安德、洪壽等黨於安烈，欲立辛禑，絶我王氏之罪，天地所不容，祖宗所不宥，而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。殿下既不私安烈而誅之，仁烈等三人尚未就誅，反側之禍，甚可畏也。請將仁烈、安

德、洪壽明正典刑，以慰祖宗在天之靈，以懲萬世亂賊之黨。”疏上，留中不下。

臺諫交章上疏曰：“伏覩宣諭聖旨：‘高麗國中爲陪臣者，忠逆混淆，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，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。’此則皇帝以剛明果斷之資，信賞必罰，能一天下而明睿所照，知我外國之事如見肺肝，其天下之人稱明見萬里者，信矣。其懷諸侯、繼絶世之義，亦至矣。今侍中李太祖舊諱素藴忠義，常腐心於僞朝，而不敢發。及辛禑狂妄日甚，遂有攻遼之舉。崔瑩主之，侍中李太祖舊諱力沮不得，行至鴨江舉義回軍，退禑黜瑩而議立宗親，主將曹敏修以李仁任、李琳之親謀於李穡立禑子昌，則李太祖舊諱之忠憤益切矣。及見宣諭之語，慨然有反正之志，出萬死計，倡大義，定大策，奉殿下而復正統，宗廟得以血食。臣等以爲，此天子所謂忠也。仁任欲專政固寵，詐以辛吨之子禑爲玄陵所御宫人所出而立之，以其族弟李琳之女妻之。其後曹敏修、李穡共立子昌，邊安烈、李琳、李貴生、鄭地、禹仁烈、王安德、禹洪壽、元庠等又謀害侍中李太祖舊諱，欲絶我王氏之祀。幸賴宗社之靈，凶謀不遂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，豈惟侍中李太祖舊諱不得免禍，王氏宗親亦無遺類，而殿下之大事去矣。臣等以爲，此天子所謂逆也，安烈雖伏誅，而其餘逆黨未正鈇鑕，故臣等上疏請罪，殿下不唯不允，反加褒奬，書再上而又不下，忠逆混淆，大爲中興初政之累也。古今人主，優柔不斷以致禍亂者甚多，臣等大爲殿下

惜之。臣等所言，只爲社稷，殿下所重，未知何事？殿下儻宥此輩，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私窺殿下也。又恐天子謂：‘忠逆混淆亦如前日也。’伏望殿下斷以公義，將李琳、貴生、鄭地、仁烈、安德、洪壽、元庠、乙珍、庚道等明正其罪，則忠逆分辨，朝廷清明，亂臣賊子知所戒矣。”不報。

臺諫復疏曰：“法者，天下古今所公共，非一人所得而私也。是故願理之君，有罪者雖至親必罰，有功者雖仇怨必賞。周之管叔，成王之叔父也，將危周公而見誅。漢之上官安，昭帝之親舅也，以謀霍光而赤族。是皆以公滅私，爲國不顧家者也。假使周公、霍光見疑於成王、昭帝，則周、漢歷年之久，亦未可期。唐之張柬之等五人，忠義社稷之臣也。中宗以其推戴之力入紹正統，灼知武三思之罪逆而牽於私意，優柔不斷，卒使忠義功臣柬之等五王皆不得保其首領，尋亦不自免。此以私滅公，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。千載之下，惜中宗之不斷，恨五王之失計也。我玄陵初政之美，殿下所親見也。及其末年，遠忠直、近憸邪而賞罰失當。遂使功臣無一得全，卒致十六年異姓之禍。今天子剛明果斷，信賞必罰，能一天下，而以一驛丞之故，拔盡親王之髮，以謝天下，天子之尊而不得赦其子者，誠以‘法者，非一人之所得私也’。戊辰回軍之後，諸將議立王氏，曹敏修以主將沮衆議，謀於李穡、李琳而立昌。李穡既與敏修、李琳共謀立昌，又謀迎禑，此二人者世爲王氏之臣，而又爲大將、

大儒，宜其首倡大義，以圖興復，顧乃沮衆議而立異姓，則其爲祖宗之罪人，三韓之世讎。而謀逆之罪明甚矣。權近齎天子復立王氏咨，中路私折，預知密旨，不付都堂，先示李琳，則其欺天子負王氏，黨附異姓、陰謀不軌，得罪於祖宗亦大矣。李琳、李貴生、李乙珍、鄭地、禹仁烈、李庚道、王安德、禹洪壽、元庠等與逆賊邊安烈謀害社稷大臣以迎辛禑。凡謀殺大臣者，尚且不宥，况擁立異姓，使我列聖之靈永不血食者乎？倘使逆謀得遂，則殿下何以成中興之業，祖宗何以享孝孫之祀？然則此逆黨者，非列聖子孫所共戴天，非王氏臣子所共立於三韓之地上者也。願殿下爲三韓社稷慮，爲萬世子孫計，斷以大義，明正其罪。”王召我太祖及沈德符曰：“臺諫所論，敏修、權近既已罪之，卿等宜諭臺諫，更不論執。”遂徙琳于鐵原、穡于咸昌、地于横川、貴生于固城，流仁烈于清風，杖乙珍、庚道，謂安德、洪壽有功，庠但聞安烈言，皆原之。

臺諫復請曰：“罪莫大於反逆，天下萬世所不可赦者也。邊安烈潛圖不軌，欲殺大臣迎辛禑，以逞其欲。臣等上疏請鞫其黨，殿下命申孝昌、朴爲生鞫李乙珍，乙珍云：‘李琳、李貴生、鄭地、李庚道、元庠實與其謀。’又命臺省、巡軍鞫之，貴生明言謀逆之狀，問李琳則亦與貴生同，而殿下皆宥之，或反褒之，或止杖之，遠竄者或徙近邑，或有削爵而置近境者，或有不削爵者，等爲逆黨而罰之不同有如是，大失刑政之公

矣。將見紀綱不振，讒佞日盛，凶逆得志，争臣杜口，忠良觖望而危亂將至，中興之大業瓦解矣。琳、貴生與逆魁安烈潛圖不軌，其狀已著。禹仁烈與琳、貴生往安烈第，其同謀之狀明矣。安烈欲使仁烈、王安德、禹洪壽迎辛禑，人固多矣，而必使三人迎禑，則其與謀也必矣。仁烈素無節行，阿附仁任、安德夤緣軍功，並至將相，殿下反以此二人爲有功而加爵賞，何哉？洪壽於辛禑時掌機密，頗有不廉之誚，惟承家蔭，驟至卿相。乙珍、庚道頑愚無知，拔身行伍，濫稱軍功，以盜爵祿。今皆爲逆魁之腹心，首居刺客之列，豈可杖之而已乎？權近私拆天朝復立王氏之咨，先示逆黨，以趣逆謀，罪固不容誅矣。曹敏修秉主將之權，沮衆議，立異姓。李穡爲世儒宗，於復立王氏之議固當悦而從之，乃反沮之，皆王氏祖宗之罪人也。鄭地、元庠與謀之狀，乙珍已明言之，亦豈可不辨而遽捨之乎？願殿下深慮萬世子孫之計，明正其罪，以副三韓臣庶之望。"

命配琳、貴生、敏修、穡、仁烈、地、近、乙珍、庚道、安德、洪壽、庠等于外，諫官再上疏力争，不聽。臺諫復交章曰："向者邊安烈畜憤於革私田，及至禮部咨文之來，欲盡滅王氏以固辛氏，乃與李琳、禹仁烈、王安德、禹洪壽、李貴生等潛謀不軌，以李乙珍、李庚道爲刺客，欲害忠良以謀亂國家。若其計得行則王氏之中興其可望乎？今反加逆黨以官職而寵異之，是勸萬世大逆不軌之黨也。侍中李太祖舊諱才兼將

相，心在社稷，隣敵畏其威，中原慕其名，國之存亡，實繫是人。若非是人，殿下何以成中興之大業，太祖列聖三十一代在天之靈何以享殿下之孝祀乎？今若不去逆黨，漸使得志，則臣等恐社稷之忠臣必爲唐室之五王，未免逆黨之中傷矣。奈何殿下以姻婭之故，曲法赦之乎？乞明正典刑，以戒後來。”不聽。臺諫復上疏曰：“大逆，天地之所不容，人倫之所不赦，故仲尼作《春秋》而誅亂討賊，必先誅未發之禍心，況其已著之大逆乎？殿下既爲太祖之神孫，則安烈之黨殿下之世讎也。國人明知其罪，而殿下宥之，則殿下亦祖宗之罪人矣。奈何以姻婭之故，聽信讒言，宥此逆黨，遂使憸邪之輩得志於内，忠義之臣解體於外乎？凡謀逆者，先植黨與而後敢於爲惡，未知殿下以謂安烈無黨與而獨謀乎？伏願殿下割恩正法，明置琳等典刑。”又不允。

彝、初獄起，繫琳清州，尋以水災免。憲司又言：“不可輕赦。”不聽。尋宥琳及貴生。郎舍許應等上疏曰：“殿下即位之初，以李琳、姜仁裕、王興、申雅等常在僞朝，憑恃女寵，毁法亂紀，悉皆流竄。尋蒙恩宥，完聚京都，無所懲戒。請下憲司，屏諸遠方。”王從之，流琳于忠州、仁裕豐州、興清州、雅全州。琳病死貶所。子貴生、茂生。

王康

王康，宗室疏屬。恭愍二十年，應舉中會試，康於儕輩年最少。王召見謂曰："判官曹崇禮、進士閔安仁，老成儒者尚未中第，况此少者乎？必假手也。"使寫會試策題，不克。王怒，停殿試，命自今年未十五歲者毋得赴試。踰數月，覆試賜同進士第，補成均直學，累遷江寧府丞。辛禑立，授典理總郎，遷成均祭酒。尋爲西北面安撫使，安集郡縣流離人物。恭讓朝，拜判典農寺事，出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水軍體察使兼防禦鹽鐵使，尋轉禮曹判書，陞密直副使兼楊廣、全羅、慶尚道水軍都體察使、鹽鐵漕轉招討營田繕城事。教曰："國家中遭否運，僞主昏淫，權臣貪暴，紀綱大壞。加以倭寇陸梁，州郡凋瘵，漕轉不通，倉庾虛竭。撥亂之後，思得才能，以革舊弊。堂臣薦卿，以任海道，不數年間，果有成效，簡鍊戎兵而島吏遠道，轉輸糧餉而國用不竭。予嘉乃功，今委以三道都體察使，以總水陸之事。其軍吏有功者，具名以聞，予將擢用。奉翊以上，申請科罪，三品以下，聽卿專斷。"康屢運三道軍須税貢，都堂必設宴勞之。康以利國爲己任，務盡魚鹽之利，錢貨之入鉅萬計，國家賴之。康侵牟海道，民多怨咨。時謂康爲聚斂之臣，康獻議曰："楊廣道泰安、瑞州之境，有炭浦從南流，至

興仁橋百八十餘里，倉浦自北流，至尊堤城下七十里。二浦間古有浚渠處，深鑿者十餘里，其未鑿者不過七里，若畢鑿，使海水流通，則每歲漕運不涉安興梁四百餘里之險，請始役於七月，終於八月。”於是發丁夫浚之，石在水底，且海潮往來，隨鑿隨塞，未易施功，事竟無成。康嘗舉前牧使呂稱爲副使，將代己任。人以劉晏之徒目之。

朴葳

朴葳，密陽人。初補于達赤。辛禑時，爲金海府使，擊倭于黃山江，斬二十九級，賊投江死者亦衆。又倭賊五十艘至金海南浦，牓示後來賊曰：“吾輩乘風利泝黃山江，直擣密城。”葳偵知之，設伏兩岸，將舟師三十艘以待之。賊見牓，一艘先入江口，伏發，葳亦突至遮擊，賊狼狽自刃投水，死殆盡。時江州元帥裴克廉又與倭戰，賊魁霸家臺萬戶著大鐵兜鍪，至手足皆甲，令步卒翼左右，躍馬而前，馬旋濘而止。我軍迎擊，斬之。報至，褒賞葳、克廉甚厚。後爲慶尚道都巡問使，斬倭十四級。禑攻遼，葳以元帥行，從我太祖回軍，復爲慶尚道都巡問使，與安東元帥崔鄲擊倭于尚州中牟縣，破之。賜弓矢、綵段。又擊倭于高靈縣，斬三十五級。又以戰艦百艘擊對馬島，燒倭船三百艘，及傍岸，廬舍殆盡。元帥金宗衍、崔七夕、

朴子安等繼至，搜本國被虜男女百餘人以還。辛昌下教奬論曰："我朝昇平日久，武備稍弛，肆致島倭，恣爲寇掠。迄今四紀，擾我三陲，國家唯務守禦，將帥尚稽徂征，而卿發憤于懷，仗義而往，凌不測之鯨波，覆積年之蟻穴，室廬船艦，盡爲煨燼，俘虜人民，得還鄉閭，足以雪國家之恥，足以復臣民之讎。捷報初來，予心寔喜。今遣門下評理徐鈞衡賜卿衣領、鞍馬、銀錠等物。"葳上箋謝。時人以爲葳"但燒廬舍舟楫，實無俘獲。"

尋改都節制使，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，後以判慈惠府事從我太祖，定策立恭讓，拜知門下府事，封忠義君，賜功臣錄券，及廄馬一匹、白金五十兩、帛絹五端。教曰："卿以寬弘之度、豁達之資，逢時展才，委身鞅掌，其處事之敏，衛上之忠，玄陵稱之。四爲守令，三鎮南服，寇戢民安，蔚有聲績。才超耿賈之儔，勇在關張之右。城于州而金湯之利始驗，劍其船而海道之警悉除。載惟對馬之役，有光辛巳之征。天子責立異姓爲王，卿與守門下侍中李太祖舊諱首倡大義，推戴寡躬，以安邦家之基，以定君臣之分，嘉乃丕績，曰篤不忘。追崇祖考之號，仍加世宥之恩。錫之土田，副以臧獲。卿其膺此異數，益勵忠誠。"金宗衍之獄起，辭連葳，流豐州。尋錄回軍功，賜錄券及田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李豆蘭

李豆蘭，初名豆蘭帖木兒，女直金牌千戶阿羅不花之子，襲世職爲千戶。恭愍時，豆蘭遣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，仍居北青州，事我太祖屬麾下。辛禑時，遼瀋草賊四十餘騎侵掠端州，豆蘭與端州上萬戶陸麗、青州上萬戶黄希碩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，斬渠魁六人，餘皆遁。胡拔都來寇端州，副萬戶金同不花内應，盡以貨財，故後陽被執，麗、希碩等累戰皆敗。時豆蘭以母喪在青州，太祖使人召謂之曰："國家事急，子不可持服在家，其脱衰從我。"豆蘭乃脱衰，拜哭告天，佩弓箭從行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平，豆蘭爲前鋒，先與戰，大敗而還。

太祖尋至，胡拔都著厚鎧三重，襲紅褐衣，乘黑牝馬，横陣待之，意輕太祖，留其士卒，拔劍挺身馳出。太祖亦單騎拔劍馳進，揮劍相擊，兩皆閃過，不能中。胡拔都未及勒馬，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，鎧厚箭未深入，即又射其馬，洞貫，馬倒而墜。太祖又欲射之，其麾下大至，共救之。我軍亦至，太祖縱兵大破之。胡拔都僅以身遁。時判書金世德妻尹氏寡居數年，有穢行，其母以嫁前洪州牧使徐義，纔數日，尹氏惡義而出之。憲司劾之，遣卒守其家。李仁任等受尹氏厚賂，謀欲寢之。謂："豆蘭屢立邊功。"以尹

氏妻之。拜禮儀判書。又從太祖大敗倭賊于咸州兔兒洞，賜宣力佐命功臣號，拜密直副使。攻遼之舉，從太祖回軍。尋商議同知密直司事、會議都監事。辛昌立，授知司事。恭讓即位，錄回軍功，賜錄券、土田，陞密直使。與張思吉擊倭于西海道，進知門下府事、司判都評議使同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南誾

南誾，宜寧縣人，性豪邁，無檢束，自幼好奇計。辛禑時，補社稷壇直。時倭寇大熾，三陟郡城小且危，國家難其守。誾自薦知郡事，既到郡，賊猝至。誾率十餘騎開門突擊之，賊敗走。召授司僕正。禑攻遼，從我太祖至威化島，與趙仁沃等獻回軍之議，且密謀推戴，以太祖嚴謹，不敢發言。既還，密白太宗，太宗戒以勿言。轉三司右尹監門衛上護軍。

恭讓朝，拜鷹揚軍上護軍兼軍簿判書，錄回軍功，賜土田、錄券。陞開城尹，遷密直副使。上書曰："從諫如流，人君之德，責難於君，臣子之恭。昔高宗命傅說曰：'朝夕納誨，以輔台德。'說復于王曰：'惟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'古之君臣，更相勉勵如此。後之人君，可不鑑哉？近殿下坐正殿，進百官，以天之譴告，與夫八事之弊自責，下教求言，然其直言極諫者非一，而優游不斷。臣恐内多欲而外施仁義

也。昔賈誼上書：‘以爲有痛哭者一，流涕者二，長太息者三。’夫以文帝之時，内外晏然，紀綱備舉，誼之言尚爾。矧當今日，可言者多矣。臣以庸劣，荷殿下之重恩，受殿下之厚祿，凡所見聞，不以上達，是不忠也。故以數語，不避群邪切齒陰中之禍，敢冒聰聽。

自甲寅以來，忠臣義士，常腐心於僞姓，而不敢發。辛禑之狂妄日熾，遂有戊辰（政）〔攻〕遼之舉。諸將仗義回軍，退辛禑而黜崔瑩，議立宗室之賢。主將曹敏修不顧萬世之法，力沮衆議，謀於一大儒，立禑子昌，則忠臣義士之憤，益深切矣。及見尹承順、權近齎來聖旨曰：‘高麗國中多事，爲陪臣者忠逆混淆，雖假異姓爲之，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。’於是，九功臣慨然有拔亂反正之志，出有死無生之計，倡大義、定大策，而推戴殿下爲恭愍王後，以奉王氏之祀，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啓迪之也。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拆，預知密旨，黨附外戚，反欲迎禑，永絶王氏。幾使聖天子存亡繼絶之恩不得行。其爲逆謀，實金佇、鄭得厚所明言，官吏國人所共聞。故臺諫交章論執，而安烈伏辜。餘黨免於鈇鑕，國人靡不觖望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，則殿下之大事去矣。

金宗衍潛結奸黨，同惡相濟，以圖不軌，令尹彝、李初流言上國，請親王動天下之兵，遂啓聖天子疑我之心，罪莫大於此者。而使臣王昉、趙胖之還，辭證明白，何置而不問乎？使臣鄭道傳、韓尚質等欽奉宣諭聖旨曰：‘高麗有多小地方，也有賢的、也有愚的，

自要小見識，使那小人來。’則其爲不軌之迹明矣，始謀之黨見矣。誠宜命有司推鞫其狀，明示重典，聞于天子可也。而罪同罰異，或誅或免，何哉？向使宗衍之黨之計得行，而天子不得明見萬里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。趙裕之言一也，或遠竄、或近流、或有杖之者、或有誅之者、或有召還京師慰而安之者，是亦何心哉？向使趙裕之黨之計遂行，則忠義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。

戊辰回軍之際，池湧奇乃曰：‘有親王之子孫在焉。’其言果驗於王益富之事也。然則湧奇之扶擁益富而潛圖之迹甚明矣，殿下殺益富而赤其族，活湧奇而全其首領，則殊失用刑之公矣。益富之死也爲有罪，則湧奇之生也何幸歟？湧奇之生也爲無罪，則益富之族奚罪歟？向使湧奇之計得行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。大逆不忠之黨，皇天后土之所不容，三韓臣子所不共戴天之讎也。殿下烏得而私之？管叔，成王之叔父也，將危周公而就戮。上官安，昭帝之親舅也，以謀霍光而赤族。假使周公、霍光見疑於成、昭，則周、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。殿下不以王法爲念，牽於姑息之仁，臺諫論劾而反見斥逐，群邪保全而反見任用，是勸不忠不義於將來也，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也。然則其於皇天眷命殿下之意何？其於天子復立王氏之意何？其於祖宗扶佑殿下之念何？其於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？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故，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。

臣之所言公，則請將安烈、宗衍、趙裕之黨，與夫湧奇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，布告中外，以快人神之憤，以懲亂賊之徒可也。好惡出於一時，是非公於萬世，臣何惜一朝之命，不顧萬世之法乎？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，寧得罪於殿下，冀不獲罪於祖宗也。又念君子陽類，磊磊落落，無所回互，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，而衆臣和於朝，萬物和於野，簫韶九成，鳳凰來儀。小人陰類，唯唯諾諾，變亂是非，用之則降其國於昏暗，而日月薄食，水泉沸騰，山谷易處，霜降不節。此必然之理也。伏惟殿下親君子，訪以時政得失，問以古今亂理，從容談笑，涵養德性，無言不聽，靡事不舉，非法不道，非禮勿行。絶宦官，遠小人，斥異端，存天理而滅人欲，則可以共新於理化，可以仰答於天心，天災消，地道寧，賞罰明，禮樂興，陰陽和而風雨時。天命益新，人心益附。隣國益慕之矣。願殿下深思之，熟慮之。"

道傳以罪配羅州，誾力不能救，且自上書後，怨讟旁興，王亦忌之，故稱疾自免。諫官金震陽等劾論削職，流遠地。尋召拜同知密直司事。時右侍中裴克廉等奉王大妃教，將廢王。事既定，乃白我太祖，太祖怒曰："廢之而將立誰耶？"誾對曰："我等必得明主，願勿憂。"遂廢王。王將出，誾跪曰："禹玄寶父子謀迎辛禑，又黨於金宗衍，欲危社稷，於是大臣、省憲以宗社大計，請罪玄寶父子。上以姻婭之故，優游不斷，曾未知五百年三韓之業，在禹氏之生死也。

昔商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，伊尹放之桐宫，既而太甲處仁遷義，伊尹迎太甲，復紹成湯之業。今上若能遷善改過，則不待朝夕而復矣。”王曰：“予本不欲君爾等也，而群臣强立之，且予不敏，未諳事機，豈無忤群下之情乎？”因泣下曰：“禹氏於我爲仇讎矣。”遂行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高麗史一百十七

列傳卷第三十

鄭夢周

鄭夢周，字達可，知奏事襲明之後。母李氏有娠，夢抱蘭盆忽墮，驚寤而生，因名夢蘭，生而秀異，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。年至九歲，母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，驚覺出視，乃夢蘭也，因改夢龍。既冠，改今名。恭愍九年，應舉連魁三場，遂擢第一人。十一年，選補藝文檢閱。十三年，從我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，累遷典農寺丞。時喪制紊弛，士大夫皆百日即吉，夢周於父母喪獨廬墓，哀禮俱盡。命旌表其閭。十六年，以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。時經書至東方者，唯《朱子集注》耳。夢周講説發越，超出人意，聞者頗疑，及得胡炳文《四書通》，無不脗合，諸儒尤加嘆服。李穡亟稱之，曰："夢周論理，橫説竪説，無非當理。"推爲東方理學之祖。十七年，轉成均司藝。二十年，

改太常少卿，俄遷成均司成。二十一年，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，賀平蜀，還至海中許山，遭颶風，船敗，漂抵岩島，師範溺死，其得免者纔什二，夢周濱死乃生，割鞲而食者十三日。事聞，帝具舟楫取還，厚加恩恤，遣還。辛禑元年，拜右司議大夫，移成均大司成。

初，皇明肇興，夢周力請于朝，首先歸附。至是，恭愍被弑，金義殺使，國人恟恟，不敢通使朝廷。夢周又陳大義，以謂："邇來變故，當早詳奏，使上國釋然無惑，豈可先自疑貳，構禍生靈?"於是始遣使告哀，且辨釋金義事。時北元遣使賜詔，權臣李仁任、池奫欲復事元，議迎其使。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曰："爲天下國家者，必先定大計，大計未定，則人心疑貳，人心之疑，百事之禍也。念吾東方，僻在海外，自我太祖起於唐季，禮事中國，其事之也，視天下之義主而已。頃者，元氏自取播遷，大明龍興，奄有四海。我上昇王，灼知天命，奉表稱臣，皇帝嘉之，封以王爵，錫貢相望者，六年于兹矣。今上即位之初，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，中路擅殺，叛入北元，與元氏遺孽，謀納瀋王。既殺天使，又背其君，惡逆甚矣。誠宜正名其罪，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請討而殺之，然後已也。國家不唯不問金義之罪，反使宰相金湑奉貢北方。吴季南封疆之臣也，擅殺定遼衛三人。張子温等金義一行之人也，不達定遼衛，公然還國，又置而不問。今北使之來，議遣大臣，禮接境上，乃曰:

'不欲激怒北方，以緩師也。' 夫元氏失國，遠來求食，冀得一飽，以延須臾之命，名爲納君，實自利也。絶之則示我之强，事之則反驕其志，其欲緩師，實速之也。竊聞其詔，加我以大逆之罪，因以赦之。我本無罪，又何赦焉？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，則是舉國臣民無其實，而自蒙大逆之名，不可使聞於四方。爲臣子者，其可忍乎？又况朝廷初聞金義之事，固已疑我矣。又聞與元氏相通，而不問金義之罪，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。若興問罪之師，水陸並進，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乎？其欲緩小敵之師，實動天下之兵也，此理甚明，人所易曉。廟堂之上，若不能言者，其故不難知也。蓋以前日群小之變，當時宰執恐被朝廷責詰，實有與金義通謀，欲以絶上國，安師琦情見自刎是也。師琦既死，宜速定計，以快衆憤，而至今未有聞也，人情洶洶，恐生他變。伏惟殿下斷自宸衷，執元使，收元詔，縛吴季南、張子温並金義帶行之人，送至京師，則曖昧之罪，不辨自明，乃約與定遼衛，養兵待變，聲言向北，則元氏遺種，斂迹遠遁，而國家之福，無窮期矣。" 池、李深忌之，貶流彦陽。二年，許任便居住。時倭寇充斥，濱海州郡，蕭然一空，國家患之。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説和親，其主將拘囚興儒，幾餓死，僅得生還。

三年，權臣嗛前事，舉夢周報聘于霸家臺，請禁賊，人皆危之，夢周略無難色。及至，極陳古今交隣利害，主將敬服，館待甚厚。倭僧有求詩者，援筆立

就，緇徒坌集，日擔肩輿，請觀奇勝。及歸，與九州節度使所遣周孟仁偕來，且刷還尹明、安遇世等數百人，且禁三島侵掠。倭人久稱慕不已，後聞夢周卒，莫不嗟惋，至有齋僧薦福者。夢周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，乃謀贖歸，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，且爲書授尹明以遣。賊魁見書辭懇惻，還俘百餘人。自是每明之往，必得俘歸。四年，拜右散騎常侍，歷典工禮儀典法版圖判書。六年，從我太祖擊倭雲峰，還拜密直提學。明年，簽書司事。十年，拜政堂文學。本國與朝廷多釁，帝怒將加兵于我，增定歲貢，乃以五歲貢不如約，杖流使臣洪尚載、金寶生、李子庸等于遠地。至是，當遣使賀聖節，人皆憚行，規避最後，乃擬遣密直副使陳平仲。平仲以臧獲數十口賂林堅味，遂辭疾。堅味即舉夢周。禑召面諭曰："邇來我國見責朝廷，皆大臣過也。卿博通古今，且悉予意。今平仲疾不能行，乃代以卿，卿意何如?"對曰："君父之命，水火尚不避，况朝天乎?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，除候風渤海，實九十日程。今去聖節纔六旬。脫候風旬浹，則餘日僅五十，此臣恨也。"禑曰："何日就道?"對曰："安敢留宿。"遂行。晨夜倍道，及節日進表。

帝覽表晝日曰："爾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，日迫乃遣爾也。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乎?"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，帝曰："然則應解華語。"特賜慰撫，敕禮部優禮以送，遂放還尚載等。

十一年，同知貢舉取士。故事，每試一場輒考較

出榜。初場不合格者，不得入中場，終場亦如之。懿妃弟盧龜山，童騃無學，中場不入格。禑大怒，欲罷試。李成林、廉興邦等詣龜山父英壽第，請使龜山赴終場，英壽辭以不可獨入，於是並試不合格者十數人，竟取龜山。德昌府行首文允慶，本宫官李匡從者，竊書其友策，夢周黜之。知貢舉廉國寶乃取之。崔瑩戲語人曰："前月監試學士尹就，棄寒士取昏童，致天大雹，盡殺我麻。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?"十二年，如京師請冠服，又請蠲免歲貢。夢周奏對詳明，得除五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。及還，禑喜甚，賜衣帶、鞍馬，拜門下評理。明年，請解職，封永原君。與河崙、廉廷秀、姜淮伯、李崇仁建議革胡服，襲華制。

十四年，拜三司左使。辛昌元年，改爲藝文館大提學。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，拜門下贊成事，同判都評議使司事、戶曹尚瑞司事、進賢館大提學、知經筵春秋館事、兼成均大司成，領書雲觀事，封益陽郡忠義君，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號。教曰："撥亂反正，誠社稷之忠臣；崇德報功，實國家之令典。惟卿天人之學，王佐之才，射策而連捷魁科，廬墓而克伸孝志。惟根本培植於內者，確乎不拔；故英粹發越於外者，焕乎有文。先王任用而俾掌絲綸，後生景慕而如仰山斗。倡鳴濂洛之道，排斥佛老之言。講論惟精，深得聖賢之奥；教誨不倦，蔚有人材之興。德望由是而益崇，聲名以之而大振。聖明勃興之伊始，國家歸附之

最先，愼簡臣僚，舉充書狀。航滄海而乃往，因颶風之所漂；僅脱萬死以旋歸，優荷九重之眷顧。迨玄陵賓天之後，當金義奔胡之初，有權臣執狐疑之心，謂庶官憚駿奔之役，莫肯遣使於上國，將欲嫁禍於生靈，卿與鄭道傳等力言，以爲'邇來變故之相仍，具事情而申達，苟獲罪於天子，難延祚於邦家，故有使介之行，以明臣子之分。'顧東方之寧謐，繇卿輩之謨猷。厥後胡使之來，書辭不順，當時郊迓之議，大小皆然。率李詹、伯英之徒，極陳不可，忤仁任、池奫之輩，未得見容。竄逐嶺南者數年，往還日本者經歲。由小邦覲聘之緩，致天朝譴責之嚴。國步危疑，人心洶懼。跋履山川，親瞻天日，始通王覲之途，終減歲貢之額。惟自昔罔愆事大之禮，肆至今克有保民之休。粤自甲寅以至己巳，不幸有禑、昌僭竊之禍，居常懷狄、張興復之忠。天實臨於爾心，事竟成於有志。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門下評理尹承順等回自京師，欽奉聖旨：'高麗君位絶嗣，雖假王氏，以異姓爲之，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。'是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卿等定策，宣天子之命，禀太妃之言，推戴寡躬，俾承正統。續十六年既絶之祀，延千萬世無疆之休。於是整頓紀綱，修明禮樂，正田法而息争訟，汰冗官而舉賢良。廊廟施爲，實堯君舜民之志；經筵啓沃，皆伊訓説命之言。奇材允協於股肱，盛烈難忘於帶礪。苟無褒崇之異數，何以勸勵於將來？是用立閣圖形，勒碑紀績，追贈三代祖考，宥及永世子孫。錫之土田，副以臧獲，仍賜白

金五十兩，廐馬一匹。於戲！予惟襲艱大之業，思免厥愆；卿益輸弼亮之誠，以永終譽。”

王御經筵，夢周進言曰：“儒者之道，皆日用平常之事。飲食男女，人所同也，至理存焉。堯舜之道，亦不外此。動静語默之得其正，即是堯舜之道，初非甚高難行。彼佛氏之教則不然，辭親戚、絶男女，獨坐巖穴，草衣木食，觀空寂滅爲崇，豈是平常之道？”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，故夢周講及此，然王方惑佛，不納。彝、初獄起，臺諫論其黨甚力，夢周請因封崇四代大赦，臺諫猶論執不已，王下都堂議，夢周以爲：“罪狀不白，今又經赦，不宜復論。”刑曹劾夢周右彝、初黨，夢周再上牋辭，皆不允，召夢周宴慰之。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守門下侍中、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、領景靈殿事、右文館大提學、監春秋館事經筵事、益陽郡忠義伯。三年，王謂經筵官曰：“今人知中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，可乎？”夢周對曰：“近代史皆未修，先代《實録》亦不詳悉，請置編修官，依《通鑑綱目》修撰，以備省覽。”王納之。即命李穡、李崇仁等修《實録》，不果行。

成均博士金貂上書毁佛，王怒，欲抵以死罪。兵曹佐郎鄭擢上疏曰：“竊聞金貂排斥異端，極言不諱，上以其破毁先王成典，將置極刑。臣竊爲殿下惜之，《書》曰：‘監于先王成憲，其永無愆。’所謂先王成憲者，不過三綱五常，而佛氏皆背之，非貂毁先王成典，乃殿下自毁之也，願赦貂狂直之罪。”代言等畏王

怒，不敢啓。夢周與同列上疏曰："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。國保於民，民保於信。近日殿下下教求言曰：'言之者無罪。'於是，人皆抗疏，極論政事之得失，民生之休戚，真所謂不諱之朝也。有國子博士生員等亦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説，言語不謹，觸犯天威，在朝之臣，不勝恐懼，臣等以爲：'斥詆佛氏，儒者之常事，自古君王置而不論，况以殿下寬大之量，蕞爾狂生，在所優容。'乞霈寬恩，一皆原宥，示信國人。"王從之。貂等得免。

又疏曰："賞罰，國之大典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，罰一人而千萬人懼，非至公至明，不足以得其中而服一國之人心也。自殿下踐祚以來，省憲、法司交章舉劾，以爲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；某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行在所爲内應者，某人於諸將承天子之命以辛禑父子爲非王氏議復王氏之時，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；某人送彝、初於上國，請親王動天下兵者；某人陰養先王孽孫，潛謀不軌者。章疏屢上，雖勞聖慮之勤，至今未見明白。必於其間有罪者曲蒙肆宥，無辜者未能昭雪，其於公道，似乎兩失，是以言者紛紛，至今不已。臣等以謂：'宜令省憲、法司共議商榷，將連涉人等獄詞文案更加詳覆，某人罪在不宥宜置于法，某人情在可疑宜從輕典，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辨釋。獄章既上，殿下坐朝門，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，使無寃抑，然後加以罪黜、施以肆宥，則人心服而公道行矣。'"從之。

於是，省憲、刑曹論列五罪曰："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，曹敏修、李穡也。與於金宗衍之謀爲内應者，朴可興、池湧奇、李茂、鄭熙啓、李彬、尹師德、陳乙瑞、朴葳、李沃、李仲華、陳元瑞、金軾、李竈哲也。但湧奇、葳、茂、熙啓、彬、師德、乙瑞、元瑞、沃、仲華等皆不問流貶，又無供辭，情在可疑。然湧奇、葳名在功臣之列，位至將相，宜盡心輔佐而多聚軍官，使宗衍有所依賴，欲遂其謀，其情難測。軾、竈哲等雖有供辭，辭不分明，情亦可疑。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，邊安烈、李乙珍、李庚道、元庠、李貴生、鄭地、禹玄寶、禹洪壽、王安德、禹仁烈、及穡、熙啓也。大逆安烈雖無供辭，既已伏誅，然不籍産，舉國觖望。乙珍與安烈同謀，擾亂國家，供辭明白，今據乙珍之辭，則庚道之與謀亦無疑矣。且以安烈腹心，爲其都鎮撫，豈有安烈謀事而庚道不知者乎，宜與乙珍同處較問。庠、貴生知情不首，且據李琳父子供辭，則洪壽雖涉迎禑而無供辭，其情可疑。以鄭地供辭觀之，地之無罪被誣明矣。以朴義龍供辭觀之，則穡之謀迎辛禑固可罪也。玄寶、安德、仁烈、熙啓等已皆免職，分配于外，皆無供辭，故問其時問事巡軍官皆云：'玄寶等之與謀，金佇已明言矣。'然不以其時與佇對辨，又無供辭，情在可疑。而仁烈則以委官坐巡軍不明取佇之供辭，安德則都屯串敗軍後往見禑於驪興，累日之程，其間難測。又觀李琳父子供辭，則安烈之欲使仁烈、安德迎禑明矣。其見於彝、初書

者，邊安烈、金宗衍已伏誅，李琳、曹敏修病死，禹仁烈、鄭地、李崇仁、權近、李貴生、禹玄寶、權仲和、張夏、李種學、慶補已承服，李穡、陳乙瑞、李仁敏、韓俊、鄭龍、仇天富、李大卿皆無供辭。其不在彝、初書中而見於洪仁桂供辭者，崔公哲已杖死，崔七夕、安柱、公義、郭宣、鄭丹鳳、曹彥、王承貴、張忠立已承服，趙卿病死。陰養先王孫者，亦池湧奇也。湧奇陰養益富事狀明白，其罪不可赦也。"

王御正殿召夢周及判三司事裴克廉，兼大司憲金湊，門下評理柳曼殊，左常侍許應，右常侍全五倫，諫議朴子文、全伯英，獻納權軫、正言柳沂、金汝知，掌令崔咸、金畝，持平李元緝、李作，刑曹判書具成祐，總郎成溥，正郎河係宗，佐郎朴猗等議定五罪。王曰："自寡人即位以來，臺諫每以五罪交章上疏，然罪狀不白，難可罪之。不唯予之軫念，臺諫因此或落職，或左遷，紛紛不已。即今宜以明辨，其有罪者不可以私赦，被誣者亦不可不赦。卿等毋面從，退有後言。"乃問立昌迎禑之事，欲寬李穡，曰："戊辰年，諸將回軍，議立王氏，問計於穡，而曹敏修以辛昌外戚，爲時大將，穡實怯懦，故曰：'父廢子立，有國之常。'乃立昌襲位，罪可恕也。"夢周對曰："然，但穡無節操耳，何有罪乎？"湊駁曰："當殿下龍潛之日，僞辛稱玄陵之後，穡知其非王氏而倡立子昌，曰：'父廢子立'，是成辛氏爲君也。成辛氏爲君，則殿下以辛氏之臣，而篡辛氏之位矣。穡爲世大儒，就斷國

論，貪生忘義，罪可恕乎？當時大將如諸軍事可不恃賴，而固畏敏修乎？”諸郎舍但唯唯，汝知獨希旨曰：“臣亦以謂穡等無罪也。”王又欲原禹玄寶、朴可興，湊又曰：“殿下似有私意。”王勃然變色曰：“卿以予私耶？”遂釋穡、玄寶等，以無供辭而但有金佇、鄭得厚之言也。王命敏修、安烈籍其家，湧奇、可興依舊付處，仁烈、安德、葳外方從便，餘皆京外從便。初安德亦在京外從便中，湊曰：“安德、藍浦之役，專軍覆没。其還也，必道驪興而謁辛禑議迎立，謂之罪狀未白，可乎？外方從便，其賜亦大矣。”王從之。夢周啓王著令曰：“今後如有論上項人等罪者，以誣告論。”尋賜夢周安社功臣號。四年，夢周取《大明律》、《至正條格》、本朝法令，參酌删定，撰新律以進。

夢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，中外歸心。又知趙浚、南誾、鄭道傳等有推戴之謀，嘗欲乘機圖之。及世子奭朝見而還，太祖出迎黄州，遂畋于海州墜馬，體甚不平。夢周聞之有喜色，遣人嗾臺諫曰：“李太祖舊諱今墜馬病篤，宜先剪羽翼趙浚等，然後可圖也。”遂劾浚、道傳、誾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，將殺之，以及太祖。太祖還至碧瀾渡將宿，太宗馳至，告曰：“夢周必陷我家。”太祖不答。又告不可留宿於此，太祖不許。固請然後力疾，遂以肩輿夜還于邸。夢周憂不濟事，不食已三日，太宗又白曰：“勢已急矣，將若何？”太祖曰：“死生有命，但當順受而已。”

太宗與太祖弟和、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："李氏之忠於王室，國人所知。今爲夢周所陷，加以惡名，後世誰能辨之？"乃謀去夢周，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。夢周詣太祖邸欲觀變，太祖待之如初，太宗曰："時不可失。"及夢周還，乃遣趙英珪等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，年五十六。

太宗入告，太祖震怒，力疾而興，謂太宗曰："汝等擅殺大臣，國人以我爲不知乎？吾家素以忠孝聞，汝等敢爲不孝乃爾！"

太宗對曰："夢周等將陷我家，豈可坐而待亡，此乃所以爲孝也。宜召麾下士備不虞。"

太祖不得已，使黄希碩白王曰："夢周等黨庇罪人，陰誘臺諫，誣陷忠良，今已伏罪，請召浚、誾等與臺諫辨明。"於是鞫臺諫流之，並流其黨，梟夢周首于市，揭榜曰："飾虚事，誘臺諫，謀害大臣，擾亂國家。"

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。

夢周天分至高，豪邁絶倫，有忠孝大節，少好學不倦，研窮性理，深有所得。太祖素器重，每分閫必引與之偕，屢加薦擢，同陞爲相。時國家多故，機務浩繁。夢周處大事、决大疑不動聲色，左酬右答，咸適其宜。時俗喪祭專尚桑門法，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，立家廟奉先祀。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胥，秩卑人劣，始選用參官有清望者，嚴其黜陟。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，事多猥濫，始置經歷都事，

籍其出納。又内建五部學堂，外設鄉校，以興儒術。其他如立義倉賑窮乏，設水站便漕運，皆其畫也。所著詩文豪放峻潔，有《圃隱集》行于世。

本朝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、領議政府事、修文殿大提學、兼藝文春秋館事、益陽府院君，謚文忠。子宗誠、宗本。

金震陽

金震陽，字子靜，雞林府人。性慷慨不群，少孤力學。恭愍朝登第，調藝文檢閲，不十年，歙歷華要，出爲西海道按廉，有聲績，由門下舍人陞左司議。

恭讓時，彝、初獄起，震陽語同僚曰："彝、初之事，三歲小童亦知其誣。"憲司劾以輕論大逆，以沮正論，請削職遠流，不敘。王止罷其職。起爲右散騎常侍，尋轉左常侍。與右常侍李擴、右司議李來、左獻納李敢、右獻納權弘、左正言柳沂等論三司左使趙浚、前政堂文學鄭道傳、前密直副使南誾、前判書尹紹宗、前判事南在、清州牧使趙璞等曰："鄭道傳起身賤地，竊位堂司，欲掩賤根，謀去本主，無由獨舉，織成萋斐之罪，連坐衆多之人。趙浚於一二卿相間，偶起讎嫌，與道傳同心，相扇變亂，賣弄權勢，誘脅諸人。於是，患失乾没之輩，希旨生事之徒，響應而作。其中南誾、南在等爲扇亂之羽翼，尹紹宗、趙璞等爲造

言之喉舌，唱和而起，廣張罪網，施刑於不可刑之人，求罪於本無罪之地，衆心危懼，咸怨咨嗟。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德。歲庚午，清州大水。辛未，城市乘桴。天災荐至，年穀不登，豈非所召也？

殿下若曰：'浚爲功臣，雖有罪當恕。'臣等又竊聞，去年戊辰，開國伯立殿下之心，已發於回軍之日，而浚不在軍中，其不參其議明矣。至己巳，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，浚則却之而言他，賴開國伯不許之，故殿下得以立焉。執此論之，浚前不參謀於始議之日，後欲沮其既定之策，謂之殿下之功臣，可乎？浚若曰：'吾嘗無此言。'不唯左右諸相聞之，天高聽卑，昭然可畏，焉能廋哉？至哉！開國伯之忠也。僞朝猾夏之舉，而活斯民也如彼，拒趙浚立他之謀，而立殿下也如此。其忠之至，可謂貫乎日月矣。向若行兵萬里，挑戰上國，則斯民之衣食，於斯含飽鼓腹於壽域之中，其可得乎？

況天子特遣使介，錫以内帑之珍，寵遇世子，序於諸侯之上，又可得乎？若浚也者，其言如彼，其心可知，然則不惟不得爲功臣，實爲大不忠之臣也。夤緣僥倖，反得功臣之名，齒於功臣之列。寫容垂耀，與大功臣無異，超資受職，與真功臣十倍，而榮莫大焉。曾不思遷善掩罪，猶復陰與羽翼喉舌之輩，無時聚謀，豈徒然哉？臣等竊畏，必有不遂其所圖，而又有不忠之論，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也。又臣等聞，

浚於上前乍泣乍哀，外示遷善之狀，内要寬罪之計，此乃僞悔也。殿下天性正直，以爲實然，臣切恨之。浚當姦計方肆之初，天誘其衷，遂悟昨非而悔之如是，則其悔也真矣。厥今其同惡唱亂之輩，幾乎垂翅而衆怒群猜極矣，安得不如是而免其罪乎？此實不得已而然也，非僞悔而何哉？若他日幸復乘勢，其生變有甚於前必矣！伏望殿下毋恃而早圖之可也。

又臣等聞誾嘗陳言曰：'殿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。'此言何謂也？且誾於國家，別無殊功，驟登台府，殿下之賜大矣。乃希合浚與道傳之意，曾無感恩知足之心，敢發輕辱不敬之言，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。其用意姦惡如此，誠可畏哉？蓋此人輩，厥罪惟均，殿下若因循不斷，不唯天怒人怨，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。臣等本非故欲害人者也，安敢效彼輩私未讎報勞心忉忉者爲哉？但以公義如此，事勢如此，故不敢不請也。此言如飾，皇天上帝，實先誅臣等，可不畏哉，可不畏哉？伏望殿下收浚、誾、在、紹宗、璞等職牒、功券，鞫問其罪，明正典刑。道傳仍於貶所典刑，垂戒後來。"疏上，留中不下。

震陽之疏，雖尊太祖，其實將欲危之也。震陽等牒憲司發吏卒守浚、誾于家，浚讀書不輟，曰："吾爲社稷耳，又何憂乎？"明日，震陽等伏閤更請，王召侍中沈德符、鄭夢周議，遂依申流浚遠地，削誾、紹宗、在、璞職，亦流遠地。道傳亦在流中，而知申事李詹遺忘不錄，震陽等據依申遣人于奉化，執道傳囚于甫州。

司憲府大司憲姜淮伯、執義鄭熙、掌令金畝、徐甄、持平李作、李申又上疏請浚等罪，並劾判典校寺事吳思忠罪與紹宗同，乞並究理，命削職遠流。震陽等又言：“古人曰：‘去草不去根，終當復生；去惡不去根，其惡長。’浚，道傳惡之根也，誾、紹宗、在、璞養其根而滋蔓者也。昨臣等上章請誅，而惟道傳特蒙允許，餘止貶外。罪同罰異，請將浚等並置極刑。”王愕然曰：“我初無誅道傳之語。”命移流道傳于光州，浚于泥山，誾、在、璞、紹宗、思忠皆聚水原，遣巡衛府千戶金龜聯、刑曹正郎李蟠與楊廣道觀察使姜隱同鞫。未行，我太祖自海州輿疾夜還于邸。鄭夢周、李穡、禹玄寶等以謂：“若劾浚、誾置極刑，則璞、紹宗、思忠之輩不足制也。”陰誘臺諫，連日交章，伏閤廷諍，請誅浚、道傳等。王命先鞫誾等諸人，辭連浚、道傳，然後可並鞫之。及夢周誅，我太宗與太祖弟和議令恭靖王啓曰：“若不問夢周之黨，請罪臣等。”王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，且曰：“流之於外可矣，不必問也。”翌日，兩府詣闕請鞫，命判三司事裴克廉、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金士衡等治之。臺官曰：“據門下府移牒爲之，非吾等本意也。”震陽曰：“鄭夢周、李穡、禹玄寶使李崇仁、李種學、趙瑚謂臣等曰：‘判門下李太祖舊諱恃功專擅，今墜馬病篤，宜先翦羽翼趙浚等，然後可圖也。’”於是囚崇仁、瑚、種學與其弟種善，夢周弟禮曹判書過、司宰令蹈及其黨鄭寓、李堂鞫之，皆服。乃召浚還，思忠、在、璞

復職，宥道傳、誾、紹宗，流震陽、擴、來、敢、弘、熙、畝、甄、作、申、崇仁、瑚、種學、種善、寓、過、蹈、堂于遠地。

按律者言："震陽等罪當斬。"

太祖曰："予不好殺久矣，震陽等承夢周指嗾耳，豈可濫刑？"曰："然則宜痛杖之。"

太祖曰："既已寬之，何杖之有？"震陽等由是得免。玄寶孫成範、淮伯弟淮季，皆王愛壻，故玄寶之黨及淮伯皆不坐，沂亦以病免。又流詹及代言李士潁于外，太祖麾下柳曼殊、尹虎、黃希碩等上書請籍夢周家，並治其黨，王從之。奪震陽、擴、崇仁、瑚、種學、種善告身。臺諫交章曰："金震陽輩搆釁生事以致禍亂者，其謀非一日，其黨非一人。今又因仍姑息，置而不問，則臣等恐群疑無自而釋，衆心無自而安，變故之生，姦邪之作，將不弭矣。願殿下令巡軍萬戶府將震陽等究問情狀，隨其輕重，以明其罪，以斷厲階。"王命更勿鞫訊，但據前日獄辭，分其輕重以聞，於是杖震陽一百，徙流遠地，尋卒。

姜淮伯

姜淮伯，晉州人。父著，門下贊成事。淮伯，辛禑初登第，累遷成均祭酒，歷密直提學副使、簽書司事，賜推忠協輔功臣號。恭讓即位，以淮伯、趙浚、

徐鈞衡、李至爲世子師。淮伯以年少無學固辭，陞判密直司事兼吏曹判書。上疏曰："吉凶非自外至，禍福惟人所召。安有憑佛教信術數以冀福利之理乎？佛氏之道，清净寡欲爲第一義，若窮竭民力，造佛造塔，則反得罪於佛氏而殃禍隨至矣。近日演福之役，民有破産失業，是乃傷仁政之大端也。天時地利，不如人和，一治一亂，自然之理，安有地氣衰王而國祚有盛衰乎？開國以來，四百餘年，何嘗巡住三京而朝三十六國乎？辛禑信圖讖而移都南京矣，未知何國朝於漢江乎？災異之出，實惟上天仁愛，人君正當恐懼修省，日慎一日，檢身節用，時使薄斂，則上答天譴，下慰民心。何必遷都漢陽，盡驅農民以供營繕之役，科斂徵發，使失耕穫之時，以摇邦本而傷和氣乎？宴安邪侈，斲喪良心之斤斧也。今殿下於宫中構新亭、植花卉，以爲宴安之所，臣恐侈心自此而生矣。又御衣襨，令倉庫買賣供進，一匹之絹，價或倍蓰，謀利之徒，坐取重利，乞令倉庫奴隷習織綾絹，以供内用。"王納之。出爲交州江陵道都觀察黜陟使，召還拜政堂文學兼大司憲。與同列言："人事乖於下，天變應於上。今星失其躔，月有食既，又當農月耕播之時，寒冰未解，候如隆冬，必有召致，不可不慮。願殿下恐懼修省，明其政刑，恪勤天戒，以答天心。仍敕京外不急土木之役一皆停罷，以弭怨氣。"王從之。

諫官金震陽等承鄭夢周指嗾，劾趙浚、鄭道傳等罪，淮伯亦率臺官上疏論劾浚等。及夢周誅，震陽等

皆杖流。淮伯以王壻淮季兄得不坐，遂稱疾辭職。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："姜淮伯等羅織無辜，欺罔宸聰，而殿下命一二大臣窮問得情，震陽、鄭熙等十人皆服厥辜，遠竄于外，獨淮伯與柳沂苟免在家，若不與於其議者，罪同罰異，願殿下斷以大義，削淮伯、沂職，流遠地以正邦憲。"王不得已，從之，流淮伯于晉陽。入本朝，爲東北面都巡問使，卒，年四十六。子宗德、友德、進德、碩德、順德。

李詹

李詹，洪州人。恭愍王幸九齋試經義，賜詹等七人及第，授詹藝文檢閱，三轉爲正言。上疏曰："史典之法尚矣，古者諸侯無私史，邦國之志藏於王室而已。及其三史繼作，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。本朝自統三以來，褒貶可記之事常多，史官筆不停書，易世而後乃編摩。然其所載，只陰晴日歷耳。若其先王行事之跡，與夫國家黜陟之典，官或失之，其故何歟？大抵事之形迹，雖已著明，己之耳目，皆不可信。史臣非不欲見聞於闕下，書生辭色拙訥，人亦不以情狀告之，故退而瞞不知何事，嘉言善行，至於再傳，而狃於私見，然後掇拾，以爲實錄，是非混淆，世莫能矯，是豈獨天地之罪人，抑殿下之罪人也。然亦非史臣之罪，遠史臣之過也。《傳》曰：'君舉必書'，此言君之言

動，左右史皆得以書之也。伏望殿下親近史臣，言動施爲，令悉書之，又令諸司具事以報而錄之，則紀載必不差謬，此乃殿下觀感修省之機也。臣又聞，古之帝王未有宴安而能致治者，文王不遑暇食，宣王常設庭燎，二君用心於民如此其勤，故垂統之功，莫不緜遠，中興之業，益有光明，終始成周而爲有道之長，後世人主之所當取法也。殿下即位之初，勵精圖理，御殿聽政，自宰相至于群有司，咸得進言，各以其職聞奏，故民情上達，事無壅塞，幾致昇平。及其涉歷萬機，自有私見，以謂'臣下之言，莫能予智'，賞罰廢置，斷自宸衷，無所咨諏，故國之理亂、政之得失，庶官無敢言者，誠可嘆也。願殿下親臨庶政，自宰相至于大司憲、六部尚書、諫議大夫皆得以言事之得失，則昇平之理，庶幾可復。若計較小功，糾摘細過，有司之任，非殿下所當爲也。殿下近值冬雷之變，以爲'此百職懈位，政刑不明之應'，乃令諸司日書坐目，具劄子以聞，此誠殿下畏天勤民之美意也。然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，若殿下昧爽夙興，平旦視朝，以示百官，誰敢曠官尸祿以自安乎？苟不然，則必將托以疾病事故，誣殿下者多矣，焉能人人而誅之？臣計以爲，使考功考各司勤怠。凡在官者，日出而聚，日午而散，其有不如法者，憲司糾理。伏惟殿下法文、宣之成憲，無安於位，無倦于政，以達輿情。"王從之，令每月六衙日，六部、臺省官親奏事，又令史官近侍。

全羅道都巡問使李金剛貪財喜酒色，奪羅州牧使

河乙沚玉頂兒，又漕運後期致漂没，憲府將劾之。知申事廉興邦聞之，曰："金剛賄賂絡繹，憲府何能爲？"金剛果以賄免罪，後拜四宰，諫官不署告身，辛旽謂詹曰："何不署金剛告身？"詹曰："何可署也？吾父若祖俱令同正，吾得爲正言足矣。"旽默然，後貶知通州事，召復爲正言。辛禑初，陞獻納。與正言全伯英上疏請誅李仁任、池奫，貶知春州事，伯英榮州事。尋杖流河東，蒙宥從便。累歷（問）〔門〕下舍人、典理總郎。辛昌立，拜司憲執義，書唐太宗《帝範》以進曰："王者高居深宫，虧聽阻明，恐有過而不聞，有闕而莫補，所以設鞀樹木，思獻替之謀，傾耳虚心，竚忠正之説。故忠者瀝其心，知者盡其策，臣無隔情，君無偏照。昏主則不然，自聖而拒諫，故大臣惜禄而莫諫，小臣畏誅而不言，肆其荒暴，自以爲德兼三皇，功過五帝，至於身亡國滅，豈不悲哉？臣嘗得是書而讀之，人主飭躬闡化之道，求賢納諫之方，去邪誡盈之訓，備載其中。臣今承乏言責，雖使臣觸冒天威，抗辭極諫，豈出於是書之外哉？伏惟萬機之暇，幸垂睿覽。"

恭讓即位，轉成均大司成，改右常侍經筵講讀官，歷工、禮二曹判書，尋拜密直代言。時成均博士金貂上書曰："人事動於下，則天變應於上，災異故不虚生，德必未孚於帝心，政必未恊於輿望，刑賞必戾於正，任用必失其宜，寃抑必有所未伸，財用必有所妄費。此無他，以好怪也。好怪則失中，失中則不和，

此天地之氣所以未順也。所謂怪者，釋氏也。釋氏潔身亂倫，逃入山林，此亦一道也。然其禍福之説，妖妄尤甚。其曰：‘張皇梵采，能厭妖異’，而降香絡繹，供億浩廣，未見天災地怪之消弭也。其曰：‘我以祈福，能使人壽’，而不惜萬錢，俾之祝壽，未見百齡之驗也。其曰：‘賴我接引，破地獄生樂土’，然死無復生者，其見樂土與地獄者誰歟？其曰：‘地鉗之應，置金刹寶塔以鎮之’，然三代以上未有釋氏，不知何物以鎮之而致雍熙之治歟？且其法曰：‘禁而相生養之道，以求所謂清净寂滅者’，然其徒寄食吾民，無所愧恥，可笑之甚也。嗚呼，爲此道者，閉口居山，與禽獸同群，然後可也。雜處民間，毁傷風俗，亦獨何哉？殿下中興，雖在先王之法猶有所損益之者，况此誤世之大怪，尤好而不黜之，可乎？奈何造塔之役，農民勞憊，禪僧之養，錢穀虚耗。上所好者，下必有甚焉，恐斯民駸駸然入于釋氏，棄恒産而背君父矣。昔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，殫府庫以事浮屠，卒之净居，呵呵之聲，爲千古所笑也。我玄陵師懶翁惑辛吨，深尚是教，終未獲福，此則殿下之所親見也。淫祀又怪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‘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’三代以後，正道不行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，相惑以妖，家爲巫史，民瀆于祀，棄父母之神於草莽，而諂事無名之鬼。嗚呼！神不享非禮，其能使之有以感格乎？如是而欲合帝心、弭天災，其可得歟？故邪氣凝而陰陽失道，夏霜殺草，日食星變，風雹水旱，無歲無之，天

之示警至矣，此皆人心風俗不正而好怪之所致也。臣願回天聽，驅出家之輩還歸本業，破五教兩宗以補軍營，中外寺社，悉屬所在官司，奴婢財用亦皆分屬。放巫覡於遠地，不令在京都。使人人設家廟以安父母之神，絶淫祀以塞無名之費。而嚴立禁令，剃髮者殺無赦；淫祀者，殺無赦。議者謂：‘此二弊根深蒂固，不可遽革。’然殿下中興，一新法制，豈可因循？若能革之，堯舜之治可及也。若委任微臣，不聽讒言，聽以便宜痛禁，則不出數年，庶乎其盡革也。”王覽疏不悦，會貂以陵辱長官下巡軍，罪當笞，王指貂名曰：“此人嘗上書毁佛法者也，欲殺之而不得罪名。”詹曰：“自我太祖以來，歷代崇信佛法，今貂斥之，是破毁先王成典，以此罪之，不患無辭。”王然之，命刑曹按律，刑曹以貂罪輕，遲留不決。王益怒，賴鄭夢周論救，只坐陵辱長官罪。

一日，王御經筵，講《貞觀政要》至唐太宗欲再伐高麗，房玄齡上表諫之之語。詹曰：“我國自古能守臣節，昔梁武帝爲侯景所逼，而我遣使往朝，至則朝市鞠爲茂草，使者見而泣，侯景執之以問。答曰：‘不如古昔盛時，是以泣。’侯景義而釋之。唐玄宗避禄山之禍西幸蜀，我使至，玄宗喜，親製詩十韻賜之。此皆載在簡編，昭然可觀。至若元末北遷上都而奔問猶謹，此臣等所親見也。故固守臣節，他國莫及，况今堂堂天朝，安敢稍違臣節？”知門下金士衡亦曰：“我國僻在遐陬，山川險阻，若能謹守侯度，誰敢侮之？”

王深納其言。

詹進《九規》："一曰養德。三代之時，人君必有師、傅、保之官，師導之教訓，傅傅之德義，保保其身體。故《書》曰：'立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茲惟三公，論道經邦，燮理陰陽。'《易》曰：'果行育德。'又曰：'慎言語，節飲食。'蓋事之至近而所係至重者，莫過於飲食言語而已。在身爲言語，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，慎之則必當而無失。在身爲飲食，於天下則凡貨財資用養於人者皆是，節之則適宜而無傷。推養身之道而養德、養天下，莫不然也。後世作事無本，知求理而不知正君，知規過而不知養德。殿下既以經筵官爲師，當委以傅、保之任。凡宮中言動服食，皆使經筵官知之。戲言過舉，應時諫止，隨事箴規，則可以涵養氣質，薰陶德性矣。

二曰慮事，臣聞：'幾者動之微，善惡之所由分也。'蓋動於人心之微，則天理固當發見，而人欲亦萌動乎其間矣。《書》曰：'惟幾惟康。'又曰：'敕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。'《易》曰：'作事謀始。'又曰：'惟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。'夫事有先後而慮者，處事精詳之謂也。事物之來，有以應接，而於獨知之地尤加省察，然後事得其序，物得其和，禮樂興焉，鬼神感焉。不然，則反是矣。嗚呼！不慮胡獲？伊尹告太甲；慮善以動，傅説戒高宗。今茲小臣所陳，亦不爲無據，伏惟殿下裁之。

三曰改過。《易·益卦》象曰：'君子以見善則

遷，有過則改。’夫人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昔成湯改過不吝。孔子曰：‘過則勿憚改。’人主居萬民之上，享一國之榮，驕奢遄至，淫佚易來，此或不察，必至於過差矣。出一言而大臣不可則當察之，委身而順之，若黽勉順之而曰：‘姑且如是。’事終不爾，則是吝之也。行一事而省憲不可則當察之，捨己而從之，若隱忍從之而曰：‘業已爲之，不宜中止。’則是憚之也。人莫難於知過，莫甚難於改過。孟子曰：‘古之君子，過則改之；今之君子，過則順之。豈徒順之，又從而爲之辭。’子夏曰：‘小人之過也必文。’若有一毫吝憚之心，必至文過遂非之地矣。伏惟殿下慎其所存而已。

四曰敦本。天爲萬物之本，而物亦各自有本。論一己則身爲理天下之本，論五常則孝悌爲行仁之本，論爲天下國家則誠爲九經之本，且民爲邦本，農爲養民之本也。有子曰：‘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’正謂此耳。夫禮失之奢，喪失之易，而其本則儉戚而已。仁流於姑息，孝敗於狎褻，而其本則愛敬而已。是故人君必敦本抑末，而後民不偷薄矣。恭惟殿下立法祛弊，以布初政，而有司以省徭役禁淫祀獻議，且請行三年之喪，以敦慎終之義，而其儉戚之風則殊未之見也。頃者殿下憫囚徒之寃滯，數布寬恩，且令中外始置家廟以勸追遠之道，而其愛敬之實，則抑未可知也。法制之類此者率多。臣竊思之，夫上所以使下者，信也。故曰：‘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。’今玆國大妃尚康

强無恙，殿下誠能夙夜問安，以行文王之孝，則民化而敬矣。常時供御，務令裁損，遂罷無名之費，仍停不急之務，則寧儉之風興矣。竊惟孝慎之殿，遺像儼然，陟降左右，顧瞻而興哀，則寧戚之化行矣。儉戚愛敬，乃喪禮仁孝之本，信之一字，所以行儉戚愛敬之本也。其法制之未盡行者，當躬行以率之。堅如金石，信如四時，務敦本之教，行抑末之令，則浮靡之俗可變，而淆訛之風可弭也。伏惟殿下留意焉。

五曰謙己。天道虧盈而益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故聖人序卦，《大有》之後，受之以《謙》。古之明君，卑以自牧，虛以受物，故高而不危，滿而不溢，以致國祚之緜長也。不然，則反是矣。今殿下每出言，必先曰：‘予不敏，且不讀書，不更事，何足以知之？’臣愚以爲，是乃自知明而無矜己誇人之失也，人亦孰不樂告以善哉？一言可以興邦，是心足以王矣。臣猶記在玄陵朝爲正言，以‘臨報平，近史官’，具疏以聞，時方興土木，役民於影殿。故疏未拆而臆以爲必是事也，怒氣甚盛，及拆而視之，乃他事也，則反曰：‘吾固知竪儒淺近言耳。’當時雖勉强從之，逆料物情而不中，不嗜善言而自足，是乃驕吝之心也。臣願殿下秉心無驕，行己謙抑，終始不渝，則謙而又謙，自不知其入於道矣。

六曰施仁。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所得以生者也。論其體則五常之一，論其用則愛之理，論其施之之方，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，自有等殺，不可混

施也。殿下常自謂‘予之過，固在於仁慈’。臣愚以爲，此誠天地生物之心，生民永賴之本，非過失也。但有優游與果斷之異耳。譬之仁慈路頭也，優游、果斷，二歧也。從仁慈而出於果斷，則應機酬酢，事無執迷之惑矣，入於優游則臨事罔知所措，終爲倒行逆施之舉矣。殿下既有仁慈之美意，當兼行制事之義，節文之禮，是非之智，一日萬機，惟斷乃成，則民安物阜，開壽域於四方矣。昔帝堯克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，平章百姓，以致時雍，是乃施仁之序也。齊宣王功不至於百姓，而不忍過堂之一牛，是乃仁之失序也。大本已失，豈可謂之仁哉？伏惟殿下法帝堯而戒齊宣，捨優游而取果斷。施仁之序不紊，慈仁之路不差，可以入德矣。

七曰比類。臣竊見殿下嘗有意於貞觀之理，讀《政要》者于今二年矣。凡物必有其類，比而同之，則未有大相遠者。竊惟太宗之爲燉煌公，即殿下之爲定昌君時也，貞觀元年即殿下即位之始年也。比古死刑除其大半，即殿下之仁慈也。上畏皇天，下憚群臣，即殿下之謙己也。引諸學士講論文籍，即殿下之經筵也。呑蝗數枚，即殿下之憂旱也。樂聞諫諍，即殿下之求言也。群臣之罄竭心力、知無不爲如玄齡者有之，轉籌帷幄、坐安社稷如如晦者有之，處繁理劇如戴胄者有之，以諫諍爲己任如魏徵者有之，激濁揚清、嫉惡如讎如王珪者有之矣。然太宗自武德以前經略四方，戰勝攻取，則與殿下潛邸時異矣；除隋之亂，草創唐

室，則與殿下一姓再興異矣。貞觀中，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，則今日之罷刑者多矣。弘文之講論或至夜分，而今日之經筵或作或徹矣。殿下之謙已，果以未副天意人望爲念乎？殿下之憂旱，果能如忘物之成疾乎？太宗末年，諫者頗有忤旨，殿下之求言果不如是乎？群臣之陳事，千里如對面語，果如玄齡乎？勸行仁義綽有成效，果如魏徵乎？犯顔執諫，果如戴胄乎？一言而感人主，果如王珪乎？今既比類而同之，而其異者不可不慮也。太宗末年，魏徵上疏論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，今日即貞觀之初也，今日以後即不克終之幾也。《詩》曰：'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'伏惟殿下，自謂與太宗孰愈？以太宗之英明而魏徵之説如是之切也，臣竊比焉，伏惟殿下裁之。

八曰明政。賞罰，國之大柄也。賞當功則千萬人勸，罰當罪則千萬人懼。苟或僭濫，民無所措手足矣。古先哲王，爵人於朝，刑人於市，皆與衆共之。故賞者不德君，罰者不怨上，以其功罪之攸當也。後世公道日昧，爲善者不必蒙賞，爲惡者不必獲戾，混於所施，變亂是非，良可嘆已。伏惟殿下鑑古今之得失，秉心平直，如持權衡，無有此佤彼昂之殊，則賞之者如庶草之過春陽，自生自長而造化自若也。罰之者如衆卉之值秋霜，自凋自瘁而玄天幽嘿也。故賞曰天命，刑曰天討，言天以賞罰之柄付之人君，爲人君者代天而行耳。今殿下之賞善罰惡，未盡出於天道之無爲，抑有説乎？今人謂事之無大得失者曰：'可東可西。'

臣竊以爲甚無謂也，此必求售其所欲者，説闊大以瞞人耳。夫天下之理，公私而已耳；天下之道，善惡而已耳。其兩立而不相容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，泛指而通稱之可乎？有議人者曰‘某人雖有某功可賞，然有某罪可罰也’，則人主罔知所施。若其功輕罪重，罰之可也；罪輕功重，賞之可也；功罪相等，較其錙銖斷之可也。殿下當於賞善罰惡之時，心無二致，務要果斷，則可東可西之説自不行矣。伏惟殿下防其害源，開其利本，顯罰以威之，明賞以化之，則威立而惡者懼，化行而善者勸矣。

九曰保業。國家，重器也。得之至難，守之至艱。要在夙夜兢惕，修德行仁，以保先王之業而已。夫保業之術無他，如守巨室。今人有巨室於此，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，則必固其堂基，壯其柱石，彊其棟樑，厚其茨蓋，高其垣墉，嚴其關鍵。既成，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，日省而月視，欹者扶之，弊者補之。如是雖千百年無頹毁也。夫民者，國之堂基也；禮法者，柱石也；大臣者，棟樑也；百吏者，茨蓋也；將帥者，垣墉也；甲兵者，關鍵也。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。夫人君謹守祖宗之成法，苟不隳之以逸欲，敗之以讒諂，則世世相承，無有窮期。若逸豫以隳之，讒諂以敗之，則神怒民怨，遂至顛沛而不振矣。臣不敢遠引古昔，請以僞朝之事言之。僞辛以猜忍狂暴之資，當王氏不弔之時，竊我重器，恣行無度。又不量力，師出無名，至使生釁於大國，罪盈惡積，以

底滅亡。向使僞辛，小心恭己，謹守法度，而不借大臣回軍之力，定策之功，則天命未可知也，殿下之今日亦未可期也。《詩》曰：‘殷鑑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’伏惟殿下遵聖祖之成憲，戒僞朝之覆轍，以保中興之業，以固後世之基，則人道順於下，而天變弭於上矣。”陞知申事，以事流于桂城。未幾釋之，任便居住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成石璘

成石璘，字自修，昌寧縣人。父汝完，昌寧府院君。石璘，恭愍朝登第，選補史館，累遷典醫注簿。王見而器之，命爲劄字房必闍赤，歷典理佐郎、典校副令。王曰：“石璘善書且諳鍊。”陞爲知印，遷典理總郎。不阿附辛旽，旽惡之，譖于王，出爲海州牧使。召還爲成均司成，擢密直代言，陞知申事。辛禑初，拜密直提學。倭賊大至，入昇天府，石璘爲助戰元帥，隸元帥楊伯淵。將戰，諸將欲退度橋，石璘曰：“若度橋，人心貳矣，安能力戰？不若背橋而戰。”諸將從之，人皆殊死戰，賊果敗。賜輸誠佐理功臣號，進同知司事。伯淵之獄起，辭連石璘，杖百七配咸安戍卒，蒙宥從便，封昌原君，賜端誠翊祚佐理功臣號，拜政堂文學，出爲楊廣道都觀察使。時適饑荒，石璘請置州郡義倉，從之。仍令諸道皆置義倉。召拜門下評理，

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。俄兼司憲府大司憲，與同僚上疏曰："僞主所除官爵，不可混於聖朝，請皆收奪。其以軍功都目除拜者，吏兵曹覈其真僞，移牒尚瑞司，俟其改授，方許帶銜。雖素負名望，衆所信服者，亦令臺省具聞改授。其有冒妄者，痛行糾理，並以詐僞論。"王難之，下都堂議。

又上疏曰："臺諫職專諫争，宜近禁中。今在疏外，事無大小，必具疏聞，不唯煩冗，下情亦不能盡達。殿下即位之初，尤宜開廣聰明，豈可深居安逸，以虧中興之業？願自今事有可言者，使得面啓，其大者只令疏聞。"從之。賜中興功臣錄券，封昌城郡忠義君。下教褒美曰："卿端慤之資，慷慨之志，早通鄒魯之書，遠繼鍾王之筆。荷玄陵簡注之深，將爲大用；以逆旽忌憚之甚，遂致左遷。不阿世而取容，唯樂天而知命。嘗被憲司之薦，乃有觀察之行。予在潛邸，悉聞高風。辛禑盜據王位，既流毒于生靈，又得罪於上國。守門下侍中李太祖舊諱首倡大義，卿贊佐决策，推戴寡躬，載惟功烈，增光簡冊。若不褒嘉，何以勸勵？爰命勒碑紀德，立閣圖形，錫之土田，副以臧獲。後昆襲忠義之號，永世蒙赦宥之恩。仍賜白金五十兩、廐馬一匹。卿其膺此異數，諒我至懷。"賜端誠保節贊化功臣號，遷三司左使。請減宦官祿，王止罷月俸。尋以疾辭，不允。加賜定祚功臣號。轉藝文館大提學，拜門下贊成事。以李穡、禹玄寶之黨，與弟石瑢流于外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高麗史一百十八

列傳卷第三十一

趙浚

趙浚，字明仲，侍中仁規之曾孫，自幼倜儻有大志。恭愍王在壽德宮望見浚挾書過宮前，召見，奇之，問其家世，即命屬寶馬陪指諭。王使洪倫輩强辱諸妃，浚嘆曰："人道滅矣，復奚言哉？且王以威福與奪，常與群小謀，而不及君子，今日之勢，岌岌乎殆哉！"母吴氏嘗見新及第綴行呵喝，嘆曰："吾子雖多，未有登第者，何用哉？"浚聞之，跪泣，指天誓曰："予所不第者，有如天。"自是勤學，遂登第。辛禑初，以通禮門副使出按江原道，威惠並行。至旌善郡，有詩云："滌蕩東溟當有日，居民洗眼待澄清。"識者知其有大志。召拜司憲掌令，轉監門衛大護軍知製教。

撰祈禳疏云："踈正直忠信之人，狎諂佞讒邪之徒。"知申事金濤、代言朴晉祿、金湊曰："王若問正

直忠信而踈者何人，諂佞讒邪而狎者何人，則何以對？”令浚改撰。遂白禑：“誥院所撰，宜令書題，宰臣監申，然後判可。”禑從之。累遷典法判書。時倭奴充斥，慶尚道陷爲賊藪，州郡騷然，民皆奔竄山谷，國無紀綱，將帥玩寇，環視不戰，賊勢日盛，都統使崔瑩舉浚爲體覆使。浚至，召都巡問使李居仁數其逗遛之罪，斬兵馬使俞益桓，居仁及諸將股慄，曰：“寧死敵，莫犯趙公威。”咸力戰，告捷，一道賴安。浚又上書都堂，旌表孝子烈女之死賊者。擢密直提學、商議會議都監事。禑召浚曰：“楊廣、慶尚道倭賊大熾，元帥、都巡問使懊怯不戰，卿其往察軍機。”浚曰：“臣母年踰八十，又罹沉痾。乞遣他人。”禑曰：“卿正直無私，且有威望，無以易卿。”浚曰：“殿下若命臣全制兩道，其將帥逗遛敗績者聽臣區處，則臣謹奉命。不然，元帥、都巡問使位在臣上，豈畏臣就死地乎？”將帥族黨忌之，白禑止之。倭寇江陵交州道，以浚爲都檢察使，賜宣威佐命功臣號。

禑荒淫無度，權姦當國，忌浚亢直不阿，浚杜門不出，以經史自娱者四年。瑩誅林、廉，浚方居母憂，起爲簽書密直司事，浚辭不起。浚嘗憤王氏絶嗣，與尹紹宗、許錦、趙仁沃、柳爰廷、鄭地、白君寧結爲友，密誓有興復之志。我太祖見浚器宇不凡，與論事大悦，待之如舊識。及回軍，舉爲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，事無大小，悉咨之。浚亦以經濟爲己任，知無不言。

先是，田制大壞，兼併之家，奪占土田，毒痛日深，民皆怨咨。我太祖與浚、鄭道傳議革私田。浚與同列上疏辛昌極論之，語在《食貨志》。舊家世族交相謗毁，執之愈固。都堂議利害，侍中李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，持其議不從。李琳、禹玄寶、邊安烈及權近、柳伯濡附穡議，道傳、紹宗附浚議，鄭夢周依違兩間。又令百官議，議者五十三人，欲革者十八九，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也。太祖卒用浚議革之，未幾世臣巨室動浮言欲復之，浚又上疏論之。諫官吴思忠、李舒、李蹲等亦以爲不可，復上書固争。從之。

浚又率同列條陳時務，曰："謹按《周禮》，天官冢宰以卿一人，掌邦之六典，以佐王治邦國，其司徒以下，各以其職聽屬焉，而六卿之屬又有三百六十。是則三百六十之屬，統於六卿，而六卿又統於冢宰也。官職之增損，名義之沿革，代有不同，大義不出乎此六部也。洪惟我太祖開國之初，設官分職，置宰相以統六部，置監、寺、倉庫以承六部，甚盛制也。法久而弊，爲典理者不知選舉而流品濫，爲軍簿者不典兵額而武備弛。至於户口之盈縮，錢穀之多寡，獄訟之無章，盗賊之不理，爲版圖典法者漫不知爲何事。禮儀之禮，典工之工果能各舉其職乎？蓋六部百官之本，而政事之所出也，本亂而末治者，未之有也。於是，百僚庶司，涣散無統，不務庶績，名存而實亡。雖君相憂勤，而政事之修舉，其亦難矣。臣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，以各司分屬乎六部，宰臣自侍中已下以

次判司事，密直又以次兼判書，提綱於上。以奉翊爲六部判書，領諸郎及所屬攸司，各以其職聽命於下。大事則六部郎，小事則六色掌，以時奉承行移。如是則簡以制繁，卑以聽尊，上下相維，大小相統，如網舉而目張，領挈而裘順。君相優游於上，而百職奔走於下，教令易行，政事易舉也。人主之職，論相而已。宰相之職，進君子，退小人，以正百官而已。相得其人，則天下理矣，况一國之政乎？周、召、太公，文、武、成康之相也，蕭、曹、房、杜，漢祖、唐宗之相也。本朝之制，中書則曰令、曰侍中、曰平章、曰參政、曰政堂，五者法天之五星也，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。宰臣、樞密之合坐，始於事元之初，至于近代，坐都堂與國政者，至六七十人，官職之濫，古未有也。願自今非論道經邦，燮理陰陽，正己以正百官者，非清白忠直，疾惡好賢，國爾忘家者，非戰勝攻取，勇（寇）〔冠〕三軍，威加殊俗者，不許兩府。

漢之光武，以天下之廣，四海之富，減損吏員，十置其一，以致中興之理。凡不急之官，雜冗之吏，一皆汰去，以復祖宗代天設官之成憲，以示盛朝惟新之化。六寺七監，本無判事，近來又階通憲、奉翊，不親視事，曠官廢職，坐費天祿。願自今陞通憲、奉翊之階者，如有材幹者，降其階使親其職，新授者不許階奉翊、通憲。《春秋》書‘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’，夫子蓋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，官其幼弱之子弟，尸天祿而曠天工也。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，蔚有太

平之盛者，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。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子弟，不許拜東班，九品以上官，其有冒受者，罪其父兄。

糾正職察百官，爲人主之耳目。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，悉皆監檢，秩卑而責重。願自今令臺諫薦舉，以授其職，陞其秩於正言之次，以振紀綱。守令，近民之職，不可不重。近日所除守令，頗有士林所不知者。願自今非經顯秩有名望者，非歷試中外有聲績者，不許除授。其田獵宴飲之事，一皆痛禁。監務、縣令，職又近民，近世仕出多門，人恥爲之，乃以府史、胥吏不學墻面之輩，以毒于民。願自今以臺諫、六曹所舉有才幹者遣之，陞階參官，以重其任。諸安集一切罷之，其府史、胥吏之徒，只除權務之職。其公私奴隸、州驛吏、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者，請許憲司不論官品，皆奪其職。供驛署專掌八道之驛，近年不坐公廳，而在私家行移文牒。凡以權勢豪强之托，親戚朋友之請，乘馹騎而率郵吏者，絡繹不絶，驛卒凋殘，職此之由。願自今以供驛署屬軍簿司，凡馬匹、驛卒，據都堂文字，方許發遣。

司僕掌乘輿之馬政，周之伯冏之任也。親近左右，其選最重，近代别立内乘，内豎之徒，專擅其職。日者縱暴尤甚，其收蒭稾也，劫奪萬端。輸轉入城也，農牛瘠（什）〔仆〕，殘破畿縣，毒流諸郡。一州之内，穀草之價，布幾至九百匹。州郡皆是，而又驅其貢戶，名爲驅史，至千百人。不付公籍，私置農莊，

而役使之，若奴隸然，害民病國，甚可哀痛。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，不許内豎除授，謹擇廉幹者任之，更日入直。凡其蒭豆，身親量給，畿内蒭稾，計馬定數，分月而供，且使糾正監檢。每一番置獸醫五人，驅史三十人，餘皆罷之，屬之府兵。凡都監有事則置，無事則罷，例也。造成都監，初因宫闕之作而置，後以繕工之職歸之，使管一國材鐵之用。遣官吏而煩驛騎，竭民財而盡其力。一木之曳，至斃十牛；一爐之冶，至廢十農；一束之麻、一把之葛，至費十布。取之於民也，剝膚槌髓；用之於私也，如泥如沙。願罷都監，屬繕工寺，並罷防禦、火桶都監，屬之軍器寺，慎揀廉正者官之，且使糾正監檢。以壼串宫闕之材瓦，被罪籍没之居室，兩江之材，諸窰之瓦，供諸營造。凡斫木陶瓦之役，且停三年，以休民力。都城，根本之地，風化之所先，其民衛王室而已。近來教養無法，奸詐相習，力役煩重，日就凋弊。願罷都總都監，將五部屬之開城府，每一里擇耆老有學者爲社長，依黨序之法，教養子弟。其賤人及工商子弟各事所業，毋使群戲街巷以長浮薄之風，違者罪社長及父兄。其都官、宫司、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業新得奴婢，令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，毋使遺漏。每有土木營繕之役，賓客佛神之供，皆以役之。其於坊里雜役，一皆除去，以安其生，以衛王室。李仁任專擅威福，踰二十年，罪盈惡積，幸天殛之。願削官爵，不賜謚誄，以懲爲惡之人。貞烈公慶復興清白自守，爲仁任等所逐，卒

於貶所。願賜教書，弔祭其墓。侍中李子松廉謹守節，死非其罪，國人惜之。願賜謚誄，厚恤其家。

祖宗衣冠禮樂，悉遵唐制，迨至元朝，壓於時王之制，變華從戎，上下不辨，民志不定。我玄陵憤上下之無等，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，追復祖宗之盛。上表天朝，請革胡服，未幾上賓。上王繼志得請，中爲執政所改。殿下即位，親服華制，與一國臣民，渙然更始，而尚猶不順其品制，以梗惟新之政。願令憲司定日立法，其不從令者，一皆糾理。近年奸凶相次執政，隨賄厚薄，高下其官，視其從違，殺活其人。士風一變，朝夕奔走於權門，虚曠天工。願令攸司，各以斷獄決訟之事，當兩衙日上之，各司日坐本司視事，其有奔走權門，不供其職者，停職徵祿。刑無定法，内外官司，出入由己。今典校一官，皆文學之臣，無他所掌。願委删定刑書，以惠萬世。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，文書相通之格，亦使删定頒行。

古者風淳俗厚，詐僞不生，百官謝牒，堂後官署之。世道日降，奸詐日滋，近來上將軍已下，令軍簿司印之，奉翊已下，典理司印之，防詐冒也。今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，皆出納錢穀，殺生威福，發號施令等事，所係至重，而使一錄事署名，非通變防奸之道也。願依印朝謝之例，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。舊制，下王牌於諸倉庫宫司，必印以行信寶，今内豎獨署其名，亦非所以防奸也。願凡所内用令都評議使供之，毋下王牌，以塞内豎盜竊之源。士大夫於聽訟決

事之官，出納錢穀之司，交通私書，顛倒是非，耗竊官物，其弊彌甚，願一切禁止。如有違者，其請與聽者以不廉論。各司、各成衆愛馬之求索，外官之贈遺，一切禁止，如有違者，亦以不廉論。古者民年十六爲丁，始服國役，六十爲老而免役。州郡每歲計口籍民，貢于按廉，按廉貢于戶部，朝廷之徵兵調役，如指諸掌。近來此法一毁，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，按廉不知一道之戶口，當徵兵調役之際，而鄉吏欺蔽，招納賄賂，富壯免而貧弱行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，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，亦貧弱而逃矣。其任徵發者，憤鄉吏之欺蔽，痛加酷刑，割耳劓鼻，無所不至，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。鄉吏百姓流亡四散，州郡空虛者，戶口不籍之流禍也。願今當量田，審其所耕之田，以田多寡，籍其戶爲上中下，又戶分良賤，守令貢于按廉，按廉貢于版圖。朝廷凡徵兵調役，有所憑依，及時發遣。而守令、按廉如有違者，輒繩以理。

諸道魚鹽、畜牧之蕃，國家之不可無者也。我神聖之未平新羅、百濟也，先治水軍，親駕樓船，下錦城而有之。諸島之利，皆屬國家，資其財力，遂一三韓。自鴨緑以南，大抵皆山，肥膏之田，在於濱海。沃野數千里，陷于倭奴，蒹葭際天。國家既失魚鹽畜牧之利，又失沃野良田之入。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防（凶）〔匈〕奴故事，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，限二十年，不税其田，不役其民。專屬水軍萬戶府，修立城堡，屯聚老弱。遠斥候，謹烽火。居無事時，耕耘、

魚鹽、鑄冶而食，以時造船。寇至，清野入堡，而水軍擊之。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，則不出數年，流亡盡還鄉邑，而邊境州郡既實，諸島漸次而充。戰艦多而水軍習，海寇遁而邊郡寧，漕轉易而倉廩實矣。水軍萬戶、諸道元帥，能置屯田，修戰艦，結人心，施號令，滅賊安邊者，賜之島田，世食其入，傳之子孫。其失一城堡、亡一州郡者，處以軍法，毋得輕宥，以示勸懲。

全羅、慶尚、楊廣三道，貢賦之所出，國家之腹心也。今倭奴橫行，攻陷我州郡，蹂踐我禾稼，殺戮我老弱，奴婢我丁壯。而擁旌節者嬰城竄伏，莫有鬥志，賊勢日熾。願令大舉，及時掃清。西北一面，國之藩屏。頃者奸凶擅國，廣置私人，元帥、萬戶加於舊額，州郡供額不貲，民不堪命，相與流亡。願自今擇文武兼備、威望夙著者，每一道元帥一人，上、副萬戶各二人，餘皆罷之。商賈之徒，競托權門，以干千戶之任，侵漁掊克，靡所不至。願自今令其道元帥，擇威惠爲民服信者除授之，毋數易置。權勢之家，競爲互市，貂皮、松子、人參、蜂蜜、黄蠟、米豆之類，無不徵斂，民甚苦之，扶老携幼，渡江而西，可爲痛哭。願自今抑買者，一切禁止，如有違者，痛繩以法。前此被罪奸凶之徒，抑買之貨，其在民間未畢收者，宜令刷括，以充官用。其鷹鷂、貂皮之曲獻，乞皆痛禁。禾尺、才人，不事耕種，坐食民租，無恒産而無恒心，相聚山谷，詐稱倭賊，其勢可畏，不可不早圖

之。願自今所居州郡，課其生口，以成其籍，使不得流移，授以曠地，俾勤耕種，與平民同。其有違者，所在官司，繩之以法。”昌下其書都堂。

又上書陳時務曰：“古之爲國者，必先立紀綱。國之有紀綱，猶身之有血脉也。身無血脉，氣有所不通；國無紀綱，令有所不行。法令不行，國非其國矣。殿下即位，大開言路，相臣憲臣，各陳時務，然舊弊甫革，新法不行，怨讟方興，紀綱紊亂。病自血脉，達于膏肓，雖有扁鵲，卒難治也。願自今判付法制，刊板施行，堅如金石，信如四時，敢有犯法觸禁者，一委憲司治之。謹按寢園署禮文，凡與祭者不飲酒、不茹葷凡四日，是謂散齋。或在於本司，或在於尚書省，齋明端坐，致其誠敬凡三日，是謂致齋。今則不然，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之日，各於其家，或與婦女狎處，且不習禮文，故其祼獻登陟、贊謁奠徹，皆不合度，甚不敬也。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，爲如何哉？願自今凡與祭者，散齋四日在於其家，則令糾正監之。正順已下，令錄事察之。致齋三日則集於公所，以習禮文，以致誠敬，違者以不敬論。本朝樂節，凡宴饗賓客，必用唐樂，繼以鄉樂。今娼妓歌舞聲音之節，終不合於中和，殊失禮樂之本。謹按朝廷儀注，其視朝宴饗，只使伶人按樂，而娼妓不與焉。願遵此法，宫中宴饗，只奏唐樂，毋令娼妓近前。南州之民，近因兵亂，板蕩失業，又因水災，禾穀耗損，咸不聊生。誠宜培養邦本，俾不搖動。各道既有節制使，又有觀

察使，徵兵調役，紛擾如雲，民不堪苦。其節制、觀察使外，諸奉使者，一皆召還。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，既已委質從仕，克勤乃職，固其分也。今則不然，顯官任職者託以覲親上冢，冒干口傳，便歸鄉曲，淹延歲月，曠官廢職，非事君致身之義。願自今父母奔喪外，不許出關外，其事有不獲已者，必辭職然後乃行，違者痛理。州縣之吏，在京都典掌其鄉之事，曰其人法久弊生，分隸各處，役之如奴隸，不堪其苦，至有逋亡者，主司督京邸主人，日徵贖布人一匹，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，直趨州縣，倍數督徵，縱暴侵掠，州郡凋弊，亦或由此。頃者，繕工寺日徵其人贖布，以供無名之費，至不仁也。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，又不能用其人之力以供國役，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，斲喪邦本，殊失殿下憂民之心也。願自今一切罷去，使還鄉里。其各殿之役，以近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；各司之役使者，亦以辨正都監所屬奴婢充之。司設幕士、注選之屬，亦皆革罷，以安民生。”

尋知門下府事，仍兼大司憲，賜推忠勵節佐命功臣號。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。與同列上疏曰：“賞罰，國之大柄也。有功而不賞，則人無以勸；有罪而不罰，則人無以懲。守文之主猶然，況殿下中興之初政乎？我國家自太祖統三以來，聖子神孫，繼繼相承。至于玄陵，不幸絶嗣。祖宗艱大之業，歸于辛氏。國統中絶，王氏之廟不得血食者十有六年。民怨於下，神怒於上。守侍中李太祖舊諱出萬死之計，奮其忠義，與一

二大臣定大策，戴殿下入承大統，克紹前烈。三綱九疇，既斁而復敘；天命人心，既去而復留。雖平、勃之安劉氏，張狄之復唐室，豈能加於此乎？誠宜特加殊禮，賜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錫之茅土，宥及十世，立閣圖形，以報大功。則後之爲善者，知所勸矣。魯國大長公主，玄陵之配也，而以僞后韓氏爲配，以忝宗廟，亟宜撤之。且韓氏之懿陵，禑、昌之胎藏，亦宜掘破，以雪神人之憤。其勢是憑，濫加官號，若沔城、黄驪、固城、禮安諸郡，一皆降從本號。其妃曰謹、曰懿、曰淑、曰憲、曰安、曰寧、曰靖、曰賢、曰善諸妃，及諸翁主，無論貴賤，以一時之寵愛皆封爵賜印，内帑珍寶錫與無算，願令攸司收印章，徵其珍寶，以還内府。其有係公私之賤者，各還本役。諸妃、翁主之父母兄弟濫入樞省，或至府院君，封國大夫人、翁主、宅主者，亦當收其爵牒。其中憑勢逞惡者，流竄遠方，則後之爲惡者知所懲矣。苟賞罰不明，則紀綱不立，而無以興善理矣。”王皆允之。

又上疏曰：“東方自朝鮮之季，離爲七十，合爲三韓。干戈爛熳而相尋，生民之肝腦塗地者，歷兩漢、三國、六朝、隋唐，迄于五代而未息。我太祖受命，起而拯之，躬擐甲胄，櫛風沐雨，南征北旆，始成一統，垂五百年于玆矣。間者僞辛盜國，宗廟絶祀，殿下新紹三十一代中絶之統，三韓億兆之民懽欣拭目，以望殿下中興之理。殿下一身，皇天上帝之所眷命，太祖列聖之所付托，山川鬼神之所依歸，百萬生靈之

所寄命。崇高之極，有甚於萬仞；負荷之艱，有萬於泰山。一言之出，如雷霆之動於天，而三韓莫不聞；一事之行，如日月之出於天，而三韓莫不覩。敬之一字，帝王所以作聖之基；公之一字，帝王所以致治之本。願殿下上畏皇天之鑑臨，下畏億兆之瞻仰。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福善之心，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鑒。衆悅而後賞，衆棄而後刑。弊袴必藏，一笑必惜。命一官則曰'斯人也果君子，而可以理天工，可以養天民，而天不罪我乎?'潛邸之舊，畏上帝而不敢私以賞；戚里之親，畏上帝而不敢私以爵。勤咨訪以廣其聰明，好學問以崇其德業。接群下以禮，奉母后以孝。去邪勿疑，令出必行。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雨，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糟糠。服輕煖則念蠶婦之赤立，而法大禹之惡衣；臨宴享則念農夫之餓莩，而體隋文之一肉。崇儉戒奢，節用愛民。樂直言而惡面從，親君子而遠小人。夫極言不諱，面折廷争，無小回互，知有社稷，不知有其家者，君子也。殿下親之信之，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，太祖之業可繼而興矣。姻亞必欲進，恩怨必欲報，聞百姓之疾苦，則泰然曰：'何與於吾身?'見人主之過失，則默然曰：'口是禍門也。'唯行諂佞，以盜富貴，知有其家而不知有社稷者，小人也。殿下悅而庸之，則桀紂之亡可立待，而太祖之烈不旋踵而敗矣。

二帝三王，莫不由學。精一執中，堯舜之學，建中建極，湯武之學也。願殿下擇鴻儒之通經史正心術

者，更日入直，討論經史，商榷治道，以成緝熙光明之學。且令史官更迭侍側，左言右事，無不悉書，以詔萬世。又爲世子開書筵，以當世大儒爲師傅，經明行修之士爲僚佐，朝夕與居，講明經籍，以明端本、澄源之學。且府兵領於八衛，八衛統於軍簿，四十二都府之兵，十有二萬，而隊有正，伍有尉，以至上將，以相統屬，所以嚴禁衛，禦外侮也。自事元以來，昇平日久，文恬武嬉，禁衛無人。乃於近侍忠勇，皆設護軍以下等官，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。於是，祖宗八衛之制，皆爲虛設，徒費天祿。而其于達赤、速古赤、別保等各愛馬，寒暑夙夜，勤勞甚矣，而不得食斗升之祿。而食四十二都府五員、十將、尉、正之祿者，非幼弱子弟，即工商賤隸。或食其祿而曠其職，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，豈祖宗忠信重祿之意哉？伏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衛，併司門於監門衛，併司楯於備巡衛，併忠勇於神虎衛，其餘各愛馬以類併於諸衛。使之輪日入直，考其勤怠，各以其衛内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，隨品錄用，使食其祿而勤其職，則人樂仕而國祿省，禁衛嚴而武備張矣。

司幕，古之尚舍，而今之司設也。司饔，古之尚食，而今之司膳也。今則司設食其祿而廢其職，司幕勤其事而不食祿，司饔以下之職亦然。願以司幕、司饔等愛馬併於六局，以復先王之舊，以革近代之弊，則名實相稱而職事立矣。非有功不侯，我朝之法也。金侍中富軾削除僭亂，平定西都，進封樂浪侯。金政

丞方慶伐叛耽羅，問罪東倭，得封上洛公。願自今宰相非安社定遠功臣，毋得封君。宦官自國初至慶陵朝，不得參官。近來以宮中傳命之任，得與論道經邦之列，非所以尊朝廷也。願自今宦官除授，遵慶陵之制，不許拜朝官。又軍器、繕工，務劇員少，請以上大將軍、郎、別將爲兼判事、注簿等官，如此則祿不費而事功舉矣。其務煩寺、監，倣此兼攝，庶便於公。

學校，風化之源，國家理亂，政治得失，莫不由斯。近因兵興，學校廢弛，鞠爲茂草。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者，至五六月間，集童子讀唐宋人絶句，至五十日乃罷，謂之夏課。爲守令者，視之泛然，曾不介意。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，以補國家之盛理，其可得乎？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爲教授官，分遣五道各一人，周行郡縣，其馬匹供億，並委鄉校主之。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，爲本官教導，而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，不許讀詞章。而教授官巡視一道，嚴立課程，身自論難，考其通否，登名書籍，誘掖奬勸，以成實材。其人材衆多有成效者，擢以不次，若不能教誨而無成效者，亦將論罰。

孟子曰：‘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’以其絶祀也。故古者父母終，既葬於野，虞而安神，廟而祀之，此事亡如事存之道也。吾東方家廟之法，久而廢弛，今也國都至于郡縣，凡有家者，必立神祠，謂之衛護，是家廟之遺法也。嗚呼！委父母之屍於地下，不爲家廟而祀之，不知父母之靈，何所依乎？甚非人子之心

也，但習以爲常，未嘗致思耳。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，大夫已上祭三世，六品已上祭二世，七品已下至於庶人，止祭其父母。擇净室一間，各爲一龕，以藏其神主，以西爲上，朔望必奠，出入必告，食新必薦，忌日必祭。當忌日，不許騎馬出行，對賓客如居喪禮。每歲三令節、寒食，上墳之禮，許從俗禮，以厚追遠之風，違者以不孝論。

《傳》曰：'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'是以古者上自公卿，下至胥徒，莫不重祿。凡仕於朝者，未嘗涉意於營私，專心乎公務。自豪强兼併以來，租税日减，祿秩歲縮，先王制祿之數，徒爲文具。宜令有司，參酌古制，豐其祿秩，則士有恒心而廉恥可興矣。京畿八縣，徭役甚煩，然非正官之所統，觀察之所理，又無守令之宣化。故科斂不均，賦役無藝，民不聊生，無所控告。願自今依各道例，縣置五六品官，使開城府考績，以明黜陟。

近年以來，將兵之任，不問其才，但位宰相則率命遣之，節制失宜，賊勢益張，以致侵掠，郡縣蕭然。古人謂：'君不擇將，以其國與敵，將不知兵，以其主與敵。'擇將制倭，誠今日之急務也。願令都評議使、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，命爲將帥，以申軍政。且軍政多門，則號令不肅，今一道三節制，殊非古制。願自今東、西北面外，每一道只遣一節制，餘皆罷去。兵者，民之司命，國之大政，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。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，蓋漢之南北軍、唐之府衛兵也。

遼金氏接壤兩界，立晉帝而子之，虎視天下，求好於我，而我太祖絶之。虜遼、宋三帝，威振四海而莫敢旁窺，式至于今者，以祖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。近世兵制大毀，用兵三十餘年，軍政無統，以無術之將，戰不教之民，望風奔潰，千里暴骨。蕞爾倭奴，爲國之病，可不爲痛心哉？願自今閑散四品以上，屬之三軍，軍置將佐，五品以下，屬之府衛，而統于軍簿。使上下相維，體統相聯，軍政出于一，衆心統于一。然後申明軍令，訓錬士卒，則百萬之衆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何守不固，何攻不取哉？近世奸臣亂政，材非將帥者，布列重房，百戰勤勞者，方除添設。賞罰無章，軍士解體，所至無功。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，斬將搴旗之勇，百戰勤勞之效者，大則上護軍，次則護軍、中郎將，以至別將、散員，皆受真差，以奬破賊之功，則人皆親其上而死其長矣。且近日擧義拔亂之時，從事于軍者，亦加官賞，以勸後人。

國家選觀察使，擇任守令，撫綏五道，獨東、西北面尚循舊習，未霑王化。願自今依諸道例，置觀察使，巡行郡縣，黜陟軍民之官。近來驛戶凋廢，凡鋪馬傳遞、知路指路之役，州郡代受其苦，以至流亡。欲使州郡復業，當先恤驛戶。國家雖置程驛別監，安集諸驛，而一人不能獨理，每驛置私屬，以爲耳目，然非都堂所遣，人人得以侵侮，不能安集。願自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，其薦擧如守令例，且給半印而遣。其有能致驛戶殷富、馹騎蕃盛者，觀察使報都堂，以

補守令之闕，且授京官，以示褒賞。邊遠驛丞，令觀察使舉補。

常平、義倉之法，救荒之長策。耿壽昌義倉之奏，長孫平社倉之議，其法蓋出於《周官》委人之職，有國家者，所當先務也。去歲盛夏興師，加以倭寇，耕種愆期，收穫失候。今年又被水災，東南州郡，蕭然赤立，救荒之策，不可不慮也。國家既革私田，所至皆有蓄積。願自今郡縣皆置常平倉，其豐凶斂散之法，一依近日都評議使所奏。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，宜令諸道，依此施行，守令有不如法者罰之。食爲民天，穀由牛出。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，所以重農事厚民生也。韃靼禾尺，以屠牛代耕食，西北面尤甚。州郡各站，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。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，申行禁令，其有捕獲告官者，以本人家産充賞，犯者以殺人論。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，雖當盛農，驅集農民，馳聘荆棘，旬月弋獵，農失其時，民不足食。職此之由，若夫鷄豚之畜，則取之牢中，不擾於民。願自今京畿築鷄、豚場二所，一令典廐署主之，以奉宗廟祭祀之用，一令司宰寺主之，以供御庖賓客之須。至於州郡各驛，皆令畜之，撙節愛養，不害胎卵，則不出數年，而供上祭祀賓客之奉充，吾民養生之用足，而無弋獵廢農之患矣。

司饔每歲遣人於諸道，監造内用瓷器，一年爲次，憑公營私，侵漁萬端。而一道駄載，至八九十牛，所過騷然。及至京都進獻者，皆百分之一，餘皆私之，

弊莫甚焉。又有羽筋箭竹等差遣，擾民非一。願自今各司愛民，差遣外方者，一切禁之。凡係此等事，皆令呈都堂，都堂下觀察使，觀察使分布所在州縣，據案直納，則庶便於民。士卒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、器仗，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，所在軍民官傳牒境内，鞫如盜賊，悉輸京都，以希重賞。罔上毒民，莫甚於此，故士卒解體，賊勢益張，甚非計也。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，獻馘而已，軍民所得倭物，勿使推鞫。著爲令典，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矣。犯者，内而憲司，外而觀察使，以不廉論。

宰相，人君之貳也，所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也，其尊莫有倫比。不幸有罪，廢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賜之死亦可也。乃令下吏縲絏枷鎖，梟首露體，棄而不葬，甚矣。漢文帝時，賈誼上疏，謂：'刑不上大夫。'帝深納之。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，無加戮辱，以禮遇下。故當時士大夫，恥言人之過失，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。願自今兩府大臣雖有死罪，其大逆不道外，法文帝故事，無加顯戮，以成國家重大臣之盛典。《書》曰：'罰不及嗣。'《傳》曰：'罪人不孥。'故舜殛鯀而相禹，武王誅紂而封武庚，即天地生物之心也。至於近世，殺人如飲食，滅人之族，猶恐其有後，不仁甚矣。願自今凡有罪者，法三代盛王之制，妻子無隨坐，以示盛朝不忍之政。

庶獄庶慎，文王罔敢知于兹，此成周之致理。陳平不知錢穀之數，君子謂知宰相體，以其不侵官也。

本朝之制，都堂總百揆、頒號令，憲司察百官、糾風俗，典法都官辨曲直、決獄訟，其職也。近者僥倖貪利之徒，欺罔大内，冒弄都堂，訟牒雲委，行移之間，因循苟且，不勝其煩，非設官分職之本意也。願自今令訟者各訟攸司，其直達大内都堂者，一切禁之，以尊大内，以嚴都堂。

凡公私滋息，一本一利耳。比來貨殖之徒，惟利是視，一本之利，或至十倍。貸假之徒，鬻妻賣子，終不能償，故國家已有禁令。今供辦都監寶米，滋息無窮，至使貸者，喪家失業，非國家恤民之意也。願自今一本一利，毋得剩取。三司及六部官，以時親到所屬諸司，將其所報，勾校文書，會計點考，毋致陵夷。如有不奉法者，使憲司糾理。

大罪降等別敍，除名不敍，隨罪論之。小罪下牒巡軍，笞杖還職。凡京外大小官吏，除目既下累日，不即上官赴任，以致公務稽遲，其文書錢穀皆爲奸吏所容匿，此則弊之大者，而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。願自今除臺省、政曹官外，其京官大小員吏，自下批之後，京官限三日，外官限十日，進闕謝恩，即行上官赴任。稱權知行事，新舊相對，將文書錢穀，明立契券，手相交付，以憑考課，謝後即真。有不如法者，京中憲司、外方觀察使痛繩以法。

比年以來，紀綱陵夷，州縣之吏，或稱軍功，冒受官職，或憑雜科，謀避本役，或托權勢，濫陞官秩者，不可勝記。州郡一空，八道凋弊。願自今雖三丁

一子，三四代免鄉而無的實文契者，軍功免鄉而無特立奇功受功牌者，雜科非成均典校、典法、典醫出身者，自添設奉翊真差三品以下，勒令從本，以實州郡。自今以後，州郡吏不許明經、雜科出身免役，以爲恒式。”

王在潜邸，廣植田園，嘗惡革私田，至是欲復之。浚又上書争之，語在《食貨志》。浚在憲司，前後論列累數萬言，皆砭切時病，弊政一革。進評理兼判尚瑞寺事，掌銓選。賜中興功臣錄券，封朝鮮郡忠義君。教曰：“卿曾祖貞肅公從我忠烈王入覲元朝，誅權姦以正名，復都邑以定國，本深末茂，舄奕蕃衍，以至于卿。卿幼有大志，克肖前人，玄陵念卿世勳，知卿偉器，引置扈從，尤加眷顧。及玄陵薨無嗣，李仁任立辛禑，卿傷祖宗之絶嗣，誓天日以興復。及禑得罪於天子，李太祖舊諱議立王氏，曹敏修以仁任之黨，立禑子昌而自爲冢宰。李太祖舊諱以絳侯、梁公之忠，始與國政。寄卿憲綱，卿方在母憂，不少辭而就職。是卿誠以爲非李太祖舊諱無可與圖興復之功，於是彈敏修以貪婪撓法而逐之，請追停仁任賜謚弔祭之典。蓋痛仁任之立異姓而絶宗祀也。卿爲億兆而忘一身，忤巨室而任衆怒，革私田而復三韓，建議遣使，黜陟將帥守令，而民安寇戢。令百官陳得失，臺吏禁奔競，省冗官，興學校，置家廟，禁火葬，厚官禄，給圭田，兩府非登三科者不除，百司皆屬六曹，大夫無加刑，工商收告身。陞御史階，置館驛丞，宦者不與朝官，非

有功不封君，弱子弟不授官，諸道省元帥，八縣置守令，覆試定律，籍丁口，置常平，軍吏受真職，水軍食島田。私膳私書，雜使別遣，俱有常刑。罪不及孥，訟毋直達。監務皆遣參官，守令專理本郡。凡所陳列，益時救弊之術，頓綱振紀之法，化民成俗之方，豐財足兵之政，結人心而收人望者，至矣。及昌請入朝，而禮部責以異姓爲王。時昌舅李琳爲冢宰，秘不發凶，謀不測，王氏之孤危，甚於累卵。卿冒萬死，與夢周、道傳、贇、李太祖舊諱而定大策，以寡人承玄陵之正統，不刑一人，不動聲色而除十有六年南面之辛氏，太祖列聖絶祀而復享，使天下知三韓之有人，卿有力焉。今錫之土田、臧獲，嫡長襲爵，誓以帶礪，宥及永世。卿其夾輔寡躬，以永終譽。"

尋陞贊成事，判禮曹事。夢周嘗密白王曰："定策之日，浚不欲立殿下。"且浚爲大司憲，論禹玄寶，禹氏之黨皆疾之，王右禹氏，由是惡浚。時奉使朝廷者，多不見禮，故遣浚賀聖節。王聞其還，曰："予又見浚面。"尋判尚瑞，蓋踈之也。加賜忠勤勵節佐命定祚功臣號，移三司左使，爲金震陽所劾，繫水原獄。召還，復爲贊成事，尋判三司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高麗史一百十九

列傳卷第三十二

鄭道傳

鄭道傳，字宗之，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。恭愍朝登第，調忠州司錄，累轉通禮門祇候，連喪父母，廬墓終制。召授太常博士，王親享宗廟，命道傳按圖製樂器。歷禮儀正郎、藝文應教、成均司藝。以文學見稱，王甚愛之。辛禑初，北元使來，李仁任、池奫欲迎之。道傳與金九容、李崇仁、權近上書都堂，以爲不可迎。仁任、慶復興却其書不受，令道傳迎元使。道傳詣復興第曰："我當斬使首以來，不爾縛送于明。"復興怒曰："如此則與叛臣金義何異？"道傳備陳利害，辭頗不遜，又白太后以爲不可迎，復興益怒，與仁任不視事，乃流道傳會津縣。臺省侍從官送至東郊，廉興邦遣裴尚度曰："吾已言於侍中，怒稍解，姑徐待之。"道傳方飲酒，奮然曰："道傳之言，侍中之

怒，各執所見，皆爲國也。今王有命，豈以公言止乎？”遂上馬去。宰相聞之，以爲猶不悛，欲遣人杖之，會有釋器之亂，乃止。尋宥，任便居住，結廬三角山下講書，學者多從之。常以訓後生、闢異端爲己任。固城妖民伊金自稱彌勒，惑衆曰：“若不信吾言，至三月日月皆無光。”僧粲英曰：“伊金所言，皆荒唐無稽，其言日月無光，尤爲可笑，國人何信之如此？”道傳曰：“伊金、釋迦，其言無異，但釋迦遠言他生事，人不知其妄，伊金近言三月事，虛妄立見耳。”僧嘿然。起除典儀副令，陞成均祭酒，乞郡，出守南陽府。我太祖薦之，召拜成均大司成，屢獻計。辛昌立，充書筵侍讀。未幾，擢密直副使。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，封忠義君，賜推忠論道佐命功臣號，拜三司右使。教曰：“卿學通天人，識貫古今，早捷科第，遂躋膴仕，居父母憂，克終聖制，教誨幼弟，俾克樹立。臧獲强壯，悉與弟妹，自取老弱，孝友之性然也。玄陵選置胄庠，仍掌制誥，倡鳴濂洛之道，排斥異端之説，教誨不倦，作成人才，一洗我東方詞章之習。聖明龍興，我玄陵先天下奉正朔，天子嘉之，賜祭服樂器。王於是躬祼大室，卿爲太常，恊音律、定制度，尤爲玄陵所重。玄陵賓天，權臣議立辛禑，卿謂許錦、柳伯濡曰：‘勢已成矣，難以去之。’欲請王大妃臨朝，計未遂，與伯濡嘆曰：‘今日之舉，無一介忠臣矣。’先是，金義偕帝使赴遼東，聞玄陵訃音，遽生異圖，殺使奔胡，卿與鄭夢周、林樸、朴尚衷白執政曰：‘先

王不幸，天使不返，不早達朝廷，社稷危矣。’執政藉口以爲‘人皆畏難，莫敢欲行’，卿與夢周等論崔源入覲，遂使東人免罪於天朝。權臣以禑稱玄陵，後報于胡，欲固其位，書成，卿與尚衷、樸不肯署名，其事遂寢。卿之有狄、張、平、勃興復之忠，於此可見。既而胡太子遣使稱詔以來，書辭甚逆，權臣欲率國人以迎，卿乃力言以謂：‘苟爲玄陵臣子者，不可迎此使。’執政黽勉從之，然忤其意，被斥南荒，凡歷七年，殊無難色。非信道篤者，疇克如是哉？後金庾、洪尚載、金九容等入朝皆被拘留，朝聘道絶，卿與夢周入賀聖節，倍日兼行，帝乃嘉之，遣還庾、尚載等。我國不失事大之禮，宗社生靈之永賴，惟卿與夢周之力也。及乎東歸，將欲大拜，乃求外補，意有以也。南陽之民，感卿惠政，至今稱之。禑、昌父子，將繼僭號，殄絶我宗祀，害虐我蒸民，神人怨恫者，凡十六載。及天子責異姓爲王，而卿與諸大臣定策，以予於神廟正派最親且長，俾承宗祀，一日之内，克復社稷，以延萬世之洪休。豐功偉烈，求之古今，罕有倫比。卿展所蘊、行所學，革去弊政，修明禮樂，真所謂王佐之才也。是用圖形紀功，追贈祖考，宥及永世，嫡長世襲，仍錫土田、臧獲、銀帛，其服休命，益勵忠誠。”

時有獻大虎者，道傳曰：“諸道曲獻，却之便，否則請付有司以備國用。如大虎道路舁舉至數十人，且其肉不登俎豆，將安用之？”王以爲然，貢獻悉付有

司。王御經筵，謂道傳曰：“今欲罷僞朝添設職，其術何由?”對曰：“古之用人之法有四：曰文學，曰武科，曰吏科，曰門蔭。以此四科舉之，當則用之，否則舍之，其誰有怨?”又問：“秩高者處之何如?”對曰：“昔宋時爲散官設大丹館、福源宫，或授提調或授提舉，今亦效此，别置宫城宿衛府，而位密直奉翊者爲提調宫城宿衛事，三四品提舉宫城宿衛事，然則政得其宜，體統嚴矣。”又問：“居外者處之何如?”對曰：“在京城者處之如此，則在外者争來赴衛王室矣，然後以秩高下或爲提調，或爲提舉。”王從之，置宫城宿衛府。

道傳又言：“唐用人之法，條目有五：一曰教養，成其才德；二曰選舉，取其秀出；三曰銓注，當其職任；四曰考課，覈其功過；五曰黜陟，示其懲勸。條目中又各有條目，博學經史、通曉律令、肄習射御，三者教養之條目也；文學、才幹、武藝、門蔭四者，選舉之條目也；有德望識量者爲相、有智略威勇者爲將、敢言不諱者爲臺諫、明察平恕者爲刑官、通習算數者主錢穀、巧思精敏者主工匠，此六者銓注之條目也；公耳忘私勤其職任爲公、瘠公肥私曠官廢職爲過，此二者考課之條目也；進職秩加俸禄爲陟、削官職竄貶爲黜，此二者黜陟之條目也；本朝用人之法大毁，欲教養則師道不明，欲選舉則以私蔽公，欲銓注則賢愚雜進，欲考課則請謁煩盛，欲黜陟則賄賂公行，五者皆廢，何從得人乎？近分遣五道黜陟使，是不揣其

本而齊其末也。”王深然之，令經筵檢討官韓尚敬書其言以進。

金星貫月，王謂道傳曰：“將有何災？”道傳曰：“咎在上國，不關我朝。”時議非之。憲府劾檢討官申元弼矯世子旨，王爲罷其職，既而怒言者，欲罪之。道傳曰：“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，若宥其罪，言者必謂：‘殿下喜怒出於私’，非初政美事也。”王怒稍解。拜政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司事，兼成均大司成。王命撰積慶園中興碑，賜衣一襲、廐馬一匹。省五軍，爲三軍都總制府，以道傳爲右軍總制使，道傳辭曰：“三軍之作，臣在中朝，憲司所建白，臣不知也。然罷元帥爲三軍，以臣爲總制使，則諸帥失職者必怏怏曰：‘道傳革元帥，自爲總制。’怨刺並興。臣又不便弓馬，不敢當。且革私田、改冠服等事皆非臣所爲也，左右皆目臣，臣又冒處是任，則讒言日至，臣其危乎，願更命他人。”王曰：“大國三軍，古制也。中爲權臣所廢，宰相各稱元帥，一民莫非其有，今革元帥立三軍，此復古之機也，總制寔重任，議諸兩侍中，以卿爲之，卿毋辭。”道傳曰：“有讒言，請勿納，永保微臣。”遂不辭，王悦。

王自南京還都，次檜巖寺，以誕辰，禮佛飯僧，道傳曰：“誕辰飯僧，雖非古典，但出於臣子則可矣，未聞人君自祈福利。”不聽。王欲營演福寺塔殿，令京畿、楊廣民輸木五千株，牛盡斃，民甚怨之。道傳極言其害，尋以病乞退，不允。

王下教求言，道傳上疏曰："臣伏讀教書，上以謹天文之變，下以求臣庶之言，而以八事自責。臣讀之再三，不勝感嘆。殿下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己，開廣言路，冀聞過失，雖古哲王，未之或過也。臣待罪宰相，無所匡輔，以貽君父之憂，至煩教諭之丁寧，臣實赧焉。嘗謂君爲元首，臣爲股肱，比之人身，實一體也。故君倡則臣和，臣言則君聽，或曰：'可'，或曰：'不可'，期於致治而已。然則天之譴告，由臣所致也。古者有災異，三公策免，爲大臣者亦避位而禳之，請免臣職，以弭災異。然念古之大臣當請退之時，必有陳戒之辭。況獲奉教書，安敢不效一得，仰備採擇之萬一。

伏讀教書曰：'凉德未修，而不孚於帝心歟？政令有闕，而未協於輿望歟？'臣愚以謂，德者，得也，得於心也。政者，正也，正其身也。然所謂德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，有得於修爲之後者。殿下大度寬洪，天性慈仁，得於稟賦之初者然也。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成法，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，安敢保德之必修而政之無闕歟？漢成帝臨朝淵默，有人君之度，無補漢室之亡。梁武帝臨死刑涕泣不食，有慈仁之聞，不救江南之亂。徒有天質之美，而無德政之修故也。伏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自恃，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，則德修而政舉矣。

伏讀教書曰：'任用之人，或徇於私歟？賞罰之道，有戾於正歟？'臣愚以爲，任用之人，出於公私，

在殿下自知之耳，臣何足知之？然除目既下，外人目而議之曰：‘某也故舊也，某也外戚也。’外議如此，臣恐徇於私者雜之也。賞者，勸有功也；刑者，懲有罪也。賞曰天命，刑曰天討，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，爲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。賞刑雖曰出於人君，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。殿下即位以來，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。金佇之言一也，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。金宗衍在獄致逃一也，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。其在逃謀亂一也，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。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邪，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？擢用而生者爲無罪邪，則刑誅而死者獨何辜歟？

禑、昌竊我王氏之位，實祖宗之罪人，而爲王氏子孫，臣庶所共讎也。其族姻黨與不加刑誅，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心。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位，五王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，武氏母也，中宗子也，以母之親奪子之位，胡氏尚譏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，况禑、昌之於王氏，無武氏之親，有武氏之罪，則族姻及其黨與，奚啻武氏之宗也。頃者臺諫上言，逐之於外，縱不能明示天誅，庶幾小雪祖宗臣民之憤也。曾未數月，俱承寵召，聚會京城，出入無禁，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，殿下黽勉從之，有遲留顧惜之意，不知此舉果何義也？

諸將回軍，議立王氏，此上天悔禍，祖宗陰相王氏復興之機也。有沮其議卒立子昌，使王氏不復興者；有謀迎辛禑，永絶王氏者。其爲亂賊之黨，王法所不

容也。殿下既全其生，置之遠方可也。今皆召還于家，慰而安之。若以其罪爲誣也，其沮王氏而立僞昌者，諸將之所共知也，親自招服，明有辭證。其迎辛禑而絶王氏者，金佇、鄭得厚言之於前，李琳、李貴生招承於後，辭證甚明，此而謂之誣也，天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。大抵人之所爲，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。殿下此舉以爲合於公義，則禑、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；以爲合於私情，則留禑、昌之黨以遺後日之患。如尹彝、李初之請親王動天下兵，亦何便於人情哉？若曰：'有罪者赦之，恩莫大焉，他日必得其力，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。'臣愚以爲，刑法所以禁亂也，人君所恃以尊安者也。刑法一摇，禁亂之具先毁，力未得而禍先至，心未安而亂不止矣。請以中宗、三思之事明之。武氏之黨，最用事者三思，中宗以母之親姪，誅討不加，待遇甚厚。自今觀之，五王既立武氏之子爲帝，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，則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，於三思亦有天地再造之恩也，彼三思曾不是思，自疑其罪爲世所不與，日夜譖五王曰：'權重恃功，以惑中宗之心。'中宗以三思愛己而親之，以五王爲權重而忌之，五王日踈，三思日密，卒之五王戮而中宗弑。使中宗謬計不過曰：'不能保全功臣而已。'豈知親見弑於三思之手乎？以親則母之姪也，以恩則活其生也，不得其力而得其禍，讒人之難保也如此。讒人之謀，其初不過自保其身而已，爲惡不止，則馴致其道至於亡人之身，滅人家國，以底自敗而後

已。如三思者，豈有古今之殊也？天人之際，間不容髮，吉凶災祥，各以類應。今内則百官受職，庶民安業，外則上國和通，島夷讋服，亂何由生？讒人交構於下，則虞憂之象著於上。客星孛于紫微，臣恐三思之在於側也；火曜入于輿鬼，臣恐終有三思之禍也。臣等雖遭五王之害，無足恤也，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。若曰：'保無此事'，言之者妄也。彼中宗之心，豈不爲保也？卒貽後人之笑，臣恐後之笑今，猶今之笑古也。董子曰：'天心仁愛人君'，先出災異以譴告之，欲其恐懼修省之也。伏望殿下當用人刑人之際，不論其親踈貴賤，一視其功罪之有無，處之各當其可，使不相陵，則任用公而賞罰正，人事得而天道順矣。

伏讀教書曰：'民弊未盡除，而財用妄費歟？下情未盡達，而寃抑未伸歟？茂異之才未舉者，誰歟？讒佞之徒未斥者，誰歟？'臣聞三司會計，佛神之用居多焉，財用之妄費者，莫斯若也。然佛神之害，自古難辨也。爲其徒者曰：'此好事也，善事也，歸我者，國可富也，民可壽也。'爲人君者聞是説而樂之，殫其財力，諂事佛神，人有言之者，則以爲'我事佛而彼非之，我善而彼惡也，我道而彼魔也，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，爲壽民也，非爲我也'。持是説以固其心，而人之言莫得而入也。殿下即位以來，道場高峙於宫禁，法席常設於佛宇。道殿之醮無時，巫堂之祀煩瀆。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，以爲富國而不知國實瘠，以爲壽民而不知民實窮。雖有言之者，舉皆不

納。不自以爲咈諫，是臣所謂爲善、福、壽之説先入之也。昔梁武帝屈萬乘之尊，三舍身爲寺家奴，殫江南之財力，大起佛塔，其心豈以爲非利而苟爲之也。匹夫作亂，身遭羈辱，子孫不保，而國家隨之。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，果安在哉？此猶異代也。玄陵崇尚佛教，親執弟子之禮於髠禿之人，宫中之百高座，演福之文殊會，無歲無之。雲菴之金碧，輝映山谷；影殿之棟宇，聳干霄漢。殫財力竭，怨讟並興，而皆不恤，事佛可謂至矣，卒不獲福，豈非明鑑乎？周末，神降于有莘，太史過曰：'國家將興聽於人，國家將亡聽於神。'周果以亡。由是言之，事佛事神，無利而有害可知矣。伏望殿下申明有司，除祀典所載外，凡淫怪諂瀆之舉，一皆禁斷，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。

殿下即位以來，人或犯罪有不問者，有放免者，疑若無寃抑之未伸者也。然赦者，奸人之幸，良善之賊也，則其數赦乃寃抑之所在也。近者臺諫以宗社大計上書論執，皆遭放逐。臣恐寃抑之未伸，茂才之未舉者，此其時也。至於讒佞之人，蹤跡詭秘，言語隱密，難可得而料也。大抵君有過則明争之，人有罪則面折之，落落不合，矯矯獨立，不畏他人之議者，正士也。秘其蹤迹，惟懼人知，在衆不言，獨對浸潤者，讒佞之人也。殿下於外而士大夫，内而小臣宦寺，試以臣言觀之，則讒佞之情得矣。人雖至愚，皆知自愛，至於妻子之計，孰無是心。昔漢成帝時，日有食之，言者皆以爲外戚用事之象，成帝疑之，問於張禹。禹

以身老而子孫微弱，恐得禍於外戚，不明言其故，卒使王莽移漢鼎，谷永輩直攻成帝，略無忌憚，至於王氏之用事，畏避不言，漢室卒以亡，亦爲妻子計而不暇及漢室也。臣雖狂妄，不至病風，敢不自恤乎？臣以一身，孤立於群怨之中，非不知言出而禍至，殿下以不諱問，臣敢不以切直對。此臣所以寧得禍而不恤，切言而不諱者也。伏望殿下留神採擇，以白臣忘身徇公之意，萬死無憾。”仍微辭箋以進，不允。

當時上書者甚衆，而道傳對爲第一。王每稱之，然以盡言不諱忤旨，且以武三思比禹玄寶黨，玄寶孫成範爲駙馬，故王不悦道傳，而玄寶及李穡之黨亦惡道傳道。傳又上書都堂，請誅穡、玄寶曰：“宰相之職，百責所萃也。故石介甫曰：‘上則調和陰陽，下則撫安黎庶，爵賞刑罰之所由關，政化教令之所自出。’愚以爲宰相之任，莫重於此四者，而尤莫重於賞刑也。所謂調和陰陽者，非謂無其事而陰陽自調自和也，賞而當其功則爲善者勸，刑而當其罪則爲惡者懲矣。竊謂刑之大者，莫甚於簒逆，其沮王氏而立子昌，迎辛禑而絶王氏者，簒逆之尤，亂賊之魁也。苟免天誅，今已數年矣。又飾其容色，盛其徒從，出入中外，略無忌憚，而其子弟甥姪，布列要職，莫敢誰何。則今居宰相之任，守賞刑之柄者，無所辭其責矣。宜當具論罪狀，啓于殿下，與國人告于太廟，數其罪而討之，然後在天之靈慰矣，臣民之忿雪矣，天地之經立矣，宰相之責塞矣。

若曰：‘人之罪惡，非我所知也。生殺廢置之權，人主所司也，宰相何與焉？’則董狐豈以趙盾不討弑君之賊加惡名乎？春秋之時，晉趙穿弑君，直史董狐書曰：‘趙盾弑其君。’盾曰：‘弑君者非我也。’史曰：‘子爲正卿，亡不越境，返不討賊，弑君者非子而何？’孔子曰：‘董狐，良史也。趙盾，良大夫也，爲法受惡。’夫盾以正卿，不討弑君之賊，受弑逆之名而不辭，然後討賊之義嚴，而亂賊之黨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。故曰：‘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，必蒙首惡之名；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，必陷於簒弑之罪。’此之謂也。愚雖不才，得從宰相之後，與聞國政，敢不以良史之譏自懼乎？若曰：‘所謂罪人，有儒宗焉，有連婚王室者焉，其法有難議者也。’則昔林衍廢元王立母弟涓，衍先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藏用，藏用不知所爲，但曰唯唯而已。後元王反正，以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、禁其亂，廢爲庶人。今李穡之爲儒宗，孰與藏用？其首唱邪謀沮王氏而立子昌者，孰與藏用？但唯林衍之謀而已？胡氏曰：‘昔文姜與弑魯桓，哀姜與弑二君，聖人例以遜書，若其去而不返，以深絶之，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。夫弑桓者，襄公也；弑二君者，慶父也。文姜、哀姜疑若無罪焉，聖人以二夫人與聞乎？故深絶而痛誅之如此。’夫嗣君，夫人所出也，不以子母之私恩廢君臣之大義，況其下者乎？

或曰：‘穡之言曰：禑雖吨子，玄陵稱爲己子，封江寧大君，又受天子誥命，其爲君成矣。又既已爲臣

矣而逐之，大不可也。此其説不亦是乎？’則曰：‘王位，太祖之位也。社稷，太祖之社稷也。玄陵固不得而私之也。’昔燕子之與燕少子噲，或曰：‘燕可伐歟？’孟子曰：‘不可，子之不得與人，燕子噲不得受燕於子之。’聖賢之心，以爲土地人民受之先君者也，時君不得私與人也。又周惠王以愛易世子，齊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，以定其位，當是時嫡庶之分雖殊，其爲惠王之子一也，且以天王之尊，不得私與其愛子，以諸侯之卑，率諸侯之衆，上抗天子之命，聖人義之。未聞世子拒父命，桓公抗君命，誠以天下之義大也。玄陵豈以太祖之位之民而私與逆旽之子乎？

又天子誥命，一時權臣以爲玄陵之子欺而得之也。後天子有命曰：‘高麗君位絶嗣，雖假王氏，以異姓爲之，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。’又曰：‘果有賢智陪臣，定君臣之位。’則前命之誤，天子亦知而申之矣。安敢以誥命藉口乎？其爲臣之説，抑有辨焉。《綱目》前書‘審食其爲帝太傅，周勃、陳平爲丞相’。後書‘漢大臣等誅子弘，迎代王恒即皇帝位’。其書曰帝、曰丞相者，非爲臣之辭乎？曰大臣、曰誅子弘者，非討賊之辭乎？不獨此耳。武才人稱帝已久，狄仁傑薦張柬之爲宰相，柬之廢武才人迎立中宗，其薦爲宰相者，豈非爲臣也，廢武才人者亦討其爲賊也。百世之下，稱周、陳安劉、張柬之復唐之功，未聞罪數公爲臣而廢舊主也。穡與玄寶，雖仁義未足，皆讀書通古之士，豈不聞此説乎？其執迷不悟，倡爲邪説，以惑

衆聽，於此可見。先王之法，造言惑衆者，在所當誅，况敢倡邪説以濟亂賊之罪者乎？

或曰：‘其謀迎辛禑者，正子昌在位之時，雖無辛禑之迎，王氏安得復興乎？其曰迎辛禑而絶王氏，以罪加之之辭也。’當是時，忠臣義士，奉天子之命，議黜異姓，以復王氏。僞辛之黨，先得禮部咨，知天子之有命，忠臣之有議，謂子昌幼弱，謀立其父，以濟其私，此非謀迎辛禑而絶王氏乎？或曰：‘穡與玄寶於行爲前輩，有斯文之雅，故舊之情，子力攻之如此，無乃薄乎？’昔蘇軾於朱文公爲前輩，文公以軾敢爲異論，滅禮樂、壞名教，深訶力詆，無少假借。乃曰：‘非敢攻訶古人，成湯曰：“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”予亦畏上帝，故不敢不論。’夫軾之罪，至於立異論、滅禮法耳，以朱子之仁恕攻之，至以成湯誅桀之辭並稱之。况黨異姓而沮王氏者，祖宗之罪人，而名教之賊魁也，豈以前輩之故而貸之也？况彼之言曰：‘戊辰年廢立之時，斯文有異議。’所謂異議者，議立王氏也。又倡言於衆曰：‘諸將議立王氏，吾父沮之，吾父之功大矣。’此言流聞於禑、昌之耳者深矣，使禑、昌得志，斯文與諸將果得保其首領乎？其自處之薄爲何如也？自以立王氏爲異議，沮王氏爲己功，今以立僞辛爲異議，沮王氏爲重罪，不亦可乎？

或曰：‘子已上牋辭免，獻書殿下，論執罪人，又告廟堂，無乃已甚乎？’必若是言，昔齊陳恒弑其君，孔子沐浴而朝曰：‘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’又告三子

曰：'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'弑君者在齊，疑若無與於魯也。孔子時已告老，疑若無與於魯之政也。既已請於君，疑若不必告於三子也。且以聖人宏大謙容，入而請於君，出而告於三子，必欲討其罪人而後已。誠以弑逆之賊，人人之所得誅，而天下之惡一也。且在魯而不忍在齊之賊，況在一國而忍一國之賊乎？從大夫之後而不忍隣國之政，況在功臣之列而忍王室之賊乎？《春秋》書'衛人殺州吁'。胡氏曰：'人衆辭，其殺州吁，石碏謀之，使右宰醜莅也。變文稱人，是人皆有討賊之心，亦人人之所得誅也，故曰衆辭也。'且亂臣賊子，人人之所得誅也，而宰相不行誅討之舉可乎？況石碏以州吁之故，並殺其子厚，君子曰：'石錯，純臣也。'大義滅親，以此言之。亂賊之人，不論親踈貴賤，皆在誅絶也。

或曰：'陳恒、州吁，身行弑逆者也，穡與玄寶未嘗弑也，比而同之，不亦過乎？又安知誣其罪而誤蒙也。'則不有胡氏之説乎？'弑君立君，宗廟猶未亡也。移其宗廟，改其國姓，是滅之也。豈不重於弑也？'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者，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，其罪亦不止於弑也。又古之大臣，人有告其罪者，囚服請罪。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，擁立昭帝，功德至大，人有上書告其罪者，不敢入禁中，而待罪於外。以此觀之，苟有告罪者，則當涕泣切請躬對，有司辨明其罪，然後其心安焉。豈有誘妻子上書，假托疾病，就醫於外，不與明辨乎？是則自

知有罪，辭屈難辨，必矣。《春秋》討賊之法，雖其蹤迹未著，尚探其意而誅之。况蹤迹已著如此者乎？昔高宗封武才人爲后，褚遂良、許敬宗同爲宰相，遂良力言不可，卒至戮死。敬宗順高宗之旨曰：‘此陛下之家事耳，非宰相所得知也。’高宗用敬宗之言，卒立武后。敬宗終享富貴。五王同議反正，同受戮死，無一異焉。自今觀之，敬宗之計得，而遂良與五王爲失矣。然敬宗一時之富貴，欻爾若飃風過耳，泯然無迹。遂良、五王之英聲義烈，輝映簡策，貫宇宙而同存。愚雖鄙拙，恥敬宗而慕遂良。《傳》曰：‘始與之同謀，終與之同死。’既不以愚拙棄之，得參反正之議，安敢畏奸黨之禍，默然無言，以苟免乎？伏望法《春秋》討賊之法，以孔子、石碏之心爲心，則宗社幸甚。”

又上箋辭曰：“臣之得謗，難可悉陳，請以殿下之所明知者言之。殿下以臣充三軍都總制府右軍總制使，臣面請曰：‘諸將用軍士爲私屬，其來尚矣，一日革之，舊家世族，無其役而食其田久矣，一日名屬軍籍，役加於身，臣恐大小歸怨於臣也。’殿下曰：‘將帥之革，憲司言之。三軍之設，斷自予心，卿何與焉？保無此謗也。’臣復曰：‘臣若得謗，必達於聰聞，則殿下亦知臣無其事而得其謗。’皆此類也。而臣之他謗亦明，豈非幸之中者乎？臣受命後，果有謗之者曰：‘道傳回自中原，而三軍之府遽設，此以五軍都督之法而爲之也。舊家世族，自此皆服賤役矣。’萬口一談，牢

不可破。戶口成籍，堂臣言之，殿下可之，其事出於臣在中原之時也。刷盲人巫師之子充樂工，典儀寺奉殿下之命而行之者也，無籍冒名之徒怨戶籍之不便於己者曰：‘道傳之所爲也。’盲人巫師以此議爲出於臣而詛之。革私田之議，臣初以爲皆屬公家，厚國用而足兵食，祿士夫而廩軍役，俾上下無匱乏之憂，臣之志也。而志竟不行，尋請殿下免提調官久矣。而分田不均之怨，皆歸於臣。然此小事也，殿下之所明知，臣不得辨焉。況事之大而怨之深者，雖非臣之所知，臣何自而免也？臣死於崔源之遣，則內以正先君之終，上以不欺於天子矣。死於不肯署名之事，則足以明僞辛非玄陵之後矣。死於胡使之却，則上以脫君父之惡名，下以免一國臣民與弑之罪矣。臣身雖死，有不死者存，豈非榮乎？若夫陷於讒謗之口，則上以遺君父不能保全功臣之累，下以招不能明哲保身之議，臣甚懼焉，願殿下解臣見職，以保餘生。”諫官言：“道傳功在社稷，上箋辭職，累日不答，待功臣不可如此其薄。”乃復爲政堂文學。

臺省交章，請玄寶罪，王以成範故，不聽。使人於我太祖請禁臺省論奏，太祖嘆曰：“王曾謂我指揮臺省乎？”時王忌太祖功高得衆心。又舊家世族怨革私田，多方誣毁。禑、昌之黨，連姻王室，朝夕譖訴。王信讒言，日夜與左右潛圖除之。

太祖困於讒說，謂道傳、南誾、趙仁沃等曰：“吾與卿等戮力王室，而讒言屢騰，恐吾輩不得容，吾當

東歸以避之，先令家人趣裝將行。”道傳等曰：“公之一身，宗社生靈之所係，豈可輕其去就？不如留相王室，進賢退不肖，以振紀綱。如此則王庶幾有悟，而讒言自息矣。今若退居一隅，彼讒者必誣以蓄異心，禍且不測矣。”

太祖曰：“昔者子房從赤松子遊，高祖不之罪。我心無他，王豈罪我哉？”相與論議未決。都鎮撫黃希碩因家臣金之景白夫人康氏曰：“道傳、誾等勸公東歸，事將非矣，不如去此數人。”康氏信之，告于太宗曰：“道傳、誾等皆不可保。”對曰：“公困於讒説，有引去之志，道傳、誾等力陳利害，以止其行者也。”乃責之，景曰：“數人與公同休戚者也，汝勿更言。”

王召道傳，道傳辭疾不赴，遣代言安瑗敦諭，乃至。王問穡、玄寶罪。道傳對如疏意，語若縣河。王曰：“穡罪狀稍著，玄寶罪猶未白。”道傳曰：“穡罪已著，宜置極刑，以示不忠。若玄寶者，罪狀未白，故臺諫交章請流遠地，臣亦以爲宜使淑慝異處。”王曰：“穡、玄寶事寢之已久，今有抗疏者，必卿疏爲之階也。卿近不見寡人者，亦以此也。”道傳曰：“君臣之義，情同父子。譬如父責子不孝，而明日又愛之如初者，天理之不掩也。殿下今雖責臣，後若推誠任臣，敢不奮勵。今當農月，天久不雨，殿下召臣面議，天乃雨。昔霾霖，禾穀不茂，殿下召臣議政事，陰雨霽。殿下以爲何如？脱有奸黨，矯旨罪臣，臣請面啓，然後伏罪。”王不悦。

憲司劾糾正朴子良等不迎執義禹洪得，下獄鞫之，辭連道傳，出爲平壤府尹，省憲刑曹上疏劾道傳陰誘糾正非毁臺諫，請置極刑。王以功臣宥之。復論道傳濫居功臣之列，内懷奸惡，外施忠直，染污國政，請加其罪。王放歸其鄉奉化縣。臺省交章曰："道傳家風不正，派系未明，濫受大職，混淆朝廷，請收告身及功臣錄券，明正其罪。"王只收職牒錄券，移配羅州。大司憲金湊等上論其子典農正津、宗簿副令澹，廢爲庶人。尋量移道傳于奉化縣。鄭夢周嗾諫官金震陽等上曰："鄭道傳起身賤地，竊位堂司，欲掩賤根，謀去本主，無由獨舉，織成萋斐之罪，連坐衆多之人，請於貶所典刑，垂戒後來。"初，玄寶族人金戩嘗爲僧，私其奴樹伊妻，生一女，人皆以爲樹伊女，戩獨以爲己女，密加愛護，以嫁士人禹延，生女，女適云敬，生道傳，故云。後夢周誅，召還。賜米豆百石，給其子告身，復封忠義君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

列傳卷第三十三

尹紹宗 會宗

尹紹宗，字憲叔，贊成事致仕澤之孫。恭愍朝擢魁科，選補史官，累轉爲正言。草疏陳時事曰："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，必命聖人爲之君以代治之。故位曰天位，民曰天民，而設官分職，則代天工也。本朝之制，中書則有令、侍中、平章、參政、政堂五者，法天之五星也，樞密則天之北斗也。至於百官，莫不皆然，雖郎官之微，亦皆上應列宿。故名器官爵，非人君之自有，乃天之所有，而人君代設之者也。人君不可以名器爲己之私有而妄與之，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敢居之也。自昔帝王分天下之民爲四等，曰士、農、工、商。農、工、商各世其業以供上，惟士無所事也，而入學讀書，修身、正家、事君、治民之道，皆得學焉，而後官之。是以公卿大夫，未有不

盡其職，而人君代天之政成。仲尼曰：‘名器，君之所司也，不可以假人。’政亡則國家從之而亡，蓋名器既輕，則朝廷不嚴而王室卑，王室卑則小人生陵慢之心。民志不定，上下不辨，而社稷危矣。我祖宗非能則不使在職，非賢則不使在位，有罪必誅，無功不賞。是以愚不肖者，不得在官，而百官正矣。

慶陵之入朝也，中官李大順有寵於世祖，請授其兄別將。慶陵曰：‘汝兄伍尉也，越散員授別將，非祖宗法也。’大順言於世祖曰：‘願諭我王。’帝曰：‘官人有法，制國有君，朕何與焉？汝其自請之。’則我祖宗之重名器，古未有也。自辛丑、癸卯以來，國用不足，以官爵爲賞功之物，於是小人濫冒軍功，因緣賄賂，不次超授。其源一開，至于今日，商賈、工匠、公私奴隷皆得爲官。羊頭狗尾，布列中外，褻慢名器，污穢天工。人人視朝廷官爵如土芥，皆欲俯拾，至有‘中郎將掃牛下，奉翊（真）〔直〕一匹’之諺，蓋言名器之甚賤也。由是，雖以五尉而至散員，散員而爲中郎將，亦不喜也。平時如此，萬有危急之難，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，而勸以立功耶？願自今非有軍功才德，則雖近倖者不妄授以官，使工匠、商賈各安其業，毋使賤人污穢朝廷，則民志有定，上下有辨，朝廷有嚴，而王室尊矣。

臣聞諸葛孔明有言曰：‘親賢臣，遠小人，先漢所以興隆也。親小人，遠賢臣，後漢所以傾頹也。’自古及今，治亂興亡之分，决於人主所親信之得失耳。殿

下當天下危亂，國家厄會之時，深居九重，或一月不聽政，親近頑童群小，而罕接宰相耆德。彼頑童群小，唯知逢迎上意，承順顏色，其所事者，不過鷹犬飲食、男女之間而已。殿下樂其和順，而日與之親，豈不大爲盛德之累乎？宮禁嚴肅，非雜類所得而窺也，今也群小出入自恣，大内不嚴，大内既不嚴，則主上安得而獨尊哉？代言金興慶，不學墻面，唯唯諾諾，非獻替啓沃之資也。殿下悦其敏給阿順，使出納教命，進退士大夫，一國之事皆先關白興慶，然後得達宸聰。夫偏聽生姦，獨任成亂，安知他日不有李斯、趙高之禍哉？

伏見三月朔，日有食之。近年賊吨用事，而七月日食。七月者，三陰之月也，而且有吨不測之謀。今三月，五陽之月也，陽甚盛而一陰獨存，能勝太陽，此非小變也。臣下必有蔽惑主上者，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長矣。願殿下畏天變而收興慶之權，不使與國政，黜群小之在内者，毋深居九重，毋日晏不起，毋獨任一臣；日接宰相、耆德、忠直之士，力行祖宗之仁政，則社稷之福也。

臣聞養天民者興，殘天民者亡。是以人主受天命而立天位，則必上順天心，以養天民，如父母之愛赤子，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。太祖當泰封奢虐之際，奉天討罪，誅除群凶，愛養民生，衣服取其禦寒暑，宫室期於庇風雨。深仁厚澤，涵育元元，列祖相承，咸以儉德養民爲心，景靈殿、孝思觀，顯、毅二陵，

其制度儉小，不爲奢麗，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。

殿下即位，于今二十有三年，適當厄會，國步多難。賊旽用事，包藏異心，蔽惑聖聰，斵喪國脉，遂使殿下興仁熙殿之役，搥百姓之髓，朘百姓之膏。輸材鼓冶，供給之費，日以萬計，辦事之吏，暴於猛虎，督責之令，疾於風雨。中外之民，困於力役，三農失時，老弱失養，而父母妻子不相自保。倉廩無半月之儲，百姓無十日之糧。五道兩界，積年所儲之軍須，俱竭於供給，而亦不足矣。三韓嗷嗷，歸怨賊旽。六年之間，大水大旱，百萬生靈，如在湯水之中。而畏旽之威，不敢出諸其口，垂頭拱手，號訴于天地曰：'是役也，皆賊旽及中官廣大從臾而爲之也。'旽既伏誅，役猶未已，民又怨之曰：'是役也，旽雖首唱，實廣大欲固富貴而力贊之。'三韓之民之怨廣大也，甚於賊旽矣。

國家自庚寅以來，東禦倭寇，丙申以後，北禦韃靼。己亥、辛丑之戰，吾民死亡者大半。不三年，又有癸卯之亂，死亡又倍於辛丑矣。己亥以至于今，十五年間，水旱相仍，餓莩相望，民之存者，僅十之一。羅、慶二道，連歲大饑，而今年尤甚。三月大寒，四月不雨，麥不成穗，而種不入土，吾民將何以生乎？民者王之天，食者民之天也，民無食則死矣，王者無民，則奚以獨守國哉？今京中倉庾空竭，而兩界五道又饑饉，不幸有辛丑、癸卯之變，則將何以備軍餉乎？百姓困於土木，困於賦斂，寃怨通天，不可遽解，雖

有急難，誰復有爲殿下效死哉？

嗚呼！景靈殿，太祖皇考之别廟；孝思觀，太祖之真之所在；顯、毅二陵，太祖皇考之墓也。而其制度比之仁熙殿、正陵，則百分不及一矣。吾東方，天下號爲禮義之邦，而子孫后妃陵殿反過祖宗，天下後世以爲何如也？殿下奈何以一后之故，取天下後世之笑乎？且預凶事非禮也，而廣大欲興事固寵，冒妄殿下，預作石室。聞者憤歎，以爲大不祥也，而不忍言之。今災異荐臻，百姓饑饉，又非人主玩花卉之時也。而廣大乃作花園，虧損殿下之德，而離散民心，其罪固可斬也。願殿下正廣大之罪，斬于都市，罷陵殿石室之役，壞花園，以解天怒，以弭民怨。”疏未上，獻納金允升知之，與司議禹玄寶托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，劾罷之。

辛禑初，授典校寺丞，轉成均司藝，改典儀副令、藝文應教。紹宗不顧産業，家甚貧。知申事李存性白禑，賜米十碩，移典校副令。我太祖回軍，紹宗詣軍前，因鄭地求見，懷《霍光傳》以獻，其意欲復立王氏也。

辛昌立，陞典校令。與同僚奏：“本朝舊制，凡圜丘、宗廟、社稷、山陵、真殿、神祠祭享祝文，道殿、佛宇詞疏本寺官一人每月輪直，清齋寫進，上齋沐親押，天地宗社，則必親祀，佛宇、道殿、神祠則或命大臣攝行。近以祈禳猥多，或命正字小臣代押，其源一開，今唯四時大享親押，其餘則皆代押，甚遠誠敬

之義。願遵祖宗舊制，祝文詞疏，齋沐親押，圜丘、社稷、宗廟、藉田、大享必皆親祀，朔望奠及凡祈禳擇大臣攝行，御正殿親授祝文詞疏。"昌從之。又奏："殿下既允臣等親祀之請，今大享宗廟乃以大臣充太尉，是殿下不欲親享也，以謂禮文未備，奠物未具耶？則苟有明信，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，豈以文之未備，物之未具，而並棄其誠也哉？以謂權署國事，不敢主祀耶？則舜之受終，禹之受命，皆攝政也，而率百官親格于文祖、神宗之廟，舜、禹天下之大聖，萬世帝王之所當法也，殿下不法之，臣等竊爲殿下惜之。今殿下之不親享，有三不可焉，吾不與祭如不祭，則是不誠也；無疾病大故而燕居九重使臣攝行，則是不敬也；既許親祀，下之兩府，播之百姓，未幾而有攝祭之命，是示國人以不信也。夫誠、敬、信三字，人君之大寶也。捨是三者能有其國者，未之有也。禮將祭，散齋四日，致齋三日。今殿下端拱日御經筵，聞正道、近正人則散齋固無嫌矣。願自今日致齋思誠，格于太廟，躬服袞冕，以告即位，以申孝思。"昌下都堂議。

俄拜右司議大夫，極論李仁任罪。又與同舍許應、閔開等復疏論仁任，日暮不得上，會疽發背，請告，應等寢其書。紹宗遷大司成，赴書筵，以前疏進，仁任族黨疾之，至有欲殺者，語在《仁任傳》。紹宗在書筵上書曰："《易》曰：'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'天命之性，本善無惡，人與堯舜，初無小異。古之聖王，

固禀胎教，及在襁褓，有保以保其身體，而適起居之宜，有畏慎之心。有傅以傅之德義，而節嗜好之過，防聞見之非，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，所見必正事，所聞必正言。外物之誘無自入，天性之真得其養。方寸之間，受教之地，澄净無蔽，故皆可以爲堯舜矣。臣竊見殿下受讀《論語》，今十有三月矣。每日所新知者，多不過三四字而已，尚或難讀，以殿下明睿之資，得於天禀，其於受學，非不能也，但由殿下暫御書筵，須臾入内，狃於近習，心繫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。至於近日，怠學之端形於外，師傅未退，訓音未通，輒讀輒起，俄稱御膳失時，輒入於内，聖學何由而進，聖德何由而明乎？

上王初立，聰明向學，而姦臣爲盜國之計，即罷經筵，誤我上王，幾覆宗社。殿下即位之初，大臣以前朝爲戒，首開經帷，以勸聖學，以堯舜之聖望殿下矣。如或怠學，則奈宗廟何，奈生靈何？今孟秋吉傷，穀風作害，國家生民之大命，上天之譴莫大焉。《洪範》云：‘曰聖，時風若’‘曰蒙，恒風若’殿下怠學之端見，而咎徵之風應之，天之以蒙儆戒殿下，豈不明甚哉？古之時，八歲而入小學，十歲而出就外傅居焉。昔魯襄公年纔六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同，何嘗御膳必於深宮之中乎？昔程子爲講官而上言曰：‘人主一日之内，親寺人宮妾之時少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則自然氣質變化，德器成就。’願殿下每朝問安慈闈之後，出便殿進御膳，命諸講官館閣學士常侍左右，從

容宴語，開説道理。至於日昃，至於夜分。天命之去留，人心之向背，稼穡之艱難，征戍之勞苦，治亂之源，興亡之迹，古今禮樂、人物賢否，日陳於前，則上聽積久，自然通達，習與性成，堯舜同德。比之常在深宫之中，熏染婦寺之邪，化聖爲蒙，其益豈不甚大哉？嬖便近習之褻慢，實害聖德之莨莠；賢士大夫之薰陶，乃養聖德之雨露。凡宫人内臣，亦用程子經筵之奏，並選年四十、五十已上厚重之人，以備左右。其年少者不使進於左右，以絶其導上邪私之原。凡服御器用，以紂之象著玉盃爲戒，以禹之惡衣服爲法，侈麗之物不進於前，淺俗之言不接於聽。

今領書筵，知書筵古之太師、太傅也。侍讀，古之小師、小傅也。願自今正殿受讀之際，知書筵進則必爲之起，避席受經，退則亦爲之起，侍讀進退亦爲之避席改容，以致尊師重傅之意。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王；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霸者也。養成聖德，莫急於此。願殿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垂統，下念三韓億兆之向望，不罪微臣懇懇之言，察納修省，以開千萬年之太平。”侍讀鄭道傳見之曰：“議論切至，深得告君之體。”

恭讓即位，以大司憲趙浚薦，爲左常侍經筵講讀官。浚嘗從紹宗學，故有恩憐之舊，凡有章疏紹宗皆具藁。初紹宗嫉李崇仁才高，又忌李穡譽崇仁而不譽己，及永興君獄起，紹宗譖崇仁於浚，欲殺之。紹宗與同列請誅邊安烈，疏六上，從之。王欲覽《貞觀政

要》，命鄭夢周講之。紹宗進曰："殿下中興，當以二帝三王爲法，唐太宗不足取也。請講《大學衍義》以闡帝王之治。"王然之。初禑之移江陵也，門下評理尹虎、柳曼殊，簽書密直禹洪壽，同知密直俞光祐等押行。又廢昌之日，商議門下府事崔元沚、密直副使柳龍生、守宫門判慈惠府事鄭熙啓、慈惠府尹李恭靖王舊諱、密直副使金仁贇、知申事李行等守傳國寶，密直使姜淮伯、知密直尹師德封府庫，王論其功，賜虎等爲功臣。紹宗言："賞罰，國之大柄，不可濫也。我太祖征伐四十年，稱功臣者止六人。金樂、金哲代太祖而死，尚不與六功臣之列。今殿下既以和寧伯等九人告廟行賞，虎等之功，人所未聞，請削之。"不聽。復上疏争之，竟不從。

王遣吏曹總郎李滉迎曹溪僧粲英爲師，紹宗與兼大司憲成石璘等伏閤諫。石璘曰："釋氏以清净寂滅爲宗，無補國家。昔成湯師伊尹、文王師太公，以致商周太平之治，未聞以釋氏爲師也。"紹宗曰："殿下如欲求師，有元老大臣在，何用僧爲?"遂退。交章論奏曰："綱常，天下國家之大本。堯舜三代，享國長久，以臻至理，由此道也。自漢明帝崇佛以來，亂亡相繼，至于梁氏惑佛太甚，宗廟以麵爲犧牲，綵帛禁織鳥獸之形，卒致侯景之亂，餓死臺城。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，刑部侍郎韓愈極言以爲自佛氏入中國以來，事之愈謹，年代尤促，憲宗不聽，未幾暴殂。我太祖深懲積弊，禁後代君臣私作佛刹。是時太師崔凝請除佛法，

太祖以爲：'新羅之季，佛氏之説入人骨髓，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。今三韓甫一，人心未定，若遽去佛法，必生反側。'乃作訓曰：'宜鑑新羅，多作佛事，以至於亡。'聖祖所以拔誕妄之源，本期後王之繼述者至甚切矣。臣等竊聞殿下將迎曹溪僧粲英于太内，尊爲王師，臣等爲殿下惜之。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、燮理陰陽者爲師，故湯師伊尹，伐夏救民，以開六百祀之商。武王師太公，鷹揚誅紂，以開八百年之周。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爲師，不旋踵而亡。前元以蕃僧婆羅跋蹄爲師，及其季世，以天子之尊奴事指空，冀其福壽，卒致應昌之敗。佛之爲教，無父無君。姚秦前元以五胡北狄之俗，不法帝王之治，以毁綱常，得罪於天，以速亂亡。今殿下中興，方將作法垂範，爲聖子神孫、億萬世之所遵。今乃復襲胡狄之失，乃以胡教爲師，有國家者立政立事，循其名當責其實，所謂師者，師其道也，釋氏以臣子背君父逃入山林，寂滅爲樂，若師其法，必髡三韓之民，必絶九廟之祀，然後稱其名耳。願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爲師，尊堯舜孔孟之道，以開三韓太平之業。"疏上，王勉從之。英至崇仁門，臺省遣吏逐之，不得入而還。

王罷臺省面啓之法，紹宗與同列上疏曰："堯舜咨四岳，闢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，嘉言罔攸，伏尚慮下情之或鬱而不達，乃曰：'予違汝弼汝，無面從，退有後言。'又曰：'汝亦昌言。'三代聖王，率由是道，咨于芻蕘，工執藝事以諫，有誹謗之木，有進善之旌，

匹夫匹婦之言，皆達于上，上下交而爲泰。及周之衰，謗者使監以止之，遂失文武之天下。秦以忠諫者爲妖言而禁之，至有指鹿爲馬而莫有言者，故得天下，二世而亡。自漢迄元，言路開則治且安，言路閉則亂且亡。自異姓竊國以來，臺諫緘口，至於戊辰攻遼之舉而無一人言者，此殿下之所親見也。殿下即位以來，五日一視朝，令臺諫面啓時政得失，三韓蹈舞，想望太平。而今者乃令臺諫勿復面啓，豈不大爲中興之累乎？一言喪邦，此之謂也。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，其餘各司亦令各以其職進言，以廣聰明，以臻至理。"

又上疏曰："臺諫，人主之耳目，不可頃刻而離左右也。日者以辛禑父子事關大體，殿下命臺諫往驗其狀，此所以重宗社，一時之權宜也。因此遂分遣臺諫於外，以虧殿下耳目之任，甚非中興之美法也。願自今毋令臺省出外，以委繩愆責難之任。"從之。王將幸長湍，紹宗與石璘等上疏云："《傳》曰：'君舉必書，書而不法，後嗣何觀？'伏聞殿下將幸長湍閱戰艦，此誠安不忘（花）〔危〕之意，然自異姓竊國，以觀逸遊田，痡毒生靈，惡聲聞于上國。今賴天祐，興復舊物，宜以遊田爲戒，乃何即位之初，不修德政，復徇僞朝之覆轍乎？東作方興，大駕之行，千乘萬騎，道路供億之費，弊不可言。若以緩急爲言，則郊天、拜陵、耕藉田、謁文廟，在所當先。願殿下姑停此舉，以解國人之惑。"不允。

又上疏曰："竊觀祖宗之制，凡有所犯者，不給田

以礪士行。自異姓竊國以來，姦凶得志，賣官鬻獄，盡毁祖宗之法，士大夫以土田、臧獲自成契券，賂姦凶、受官職，以敗禮義廉耻之俗。殿下中興，革私田以安民生，給圭田以優仕者，意甚盛也。反正之初，宜崇節義、戒貪邪，一新士習，請令辨正都監收諸人所賂田民，及所鬻告身，以礪風俗。”疏留不下。遷紹宗爲禮儀判書，其餘臺諫亦遷他官，以其彈劾不已也。紹宗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：“今李侍中不能進君子退小人，若一朝墮於小人之計，悔何及哉?”沈德符等聞之，告于王，王怒欲罪紹宗。我太祖請曰：“廷臣直言者，惟紹宗耳，不可罪之。”代言李士渭亦曰：“紹宗屢上書，皆不聽，今遽罪之，外議必謂殿下惡直臣也。”王曰：“予既除紹宗高官，人惡得而言哉? 李侍中功在社稷，紹宗等敢辱之，其可不罪歟?”遂放于錦州。初紹宗與友壻崔乙義争臧獲未决，托辛禑嬖臣潘福海得之。及爲常侍，喜論駁，王甚惡之，每舉托潘事訾之。至是見竄，後錄回軍功，賜田，宥其罪。諫官承鄭夢周指嗾上疏論劾，削職遠流。及夢周誅，乃宥。入本朝，拜兵曹典書、修文殿學士、同知春秋館事，卒。子淮。

弟會宗，辛禑時登第，累官至司宰副令。恭讓即位，上疏曰：“玄陵上賓之後，權臣李仁任等以逆旽之子禑，嗣我王氏，九廟絶祀者，十有六年。幸賴天祐，王室既亡而復興。殿下宜深思明斷，以辛禑父子告于

祖廟，而斬于都市，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，答臣民之望，而杜禍亂之源矣。夫管叔兄也，周公弟也，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，周公誅而王室安焉。王莽簒位，天下思漢，長安中，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，莽殺之。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而稱帝，天下響應，衆至數百萬。光武困於滹沱，幾填於餓虎之喙，然後能克而斬之，以中興帝室。曹操盜漢家四百年之天下，及其子丕，稱帝改元，以據中夏。諸葛亮相昭烈，以圖興漢，其言曰：'漢賊不兩立，當奬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攘除姦凶，復興漢室。'其志將欲繫頸曹丕，告于高祖、光武之廟而斬之，然後足以小謝天下也。當是時，天下皆爲魏有，而昭烈所據之地，唯蕞爾之蜀耳。作史者皆書曹丕之年以帝魏矣，獨朱文公修《綱目》，黜曹丕之年，而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，以正漢家之統。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而自立爲帝，改國號曰周，欲傳天下於武氏，唐已亡矣。張柬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，誅張易之、張昌宗，遷則天於上陽宫，復國號曰唐。後之君子責柬之等不能以大義，處非常之變，而討唐室之罪人，乃曰：'以武后至太廟，數其九罪，廢爲庶人，賜之死而滅其宗，中宗不得而與焉。則足以慰在天之靈，雪臣民之憤，而天地之常經立矣。'此言深切而著明矣。初二張之伏誅也，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柬之等曰：'二凶雖誅，産祿猶在，去草不去根，終當復生。'柬之曰：'大事已定，彼猶机上肉耳，夫何能爲？'季昶歎曰：'吾不知死所矣。'謂賊武三思尚在

故也。既而中宗與韋后復信用三思，柬之等五王果爲武三思所殺，天下悲之。

彼辛禑父子盜據王位，十有六年，姻親豪右，布列中外。萬一姦凶之徒推擁而出，則臣恐噬臍無及，而殿下之大事去矣。周公之於管叔，至親也，而猶爲天下誅之。則天，中宗之母也，君子以不誅爲責。況今賊臣之子孫，非有管叔、則天之親，今既反正，有何所疑，猶稟養而不誅，以啓群邪之心乎？其於祖宗十六年絶祀之意何如？其於季礼去草之説何如？夫天下之變，常起於所忽，終至於不可得而制也。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，可不爲深慮乎？今在廷之臣，孰不欲言之？其不言者，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。經曰：'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。'願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，以禑父子告于太廟而誅之，明示中外，毋令再亂王室，再毒生民，以垂萬世之統。"王從之。會宗臣事禑、昌，職非言官，而上書請誅，人有議者。

轉刑曹總郎又上疏曰："國家運祚之長，在乎人君積德累仁，培養邦本而已，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？盤庚之去耿，以有河决之害。太王之去邠，以有狄人之侵。平王之東遷，以有犬戎之亂。今無此數事而欲遷都漢陽，物議驚駭，胥動訛言，是殿下以江水赤沸、太白晝見乃信讖緯不經之言，欲移蹕以避之。殿下如欲弭災，惟當避殿减膳，兢業小心，下罪己之令，以求直言，明其政刑，愛養黎元而已。僞禑惑邪臣之言，

徙居漢陽，貪殘之徒恣意誅求，楊廣一道爲之騷然。今若移幸，則修宮室、備供儲，將家抽戶斂，侍從百司，宿衛臣庶，將傾城以赴之。朝夕餱粻之不繼，風霜雨露之無庇，辛勤旅次，可勝言乎？况今禾穀被野，萬騎所至，踐蹂且盡，漢陽吏民失其家室，奔竄山谷，披荆棘刈蓬藋，秋耕秋收又失其時，臣恐民之受患甚於禑時也。又惑浮屠法猊之説，重修演福寺，盡壞旁近人戶，臣爲殿下不取。願罷移都，黜法猊，以副輿望。昔晉惠帝時，雨血，太白晝見，太子與皇后見殺，自是宗室相殘，天下大亂，懷愍二帝終爲劉聰所虜，夷狄亂華者數百年。唐高祖時，太白晝見經天，秦王殺太子及齊王元吉。太宗季年，太白屢晝見，而則天廢中宗自立，革唐稱周，大殺唐之宗室，社稷幾亡。天之垂戒，豈偶然哉？今春夏之交，太白屢晝見，今又晝見經天者月餘，天之所以戒殿下者，至矣。殿下列花卉於宮中，而日翫之，又欲遊幸漢陽。臣恐祇懼之心有未至也。願以堯舜三王之心爲心，以周公孔子之道爲道，不爲邪議之所惑，務於實德，則天意可回，而邦本可固矣。”

吴思忠

吴思忠，初名思正，其先迎日縣人，後徙寧遠鎮，登第，累遷監察糾正，歷獻納、執義。辛昌時，爲司

議大夫。上疏論復私田之弊，從之。又與同列上書曰："往者群姦秉權，援引朋黨，用舍顛倒，骨鯁忠直之士指爲迂闊排而斥之，貪邪諂諛之徒號稱賢能崇而陟之。絶塞言路，蒙蔽聰明，邦家殄瘁，幸賴天地宗社之靈，群凶伏誅，朝野廓清。殿下初即大寶，旁搜賢俊，布列庶官，大開言路，蒭蕘必採，其禮樂制度之宜，救時拯民之策。臺省交章申奏，殿下聽而行之。然法雖立而民未見效。革私田、正經界之論，巨室之所大忌，有志之士勁直之言，邪黨之所深疾。胥動浮言，以惑衆聽。中外嘵嘵，此扇亂之漸也。況天變屢見，星纏失度。霜降之餘，迅雷不收。立冬之後，蒸霧發洩。此二氣有乖之驗也。臣等竊謂殿下當克謹天戒，好學從諫，修省於上，群臣當各供其職，無敢怠荒，恐懼於下，然後天變可消，人釁不作，能保無窮之業。今也大臣每用樂宴飲，供費十千，實非敬天勤民、憂災恤變之道。願自今迎餞上國使臣，及勞慰有功將帥外，凡中外公私宴飲用樂，痛行禁斷，以謹天戒，以節國用，以厚民生。"昌納之。

恭讓初，與舍人趙璞等上疏極論李穡、曹敏修之罪。又曰："李仁任擁立辛禑之罪，亦殿下之所親見也，請委諸憲司，斬棺瀦宅，以聲其罪。"又曰："三司右使金續命倡爲未辨其母之説，見黜而死；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諫禑興師，遂爲大戮。請命攸司祭其墓，錄其子孫，以慰忠魂。"命罷穡父子，廢敏修爲庶人。又與璞等上疏曰："今殿下上承天子之命，下應臣民之

望，拔亂反正，紹我祖聖既絶之大統，廢辛禑父子爲庶人，此則正名分、定民志，以開萬世太平之時也。昔衛君待孔子爲政，孔子欲先正名，曰：‘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。’漢吕后取宫妾子弘爲惠帝嗣，太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而誅之，迎立代王，以定民志，以開四百年之太平。唐則天后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爲太子，丞相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、昌宗等，復立中宗，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，薛季昶等謂柬之曰：‘去草不去根，後必復生，三凶雖誅，三思尚存，公輩終無葬地矣。若不早圖，噬臍無及。’柬之等不從，曰：‘大事已定，彼一三思猶机上肉耳。’後三思果殺柬之等，而中宗亦遇弑矣。君子論之曰：‘則天既得罪於唐之宗廟，中宗亦不得私於其母，柬之等既立中宗以則天賜死，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議，則可以解祖宗之怒，而天地之常經立矣。’亦孔子正名之義也。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，以繼恭愍王後，以正辛禑非恭愍王之子，布告中外，三韓億兆之民相謂曰：‘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。’往者洪倫之亂之源，及禑母般若之言之死，亦殿下之所明知也。聖天子之所已聞也，今李穡心亦知其非，於仁任擁立辛氏之際，曾無一言。敏修立昌之時，首倡定策。今年又欲復立辛禑，其罪前疏未盡之矣。今殿下既紹正統，李種學獨倡言於人曰：‘玄陵既以禑封江寧君而立府矣，而又天子爵命禑矣，李太祖舊諱何人，敢違玄陵之命，廢我驪興王乎？’今殿下不正禑父子之罪以告太廟，以定民志，又不正穡

父子附禑、昌之罪，以絶群小之陰謀，則殿下亦不得一日安天位也。或曰：‘辛氏父子，天子所知，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。’是大不然，天子既責三韓陪臣以異姓爲君矣，又安有二命乎？且或上國欲存辛禑，則未審殿下亦可存而不定民志乎？春秋之法，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，先發後聞可也，又何待於明降乎？仁任推戴辛氏之罪，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所共誅者也，乃何不從臣等之請？此而不誅，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。宜令有司斬棺瀦宅，籍没家産。穡、種學父子止於停職屬散，則萬世奸賊，何所懲乎？宜下攸司，明正其罪。李崇仁、河崙前爲仁任腹心，後徇穡奸計，以督辛昌朝見，而欲立辛禑，以永絶列聖之血食，罪不容誅者也，亦令攸司論罪。又種學以立昌爲父之功，言於宦官李芬，芬言於李琳之女，黨附李琳，欲遂奸計，願下芬于攸司，鞫其情狀，以正其罪。權近私拆聖旨，先示李琳，又示李穡，其心不在王氏明矣。既而托以崇仁事上書被劾，其間亦未可知，止流遠方，不正其罪，則何以懲後世不忠之臣乎？前漢陽尹文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事，恣行不義，琳之族屬已皆流竄，而獨在輦下，請收職牒，斥去外方。”於是瀦仁任宅，流穡父子、崇仁、崙、芬、達漢。

又上疏曰：“宦寺本以宫内掃除爲職，無與外事。至秦毁古制，以趙高爲中車府令，而二世死於其手。西漢以弘恭爲中書令，殺戮忠良而王莽篡。曹節等用事，而東漢亡。唐以仇士良爲中尉，廢置人主。宋以

童貫爲將帥，陷二帝于女真。前元院使用事，遂失天下。古今之明鑑也。在我祖宗之制，宦寺無官。文廟之世，時號太平。我朝賢聖之君也，而宦寺給事不過十數人，亦未嘗食祿。忠烈王朝亦不許參官。至于玄陵使宦寺得與兩府入衛之列，卒致萬生之變，亦殿下之所親見也。殿下即位，復立内侍府，階三品，是殿下以中興之主，復蹈亡國之轍也。願自今宫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，罷内侍府。”不聽。遷成均大司成，以其彈劾不已，奪其言職也。尋判典校寺事。諫官承鄭夢周指嗾，論趙浚、尹紹宗等，請置極刑。憲府乃劾思忠，罪與紹宗同，乞並究理。命削職遠流。及夢周誅，召還任，轉左常侍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金子粹

金子粹，字純仲，雞林府人。恭愍末擢魁科，授德寧府注簿。辛禑初，爲正言。時慶尚道都巡問使曹敏修擊倭于密城，斬數十級，禑賜衣酒及馬，敏修上箋謝，命子粹製回教，子粹辭曰：“敏修總一道兵，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没，多殺士卒，密城小捷，功不掩罪，衣酒廐馬，賞已過矣，又何回教？且回教錄功績，今敏修無功可紀，不敢奉命。”禑怒，下子粹巡衛府，命池奫及大司憲河允源鞫之。奫等欲坐以違旨，子粹曰：“先王置諫官，所以補君之失也。自古王言有不

可，諫官諍之，願諸公察國家置諫官之意。”旽大怒，欲杖流，議于都堂，諸相畏之，無敢出言。密直副使李寶林曰：“子粹雖小儒，諫官也，且所謂違旨者，蓋如置人于東擅移于西者也，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。”都堂是其言，只請流之。禑曰：“巡衛府已議其罪，今復可輕耶？”遂不聽。右使金續命入白太后曰：“臣武人，不曉事，然文臣皆言諫官雖忤旨不罪者，所以開言路也。今子粹罪小，不宜重論。”太后乃謂禑曰：“予老經事多，未聞杖辱諫官。若爾人皆杜口，國事將日非矣。”於是免杖，流于全羅道突山戍。旽等意子粹必與郎舍議，又流諫議大夫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。踰年，許從便，給告身。久之，拜典校副令，累遷判司宰寺事。

恭讓朝，除成均大司成、世子左輔德，上書曰：“伏覩教書，以天文示異，責己甚切，訪求直言，謹條狂妄之言。殿下潛德著聞，人心推戴，廓除異姓之禍，光復祖宗之業，皆奉玄陵大妃之命而行之，其主盟定策之功，實殿下之所由興，三韓之所共賴。故即位之始，即封王大妃以正位號、獻冊寶，甚盛典也。殿下事之之禮，當厚於所生者。自去年南幸之時，以至今日，其於國大妃之殿，親幸非一，奉養亦至。獨於王大妃之殿曾不一詣，是狃於生育之恩，忽於承祧之重，其可乎？《傳》曰：‘爲之後者爲之子。’此古今之大義也。王大妃萬世之後，亮陰之禮固所自盡，生事之禮其可不盡心乎？願自今歲時、伏臘必先詣大妃殿以

奉寒暄，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。近日設封崇都監以冊王世子，臣不能無惑焉。殿下未受宣命，而世子先受冊寶之禮，其可乎？《傳》曰：'子雖齊聖，不先父食。'言先後之序不可亂也，待殿下親朝，帝所受命，而後徐議而行，未爲晚也。況今朝廷使臣來徵良馬萬匹，百司疲於奔命，當此之時，强欲行封崇之禮，恐未合於輿論也。

唐韓愈言於憲宗曰：'自黄帝堯舜至于三代，皆享壽考，百姓安樂。當此之時，未有佛法。自漢永平始有佛法，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元魏以降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。'此非韓子之臆説，考之史冊，瞭然可見。殿下即位之始，修廣演福寺塔，破民家三四十戶。今又大起浮屠，屢興土木之役。厥今農務方劇，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，人畜盡悴，曾不小恤，欲以徼未可必得之冥福，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，爲民父母，其可若是乎？乞申降明敕，以寢其役，以寬民力，或者以爲役遊手之髡徒無害也，髡徒果枵腹而趨役乎？糜費國用，莫甚於此。斂怨于民，亦莫甚於此。殿下即位以來，其於太廟、諸陵，未聞有修葺營繕之舉，而急於起塔，是報本追遠之誠，反不逮於求福利生之念矣，豈非足爲盛德之一欠乎？昔宋景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，成王惑流言之讒而雷電以風，由是觀之，人君一心之得，足以感天心，一行之失，足以召天變。願殿下存心以居，對越上帝，雖居幽暗之中，常若有臨之者。及其應接之際，尤謹其念慮之

萌，視聽言動必以禮，出入起居罔不敬，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，不流於姑息，則此心之敬，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，斡教化而興邦國矣，又何必崇奉浮屠、大起塔廟，而後國祚靈長也哉？況無若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，神聖垂訓，其可違耶？浮屠之説，猶不可信，況怪誕荒幻之巫覡乎？國中設立巫堂，既爲不經，所謂別祈恩之處，又不下十餘所，四時之祭以至無時別祭，一年糜費，不可殫記。當祭之時，雖禁酒之令方嚴，諸巫作隊，托稱國行，有司莫敢詰焉，故崇飲自若，九街之上，鼓吹歌舞，靡所不爲，風俗不美，斯爲甚矣。乞明敕有司，除祀典所載外，一禁淫祀，痛斷諸巫出入宫掖，以絶妖妄，以正風俗。近日下教求言甚切，然臣嘗見臺省有言事者，遽見天威，或奪其見任，或黜之外寄，或抑之下官，臣恐求言之教雖切，而拒諫之念猶在也。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舉用，所言之事一皆施行，以勸將來，則有志之士，孰不爲殿下盡言乎？”

成均生員朴礎等亦上疏曰：“伏惟國家自聖祖創業以來，金枝玉葉，繼繼承承，無墜厥緒者，幾五百年于兹矣。中遭否運，異姓之禍，口不忍言。惟我殿下以神聖之資，應天順人，掃除凶竪，不勞兵刃，誕受厥命，克復宗社。飛龍之初，三韓億兆，懽欣拭目，想望太平，此正復古中興，以致雍熙之秋也。臣等獲逢明時，齒于胄學，徒費廩禄，踰蒙聖恩，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，排斥異端者有日矣，然無路而不得行，

無位而不得達，懷憤鬱抑，竊議私嘆，得通上聽，一悟聖心，雖被妖言之罪，無所悔焉。況今殿下發德音，下明旨，開廣言路，求言如渴，臣等安敢嘿嘿，以負平生之志。伏惟殿下更加優容，不使盛朝有讜言而受戮者，乃國家之幸也。

臣等竊聞有天地然後有萬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，此天下之達道，古今之常經，不可須臾離也。苟或廢焉者，則覆載所不容，日月所不照，鬼神所共殛，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也。彼佛何人也，以世嫡而叛其父，絶父子之親，以匹夫而抗天子，滅君臣之義，以男女居室爲非道，以男耕女織爲不義，絶生生之道，塞衣食之源，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。信如此焉，則百年之後，人類絶矣。天行乎上，地載乎下，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，惟草木、禽獸、魚鼈、龍蛇而止爾，三綱五常之道，竟何寓其於間哉？

夫佛，本夷狄之人，與中國言語不類，衣服殊制。口不言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，不知夫婦、父子、君臣之倫，僞啓三途，謬張六道，遂使愚迷，妄求功德，不憚科禁，輕犯憲章。且生死壽夭，由於自然，威福刑德，關之人主，貧富貴賤，功業所招，而愚僧矯詐，皆云由佛。竊人主之權，擅造化之力，塗生民之耳目，溺天下於污濁，醉生夢死，不自覺也。是以築樓殿宮閣以事之，飾土木銅鐵以形之，髡良人

男女以居之。雖桀之璇宫象廊、紂之瓊[1]宫鹿臺、楚靈之章華、吕政之阿房不加也。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？嗚呼，痛哉！其誰正之？必也上之人，德修於己，教成於下，以明禮義，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，然後可以正之矣。

洪惟我東方，自新羅之季，奉浮屠之法，至於閭里，比其塔廟。佛氏之説，洋洋乎盈耳，淪於肌膚，浹於骨髓，未可以義理曉也，亦未可以口舌辨也。惟我太祖統三之初，深懲積弊，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刹。於是，太師崔凝請除佛法，太祖以爲'新羅之季，佛氏之説入人骨髓，人人以爲死生禍福，悉佛所爲。今三韓甫一，人心未定，若遽革佛氏，必生駭心。'乃作訓曰：'宜鑑新羅多作佛事，以至於亡。'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，至深切矣。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，因循苟且，營菴立塔，無代無之，式至于今，其弊滋甚。爲人心世道計者，可不痛心哉？《傳》曰：'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飢。一婦不蠶，或受之寒。'彼佛氏之徒，不耕而飲食充，不蠶而衣裳具，安居自養者，不知其幾千百萬，由是而凍餓者，不知幾何人矣。彼雖飲風吸露，巢居野處，爲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。況坐華屋，食精饌，遊手而揖君親者，其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？誠不共戴天者也。奈何殿下以英明之資，惑於浮屠讖緯之説，往還于南，以國君之尊，親幸檜

〔1〕原作傾，據《東文選》卷五十三改。

菴，以倡無父無君之教，以成不忠不孝之俗，以毁我三綱五常之典？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。且誕降之辰，殿下宜率百官，上壽太妃，以示殿下中興孝理之盛德於三韓臣庶也。此之不爲，反遵胡教，區區於拜僧供佛，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望，可乎？至若窮人之力，斂人之怨，演福塔廟之役，中外嗷嗷，士民觖望。臣等未知所營之木，鬼輸神轉歟？所用之財，天降地湧歟？欲求福於冥冥之中，反貽患於昭昭之際。臣等意，一旦風塵再擾，霜雹荐臻，沙彌不能操干戈，塔廟不能禳飢饉。昔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，齊崇塔廟而弛刑政，一朝合戰，周興齊滅。然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，亦可知矣。

伏惟殿下法堯、舜三代之所以興，鑑齊、陳、梁蕭之所以亡，上繼聖祖之遺意，下副吾儒之素望，使彼佛者勒還其鄉，(人)〔入〕其人以充兵賦，廬其居以增户口，焚其書以永絶其根本。所給之田，使軍資主之，以贍軍餉，所屬奴婢，使都官掌之，以分各司各官。其銅像銅器屬於軍器寺，以修甲兵，其所用器皿，屬於禮賓寺，以分各司各官。然後教之以禮義，養之以道德，不數年間，民志定而教化行，倉廩實而國用周。然則向之背君父毁人倫逆天理者，將去其舊染之污，以發其秉彝之良心，知父子君臣之倫，知夫夫婦婦之道。男耕女織，以生其生，含哺鼓腹，以樂其樂。致理之豐，可以肩三代而軼漢唐矣。

且今佞臣金琠以不肖之資，無知之見，阿意順旨，

變亂是非，欲興無父無君之教，以廢古今聖賢之道，以爲‘太祖開國，皆蒙佛力。’指闢佛者爲太祖之罪人。太祖聖德神功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心同堯舜，行法湯武。三韓之民，其畏威也如雷霆，其懷德也如父母。雖盡誅境内沙門如元魏，盡鑄佛像爲錢如周世宗，彼佛者安能使太祖不能成統合三韓之功乎？我國家自庚寅、癸巳而上，通儒名士多於中國，故唐家以爲君子之國，宋朝以爲文物禮樂之邦，題本國使臣下馬所曰‘小中華之館’。自庚、癸之後，不死兵亂，則逃入山林，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。彼學佛者始倡邪説，上誣群臣，下誑愚民，乃作太祖九世之像曰：‘太祖前身某生爲某院主，某生作某塔，某生造某經。’至曰‘某生太祖爲某寺之牛，至某生乃得王位，上賓之後，今爲某菩薩。’成書開板，藏于深山，以欺萬世。玄陵見之，深加敬信。於是，内佛堂之法席，演福寺之文殊會，講經飯僧。至屈千乘之尊，拜髡爲師，親執弟子之禮。至于甲寅，未蒙事佛之福。臣等未知太祖九世像，釋迦、達摩復生於東方，親見太祖於天堂佛刹而作此像歟？太祖前身爲牛爲院主之時，親見者何僧歟？彼之邪説誣上，以太祖爲牛，此豈聖子神孫之所可開口者也？嗚呼！正學不明，人心不正，不修德而惟福之是求，不知道而惟怪之欲聞，豈不痛哉？豈不惜哉？自孟子闢楊墨尊孔氏以來，漢之董子，唐之韓子，宋朝之程、朱子，皆扶斯道，闢異端，爲天下萬世之君子也。王安石、張天覺等興佛教，易風俗，而

爲天下萬世之小人也。若董、韓、程、朱之輩，安石、天覺之徒，並生於今日，則殿下用董、韓、程、朱爲天下萬世之法歟，用安石、天覺倡夷狄禽獸之教歟？臣等未敢知也。殿下若遵安石、天覺之所好，毙三韓之民，棄國棄家，弊屣王位，入山求佛，則納金琠之言可也。若遵董、韓、程、朱之學，以正人心，明人倫，去民之蟊賊，以興堯舜三代之理，以光中興與天無疆之業，則彼金琠者，當轘諸都市，以示三韓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邪說可也。殿下以金琠爲忠於國家之臣，則禑、昌父子絶我太祖列聖三十一代之祀之時，彼琠者能立興復王氏之策乎？

兼大司成鄭道傳，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，倡鳴孔孟、程朱之道學，闢浮屠百代之誑誘，開三韓千古之迷惑，斥異端，息邪說，明天理而正人心，吾東方真儒，一人而已。是上天授殿下以皐陶、伊、傅之佐，以興堯舜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也。殿下以道傳闢佛之策，爲祖宗之罪人歟？金琠奉佛之説，爲殿下之忠臣歟？臣等亦未敢知也。殿下疑道傳之正學，信金琠之邪說，則豈不取笑於天下，見譏於萬世哉？此臣等所以敢言也。爲理之本，捨正人心，何以哉？蓋人心之趨向不正，則其本亡矣。雖有屑屑於事爲之末，皆苟而已。未有源未潔而流清者也，亦未有本未固而末茂者也。故臣等獨以闢異端爲正人心之本獻焉。伏惟殿下萬機之暇，特留宸念，舉而行之，非特當今之幸，抑亦永有辭于萬世矣。若殿下以臣等之言，勿以爲迂，

採而納之，臣等更爲殿下陳理道之萬一。”疏上，王大怒。

初司藝柳伯淳知礎等將上疏，招諸生止之曰：“天下既廣，雖有異端，何害吾道？”生員尹向曰：“天下安有二道？”伯淳曰：“諸生之志則大矣，雖上書，王必不聽，何補於治？”向曰：“孟子云：‘吾君不能，謂之賊’，吾輩雖不才，安敢背前賢之格言，受賊君之名哉？”伯淳竟不能禁，唯礎、向及韓皐、許遲、金綣、李子撰等十五人上書，餘皆不從。伯淳又言於知申事成石瑢曰：“礎等疏，請勿上聞。”礎等知之，議欲不受業。子粹等惡其無禮，博士金貂、金租，學正鄭包，學錄黃喜等以生員徐復禮不署名於疏，鳴鼓黜之。子粹等又怒貂等不告長官，擅黜生員，囚貂等家奴，召復禮還入學。及子粹赴衙，貂等不庭迎。子粹上箋辭職，略曰：“臣斗筲淺量，樗櫟微材。曾忝言官，旋竄邊陲之遠；暫爲郡守，遽罹縲絏之拘。每因事而徑情，反招尤而速禍。貪緣驟貴，超拜大司成；榮幸逾涯，又兼左輔德。既尸素而曠職，宜引退而避賢。况爲下官之侵陵，能不中心之羞愧？君子貴於見幾，小臣安於知止。伏望賜以俞音，遂其愚抱。”不允。下貂等于巡軍，尋釋之。

未幾，判典校寺事，轉左常侍。與同列上疏曰：“年前朝廷所遣宦官十人，皆是本國之人。乃有僥倖冒進之徒，或依倡妓，或聯親戚，邀請官爵。殿下一皆曲從，真差、添設，動以百數。名器之濫，廉恥之喪，

一至於此。乞付攸司，盡奪其職，以儆後來。又三司官數至十五，署祿牌外無餘事。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，先報都評議使司，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，量入爲出，則庶幾財用有所撙節，且無曠官之誚矣。”王從之。尋拜刑曹判書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一

列傳卷第三十四

良吏

高麗太祖初定三韓，事尚草創，未遑置州縣官。成宗始分十道，定郡縣，置守令。自是厥後，遣廉問黜陟之使，屢下勸農蠲租之詔，宜若良吏輩出。而今見於史者，惟庾碩以下數人，豈史逸而不傳耶？此數人者，或以清慎律己，或以仁厚撫民，俱有遺愛，可謂不愧於古之良吏矣。作《良吏傳》。

庾碩

庾碩，平章事弼曾孫。高宗初，擢魁科，籍内侍，累遷閤門通事舍人，歷忠清、全羅二道按察，東南道都指揮副使，皆有聲績。後爲安東都護副使，時巡問使宋國瞻移牒於碩，令修山城，又牒與判官申著同議。

著素貪污，碩恥與共事，所牒事皆委著，日與儒士嘯詠而已。著嗛之，訴于崔怡曰："修城大事也，副使不留意，(犾)〔狄〕兵若來，必敗。"怡流碩于岩墮島。將行，老幼遮道號哭曰："天乎！我公何罪？公去我何生？"爲攀挽，使不得行。押送別抄呵叱，路得開。妻携子女以行，私馬只三匹，或有徒行者。邑人泣請留一日，不得；出騶從護送，妻辭曰："家公流配，妻子皆罪人也，何煩人馬？"邑人固請，竟不許。邑人嘆曰："非夫人，豈得配我公？"復起，爲東北面兵馬使。先是，有一兵馬使始以江瑶柱餽怡，遂爲常例。江瑶柱，海物，出龍津縣，捕之甚艱。邑民五十餘戶因之失業，逃散幾盡。碩一禁絶之，流亡盡還。時守令爭事侵漁，以媚權貴，碩移牒禁之。有忌碩者，取牒示怡，怡曰："碩不餽我足矣，何苦禁道内？"東北人感碩清德，呼爲父母。秩滿當還，請借三年。召拜禮賓卿。爲蒙古使館伴，譯者以失禮告怡，乃配蓮花島。

崔沆襲權，欲收人望，召知刑部事。有上將軍金寶鼎，欲奪人奴婢，訟之，碩立辨其僞，寶鼎怨之。又大將軍李輔，與一進士争奴婢，誣告進士"辱罵我"。碩訊知其妄，不問。輔恚曰："尚書右同風一小儒，不顧重房三品官乎？"碩曰："若謂我護一儒士者，大將軍可盡護一國軍卒乎？"輔深銜之。二人交訴于沆，貶安北都護副使。碩季女稍解書，獻詩于沆，乞留父。沆慰諭之，因與穀帛。碩至安北，數月而卒。

性剛直清白，不阿權貴，屢以微過見斥，執節不小屈。後朴惟氏守安東，自謂爲政不下於碩。嘗獨坐郡齋，見一小吏質愼者，語曰："咫尺之地，障以藩籬，耳目莫得見聞。况處一堂，欲察四境之内，不亦難哉？今得無姦吏弄法、窮民飲恨者乎？"小吏曰："自官之來，民不見吏。吏之弄法，有不及知，民之飲恨，未之聞也。"惟氏又語曰："民以我何如庾使君？"小吏曰："民稱庾使君有間，然後語亦及之。"惟氏慙服。碩曾祖母，睿宗後宮出也。睿宗嘗幸西都，平州吏女在道左觀之，姿甚艶。睿宗召入，生女，遂嫁弼。以國庶之後，不得踐臺諫、政曹。

王諧

王諧，父惟，禮賓卿。諧少登第，累遷監察御史，守法不撓。高宗朝，由少府少監出按慶尚，激揚清濁，一道畏服。崔怡子僧萬宗、萬全，蓄米五十餘萬石，取息於民。分遣門徒，催徵甚酷，民盡輸所有，租税屢闕。諧令曰："民未納税，先督私債者，罪之。"於是，二僧之徒不敢肆，租税得以時輸。後爲晉州副使，吏畏民懷。及遷東都留守，晉民涕泣願留，遂懇乞于朝曰："借我王君一年。"乃復舊任。諧沈毅剛正，清白有大節，凡所計畫，無不便民。三十三年卒，聞者驚歎曰："國之重寶去矣。"

金之錫

金之錫，未詳其世系，高宗末爲濟州副使。州俗：男年十五以上，歲貢豆一斛；衙吏數百人，各歲貢馬一匹，副使、判官分受之。以故，守宰雖貧者，皆致富。有井奇、李著二人，嘗守是州，俱坐贓免。之錫到州日，即蠲貢豆、馬。選廉吏十人，以充衙吏，政清如水，吏民懷服。先是，有慶世封者守濟州，亦以清白稱，州人曰："前有世封，後有之錫。"

崔碩

崔碩，忠烈朝人。登第，累遷昇平府使。秩滿，入爲秘書郎。昇平故事，每太守替還，必贈馬八匹，倅七匹，法曹六匹，惟所擇。及碩替還，邑人進馬，請擇良。碩笑曰："馬能到京足矣，何擇爲?"至家，歸其馬。邑人不受，碩曰："吾守汝邑，有馬生駒帶來，是我之貪也。汝今不受，豈知我之貪而爲貌辭耶?"並其駒授之。自是其弊遂絶。邑人頌德立石，號"八馬碑"。

鄭云敬

鄭云敬，奉化縣人。忠肅朝登第，補尚州司錄。

有誣告龍宮監務贓者，按廉遣云敬鞫之。云敬至龍宮，見監務，不問而還，曰："吏之貪污，雖曰惡德，非才足以弄法、威足以畏人者不能。今監務老且不勝任，誰肯賂乎？"按廉果知其誣，嘆曰："近官吏尚苛酷，司錄誠長者也。"

州有宦者，得幸天子，奉使來，欲加以非禮，云敬即棄官去。宦者慚懼，夜追至龍宮，謝之，乃還。入爲典校校勘，累遷弘福都監判官。

忠惠時，出知密城。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暉布者，永暉託御香使安祐移牒徵之，云敬寢不行。祐馳入金海府，以不及郊迎笞府使。密之候吏奔告，邑人皆危之。祐至，問前有移牒何如，云敬曰："密人貸布者，趙自徵之，非公所宜問。"祐怒，令左右辱之。云敬正色曰："今已郊迎天子之命，將何以罪我？公不布德音、惠遠民，敢爲是耶？"祐屈而止。遷福州判官。州吏權援嘗與云敬同遊鄉學，至是持酒肴求謁。云敬召與飲，謂曰："今與若飲，不忘舊也。明日犯法，恐判官不汝貸也。"

州有僧，於瓮川驛路爲賊所捶，垂死。驛吏問其故，曰："予持布若干匹行，見餉糞田者，又見耘田者。俄有人自後厲聲曰：'我耘田者，呼與語，汝何不應？'未及對，即擊之，奪布去。"未幾，僧死。吏執耘田者，告于州。鞫之，獄已成。云敬自外還，曰："殺僧者恐非此人。"牧使曰："已服矣。"曰："愚民不忍鞫訊之苦，恐怖失辭耳。"牧使令云敬更鞫之。即

召糞田主，問曰：“汝餉糞田人時，有言及僧者，毋隱。”田主曰：“有一人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。”於是拘其人，置外，先鞫其妻。曰：“吾聞某月某日而夫遺汝布若干，何處得之?”妻曰：“夫以布歸曰：‘貸布者還之。’”即詰夫：“誰貸汝布者?”夫辭屈，自服。牧使驚問之，云敬曰：“凡盜賊秘其迹，惟畏人知。其曰‘我耘田者’，詐也。”邑人皆服。

忠穆時，以書雲副正充書狀官，賀正如元。時奇后專寵，中貴多東人，來饋頗倨傲。云敬正色曰：“今日之饋，爲舊主也。”中貴愕然曰：“秀才教我矣。”歷按楊廣、交州道，轉典法總郎。恭愍即位，以云敬與佐郎徐浩守法，不爲權貴所撓，召入内殿賜酒。尚書玄慶言曰：“兩宫寢殿，地禁甚嚴，今外人出入無制；宫殿司門宦寺之職，今使忽赤守之；視事之時陛衛宜謹，今左右如市，奏事未了，已洩於外；掌刑之官不可昵近，今鄭云敬、徐浩賜酒寢殿；皆戾古制。”王然之。

尋出牧全州。有僧娶妻家居者，一日出外，爲人所殺。其妻訴于官，無證，久不决。云敬視事，其妻又來訴。即問其妻有所私者，妻曰：“無。但隣有一男常戲曰：‘老僧死則事諧矣。’”於是執其男，置外，先鞫其母曰：“某月日而子在家耶？出外耶?”母曰：“是日男自外來，言與友人飲酒醉困。”即問其男所與飲者誰，即自服。時有元使盧某暴横，所至凌辱守令，疾馳入州，欲罪以不及郊迎。云敬引禮不屈，即日棄

去。父老呼哭，盧亦愧服，留之不得。召拜兵部侍郎，存撫江陵、朔方。

入知刑部，有訟事自都堂下，云敬謂宰相曰："式序百官，能者進之，不能者退之，宰相事也。至於法守，各有司存。事事皆由廟堂，是侵官也。"未幾，拜刑部尚書。後以檢校密直提學，謝病歸榮州，卒。子道傳、道尊、道復。道傳自有傳。

忠義

孟子曰："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取義者也。"夫人孰不惡死哉？而忠臣義士一遇變故，雖鼎鑊在前、刀（鉅）〔鋸〕在後而不辟者，以所欲有甚於生故也。高麗自仁宗以降，王室多難，而伏節死義之士亦不乏人。今次其事，作《忠義傳》。

洪灌

洪灌，字無黨，唐城郡人。登第，歷御史中丞，文德、寶文二學士。睿宗嘗覽《編年通載》，命灌撰集三韓以來事跡以進。又與李軌、許之奇、朴昇中、金富脩、尹諧等論辨陰陽書。仁宗朝，拜守司空、尚書左僕射。

李資謙之亂，灌直宿都省，聞變歎曰："主辱臣死，吾可自安？"詣西華門，叩扉請入。自内縋上之，遂入侍王側。及宫闕連燒，資謙逼王出御延德宫。灌老病不能步，在後，至西華門外，爲拓俊京所害。亂定，賜子堉爵一級。灌力學善書，效新羅金生筆法。後以死節，贈推誠報國功臣、三重大匡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尉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禮部事、上柱國。謚忠平。

高甫俊

高甫俊，仁宗時人。李資謙、拓俊京謀不軌，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與上將軍吴卓、甫俊兄大將軍碩等謀誅，不克。資謙殺卓、碩。甫俊與卓子子升奔匿北山，資謙使其黨朴永追捕之。甫俊等登高岩罵永曰："資謙、俊京竊寵擅權，流毒生民，甚於豺狼，將覆社稷。汝輩皆姦諂以事之，曾奴隷之不若！吾儕舉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，命也。義士豈死於汝庸奴手乎？"乃呼天，即俱投岩下而死。

鄭顗

鄭顗，清州人，初名俊儒。高宗四年，顗以臺吏分司西京。契丹兵入寇，詔西京兵馬使、上將軍崔俞恭，判官、禮部郎中金成等，率西京兵，令援五軍擊

之。時俞恭好侵漁，士卒離叛。有卒崔光秀，不肯行，竪纛召集軍士，還向西京。俞恭倉黄失措，成醉卧不省。光秀遂據城作亂，自稱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興復兵馬使、金吾衛、攝上將軍，署置僚佐，召募精鋭，傳檄北界諸城，將舉大事，禱諸神祠。顗素與光秀同里閈相善，乃憤其所爲。率校尉金億、白濡、畢玄甫、申竹等十餘人，袖斧就光秀所，與語，因斫殺之，誅其黨八人，餘置不問，城中遂安。王大喜，超授顗攝中郎將，仍屬内侍，賜衣冠鞍馬。加億、儒别將，其餘賞爵有差。顗累官將軍、侍郎，拜大將軍。

二十年，玄甫以西京叛。大臣議招安，以玄甫嘗爲顗用，即舉顗，馳傳宣諭。既至大同江，從者請無遽入，顗奮然曰："受命以出，敢少稽乎？死固分也。"既見玄甫，玄甫喜得顗，欲以爲主，且誘且脅。顗竟不屈；遇害。子儇，仕至監察御史。儇子瑎，自有傳。

文大

文大，高宗十八年以郎將在瑞昌縣，爲蒙古兵所虜。蒙古兵至鐵州城下，令文大呼諭州人曰："真蒙古兵來矣，可速出降。"文大乃呼曰："假蒙古兵也，且勿降！"蒙古人欲斬之，使更呼，復如前，遂斬之。蒙古攻城甚急，城中糧盡，不克守，將陷。判官李希績聚城中婦女、小兒，納倉中火之，率丁壯自刎而死。

曹孝立

曹孝立，高宗四十年以文學在春州，蒙古兵圍城數重，樹柵二重，坑塹丈餘，累日攻之。城中井泉皆渴，刺牛馬血飲之，士卒困甚。孝立知城不守，與妻赴火死。按察使朴天器計窮力盡，先燒城中錢穀，率敢死卒壞柵突圍。遇塹，不得出，無一人脱者。遂屠其城。

鄭文鑑

鄭文鑑，登第，補直學。元宗十一年，三别抄叛，僞署文鑑爲承宣，使秉政。文鑑曰："與其富貴於賊，無寧潔身於泉下。"即投水死。其妻邊氏見文鑑死，亦投于水。邊氏，西海按察使胤之女也。

孝友

孝友，人之恒性也。自世教衰，民失其性者多矣！然則有竭力於是者，可不表而奬之乎？高麗五百年間，以孝友書於史冊、見於旌表者十餘人。作《孝友傳》。

文忠

文忠，未詳世系。事母至孝，居五冠山靈通寺之洞，去京都三十里，爲養祿仕。朝出夕返，告面定省不少衰。嘆其母老，作《木鷄歌》，名曰《五冠山曲》，傳于樂譜。

釋珠

釋珠，文宗時人，早孤無托，剃髮爲僧。刻木爲父母形，加繪飾，晨昏定省，奉養之禮，悉如平日。有司奏之，王曰："丁蘭之孝，無以加焉。"命厚賞之。

崔婁伯

崔婁伯，水原吏尚翥之子。尚翥獵，爲虎所害。婁伯時年十五，欲捕虎。母止之，婁伯曰："父讎可不報乎?"即荷斧跡虎。虎既食飽卧，婁伯直前叱曰："汝食吾父，吾當食汝!"虎乃掉尾俛伏。遽斫而刳其腹，盛虎肉於瓮，埋川中。取父骸肉安於器，遂葬弘法山西，廬墓。一日假寐，尚翥來，詠詩云："披榛到孝子廬，情多感淚無窮。負土日加塚上，知音明月清風。生則養死則守，誰謂孝無始終?"詠訖，遂不見。

服闋，取虎肉盡食之。登第。毅宗朝，累遷起居舍人、國子司業、翰林學士。

尉貂

尉貂，本契丹人，明宗朝爲散員同正。父永成患惡疾，醫云："用子肉可治。"貂即割股肉，雜置餛飩中饋之，病稍間。王聞之，詔曰："貂之孝，冠絶古今。傳云：'孝者百行之源。'又曰：'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'則貂之孝在所必賞。"命宰相議加褒賞。韓文俊、文克謙等奏曰："唐安豐縣民李興父被惡疾，興自刲股肉，假他物以饋。父病甚，不能啖，經宿而死。刺史上其事，旌表其閭里。今貂，契丹遺種，不解書，乃能不愛其身，殘肌饋父。及没，又廬墓三年不懈。可謂能盡其孝。宜表里門，書諸史策，垂示無窮。"制可。

徐稜

徐稜，長城縣人，高宗時養母不仕。母發項疽，請醫胗之，醫曰："若不得生蛙，難愈。"稜曰："時方冱寒，生蛙可得乎？母之病必不愈。"號泣不已。醫曰："雖無生蛙，姑合藥試之。"乃炒藥于樹下。忽有物從樹上墮鼎中，乃生蛙也。醫曰："子之孝誠感于天，天乃賜之。子之母必生矣。"合藥傅之，果愈。同

縣人大將軍徐曦，每説此事，必泫然泣下。

金遷

金遷，溟州吏，小字海莊。高宗末，蒙古兵來侵，母與弟德麟被虜。時遷年十五，晝夜號泣。聞被虜者多道死，服衰終制。後十四年，有百戶習成自元來，呼溟州人於市三日。適旌善人金純應之，成曰："有女金氏在東京云：'我本溟州人，有子海莊。'托我以寄書，汝識海莊否？"曰："吾友也。"受書，持以與遷。書云："予生到某州某里某家爲婢，飢不食，寒不衣，晝鋤夜舂，備經辛苦。誰知我死生？"遷見書痛哭，每臨食，嗚咽不下。欲往贖母，家貧無貲。貸人白金至京，請往尋母。朝議不可，乃還。至忠烈王入朝，又求往，朝議如初。遷久留京，衣敝粮罄，鬱悒無聊。道遇鄉僧孝緣，涕泣求哀。孝緣曰："吾兄千戶孝至，今往東京，汝可隨去。"即囑之。或謂遷曰："汝得母書已六載，安知母存没？且不幸中途遇賊，徒喪身失寶耳。"遷曰："寧往不得見，豈惜軀命？"遂隨孝至入東京，與本國譯語別將孔明歸北州天老寨，尋訪之母在。至軍卒要左家，有一嫗出拜，衣懸鶉，蓬髮垢面。遷見之，不知其爲母也，明曰："汝是何如人？"曰："予本溟州戶長金子陵女，同産進士金龍聞已登第。予嫁戶長金宗衍，生子二，曰海莊、德麟。德麟隨我到此，已十九年，今在西隣百戶天老家爲奴。何

圖今日復見本國人!”遷聞之，下拜涕泣。母握遷手泣曰:“汝真吾子耶? 吾謂汝爲死矣!”要左適不在，遷不得贖，乃還東京，依別將守龍家。居一月，與守龍復往要左家請贖。要左不聽，遷哀乞，以白金五十五兩贖之。騎以其馬，徒步而從。德麟送至東京，泣曰:“好歸! 好歸! 今雖不得從，如天之福，必有相見之期。”母子相掩，泣不能語。會中贊金方慶回自元，至東京，召見遷母子，稱嘆不已。言於總管府，給引廚傳以送。將至溟州，宗衍聞之，迎于珍富驛。夫婦相見而喜，遷舉酒以進，退而痛哭，一座莫不然。子陵年七十九，見女喜劇倒地。後六年，天老之子携德麟來，遷以白金八十六兩贖之。未數歲，盡償前後所貸白金，與弟德麟終身盡孝。

黃守

黃守，世居平壤府，忠肅時爲本府雜材署丞。父母年俱七十餘，有弟曰賢、曰仲連、曰季連，又有姊妹二人，同爨而食。日三時，具甘旨，先奉父母，退而共食。二十餘年，子孫服習，無小怠。贊成姜融、判密直金資，親訪其第。父母皆皓首，出迎于庭，止之使坐，融垂涕歎曰:“今世士大夫間亦所罕聞，豈意此城中有此孝子之門?”令府人具狀以聞。里閭聳觀。

鄭愈

鄭愈，晉州人，知善州事任德之子。恭愍二十一年，與弟蓀從父戍河東郡。倭寇乘夜猝至，衆皆遁。任德病，不能騎馬，愈與蓀扶擁而走。賊追及之，愈騎馬射殺數人，賊不敢前。有一賊奮劍突進，刺任德頰。蓀自以身蔽之，且斬四人，力戰却之。任德得免，蓀竟歿於賊。事聞，授愈宗簿寺丞。時又有民兄弟偕行，弟得黄金二錠，以其一與兄。至陽川江，同舟而濟，弟忽投金於水。兄怪而問之，答曰："吾平日愛兄甚篤，今而分金，忽萌忌兄之心。此乃不祥之物也，不若投諸江而忘之。"兄曰："汝之言誠是矣。"亦投金於水。時同舟者皆愚民，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。

曹希參

曹希參，守城人也，累官軍器少尹。嘗避倭寇，扶其母將往京山府城。行至加利縣東，江無船，不得渡。賊追及之，母謂希參曰："吾老且病，死無悔，汝其走馬以免。"希參曰："母在，予何往?"遂與母匿田間。賊獲之，以槊刺希參，又將害其母。希參盡以弓馬貲産與賊，以身蔽母云："願殺我，勿害我母。"賊以劍擊希參，殺之，舍其母而去。辛禑時，體覆使趙浚馳書聞于朝，遂立石紀事，旌表之。

鄭臣祐女

鄭氏，于達赤臣祐女也。父以罪謫海州，疾篤，寄書其家，母得書痛哭。鄭時年十七，在室，謂母曰："父死在朝夕，我欲往見。"母曰："汝父得罪於國，豈許汝往見耶?"曰："我且請諸朝。"即馳至京，具狀告，都堂不受。鄭立門外，候諸相出，前執侍中馬讐曰："妾父臣祐，罪非反逆，遠竄異鄉，今又疾革，請許妾往見。"諸相感泣，即白辛禑，放臣祐歸田里。

孫宥

孫宥，清州吏也。每因公幹出入村落，一毫不取，時稱清白吏。辛禑四年，倭寇所居里，兒女攬衣號泣，宥不顧，徑走母家，負而匿，得免。州人敬服。

權居義　盧俊恭

權居義，白州人，官累副令。辛禑時，喪母哀毁，廬墓三年。

又光州人盧俊恭，亦廬墓三年。時喪制廢壞，皆服百日而除，二人獨能出於流俗，故國家嘉之，旌表門閭。

辛斯蕆女

辛氏，靈山人，郎將斯蕆女也。辛禑八年，倭賊五十餘騎寇靈山。斯蕆挈家避亂，至篾浦乘舟，其子息及悦推挽之。會夏潦水駛，纜絶，船著岸。賊追及之，殺舟中人殆盡，斯蕆亦被害。有一賊，執辛氏下船，辛不肯。賊露刃擬之，辛大罵曰："賊奴！殺則殺！汝既殺吾父，吾之讎也，寧死不汝從！"遂扼賊吭，蹴而倒之。賊怒，遂害之。時年十六。體覆使趙浚上其事，遂立石以旌。

尹龜生

尹龜生，贊成事澤之子，累官判典農寺事。退居錦州，立祠宇，以朔、望、四仲俗節祭三代，冬至祭始祖，立春祭先祖，一用朱文公家禮。考、妣，祖考、妣墓立石誌其忌日。又於考墓立碑，墓南作齋室，刻高、曾以下忌日于石，俾後世不忘。恭讓三年，全羅道都觀察使盧嵩移牒錦州曰："今國家下令立家廟，無一人行之者。龜生自未令前立廟修祀，敬事祖考，其孝實爲衆人之標準。先王之政，旌別淑慝，樹之風聲。今宜旌表門閭，立孝子碑，給復其家，以勸諸人。"子昌宗、紹宗、會宗。紹宗別傳。

潘腆

潘腆，安陰縣人，以散員居鄉里。辛禑十四年，倭賊猝至，執其父歸。腆以銀錠、銀帶赴賊中乞哀，請買父。賊義而許之。

君萬

君萬，優人也。恭讓元年，其父夜被虎攫。君萬號天，持弓矢入山。虎食之盡，負嵎視君萬，哮吼而前，吐所食支節。君萬一箭殪之，遂拔劍剖其腹，盡收遺骸，焚而葬之。

烈女

古者，女子生而有傅姆之教，長有彤史之訓，故在家爲賢女，適人爲賢婦，遭變故而爲烈婦。後世婦訓不及於閨房，其卓然自立，至臨亂冒白刃，不以死生易其操者，嗚呼！可謂難矣。作《烈女傳》。

胡壽妻俞氏

胡壽妻俞氏，未詳其世系。高宗四十四年，壽出

守孟州。時孟避兵，僑寓海中。蒙古兵陷神威島，壽遇害。俞恐爲賊所污，投水而死。

玄文奕妻

玄文奕妻，史失其姓氏。元宗十一年，三別抄在江華叛，文奕逃奔舊京。賊船四五艘，翼而追之。文奕獨射之，矢相接。妻在側，抽矢授之，賊不敢近。文奕船膠于淺，賊追及，射之中臂，仆舟中。妻曰："吾義不爲鼠輩所辱。"遂携二女，投水而死。賊執文奕，惜其勇，不殺。既而，文奕逃還舊京。

洪義妻

洪義妻，史失姓氏。恭愍朝，義爲上護軍。趙日新作亂，遣人害義于其家。拔劍將斬義，妻遽以身蔽之，號叫攀援。梃刃交加，面目肢節多折傷，幾至死。義得不死。

安天儉妻

安天儉妻，史失姓氏。天儉，恭愍朝爲郎將。家夜失火，天儉適醉卧。妻冒火入，扶之以出，力不勝，以身覆天儉，遂俱焚。

江華三女

三女者，江華府吏之處子也。辛禑三年，倭寇江華，恣殺掠。三女遇賊，義不辱，相携赴江而死。

鄭滿妻崔氏

崔氏，靈巖郡士人仁祐之女。適晉州戶長鄭滿，生子女四人，其季在襁褓。辛禑五年，倭寇晉州，時滿如京，賊闌入所居里，崔携諸子避匿山中。崔年方三十餘，貌且美，賊得而欲污之，露刃以脅。崔抱樹拒，奮罵曰："死等耳。與其見污而生，寧死義。"罵不絶口。賊遂害之，虜二子以去。子習甫六歲，啼號屍側。襁褓兒猶匍匐就乳，血淋漓入口，尋死。後十年，都觀察使張夏以事聞。乃命旌表其閭，蠲習吏役。

李東郊妻裴氏

裴氏，京山府八莒縣人，三司左尹仲善女也，適郎將李東郊。辛禑六年，倭賊逼京山，闔境擾攘，無敢禦者。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，賊騎突入裴氏所居里。裴負其兒至所耶江，江水方漲，度不能脱，投水。賊至岸，持滿注矢曰："而來可免死。"裴顧罵賊曰："何不速殺我？我書生女，嘗聞烈女不更二夫，我豈污

賊者耶?”賊射之，中其兒。引滿又語如前，竟不出，遇害。體覆使趙浚具事以聞，遂旌表里門。

康好文妻文氏

文氏，光州甲鄉人。既笄，歸判典校寺事康好文。辛禑十四年，倭賊突入，州兵倉卒不得制。文氏有二兒，負幼携長將走匿，忽被虜，欲自絶，不肯行。賊繫其頸，逼令前行，又逼棄所負兒。文氏知不免，裹幼兒置樹陰，謂長兒曰：“汝且在此，將有收護者。”兒强從之。行至夢佛山極樂菴畔，有石崖高可千尺餘，上有路如線。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：“污賊求生，不如潔身就死。”奮身而墜。賊不及止之，罵極口，殺其兒而去。崖下有蘿蔓，蒲草又密，得不死，折右臂，久而復蘇。適里中人先在崖竇，見而哀之，饋粥以養。居三日，聞賊退乃還。鄉里莫不驚嘆。

金彦卿妻金氏

金氏，書雲正金彦卿妻也，居光州。辛禑十三年，倭寇剽掠，猝至其家，家人四竄。金與彦卿奔匿林莽間。賊獲金，繫頸以去，欲污之。金仆地罵賊，大叫曰：“汝即殺我！義不辱！”賊恚，遂害之。

景德宜妻安氏

安氏，昌平人，判事邦奕之女。適典醫正景德宜，居井邑縣。辛禑十三年，倭賊闌入安氏所居里。德宜時在京，安蒼黃携二子與婢三人，匿後園土宇。賊得之，欲污之，安罵且拒。賊捽其髮，拔劍脅之。安極口罵曰："寧死不從汝!"賊遂殺之，虜其一子一婢而去。

李得仁妻李氏

李氏，古阜郡吏碩女也。適郎將李得仁，居井邑縣。辛禑十三年，倭賊至，執李欲污之。李以死固拒，遂爲賊所殺。

權金妻

淮陽府民權金，夜被虎搏。家有丁壯七八人，懼不敢出。妻抱權金腰，據門限大聲叫號。虎舍之，攫牸牛而去。明日權金死。恭讓二年，交州道觀察使報都堂，旌表其閭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二

列傳卷第三十五

方技

蓋以一藝名，雖君子所恥，然亦有國者不可無也。自遷史立《日者》、《龜策》、《倉扁傳》，而後之作史者皆述《方技傳》，豈非是意耶？作《方技傳》。

金謂磾

金謂磾，肅宗元年爲衛尉丞同正。新羅末，有僧道詵入唐，學一行地理之法而還，作《秘記》以傳。謂磾學其術，上書請遷都南京。曰："道詵《記》云：'高麗之地有三京：松嶽爲中京，木覓壤爲南京，平壤爲西京。十一、十二、正、二月住中京，三、四、五、六月住南京，七、八、九、十月住西京，則三十六國朝天。'又云：'開國後百六十餘年，都木覓壤。'臣

謂今時正是巡駐新京之期。臣又竊觀道詵《踏山歌》曰：‘松城落後向何處？三冬日出有平壤！後代賢士開大井，漢江魚龍四海通。’三冬日出者，仲冬節日出巽方。木覓在松京東南，故云然也。又曰：‘松嶽山爲辰馬主，嗚呼誰代知始終？花根細劣枝葉然，纔百年期何不罷？爾後欲覓新花勢，出渡陽江空往還。四海神魚朝漢江，國泰人安致太平。’故漢江之陽，基業長遠，四海朝來，王族昌盛，實爲大明堂之地也。又曰：‘後代賢士認人壽，不越漢江萬代風。若渡其江作帝京，一席中裂隔漢江！’又《三角山明堂記》曰：‘舉目回頭審山貌，背壬向丙是仙龞。陰陽花發三四重，親祖負山臨守護。案前朝山五六重，姑叔父母山聳聳。内外門犬各三爾，常侍龍顏勿餘心！青白相登勿是非，内外商客各獻珍。賣名隣客如子來，輔國臣君皆一心。壬子年中若開土，丁巳之歲得聖子。憑三角山作帝京，第九之年四海朝。’故此明王盛德之地也。又《神誌祕詞》曰：‘如秤錘極器，秤幹扶踈樑。錘者五德地，極器百牙岡。朝降七十國，賴德護神精。首尾均平位，興邦保太平。若廢三諭地，王業有衰傾。’此以秤諭三京也。極器者，首也；錘者，尾也；秤幹者，提綱之處也。松嶽爲扶踈，以諭秤幹。西京爲白牙岡，以諭秤首。三角山南爲五德丘，以諭秤錘。五德者：中有面嶽，爲圓形，土德也；北有紺嶽，爲曲形，水德也；南有冠嶽，尖鋭，火德也；東有楊州南行山，直形，木德也；西有樹州北嶽，方形，金德也。此亦合於道

讖三京之意也。今國家有中京、西京，而南京闕焉。伏望於三角山南，木覓北平，建立都城，以時巡駐。此實關社稷興衰，臣干冒忌諱，謹錄申奏。”於是，日者文象從而和之。睿宗時，殷元中亦以道詵説上書言之。

李寧

李寧，全州人，少以畫知名。仁宗朝，隨樞密使李資德入宋。徽宗命翰林待詔王可訓、陳德之、田宗仁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。且敕寧畫本國禮成江圖，既進，徽宗嗟賞曰：“比來高麗畫工隨使至者多矣，唯寧爲妙手。”賜酒食、錦綺、綾絹。寧少師内殿崇班李俊異，俊異妬後進，有能畫者，少推許。仁宗召俊異，示寧所畫山水，俊愕然曰：“此畫如在異國，臣必以千金購之。”又宋商獻圖畫，仁宗以爲中華奇品，悦之，召寧誇示。寧曰：“是臣筆也。”仁宗不信，寧取圖拆粧背，果有姓名。王益愛幸。及毅宗時，内閣繪事悉主之。

子光弼，亦以畫見寵於明宗。王命文臣賦瀟湘八景，仍寫爲圖。王精於圖畫，尤工山水，與光弼、高惟訪等繪畫物像，終日忘倦，軍國事慢不加意。近臣希旨，凡奏事以簡爲尚。光弼子以西征功補隊正，正言崔基厚議曰：“此子年甫二十，在西征方十歲矣！豈有十歲童子能從軍者？”堅執不署。王召基厚責曰：

“爾獨不念光弼榮吾國耶！微光弼，三韓圖畫殆絶矣！”基厚乃署之。

李商老

李商老，中書舍人仲孚之子。仲孚坐與妙清善，流清州，商老隨之。及壯，放浪逐酒徒。有異僧授以醫方，商老因業醫。後至京，有達官患疽，商老治之驗。毅宗患足疾，不痊，聞其名，召鍼之，立愈。賜綾帛，超授良醞令，屬内侍。眷待厚，不數年遷至郎官。明宗朝拜太府少卿。時算業及第彭之緒譖承宣宋知仁、進士秦公緒陰與南賊石令史謀作亂。王命内侍李存章、郎將車若松等鞫之，逮繫甚多。更命内侍尹民瞻、上將軍崔世輔按驗，勿分真僞，皆流海島，又閉城門，大索其黨。商老亦以讒連逮配島。百官雖知其寃，然恐怖無敢言者。尋召還復職，籍内侍，後拜吏部尚書。商老無學術，識者譏其不稱。

伍允孚

伍允孚，復興郡人，世爲太史局官。忠烈朝，累遷判觀候署事。允孚精於占候，竟夕不寐，雖祁寒盛暑，非疾病不廢。一夕，有星犯天樽，曰：“當有飲者奉使來。”有星犯女林，曰：“當有使臣來選童女。”皆驗。

又善卜筮，元世祖召試之，益有名。允孚言：“國家嘗以春、秋仲月遠戊日爲社。按宋舊曆及元朝今曆，皆以近戊日爲社，自今請用近戊日。”從之。

王親祫于太廟，上謚冊。公主亦欲與祭。允孚曰：“太廟，祖宗神靈所在，可畏。”公主懼而止。允孚又言於公主曰：“天變屢見，加以亢旱，請弛營繕，修德弭災。後如有悔，恐被不言之罪，故言之。”公主將如元，臨發，召宰樞，令卜日作宮室。允孚曰：“今年興土功，不利於人主，臣不敢卜。”公主怒，將奪官笞之，柳璥諫止之。宰樞遣人白公主曰：“寢殿材瓦已備，日官伍允孚以土功不利於王、公主、世子，不肯卜日。乞令扈從日官文昌裕卜日，降旨。”公主怒，欲流允孚，王不得已免其官。後王以允孚不早卜日杖之。允孚曰：“卜日者，欲避凶就吉也，脅而涓之，不如勿涓。臣寧就戮，不敢阿旨。”

火星食月，允孚與昌裕泣白王曰：“火星食月，非常之變，豈飯僧事佛所能禳乎？願慎厥施爲，以消災變。”於是求直言，罷造成、役徒。允孚語典法總郎朴仁澍曰：“司中事何稽滯之多也？”仁澍曰：“内教判旨如雨，安得不滯！”允孚以告王，王使語仁澍曰：“我非偏聽右其人，凡有告者，欲令有司早剖决，故命之耳，豈爲私耶！”仁澍對曰：“若不下判旨内教，而臣等容私聽理，則罪當死矣。”

一日，龍化院池魚死浮出，莫知其數。允孚言：“歲甲戌，東池有此怪而宮車晏駕，請王修省。”順昌

宮災，王召允孚、昌裕，曰：“卿等嘗言當有火災，何以知其然也？”對曰：“天譴章章，此火猶爲小災也。”允孚又言：“天變可畏，請設消災道場。”王曰：“天漸寒，今將往南京，還當行之。”

世祖親征乃顔，王率兵助征，行至平壤，先遣柳庇。既行，使允孚卜之。對曰：“某日，庇必還，而殿下亦自此返矣。”至期，登聖容殿後岡北望，久之，戲謂允孚曰：“汝卜得無謬乎？”使左右執之。允孚進曰：“今日尚未昏，可小待。”有頃，驛騎揚塵而來，果庇也。庇至，曰：“帝平乃顔，罷諸道兵。”王益信之。允孚因星變白王曰：“星變不利於王、公主。”王問所以禳之，對曰：“百姓無怨，可以禳之，不若罷全羅、慶尚二道王旨别監及公主食邑。”王只罷公主食邑，以其布帛歸左倉，充百官俸。

允孚性切直，每因災異，言甚懇至。時政有可言，即入諫；不聽，涕泣固争，期於必從。王憚之。常告朔于奉恩寺，且拜且泣曰：“太祖！太祖！君之國事日非矣！”因嗚咽不自勝。其誠懇類此。爲人貌醜，寡言笑。公主嘗謂王曰：“何故數引見此人？”王曰：“允孚，吾之崔浩，貌雖醜，不可棄也。”後公主頗改容禮之。嘗自圖天文以獻，日者皆取法焉。官至僉議贊成事致仕，卒。

薛景成

薛景成，雞林人。自言弘儒侯聰之後，世業醫，

精其術。初補尚藥醫佐，累遷軍簿總郎，驟陞同知密直司事，轉知都僉議司事致仕。忠烈每遘疾，必使景成治之，由是有名。元世祖不豫，遣使求醫，安平公主賜裝錢及衣二襲，遣之用藥，有效。世祖喜，賜館廩，敕門者時得出入，至使圍碁於前，親臨觀之。留二年，告歸。世祖賞賜甚厚，且曰："得無念室家耶！汝歸，挈家以來！"景成還，欲與妻行，妻不可，乃止。未幾，世祖召之。自是數往還，世祖遇之益厚，前後所賜，不可勝紀。成宗寢疾，又召之，因留元。忠宣受禪，韓國公主妬趙妃，誣妃父仁規罪。元遣使鞫問，以景成副之。景成不與用事者通，特加贊成事致仕，卒，年七十七。景成身長，美風儀，性謹厚。雖見知天子，蒙幸國王，未嘗爲子孫求恩澤，亦不治產業。子文遇，登第，官至成均大司成。

宦者

高麗閹人，其本系非氓則賤隸也。高麗不用腐刑，在襁褓爲狗所啗者皆是。然但備宮闈永巷之任而已，不得拜參官，其慮深遠矣。毅宗時，鄭諴、白善淵始用事。然諴之爲祗候，宰相、臺諫固争而不奉旨，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。齊國公主嘗獻數人於元世祖，頗得執侍閨闥，出納帑藏。有奉詔來使，復其家，官其族，恩寵至厚。於是殘忍僥倖之徒，轉相慕效，父宮

其子，兄宫其弟。又其强暴者，小有憤怨，輒自割勢，不數十年間，刀鋸之輩甚多。元政漸紊，閹人用事，此輩或官至大司徒者、遥授平章政事者，其次皆爲院使、司卿。姻婭弟姪，並受朝命，第宅車服，僭擬卿相，富貴光榮，漢、南閹人所不及。國家每有奏請，必賴其力，故忠烈之世已有封君者。忠宣久留于元，數出入三宫，此輩因與相狎，多有請謁。王擇其尤近倖者，皆封君賜爵，餘皆拜檢校、僉議、密直。由是舊典盡壞，而熏腐未燥者亦輕視本國。如伯顔秃古思、方臣祐、李大順、禹山節、李三真、高龍普等，皆反吠其主，讒譖構禍，言之可謂痛心。恭愍在位日久，猜忌大臣，以群小爲耳目，倚任閹寺，至列於經邦論道之位，坐廟堂議國政，而麗之社稷亦不久矣，可不戒哉！作《宦者傳》。

鄭諴

鄭諴，仁宗時爲内侍西頭供奉官，以毅宗乳媪爲妻。毅宗即位，賜甲第一區，授内殿崇班。王封德興宫主，設曲宴。右諫議王軾見諴帶犀，譏臺員曰："此而不彈，臺官無目者也！"御史雜端李綽升作色曰："君安知不彈耶？"即令臺吏李份取其帶。諴以賜物不肯與，份强取之。諴訴于王，王大怒，命内侍李成允執份。份走入臺門，乃執他吏閔孝旌以來，中禁抄奴等歐縛之，囚宫城所。王不悦，罷宴，解所御犀帶賜

諴，下孝旌刑部獄。臺官知王怒未霽，還其帶于内侍院。内侍執事韓儒功曰："汝既取矣，何用還爲!"遂却之。往來再三，而後受之。臺諫伏閤論成允等，王不聽。臺諫杜門不出。王黜成允、儒功等五人，諫官不出，臺官出視事。尋以諴權知閤門祗候。臺官以"宦者參朝官無古制"争之，不聽。臺官又不出。王召諭之曰："已收諴祗候制矣。"臺官拜謝而退。諴怨之，密誘人誣告臺省及份等推戴大寧侯暻爲王。按問不驗，宰相、諫官伏閤奏："諴以私怨謀陷臺諫，罪不可赦。"論請不已，乃罷其職，黜之。尋召還，復充内侍。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鈞曰："鄭諴與承宣直門下省李元膺等乘勢弄權，吾欲誅之，何如?"正鈞即以聞，流淑清于遠島。

未幾，復諴權知閤門祗候。王命右承宣左諫議大公李公升督門下省，署諴告身，宰臣及諫官論執不可。公升往來再三，王曰："卿等不聽朕言，朕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。"平章事崔允儀、右諫議崔應清、元膺、公升等不得已署之。給事中李知深、司諫崔祐甫、崔景義獨不署，伏閤力争。左遷知深爲國子司業，祐甫尚舍奉御，景義殿中内給事。諴自是得列搢紳，權寵日盛，多樹親黨，引官奴王光就、白子端爲羽翼，蔽王耳目，交構讒訴，陵轢朝臣，侵漁閭巷。宰相、臺諫畏威脅勢，含嘿不言。

諴第在闕東南三十步許，廊廡凡二百餘間，樓閣崢嶸，金碧交輝，僭擬宫禁，宦寺亂法，莫盛於斯。

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督署諴告身，公升不奉旨。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官上疏曰："鄭諴之先，在聖祖開創之時，逆命不臣，錮充奴隸，區別種類，使不得列於朝廷。今授諴顯任，以太祖功臣之裔，反僕役於不臣之類，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。請削諴職，凡與諴結黨者，亦降爲庶人。"王大怒，還其疏。諫官伏閤二日，竟不得達。左正言許勢修揮涙太息，棄官而去。復召臺諫督署之，公升又不奉旨，淑上疏力争。王不得已降制，削諴職，布告中外。頃之，復其職。諴嘗饗王，仍獻衣，允儀、元膺等侍宴，樂聲聞外。聞者莫不嘆息曰："權在内豎矣！"

白善淵

白善淵，本南京官奴。毅宗嘗幸南京，見而悦之，號爲養子。宫人無比，亦官婢也，嬖於王。善淵狎之，頗有醜聲。善淵與王光就常出入王卧内，專擅威福。胥吏秦得文事二人如奴隸，得拜寶城判官。以竹造几案及篋獻之，王悦，召爲内侍。内侍金獻璜亦諂事善淵者也，御史臺劾奏，削其籍。廣州書記金鏐斂民財，買珍玩器皿重賂宦者，於是善淵、王肅恭薦屬内侍。禮成江人賂善淵、肅恭、榮儀，請以禮成爲縣。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，江人斂民白金三百餘斤爲奇技淫巧。王欲觀水戲，命内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彩帆，載樂伎、綵棚及漁獵之具，張戲於前。有一人作鬼戲，

含火吐之，誤焚一船，王大噱。善淵嘗準王行年鑄銅佛四十、畫觀音四十，以佛生日，點燈祝釐於別院，王乘夜微行觀之。又於萬春亭構延興殿、靈德亭、壽樂堂、鮮碧齋、玉竿亭，沿澗植松竹花草。王每汎舟南浦，爲流連之樂，皆善淵、懷俊、劉莊等從臾而成之也。

崔世延

崔世延，怒其妻悍妬，自宮爲閹。宦者陶成器方得幸於忠烈及公主，世延附之，得入宮闈，寵幸過成器。不數年，與成器俱拜將軍。二人倚勢横恣。王嘗幸奉恩寺還，世延馳馬出入仗前，上將軍李貞止之，不聽。監察司畏不敢劾。中軍都領乃西班要職，必歷諸軍都領而後得補。世延超授其兄世安，諸軍都領、指諭等白王争之，王亦不能改也。世延買贊成趙仁規家，嫌其隘陋，更起樓於後洞。樓近闕，公主望見，謂世延曰："此忌方，不宜犯之！"世延不從。公主怒曰："仁規宰相，不以爲陋，汝一小豎耳，不聽予言，益廣其居耶！"命左右批其頰，枷脰，囚巡馬所，尋釋之。世延擅權用事，多受賄賂，臣僚升黜，多出其口，雖宗室宰輔，不敢逆其意。

郎將金弘秀與張良庇訟奴婢于典法。良庇度自屈，盡以其奴婢四十餘口贈世延。世延遇弘秀，慢罵之，弘秀亦慢罵。世延譖王，下弘秀典法獄。佐郎沈愉阿

世延意，盡奪弘秀奴婢，流海島。弘秀面叱愉曰："爾爲法官，阿附小人，乃流無罪之人而奪奴婢耶?"愉慚屈。世延又奪内侍朴樞奴婢二十餘口，又誘良民康柱爲奴。柱不肯，世延托以盜鈔十錠，徵銀瓶十口。柱貸銀瓶四口納之，匿上將軍車信家。世延謂信曰："君何匿康柱!"信曰："柱苦爾徵督，貸我銀瓶四口償之。十錠鈔價已足，復欲徵乎?"世延白王，請以巡馬軍搜捕，王許之。遂與世安到信家，捕之急。信詣王宫，具言其故。時忠宣爲世子，大怒，數之曰："汝奪弘秀及樞奴婢，流弘秀，罪一也。多畜猘犬，噬殺壽興宫婢。宫主請汝毋畜猘犬，汝厲聲曰：'宫主餘生幾許，禁我畜犬?'至使宫主泣下，罪二也。盜内府財物，罪三也。雜以銀銅私鑄瓶，罪四也。欲奴康柱，侵擾車信家，罪五也。此特大者耳，餘不勝數。"世延抗辨，辭頗不遜。世子白王曰："世延多行不義，流毒一國，宜竄逐，以懲其惡。"世延常父事印侯，王納侯言，有難色。世子泣，固請。侯怨世子，世子叱侯曰："宰相腹大如甕者，世延酒肉充之耳。汝與世延同惡相濟！此奴輩當置一鎖。"世延知不免，詭言曰："願一言於公主而死。"蓋欲訴王陰事以圖免也。且曰："我則已有罪，成器有甚於我。"公主大怒，杖成器並世延，囚巡馬所。成器癡騃無知，姦不如世延。成器謂世延曰："我嘗薦汝，今反譖耶?諺曰'畜犬反噛'，汝之謂也。"於是籍没成器奴婢、田莊、資産，銀瓶至七十餘口。世延以侯故不籍産，唯弘秀奴婢屬妙蓮社，

樞奴婢屬内房庫。世延盡以財寶與侯，曰："願免我配島。"侯以爲若受賂不能救，恐世延復用有異圖，遂白王，流世延、成器于遠島。未幾，俱召還。

世延從王在元日，令衛士拾馬矢以備行廚爨柴，人皆笑之。宫人無比，泰山郡人柴氏女，選入宫。王之往來都羅山，必從之爲留連之樂，人號爲"都羅山"，寵幸方隆。其附托者縱暴中外。世子甚疾之，自元來奔公主喪，白王曰："殿下知公主所以致疾乎？必内寵妬娼者所爲，請鞫之。"王曰："且待服闋！"世子使左右捕無比及其黨世延、成器，將軍尹吉孫、李茂，少尹柳琚，指諭承時用、宋臣旦，内僚金仁鏡、文玩、張祐，中郎將金瑾，閹人全淑、方宗氏，宫人伯也真，囚之。鞫無比巫蠱事，巫女、術僧皆服，稍得呪詛狀。斬成器、世延、淑、宗氏、瑾、無比、伯也真，流其黨四十餘人，國人震慴。時宦者寵盛，人皆歆慕，多自宫者。監察司錄事崔成，爲官所笞辱，遂發忿自宫。又昌寧縣民爲造成都監役徒，被徵銀，不堪其苦，至世延家前，亦自宫。

李淑

李淑，小字福壽，平章郡人，母太白山巫女。淑有寵於忠烈，封壁上三韓正匡、平章君。選入元，爲太監，王有所奏請，淑有功。王待甚厚。嘗奉御香來，請以愛妓子鄭承桂爲内乘別監。王既許，猶不用。以

淑將往金剛山，設宴邀之。淑怒，不至。王更許之，乃至。後與王惟紹謀廢忠宣王，立瑞興侯琠。事在《惟紹傳》。

任伯顔禿古思

任伯顔禿古思，尚書朱冕家奴也，自宫爲閹。忠宣時，封庇仁君，夤緣事元仁宗於藩邸，佞險多不法，忠宣深嫉之。伯顔禿古思知之，思有以中傷，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之厚，不得發。嘗無禮於忠宣，忠宣請皇太后杖之。又以皇太后命，刷其所奪人土田臧獲，歸其主，怨恨益深。及仁宗崩，皇太后亦退居别宫，伯顔禿古思益無所畏，厚啗八思吉，百計誣譖之。英宗遣使復給田民，竄王于吐蕃。伯顔禿古思譖訴不已，禍幾不測，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。忠肅十年伏誅。其兄瑞，初名于文伊，以弟故，嘗爲密直副使。至是，聞其誅，懼而逃，乃籍其家。

方臣祐

方臣祐，小字小公，尚州中牟人。忠烈時，給事宫中，從安平公主如元謁裕聖皇后，因留之，賜名忙古台。宣宗授掌謁丞，加泉府大卿。武宗朝，事壽元皇太后興聖宫，改將作院使，進平章政事。忠宣時，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，誣訴王不奉法、恣暴等事于中

書省，請與廷辨。中書省以奏，王甚憂之。臣祐白壽元皇太后曰：“重喜，高麗逋民也，敢肆誣妄，謀覆宗國，罪已可誅，顧令與王對辨耶?”皇太后悟，言於帝，敕中書毋令對辨，杖重喜，長流潮州。元遣臣祐來監書金字藏經，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錠，臣祐聚僧俗三百人寫之。開城判官李光時以其女妻焉。臣祐轉藏經于神孝寺，爲皇太后祈福，令攸司放囚繫。攸司知臣祐挾私，不肯放，强之再三，乃放。初，臣祐入國境，郡縣守宰皆被罵辱，至有受杖者。其降香諸道也，提察、守令抽斂民財，贈遺甚厚。全羅提察使李仲丘贈以紙，臣祐不受，因折辱之。王封中牟君。臣祐又事泰定皇后有寵，除太子詹事，改徽政院使，後加儲慶司使。

朔方藩王八驢迷思率衆歸元，元將處之鴨綠東。臣祐奏：“高麗地陝多山，無所田牧，北俗必不樂居，徒令東民驚動耳。”帝然其言而止。又嘗欲立省于本國，臣祐白壽元皇后，事遂止。由是，忠肅亦厚遇之，封上洛府院君，賜推誠敦信亮節功臣號。其父得世，本中牟縣吏也，以其子故，起家爲管城縣令，不數年，拜尚州牧使。妹壻朴侶，以田夫暴貴，驟陞至僉議評理。侶子之貞，驟遷總郎典書，貪婪不法，人皆嫉之。臣祐事元七朝、二太后，參掌機密，累賜貂裘珠衣冒、金玉七寶腰帶、江南田四千畝、黃白金寶鈔，不可勝計。忠肅十七年，乞退東歸，修禪興寺，極其壯麗。忠惠後三年，召還于元，明年死。

李大順

李大順，蘇泰縣人。入元，得幸用事，忠宣陞蘇泰爲泰安郡，封大順泰安府院君。嘗娶韋得儒女，與永平宫争奴婢，白于帝，下制令讞部决之。時典書金士元、散郎李光時主其案，不與韋氏。大順怒，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。郎將白應丘奉使全羅道，奪大順所占人户。大順又使李三真稱制問之，囚應丘于行省。其恣横類此。

其弟公世，仕本國爲元帥，又判三司事。初，忠烈如元，大順請于帝，詔王以公世爲别將。帝曰："官人有法，制國有君，朕何與焉！"賜大官羊上尊酒，令大順自白于王。王曰："汝兄校尉耳，越散員而授别將，非舊例也。"大順不敢復言。後聞帝言，乃授之。

公甫，亦其弟也，以田夫暴貴，至僉議評理，封泰安君。方臣祐嘗奉帝命來，與宰樞會旻天寺。酒酣，公甫及臣祐妹壻朴侶皆起舞。臣祐謂公甫曰："能爲我爲若故戲乎？"公甫即爲扶耒耕田狀，一坐大笑。

三真亦得幸于元，遥授平章。忠宣封淮陰君，恃勢縱暴。其降香諸道，守令微有過，輒杖之。嘗謁淑妃，妃宴慰甚厚，賜銀瓶二十口，令買其父第。

禹山節

禹山節，忠肅時封豐山君。忠宣除其父碩春州府

使，令養賢庫、資贍司及諸宮司出銀有差以贐之。山節嘗娶金牧卿女。牧卿爲密城副使，察訪別監朴淑貞劾牧卿貪暴，罷之。牧卿憑山節勢，干謁兩府，復之任。

高龍普

高龍普，入元有寵，拜資政院使，忠惠封完山君。以帝命來賜王衣、酒。月餘，元遣朵赤、別失哥等，托以頒郊赦詔來。王欲托疾不迎，龍普曰："帝常謂王不敬，若不出迎，帝疑滋甚。"王率百官聽詔于征東省，朵赤等蹴王縛之。王急呼"高院使"，龍普叱之。朵赤等執王馳去，令龍普整理國事。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群小朴良衍、林信、崔安義、金善莊、承信等十餘人，囚之。宋明理、趙成柱、尹元祐、姜贊等素與龍普善，故免。龍普與省官奇轍等封内帑，既而如元。忠穆即位，賜十二字功臣號。

龍普在帝側用事，天下疾之。御史臺奏曰："龍普，高麗煤場人。席寵怙勢，作威作福。親王、丞相，望風趨拜。招納貨賄，金帛山積，權傾天下。恐漢之曹節、侯覽，唐之仇士良、楊復恭，復起於今日。請誅之，以快天下之心。"帝放于金剛山，尋召還。後復還國。龍普嘗殺無辜，典法司欲治之。龍普乃辛裔妹壻。佐郎崔仲淵，裔之門生；正郎姜君寶，裔之同年友；以故踈放之。趙日新之亂，逃匿免死，遂爲僧，

在伽耶山海印寺。恭愍遣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。世傳忠惠之執，龍普爲内應，故有是刑。

金玄

金玄，恭愍時紅賊入寇，從刑部尚書金縉，率數百騎自祥原郡，從間道擊賊于西京。猝遇賊三百餘人，殊死戰，斬百餘級，錄功爲二等。宦者數十人，同署狀要賞，名多僞署，玄實首謀。王察其姦，欲杖之。時宦官勢盛，相與力救得免。尋封延城府院君，錄扈從、收復、興王、侍衛功，俱爲一等。

玄貪污巧詐，外飾勤恪，善爲承迎。辛禑立，益見寵幸，且爲明德太后所信任，悉管機務，用事于中，女謁公行，每銓注，玄輒至禑前，予奪無忌。嘗在禑側踞傲，近臣啓事，禑未及言，玄先擅斷決。一日，禑視事，玄喧閧。禑罵曰：“汝是家奴，何不敬乃爾！”玄默然。及般若獄起，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：“玄專總内事，不能防禁，使般若直入宫闈，驚動太后，以駭觀聽。乞下攸司，鞫問科罪。”乃流玄于懷德縣。

安都赤

安都赤，恭愍十二年賊犯行宫興王寺，斬守門者，徑至寢殿，殺宦者姜元吉。宿衛皆奔竄。宦者李剛達，

負王從牖出走。都赤貌類王，欲以身代王，遂卧寢内。賊認爲王而殺之。

申小鳳

申小鳳，從恭愍入元宿衛，凡十一年。及王即位，除大護軍，録隨從功爲一等，遷上護軍，後封寧原府院君。魯國公主薨，小鳳守陵。喪畢，賞其勞，賜忠勤節義翊衛功臣號，拜密直使商議會議都監事，命百官迎于迎賓館。是日，松嶽崩。時議以爲祖宗之法，宦者不得受參官，今毁舊法，置之巖廊，國鎮之崩，未必不由是也。轉僉議評理。卒，官庀葬事，特賜謚忠禧。

李得芬

李得芬，有寵於辛禑，位至贊成事。貪饕納賄，多行不義。與同知密直睦忠讒毁李仁任、崔瑩。宰樞臺省會議白禑曰："得芬嘗提調普源庫，收田税入其家。又奪養賢庫田，使不得養士。多斂人財、奪土田。又嘗迎侍元子於其家，私改乳母，以結私黨。是非人臣所得爲也，僭亂之禍，自此萌矣。"禑然之。流得芬于鷄林，籍其家，黜假子、宦者鄭鸞鳳等二十人。又流忠于安東。先是，睦仁吉奪養賢田庫在延安府者百餘結，仁吉死，得芬又奪之。至是，成均館上疏請復

屬養賢庫，從之。

金師幸

金師幸，初名廣大，得幸恭愍，累遷判内府事。性傾巧，逢迎王意，大起正陵影殿之役，極其侈麗。由是財力耗竭，民不聊生。王薨，論以媚惑先王興工役，没爲益州官奴，籍其家。辛禑立，釋其罪，給告身。恭讓朝，判内侍府事。王欲御經筵，師幸止之曰："日月多矣，一日不講，無害於政。"又以佛教導王曰："佛氏之教，不可誣也。均是人也，或爲天下主，或爲一國主，至於庶人、貴賤不同者，無他，前世修善有厚薄故也。"憲司奏："宦官金師幸、金完，嘗以巧侈得幸玄陵，流毒生民，不宜在左右，請黜之。"諫官又上疏論之，皆不聽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酷吏

古者任人而不任法，中世始專任法，法令滋章，而酷吏出焉。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，豈過論乎？高麗以寬厚爲治，刑無慘酷。及其中葉多故以來，倚用辦事之吏，而殘酷之風始興。舊史逸而不備，今得二人，作《酷吏傳》。

宋吉儒

宋吉儒，性貪酷便佞，起於卒伍。高宗時，諂事崔沆，爲夜別抄指諭。每鞫囚，必縛兩手母指懸梁架；又合繫兩足母指，縋以大石，去地尺餘，熾炭其下；使兩人立左右，交杖腰膂。囚不勝毒，輒誣服。累遷將軍，尋拜御史中丞。有司以系賤，不署告身，沆强逼乃署。加大將軍，爲慶尚道水路防護別監，率夜別抄巡州縣，督民入保海島，有不從令者，必撲殺之。或以長繩連編人頸，令別抄等曳投水中，幾死乃出，稍蘇復如之。又慮民愛財重遷，火其廬舍、錢穀，死者十八九。又奪人土田財物，朘削無厭。

按察使宋彦庠劾報都兵馬使。其黨金俊等私謂大司成柳璥、待制柳能曰："吉儒，吾所善。聞按察劾書已至都堂，若遽發，勢難營救。吾將乘間白令公，庶可免，願圖之。"令公指崔竩也。璥等以俊兄弟昵於竩，不得已，陰戒堂吏停稟。竩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，竩怒流吉儒于楸子島，罵璥、能、俊等曰："吾以爾輩爲腹心，何專擅若是耶?"皆俯伏待罪。及俊誅竩，吉儒訴彦庠於俊，謀害之。王以彦庠嘗有功，命赦之。吉儒官至尚書右丞，暴得足瘡，潰爛而死。

沈于慶

沈于慶，宜寧縣人，性深刻，辛禑時爲鷄林判官。

晉州人中郎將鄭覃無子，養州牧事李仁敏兒爲子，年六歲，墮井死。仁敏意覃族人所爲，遂訟于鷄林。于慶繫覃姪汝諧、希範鞫之，割足灌以油，加烙極慘酷。府尹尹承順謂于慶曰："此輩栲訊踰年尚不承，當更鞫之!"汝諧、希範聞之曰："吾輩死乎!"遂亡去。獄吏捕之，于慶曰："汝若無辜，何用逃爲?汝必殺此兒。"復鞫之尤慘。汝諧、希範誣服曰："從姊姜乙恭妻實知之。"于慶執乙恭妻訊之，又酷。或盛石革囊，亂擊口、耳，牙齒皆折落。于慶謂承順曰："吾今得情矣。"乃殺乙恭妻。

又密直朴天常嘗過鷄林，承順置酒慰之。有進士李桂芬等二人，見賓校環列，譏之曰："鄉徒宴也。"承順門士以告，承順怒囚桂芬等。及見代，以其事屬于慶。于慶裂足炮烙，二人尋死。承順聞之慘然，盡逐其門士。國俗，結契燒香，名曰"香徒"。相與輪設宴會，男女少長，序坐共飲，謂之"香徒宴"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三

列傳卷第三十六

嬖幸一

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，逢而長之。或以諛佞，或以聲色，或以鷹犬，或以聚斂，或以土木，或以技術，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。高麗有國既久，憸佞嬖幸之臣亦多。今據舊錄，作《嬖幸傳》。

庾行簡

庾行簡，父亶廉，衛尉少卿。行簡姿美麗，穆宗嬖愛，有龍陽之寵，驟遷閤門舍人。每宣旨，必先問行簡，然後行。由是怙寵驕蹇，輕蔑百僚，頤指氣使，近侍視之如王。知銀臺事、左司郎中劉忠正，本渤海人，無他技能，亦甚寵於王。王嘗以水房人吏分屬二人，出入騶從，僭擬無極。王不豫，行簡、忠正直宿

於内。宰臣請入寢問疾，行簡傳旨曰："體氣漸平，取別日召見。"宰相再請，不許。王欲迎大良院君爲後，行簡不欲迎立。王慮事洩，戒蔡忠順勿令行簡知之。及康兆作亂，殺行簡等七人。

榮儀

榮儀，卜者也。父司天監尚，嘗配島，娶島内逆民之後生儀。形貌怪異，性姦猾。毅宗初，充内侍使令。常自言曰："國家基業之遠近，人君壽命之修短，在禳禱勤怠，巡御疏數。"王頗惑之。御史中丞高瑩夫，侍御史韓惟靖、崔均深等伏閤三日，請黜之，不聽。

十一年元日，風自乾來。太史占奏曰："國有憂。"王懼。儀因進禳禬之説，王信之，命於靈通、敬天等五寺，終歲作佛事以禳之。儀每伺王憂懼，輒奏云某年某月恐有禍，若依某法禳之，則無患矣。於是置司祈禳。幸而無事，儀即曰："咸我力也。"又奏曰："如欲延壽，須事天帝釋、觀音菩薩。"王多畫其像，分送中外寺院，廣設梵采，號曰"祝聖法會"，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。儀乘傳巡視，守令、僧徒皆畏苛酷，爭遺賄賂。又於安和寺塑置帝釋、觀音、須菩提，聚僧晝夜連聲唱諸菩薩名號，稱爲"連聲法席"。儀陽示勤苦，終宵禮拜。王時幸觀之，特加褒賞。又信儀言，遍祀遠近神祠。使者絡繹，或取閭巷名第，以爲

離宮別館，或營山齋野墅，巡幸無時。又於大小佛寺皆張法會，至有千日萬日爲限者。京外府庫空竭，人皆怨之。又奏："闕東新成翼闕，則可以延基。"王奪弟翼陽第，創離宮。又奏："來歲國有災，宜修古寺以禳之。"王率日官幸海安寺，相風水。後正言文克謙數儀罪，請黜之，充牧子。不聽。儀以逆民之後，限其職。王嘉祝釐之功，令有司據遠近戶籍政案注脚改錄施行。鄭仲夫之亂，與嬖宦白子端、王光就，倖臣劉方義等被殺，梟首于市。

金存中

　　金存中，龍宮郡人，性聰慧，有詩名。仁宗時，爲春坊侍學。登第，補詹事府錄事，與宦官鄭諴相善。毅宗即位，以春坊舊恩屬內侍，特被寵幸。累遷刑部郎中，起居注，寶文閣同提舉。及知奏事鄭襲明卒，王欲得有名望者代之。諴力薦，擢爲右承宣。自是出入禁中，圖議國政，勢傾朝野。

　　存中與內侍郎中鄭敘有隙，以交結大寧侯暻，與諴等交構。嗾其族左諫議王軾、起居注李元膺等上疏論之，流敘于東萊。敘既流，存中益寵幸，嘗密白王曰："太子幼，宗親盛，恐致覬覦。宜選兩府宰相以爲東宮師傅，以效周公霍光故事。"王然之，以庾弼爲太師，崔允義爲太傅。居無何，弼卒，存中代爲少保。王命宗室、宰相、文武百僚就賀其第，守門者皆衣紫

佩劍。存中與誠相結用事，大張威福，附己者進，異己者斥。久典銓注，賣官鬻爵，財累鉅萬，甲第至數四。兄弟親戚，恃勢驕恣。十年，背疽，遣醫問疾，絡繹於道。及卒，王悼甚，贈輸忠内輔同德功臣、吏部尚書、政堂文學、修文殿大學士。

鄭世臣

鄭世臣，世系未詳。高宗末爲右副承宣。王不豫，移御閔偁第，遣世臣設法席于穴口寺。世臣還奏其狀，王曰："予夢有老比丘，勸念《法華經》及《大日經頌》。今聞卿言，實符所夢。且予在潛邸，嘗遊穴口，聞文殊鳥聲，卿亦聞之乎?"世臣對曰："神怪所當諱，臣未敢先奏。臣詣法席，誠如上所夢，怳有一老比丘，在側誦經，更視則不見，俄而復來。臣恐其去，不敢正視。又有鳥來鳴，其聲云：'文殊師利摩訶薩。'"世臣與同僚李應韶，皆輕薄人也。王疾彌留，國家多故，二人不以爲慮。百官奏啓，皆抑而不納。每直宿，與偁脱冠帶，閉門圍碁，擁妓酣飲。時議憤之。

白勝賢

白勝賢，業風水，高宗末補郎將。王在江都，嘗問延基之地。勝賢曰："願幸穴口寺，談揚《法華

經》，又創闕于三郎城，以試其驗。”王命兩府合坐，令勝賢與景瑜、判司天事安邦悦等，論難利害。勝賢以數馬馱道籙佛書、陰陽圖讖，左抽右取，詭辨無窮，景瑜等不能折其談鋒。兩府曰：“如之何?”景瑜等不得已，曰：“勝賢之言，雖不可信，姑試之。”於是，命營假闕于三郎城及神泥洞。元宗五年，蒙古徵王入朝。勝賢又因金俊奏曰：“若於摩利山塹城親醮，又於三郎城、神泥洞造假闕，親設大佛頂五星道場，則未八月必有應而可寢親朝，三韓變爲震旦，大國來朝矣。”王信之，命勝賢及内侍大將軍趙文柱、國子祭酒金坵、將軍宋松禮等創假闕。禮部侍郎金軌謂右僕射朴松庇曰：“穴口，凶山也。勝賢以爲大日王常住處，嘗奏高宗作穴口寺，以安御衣帶，未幾昇遐。今又敢作浮言，奏營假闕，且請於穴口親設大日王道場，是不可信也！請公禁之。”松庇以告俊。俊深惑勝賢之言，欲斬軌，乃止。勝賢又奏曰：“圖讖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説，宜以周康王諱‘釗’字改御押。”從之。既而忌高勾麗王釗不得其死，乃復舊諱。

康允紹

康允紹，本新安公之家奴，解蒙古語，以姦黠得幸於元宗。累使于元，以功許通宦路，累遷將軍。林衍之誅金俊也，首與其謀，稱一等功臣，加大將軍。衍逼王遷于龍巖宮。王問將軍李汾成曰：“允紹何

如?”對曰:“允紹已貳於王矣。”及王復位,朝于元。衍以允紹爲己腹心,使扈駕。及還,又加上將軍。然以前事,常不自安。及世子率衣冠子弟入侍于元,允紹不在選中。不告于王遂行,開剃而還,自比客使,見王不拜。王怒,不能制,有司莫敢詰。其在元也,附洪茶丘,妄言本國多畜軍粮。茶丘以告中書省,於是遣使來督軍粮。

忠烈王元年,拜軍簿判書、鷹揚軍上將軍。時群臣以新官制改銜,唯允紹系賤,爲監察司所論,未改。允紹自出視事,復爲監察司所劾免。尋轉密直副使。與大將軍金子廷詐稱賜牌,多占民田。事覺,没其田于新興倉。九年,加判三司事,致仕。

鄭子琠,亦譯者也。本靈光郡押海人,初爲僧,歸俗,補譯語都監錄事。因習蒙古語,累入元,以勞轉官,至知僉議府事。

廉承益

廉承益,初名惟直,政堂文學信若之後。嘗得惡疾,念浮屠神祝,穿掌貫索精勤,疾愈,遂以禳人疾病爲事。爲李之氏所薦,得幸忠烈王。王嘗暴得疾,承益侍。及移御天孝寺,公主以從者少,忿恚,遂與王詬擊。承益進曰:“王賴佛力疾愈,今主怒,若有魔障間之。”公主怒解。李槢曰:“廉郎中無實之言,時有可用。”元求術士,王進承益。王女有疾,承益白

王，令僧天其治疾。天其言：“病不瘳，當盡焚經像，裂袈裟覆之。”精勤終日。是夕，王女死。拜承旨。律學助教全子公嘗爲東安法曹，坐受賄見罷，賂承益復職。邑人權文卓疏子公罪，令婢壻鑾商告僉議府。起居舍人李仁挺語承益，籍王命囚文卓及鑾商，竟殺商以滅口。承益權傾一國，臺諫莫敢問。嘗私役其人五十構第，畏公主譴，請獻爲大藏寫經所，許之。王數遊田，承益勸以浮屠法，由是遊田稍踈。

李英柱括民戶，告王曰：“聚逋民者，廉承益爲首。”將鞫之。承益及諸嬖人皆怒，衆謗紛然，事遂寢。時鷹坊、怯怜口及内竪賤者，皆受賜田，多至數百結，誘齊民爲佃。凡民田在旁近者，並收租，州縣賦税無所入。守令有繩以法者，誣譖抵罪，承益及尹秀、李貞、朴義、元卿、高宗秀、李之氐、鄭承伍、朴卿等尤甚。典理佐郎尹敦、郎將吴淑富等相言：“用事臣廉承益可斬。”護軍曹允通聞，以告王。命流之，籍田民分賜宰樞。後陞副知密。

直東寧府千戶韓慎、崔坦、玄孝哲，執千戶桂文庇管下人等，誣謂“欲與宰相廉承益同謀，欲殺我輩”，遣人告遼東按察府。元遣使與遼東按察使來訊。王遣承益及金周鼎、趙仁規、柳庇，偕元使往東寧府辨詰。慎等伏其誣。拜僉議評理，尋知都僉議司事。

公主將入朝，命承益、印侯等選良家女。承益等使巡軍忽赤搜索人家，或夜突入密室，或縛拷奴婢。無女者亦驚擾，怨號遍閭巷。洪子藩時爲首相，趙仁

規爲亞相，承益次之。承益得幸兩宫，常居禁中，希至都堂。一日，子藩先出，仁規語承益曰："國人謂洪公真宰相，謂我爲老譯，謂公爲老呪。我等不預真宰相之目，唯當勤朝衙夕直耳。"承益即日辭免。

十七年，判版圖事，尋判監察司事。密城人趙倆與郡人謀殺按廉，事覺，獲免。附承益，拜典理佐郎。監察侍史金有成不署告身。承益以王命督之，有成固執不可。承益怒罵曰："爾豈賢於倆耶？何不從吾言？且爾年老遠謫，汝其安乎？"承益尋以病免。

未幾，丁母憂。公主病，命脱衰入内，設法席，穿掌祈佛。二十八年，以興法佐理功臣、都僉議中贊致仕。祝髮爲僧，被袈裟，置炭火掌上，焚香念佛，顔色不變。時人謂："承益不足責，名器可惜。"是年卒，謚忠靖。

子世忠，仕至安南副使。其妻，中贊趙仁規女，與驅奴裴三通，醜聲流播。子悌臣，自有傳。

李汾禧 槢

李汾禧，鹽州人。父大將軍松，爲崔沆門客。汾禧與弟槢事金俊，爲腹心。汾禧補行首指諭，拜將軍，爲元宗所寵。及林衍誅俊，疑汾禧，欲收其心，除大將軍直門下，俄轉上將軍。忠烈即位，授樞密院副使，固辭。拜知奏事，陞知密直司事。韋得儒、盧進義之誣告金方慶也，忻都、茶丘鞫理甚劇，舉國洶洶。槢

謂王曰：“此自方慶事。上若欲辨是非，茶丘必謂以私方慶也。宜勿與知。”汾禧亦夜詣茶丘議事。人謂汾禧兄弟有二心。及王如元，汾禧從之。會張舜龍等還自元，謁王曰：“帝敕方慶父子、得儒、進義等從王入朝對置。”王駐白金灘，欲召方慶父子，議可否于從行宰樞。汾禧、槢曰：“忻都、茶丘本不欲辨此事。今雖有帝命，彼必以無敕書不聽，不如入朝更奏召之。”餘皆曰：“帥府豈敢違聖旨不聽乎！我則有辭矣。”乃遣舜龍召方慶。至是，國人益信汾禧兄弟貳於茶丘。金周鼎、朴球、廉承益屢陳汾禧兄弟過惡，金深證之。

及王還國，周鼎等因内僚諷王。王召方慶，密議流汾禧于白翎島，槢于祖忽島，籍其家。或謂：“若茶丘聞之，必告都省究問，不如殺之。”乃遣人皆沈于海。未幾，茶丘果訴帝，遣速魯哥來問。速魯哥欲率方慶、許珙以歸，公主曰：“王既入朝，國方空虛，方慶、珙非有帝命不可以歸。”速魯哥欲從之，金甫成不聽。甫成本北界人，其父叛入遼陽，爲茶丘腹心，與汾禧、槢甚厚。聞其死，從速魯哥來，凡詰責我者，皆其謀也。王謁帝，帝使樞密孛剌諭王曰：“金方慶官高權重，多行不法。每爲汾禧兄弟所沮，諷王殺之，是否？”對曰：“在江都時，汾禧之父事權臣金俊，後與林衍謀殺俊。衍之廢立，危社稷，皆汾禧導之。及臣襲位，汾禧兄弟每違臣命，懲其罪以戒後爾。”速魯哥、茶丘、甫成在傍，茶丘進曰：“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，何可擅殺？我言若妄，罪當死。”孛剌再問茶丘

曰："汾禧有何二功？"曰："歲庚午，帝命復都古京，林衍子惟茂拒命。汾禧與鄭子璵先入江華討之，奉王妃率國人來松京。明年，予領屯田軍駐京南，奴軍功德、崇謙等潛謀作亂。汾禧執其黨一人以告王，與達魯花赤掩捕誅戮，以安百姓。此二功也。"

王曰："茶丘前言'吾若妄言罪當死'，今所言皆妄也。庚午之事，禿輦哥請遣使江都，諭以官軍壓境。於是以汾禧與惟茂交，偕鄭子璵往說之。大將軍宋松禮、將軍洪文系將誅惟茂，召汾禧計事，汾禧杜門不出。松禮等既誅惟茂，奉社稷來松京，以待吾父子。汾禧踵後乃至。吾與松禮等入奏，帝賜松禮等鞍馬，賞其功。汾禧果有功，豈不與於此賞也？功德、崇謙之亂，人有告者。汾禧適入直，故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。汾禧何功之有？"茶丘曰："然則，何以得至宰相？"曰："先王常語予云'汾禧兄弟佞猾多機變，若黜其爵位，祇速禍亂。'故循資授職，以觀其變。罪既貫盈，稟聖旨誅之。我國之事，何與於汝？"茶丘無以對。

槢，初名汾成，娶高宗宮妾之女，號國壻。得幸元宗，累遷尚書右丞。忠烈即位，兼知御史臺事。以國壻爲憲官，人皆譏之。遷上將軍，拜承宣，陞知申事。鷹坊吴淑富等嘗譖全羅按察使安戩、長興副使辛佐宣，罷之。槢言："吴淑富多行不法，安戩、辛佐宣不從其欲，故譖之。聽其言而罪二人，豈不累聖德

乎？”王曰：“予固疑之，姑待戩來言耳！”召新按察盧景綸曰：“毋以安戩故懼！如有籍宣旨爲不法者，輒以聞！”因問榴曰：“官吏皆欲抗我命，何也？”對曰：“今僧徒僕隸有所欲，皆托左右受宣旨。官吏若不問是非而從之，民弊可勝言哉！且人臣豈欲抗其主？人主而屈於臣，所以爲盛德。”王然之。舊制，凡命令徵求，必下宣旨。王自即位以來，宣旨數下，州郡疲於迎命。榴建白：“小事不足煩宣旨。宣旨所至，必焚香迎命。請令承宣奉王旨爲書，署名紙尾，謂之宣傳消息。”於是消息蜂午，州郡苦之。

王謂榴曰：“予聞諸武臣言，‘軍旅之事則委之我輩，至如按察、守令、臨民之任，只用東班。我輩不得無憾。’今欲交差，何如？”對曰：“武人有吏才、知民事者蓋寡。如有才兼文武、寬猛相濟者，宜勿限東西以授。”王納之。

榴言於辭朴卿曰：“養鷹者日殺人家鷄犬，宜移養遠地。”卿語鷹坊李貞曰：“大家以鷹鷂故，多取衆謗，盍養之他所？”貞許諾，令尹秀養于安南。一日，王與達魯花赤觀獵。榴語人曰：“始謂尹秀輩以鷹鷂市寵，今乃知王自篤好也！生拔鶻鵠腹背毛而放之，縱鷂啄食，觀以爲樂。此非篤好，其忍視耶？”有散員田裕訴王曰：“臣昨捕鷂過安東，司錄金琔曰：‘鷹坊已罷，何爲到此！’待之甚薄。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。”王怒謂榴曰：“何損於宰相而禁之乎？必使按廉罷琔任。”對曰：“裕籍捕鷂侵擾百姓，聞殿下解縱鷹

鷚，自恐得罪，言此以試上意耳。”王然之。

乳媪子内侍郎將黄元吉，以其科田磽薄，白王易郎將韓貞甫科田。槢言：“元吉雖無此田，不至貧乏。貞甫惟禄是資。豈宜奪彼與此？請各復其舊。”從之。

槢上時務十餘條，王覽畢，挼而擲之。槢耿介，恃王寵任，政令有不合者必争之，多所裨益。内僚請謁，一皆杜絶。内僚常切齒，遂諷王殺之。年三十九。臨死曰：“吾以兄故死。”人皆惜之。

權宜　蔡謨　李德孫

權宜，忠烈時人，性險佞。每依内僚求使四方，酷刑厚斂，民甚苦之。與承旨廉承益善，承益薦爲慶尚道按廉使。宜依勢無所顧忌，奪晉州人鄭延愛妓。延有勇力，走及奔馬，直入宜寢所，負妓而逃。宜繫其母。延自詣獄，宜殺之。

元使也速達因征日本往慶尚，還謂宰相曰：“南民糶貴，皆有菜色。貴國多遣别監，專尚苛暴，枉刑重贖，民多死者。民即天子之民，可令至此耶？”中贊金方慶告王。王曰：“程驛别監李英柱嘗言：‘朝廷以拷椋爲不法，又禁贖銅，誰肯從令？’也速達之言，豈指此輩耶？”方慶曰：“按廉權宜，暴斂酷刑，請罪之以紓民怨。”内僚劉福和素與宜結爲兄弟，請王傳旨曰：“宜遞期已近，其徐之。”承益佯若不與交親，曰：“宜之横暴如此也，誰薦爲按廉？”宰樞皆默然不對。

宰樞復以也速達言告，王令監察侍史閔萱代宜，郎將金義光代英柱，命諸道按廉毋得酷刑。後宜拜正郎。殺延事覺，僉議府劾流海島，罷晉州副使徐寧。

十三年，爲全羅道王旨別監，以能辦供，進授版圖總郎，賜紅鞓一腰、白金十五斤、米十五斛。時忠宣以世子如元，宜獻銀四十斤、虎皮二十張，爲行李之資。忠宣曰："此物皆剝民斂怨，非吾所欲。"遣還其主。宜又與按廉李熙有隙，以熙不謹供進譖，王罷之。

有蔡謨者，平康人，累遷侍御史。忠烈因東征，如合浦，時慶尚道因軍旅飢饉，民不聊生。謨爲王旨別監，厚斂於民，饋遺扈從權貴。又以油蜜遺内竪梁善大。善大不受，執其人以徇。由左承旨進知申事，歷副知密直僉議參理。二十八年，以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。謨嘗爲慶尚道勸農使，多斂細麻布以獻。又賂左右權貴，市私恩。李德孫代謨，稍增其數。後薛仁永又倍尺數。布極細密，民甚苦。王聞之，禁獻細布。

德孫，僕射淳牧之子。累歷監察雜端，按慶尚、全羅、忠清三道，掊克作威，吏民畏之。忠烈朝，拜東京留守。王因東征，道過東京，以德孫能辦供億，加府尹。後爲慶尚道王旨使用別監，剝民膏血以市寵，超授衛尉尹。近侍別監金龍劍題驛壁云："慶尚州道殘民血，染出德孫三品職。"德孫訴王，流之。歷官至知

都僉議司事，年六十一，以疾乞退。拜贊成事致仕。二十六年卒，謚莊淑。

子僎，官累贊成事。初，僎妹壻宋璘黨於王惟紹，離間王父子。僎寄璘書曰："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，毋怵人邪説以自誤！"璘伏誅。忠宣得其書，嘉忠直，授密直副使。

林貞杞

林貞杞，元宗朝登第。昧學術，有吏能，爲長興副使。值其父允蕤大祥，當至京，恐失職，依内僚請在任行祭。尋以娶盧進義之女爲貳妻，坐免。忠烈時，除正郎。監察侍史金弘美、左司諫李行儉等不署告身。貞杞附鷹房，以王命督署，弘美等不從。貞杞訴王，流海島。未幾，爲全羅道王旨使用别監，務苛暴聚斂事權貴。欲悦衆弭謗，令新島句當使韓允宜漕運豪家田租與内庫米，並到禮成江，凡八十餘艘。其奸狡如此。由是譽言日至，寵幸益隆。時慶尚道按廉閔萱專擅啓事，以媚於王，人謂"内按廉"。王同日賜貞杞及萱帶紅。人語曰："如今邑宰紆朱紱，盡是生靈血染成。"指兩人也。以王旨使用别監，仍爲全羅按廉。時權瑞精按慶尚，黄守命忠清，崔崇西海，鄭良佐交州，金仁琬安集東界。貞杞姦，瑞精暴，良佐愚而貪，崇佞而愖，仁琬浮虚少實，守命枉直相半。時之任用如此。

貞杞進橘二株，用十二牛曳入宫中。路遠，累日而至，柯葉皆枯。貞杞亦知不可用，但欲媚王，獻之。貞杞以白粒一舟遺承旨崔守璜，不受。貞杞慚怒，以其米賂權貴，即代守璜爲承旨，時人鄙之。

嘗掌監試取士，命賦題曰："太宗好堯舜之道，如魚依水，不可暫無。"以"好堯舜道不可暫無"爲韻。諸生曰："韻中六字皆則音。"貞杞慚，改曰："堯舜之道如魚依水。"諸生又曰："韻中五字皆平音。"貞杞大慚，又改曰："好堯舜道如魚依水。"貞杞初爲試官，享王珍膳花果，豐侈無比。酒酣，貞杞起舞，王歡甚。故事，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三日。厥後，先試期享王，謂之"品呈"。蓋以宴品先呈于王也，後遂爲例。十三年，拜副知密直。明年，加監察大夫，卒。

時有宰相洪休女，寡爲尼，喜言人短。公主欲聞外事，令出入卧内。公主聞貞杞死，愴然。尼曰："貞杞之死，不足怪也。以血成身，其死宜速。"謂剝民血以立其身也。公主變色。

萱，平章事令謨四世孫，累轉衛尉尹，爲全羅道指揮使。承旨缺，萱及李德孫、權宜皆附内僚求之。王難於取舍，手書籌，令三人探之。萱得焉，遂拜右承旨，進副知密直司事，遷都僉議參理，改知都僉議事。

王欲改嫁忠宣妃韓國公主，遣萱齎表如元。萱告中書省曰："東京人金天錫，久留本國，多行不義，姦詐回譎，離間王父子。"於是中書省移咨征東省，勒還

東京。天錫遂與萱有隙。一日，王坐行省，天錫厲聲曰："閔萱以宰相構虛事，交亂彼此，離間王父子，莫此爲甚。天錫作何等事，使我殿下父子不和耶?"其言辭舉止甚倨傲，無復君臣之禮。萱復拜參理，陞咨議都僉議贊成事。後忠宣以萱進改嫁表流之。忠宣二年卒。萱起於刀筆，與世俯仰。

朱印遠

朱印遠，悦子也，忠烈朝登第，累遷慶尚道按廉使。時正郎宋洪、少尹辛需亦按諸道，宰樞以皆非人望駁之。王怒，不聽。印遠貢細黄麻布二籠，王開緘，令左右争取以爲戲。宰相言："朱印遠重斂，諂事左右。又惡聞烏鵲聲，常令人操弓矢嚇之，一聞其聲，輒徵銀瓶，民甚苦之。宜罷其職。"王欲以金貂代之，宰相曰："貂曾爲龍山别監，侵漁百姓。及爲安東判官，坐贓流海島。若以貂代印遠，是以暴易暴，甚不可也。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黄麻布。紡績於女工最難，村婦安能細織?必求諸京。價貴難買，民將不堪。且帝諭曰：'事体有未便，民情有未安堵，其審圖之。'請亟罷。"王納之。既而以貂爲忠清道按廉，印遠竟不罷，細布貢如舊。時有内僚從容白王："聞諸道路曰：'宰臣朱悦無子，天道無知，豈不信然?'"王曰："不有印遠乎?"對曰："悦清直絶倫，印遠貪邪無比，故云然。"王大笑。尋爲其道勸農使。宰樞言："印遠虐

民，不可用。”宦者李信嘗降香慶尚，具知印遠貪污以聞。至是，命信與左承旨趙簡、宦官柳允珪，往都堂與印遠辨詰。信曰：“印遠嘗待我甚厚，感恩則有之。然供億之費，皆民膏血。又吾歸自開骨山，道見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。問之，則皆曰‘避朱按廉暴虐’也。”允珪又列印遠所賄物於前，曰：“此亦君之所横斂也。”印遠俛首不能對。官至三司左尹。子暉。

時有太僕少尹李桂材者，暴斂類印遠。以旌善別監，兼東界安集使，務侵漁，以市私恩。東界多産崖蜜，桂材不時徵斂，瀝取無遺。蜜蜂無以自養，蔽天飛去，墮海而死。

李英柱

李英柱，父應公。英柱初爲僧，後歸俗，娶良家女，生一子。爲管城縣令。忠烈爲世子，聞鞋工金准提之妻美，納之，時有身已數月。及生女，養於宫中如己出。英柱棄其妻娶之，時稱國壻。及忠烈即位，以内園丞超拜郎將，出入宫禁，權勢日熾。多行不義，流毒中外，人謂之“英柱難”。爲人物推考別監，白王曰：“大臣及内僚多置田莊，爲逋逃淵藪，乞徵銀布，以充國用。”且疏姓名以進。王大怒，命侍史權宜將鞫之。英柱又言：“聚逋民者，廉承益爲首。”於是承益與諸嬖皆怒，衆謗紛然。王由是惡英柱，遂寢其事。

爲忠清道安集使，選官婢有姿色者五人以進。又聞忠州民丁香多畜銀，酷刑督納。香悉所有，不足，又貸三十餘斤以充之。又爲忠清道。脱脱禾孫侵割驛吏，寧越縣令李恂亦貪暴不法，民甚怨之。有民康允明，乘衆怨作亂，詐稱新皇帝使者，招集無賴驛吏十餘輩，乘傳横行。殺恂及縣吏一人，又將殺英柱。英柱知而掩捕之。累轉軍簿判書、鷹揚軍上將軍。英柱性貪污苛暴，奪占田民。家人嘗運米到江，英柱親往載輸，爲路人所辱。其無恥類此。

金州民大文者，族黨近百人。英柱倚勢，欲壓而爲奴。都官佐郎李舜臣，性諂曲，阿英柱意，舞文爲賤。大文訴王府斷事官趙仁規。仁規考其案，具陳英柱姦僞。王囚舜臣，罷英柱職。僧日英誣告英柱與韓希愈謀反，鞫之，英柱誣服。流海島，未幾，召還。語在《希愈傳》。二十六年，拜密直副使。

李之氐　高宗秀　金儒

李之氐，禮安縣人，以内僚進。忠烈嘗獵于馬堤山，樂而忘返。之氐與文昌裕言："獵騎踐蹂禾稼，民多怨咨，請亟還。"從之。王又取民間家鴿納宫中，之氐與車得珪以爲不可，遂還之。元將征日本，之氐時爲將軍，欲避赴征，遂乞免。時内僚皆受賜田，之氐尤多，又請加賜。忠宣爲世子，謂之氐曰："汝雖無田，亦不乏。"之氐慙而退。舊制，受王旨者必先關承

旨，酌可否，奏而行之。至是，内僚皆先白王，承旨但署押而已。尋除大將軍。有金義光者，亦以内僚拜將軍，銓選甚濫，時議譏之。進同知密直。元授合浦等處鎮邊萬戶府副萬戶、行中書省副鎮撫，賜虎符。歷資政院使、知都僉議事，加贊成事，出鎮合浦。忠宣即位，拜檢校僉議、政丞。王以爲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，乃授之氏爲商議式目都監事，封禮安君，改封承安君。忠肅四年卒。

子實，恃父勢，狂暴甚於猘犬。嘗有國學諸生過其門，實令小奴呼之，至則持梃逐之。有李悦者後，實擊其額仆地，從而蹴踏。諸生欲告之氏，實當門揮劍曰："當殺汝輩數人。"諸生詣世子告之，以之氏故不問。公主聞之，囚實巡馬所，謂王曰："小豎驕横至此，王何不禁？"尋命釋之。

義光，忠州官奴。父壯，附崔怡，義光遂爲其府内豎，官累密直副使。

高宗秀、金儒，亦内僚也。

宗秀，忠烈朝以善吹笛得幸用事，官至三司左史。王表請于帝，授武略將軍、巡馬千戶，賜金牌。後加王京等處管軍萬戶府萬戶，賜三珠虎符。

儒性貪婪傾狡，忠宣惡之，祝髮置八顛寺。及忠烈復位，儒髮而拜將軍，爲慶尚、全羅、（揚）〔楊〕廣採訪使，務爲漁奪，逞欲固寵。民聞其來，莫不痛

憒。歷典理總郎、親從護軍。儒告："護軍朴圭、郎將吴仁贇，嘗使外，潛備船艦資粮，必有異謀。"王命宰樞鞫之，具疏謀亂狀。王大怒，手裂其疏，既而悔之。後元使塔察兒令行省鞫之，圭等果伏。王遣密直高世于瀋陽括人物，儒時爲大護軍，與護軍高汝舟潛以書達忠宣。事覺，王怒杖之。

印侯 承旦

印侯，本蒙古人，初名忽刺歹，齊國公主怯怜口。怯怜口，華言私屬人也。與三哥、車古歹從公主來，補中郎將。忠烈欲拜將軍，令易名。忽刺歹語大將軍印公秀曰："吾與爾善，盍借爾姓?"遂改姓名爲印侯。與張舜龍、車信争起第，極其奢僭。王嘗如元，至虎平縣。縣令將宴王。侯以不先饋己，恚曰："爾用幾羊? 欲以此宴乎?"又川州達魯花赤宴王，王欲賜物。侯曰："川州小邑，可勿與。"王怒，命李之氐賜之。之氐畏侯，竟不與。後有人牽牛而過者，侯家奴奪而槌之。牛主畏其勢，不敢告。又有都將校金希迪者，托侯勢暴横，白晝擊殺判事金碩家奴，流海島。侯即放還。侯之專恣如此。元於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，以侯爲昭勇大將軍、鎮邊萬戶，賜虎符及印，出鎮合浦，全羅、慶尚之民多受其害。有吴仲侯者宰密城，諂事王旨别監蔡謨，决守山縣古陂爲田，欲以賂權貴。侯如合浦，仲侯盛張妓樂，宴舟中。侯與仲侯

巵酒、瓷頭。仲侯戴瓷頭起舞，失脚墮水死。

王嘗謂宰樞曰："國小民貧，旱災滋甚，欲罷鷹坊。"侯曰："鷹坊請於帝而置之，豈宜遽罷？"忠清道按廉黄守命稍不廉，然頗恤民。侯挾憾，以盜官米罷之。十二年，授副知密直，賜籍昇平郡。王聞乃顔大王叛，遣柳庇請舉兵助征。宰樞或云：'請待帝命。'侯曰："父母家有變，奚暇待命！"王從之，練兵將親征，以侯爲中軍萬戶。侯白王，令赴征士卒見人家及道路有馬則取之。士卒争劫奪，千戶高宗秀請王禁之。道聞帝擒乃顔，還。陞判密直，進知都僉議。辭職，尋拜贊成事。哈丹之侵，王召宰樞議備禦。侯曰："上親將出東界，以斷賊路。賊如闌入近境，上入江華，令臣等將兵禦之。"王曰："民惟邦本，予豈先避以撓民心？賊雖長驅而至，予爲三軍之殿，以全社稷。"遣侯禦之。追至燕岐，與韓希愈、金忻擊破之。告捷獻俘，帝以侯爲鎮邊萬戶府達魯花赤，賜玉帶一腰、銀一錠、鞍一面賞之。

王嘗在元，司徒撒里蠻謂世子曰："帝有命，諸王、駙馬各還國，蓋欲鎮安軍民，然後來赴大會。今世子與父王直欲赴上都，父王縱未遽還，世子宜先往鎮撫之。"世子曰："已遣忽刺歹等矣。"司徒曰："忽刺歹，君家一老奴耳。其能鎮百姓乎？"世子不答。

二十四年，改官制，拜光政使，參知機務，尋改重大匡、僉議侍郎贊成事、判兵曹監察司事。初，韓希愈鎮合浦，侯奉使至，與争席。希愈扼其項、跨其

腹，久之乃釋。侯還，白公主，請加希愈罪。公主曰："希愈有功，齒且長。非希愈，誰敢侮汝？其勿復言！"

侯與金忻、元卿謀傾軋之。及公主薨，王相希愈，侯等畏，莫敢發。會僧日英構誣語，謂郎將李承祐曰："希愈等謀不軌。"承祐以告侯、忻，侯、忻等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，千戶石天補及其弟天卿，將軍李茂、朴松堅、元冲甲、韓大莊、俞守大，前中郎將白瑞卿，别將裴仁儉等十餘人，告行省左丞哈散曰："希愈等將殺侯、忻，挾王竄海島。事急不先圖，禍且不測，今已被執，左丞其圖之。"哈散曰："王亦知否？"曰："王豈不知？"哈散密令其子往候王宫，仍謂曰："王若知之，必嚴警備。汝見王曰：'吾父聞有變，恐懼無兵衛，故遣我借兵。'"其子黎明往王宫，宫中闃然，衛士皆臥不起。及上謁，王趣召見，賜弓劍。其子還，告哈散曰："前言乃妄也。"然業已執希愈等，詣王宫請訊之。王與哈散鞫之，不服。因巡馬所。日英逃。王與哈散又鞫希愈等于興國寺，凡五日，惟英柱、仁儉誣伏。又鞫希愈等三日，竟不伏。侯、忻、卿與其黨上將軍姜裋、大將軍金七貂、將軍桓貞、李瑀、少尹閔頔等，以日英逃、希愈等不伏，將如元訴帝。王使承旨金深留之，不從。王謂宰樞曰："侯等之去，西北面都指揮使尹琺飲食之，罪一也；不拘留，罪二也；給貞、頔驛騎，罪三也。宜罪之。"中贊洪子藩唯唯。知都僉議崔有渰曰："殿下且不得留侯，琺安

得止之？宰相入朝者，指揮使其能不飲食之耶？驛騎貞等擅騎，非琔給之也。宰相非人，乃致此事，不罪宰相而罪琔，可乎？”議寢，然琔竟坐罷。王流希愈、英柱于海島，餘皆杖之。

哈散還，帝問希愈事，對曰：“希愈本無異謀，但忽剌歹欲爲益知禮普化王地耳。”王亦遣判三司鄭仁卿、判通禮柳琚如元，辨侯誣妄。元遣塔海、闊闊不花等來，執希愈、英柱、元卿及判密直柳庇、都評議錄事宋之孚以歸。庇乃哈散鞫希愈時譯者，之孚主文案者也。庇還，王疑與侯同心，欲罪之。庇逃，乃罷其職。又罷侯職，奪侯所佩萬户符與王惟紹。希愈復相，有寵，侯憚之，因留元不敢還。及希愈死，惟紹伏誅，侯拜咨議都僉議司事、平陽君，復佩萬户符。

忠烈薨，忠宣嗣位，入朝，侯始東還。王命僉議密直出迎于國門外。後加檢校政丞，賜忠勤輔佑功臣號。三年卒，年六十二。性狂縱貪婪，但善於將命。忠烈與公主數入朝，侯未嘗不從。凡有事奏聞，必遣侯以行。辨金方慶誣得解，復平壤隸本國，侯與有功焉。賜券一等侯。初甚貧窶，及得幸，屢被賞賜，家貲鉅萬。又憑藉勢力，多受賄賂，奪人土田奴婢，無有紀極，人多怨之。及死，至有相賀者。謚莊惠。

子承光，庶子承旦。侯慕科第之榮，令承光赴舉。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舉。承光、瑄俱不學無才，試官阿侯等意取之。承光仕至護軍。

承旦，筮仕，遷歷未詳。元執忠惠以歸，遇誕日，承旦獨與鄭天起詣德寧府賀，百官無一人至者。忠穆元年，拜左政丞。恭愍初，封延安府院君。時權豪奪畿縣公田，承旦所占尤多。辨整都監收其田，仍徵累歲之租，承旦惡之。一日，入侍經筵，請罷都監，王不應，但曰："穿窬夜行，惡月之明。"尋復爲左政丞。百官罷朝賀，當詣王后宮。監察大夫元顗、執義慶千興以王后戚屬故，先詣宮賀。承旦欲令式目劾之，議於同列，四宰李公遂以爲不可。承旦怒，不視事。時監察司不署承旦政丞告身，承旦嗛之。後罷，封延安伯。未幾，以事流于保安，居四年，召還。卒，葬不以禮。有婢妾子完，護軍。

張舜龍　車信　盧英

張舜龍，本回回人，初名三哥。父卿，事元世祖爲必赤。舜龍以齊國公主怯怜口來，授郎將，累遷將軍，改今姓名。忠烈獵于馬堤山，時設道場于壽康宮，大集緇徒。舜龍曰："王奉佛飯僧，又射獵如此，有何功德?"元授宣武將軍、鎮邊管軍總管、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。王遣舜龍如元獻女，求買公主真珠衣。帝賜舜龍雙珠金牌，進副知密直。王與公主曲宴，內人迭起獻壽，贊成事趙仁規佯醉不飲。舜龍曰："何不飲?無乃詐耶?"仁規怒曰："汝輩詐，我則否。"王與公主入內，二人詰不止。舜龍弟三哥欲右其兄，仁規歐

且批其頰；三哥攘臂而進，左右解之。二十三年，以僉議參理卒，年四十四。舜龍與印侯、車信爭權，競爲奢靡，起第宅極侈麗。以瓦礫築外垣，狀花草以爲文，時稱“張家墻”。其第與起居郎吴良遇家隣比，舜龍欲奪之，不得，夜率無賴人壞其垣墻。子將軍芸，豪奢不檢。嘗於八關會，直上五鳳樓，手取案上橘柚。因而失儀者多，王不悦，乃罷。

車信、盧英，亦怯怜口也。信，初名車忽觧，本國人。嘗没入于元，居燕京，其母夤緣得乳公主。及公主釐降，遂爲媵臣。累遷上將軍，官至贊成事。初，興王寺婢年未五十者，托信求免役寺，别監李源執不可。信毆源，源詣宫門訴之。王怒召信，數之曰：“别監，吾所命也，汝何毆耶?”顧謂信母及印侯、舜龍曰：“汝輩之言，吾皆勉從，今汝不法何至此?”遂囚信于街衢所。

英，初名式篤兒，河西國人，官至將軍。嘗以事如元，未還而死。性温厚聰敏，頗知書，非印侯、舜龍之比。

曹允通

曹允通，耽津縣人，以碁知名。又善玄鶴琴，所製别調行於世。元世祖召與南人善碁者試之，允通輒

勝。帝許乘傳隨意往來。忠烈時，遣使召允通挈家入朝。帝問曰："世傳人參産汝國者嘉，汝能爲朕致乎?"對曰："臣若管其事，歲可得數百斤。"帝賜傳遣之。自是，允通歲巡州郡，發民採之。或小有朽敗，或非地産、未及期者，輒徵銀幣，以營私利，民甚苦之。王遣張舜龍奏曰："曹允通奉聖旨採人參。人參唯産東北界，允通强令諸道民就産處採納，臣請隨所産處以時採貢。"帝又命允通管東界鷹坊。王亦賜紅鞓。官至贊成事致仕，卒。

高麗史一百二十四

列傳卷第三十七

嬖幸二

尹秀　尹吉甫

尹秀，漆原縣人。父養三，爲無賴行，棄市江都，因號其地爲“養三歧”。秀，元宗朝拜親從將軍。時同知樞密趙璈夜召秀謀誅林衍，秀諾。璈遷延不發，秀懼，以其謀告衍。衍殺璈。初，秀舅隊正宋義隨使如蒙古，知蒙古將加兵于我，逃還以告，得遷都江華。以功，累遷樞密副使致仕。至是，復都舊京。義懼蒙古詰前事，秀亦懼追理殺璈之故。二人相與謀，挈家投頭輦哥，叛入蒙古。

忠烈之在蒙古，爲禿魯花也，秀以鷹犬得幸。及即位，秀自瀋陽挈家還。管鷹坊，恃勢縱惡，人以禽

獸目之。嘗如元獻鶻還，言帝以鷹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，凡屬鷹坊者，勿使侵擾。且令朴義掌之，以秀自請也。未幾，帝遣鷹坊子郎哥歹等二十人，往慶尚道河陽、永州之地，以秀及元卿伴行。又以秀爲全羅道鷹坊使，卿、義、李貞爲慶尚、忠清、西海道王旨使用別監。初，秀等分管諸道鷹坊，招集逋民，稱爲“伊里干”。伊里干，華言聚落也。按察及州郡牧守小忤其意，必譖而罪之。故伊里干人肆毒良民，無敢誰何。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，秀等恐王聽之，諷王奏帝，各受聖旨，鷹坊牢不可破。又假使別監之名，其權益重。自後，秀、貞、卿、義每分遣其屬，稱捉鷹別監者，不可勝數。所至擊鮮飼鷹，民間鷄犬殆盡。

秀官至軍簿判書，鷹揚軍上護軍。一日，三角山僧夢一老父邀至其家，謂曰：“我龍也。昨日吾兒化爲鵠，遊大澤中，尹秀射殺之。”僧寤而異之，告南京留守王昖。昖詣秀問之，果其日獲緇鵠，其大異常。尋暴得疾，起立奮拳撞墻壁，大叫曰：“狐兔麞鹿，胡噉我肉！”遂死。子吉孫、吉甫。

吉甫善擊毬。元仁宗爲太子，吉甫因宦者伯顔秃古思，得出入東宫。由是，忠宣亦寵遇之，授中郎將，言無不從。時淑妃得幸于王。順妃之女伯顔忽篤入侍，太子謀辱。淑妃訴，太子令淑妃赴都。王患之，吉甫白太子，乃止。王喜謂吉甫曰：“汝宜繼乃父爲班主！”吉甫辭曰：“臣年少，請授臣兄。”乃拜吉孫鷹

揚軍上護軍，吉甫大護軍。後吉甫忤伯顏禿古思，失職東還，尋貶務安監務，起爲合浦鎮邊使。子桓，自有傳。

宋義，子和。義之叛入也，和泣諫不聽，至中路逃歸。義告頭輦哥，追還之。和少習騎馬，擊毬弄杖，妙絶古今。帝甚歎賞，謂左右曰："若非神助，則是幻術。"康守衡曰："致高麗入都江華，抗拒王師，義之所爲也。今高麗出陸，義懼罪來耳。"由是，義貧困失所。和益怨其父，請帝，挈妻東還。元宗喜，擢爲御牽龍行首，至中禁指諭。以其母賤，限職三品。後義亦還。

李貞　金文庇　李玶

李貞，本賤隸也，常屠狗爲業。以勇力聞，見愛於金俊子柱。及柱敗，逃免，爲忠烈乳媪女壻，遂有寵。管鷹坊，多聚無賴之徒，流毒郡縣，國人皆惡之。累遷將軍。貞自元還，謂王曰："帝問：'國王馳馬放鷹熟乎？'"貞欲使王數遊田，故有是言。尋辭職，避日本之役。國制，伶官限七品。貞愛伶官金大直女，諷王授大直祇候，賜犀帶。王幸壽康宫，貞設宴，迎于道。先散栗林間，手自拾，煨以獻，王悦。官至副知密直司事。貞以鷹犬得幸，不數年，驟登樞密。賤隸之濫授大官，未有如貞者。子郎將琨，張舜龍之壻，與宫人無比私。事覺，將殺之，以舜龍故，流海島。

有金文庇者，家世單微，以勇力聞，爲夜別抄指諭。忠烈時，積官至軍簿判書。初，趙文柱欲誅林衍，召文庇議。久未發，文庇懼謀洩及禍，乃告衍。衍殺文柱。文庇常燎狗，破竹刮毛而食之。及得疾，遍體皆癢，使人以竹刮其身至死。

李玶、張公、李平者，亦忠烈時人。玶好勇，善騎射，官至將軍。常以養鷹遊獵爲事，生捕鳥雀，去其毛，嚼以飼鷹；或割生鷄，留其半而飼之。王之好獵，皆玶導之。及死，如鳥㸃狀者遍體。公、平以鷹犬得幸。王使公、平養鷹于宮園，日必再至。公、平殺民間鷄狗無算。直史館秋適嘗候平，聞苫裹有聲，發視之，生狗割一脚矣。

元卿

元卿，傅子也。性豪奢，好射御，不喜儒。忠烈朝累遷中郎將，爲三道人物推考別監。忤公主旨，公主怒杖之。全羅道巡撫使幕僚李贇，道見驛馬馱物如京者，詰之，乃鷹坊人私物也。贇繫其人，輸其物國庫。卿譖王曰："李贇見進鶻者，罵曰：'安用此爲！'撲殺其鶻。"王怒，流贇海島。未幾，尹秀白王，釋之。王置鷹坊都監，卿與朴義爲副使，由將軍轉大將軍。印侯以公主怯怜口驟登宰輔，權傾中外。卿欲籍侯勢，以子善長娶侯女，自是黨於侯。好生事，爲國

害。進右副承旨，陞副知密直司事。時卿兄珝位在卿下，卿白王曰："兄弟同爲宰相，弟居兄右，心所未安。"乃改卿爲三司使，珝爲副知密直。後拜中京留守，果毅軍都指揮使。以同知密直司事卒。卿幼習蒙語，屢從王入朝。世祖常呼之曰"納麟哈剌"，以其應對詳敏、舉止便捷，故曰"納麟"；鬚髯美黑，故曰"哈剌"。嘗受元命，爲武略將軍、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，帶金符。

朴義

朴義，密陽人。以鷹犬嬖於忠烈，累遷將軍。先是，密城人趙阡殺守應賊降，密城爲歸化部曲。義賂左右，白王曰："密城大郡，貢賦甚夥。降爲部曲，無鎮撫者，恐其民流散。"乃置蘇復別監。義常養一鷂，郎哥歹曰："鷂尾羽十二者罕，此十四。若獻帝，必厚賞。"義隨郎哥歹如元獻之。及還，自言帝有命以己爲大將軍。王獵于安南，義獲一鵠以進，王大悦，賜衣。忠宣爲世子，嘗謂義曰："每以鷹犬從臾吾君者，此老狗也。"義慚赧。後忤公主旨，流海島，籍没家産。未幾，拜右副承旨，歷左僕射、副知密直、同知資政院事。忠宣即位，加僉議贊成事，封密陽君。忠肅八年卒。義富而吝，初欲以黄金二十錠、銀三十斤爲忠宣施佛寺，義死，子正尹惟正私用之。忠宣囚惟正于巡軍，徵金二十兩、銀七十斤、銀瓶六百、布千匹、奴

婢三十口、田二十結。

朴景亮

朴景亮，初名瑄，抄奴祿大之子，忠宣趙妃姊妹之壻。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，譖于元。元遣使治之，景亮亦被執如元，遂籍其家。後累歷軍簿判書，權授密直副使。忠宣賜景亮鞓帶，又教曰："大德七年春，奸臣佞竪至行在香水園，謀不利於孤。朴景亮、劉福和、洪詵、許有全、李連松、姜融、李珍、李蒨、趙通等，奮義忘生，力沮奸謀，忠勤特異，宜別錄功用之。景亮親子及堂兄弟姊妹，至于子孫，並爲良。"又以其族抄奴金泰補南海縣令。泰，元嬖宦李淑友壻也。國人言："自今抄之路開矣。"遷僉議評理，從王如元。李思溫、金深以爲王之久留京師，實由景亮等爲之腹心，言於徽政院，繫獄。語在深傳。忠肅時，封興禮君。忠宣奉香江南，景亮與遂安君李連松等從之。行至金山寺，元遣使急召王，令騎士擁逼以行。侍從臣僚知伯顔秃古思用事，恐忠宣不免，皆奔竄。景亮、連松皆仰藥死。

全英甫

全英甫，本帝釋院奴，治金薄爲生，元嬖宦李淑之妻兄也。淑嘗黨於王惟紹，謀廢忠宣。及忠宣誅惟

紹，乃籍英甫家，流遠島。初，忠烈授英甫郎將，諫官不署告身。及忠宣復位，二年，拜大護軍，即署之。時人語曰："聞者人言：'小王立政必公。'今既免英甫罪，又授大官，何私如此?"英甫嘗爲資贍司使，多竊銀幣，王以白元恒，嘗知讞部監選軍，有能名，命勾較諸司契卷。元恒究問英甫不置，英甫甚怨之。會元恒杖殺司僕令史，英甫訴王，流元恒靈興島。忠肅時，授密直副使，累轉知司事，兼大司憲。臺官閉門不署告身。後改評理，陞贊成事，又拜三司使。忠肅之留元也，瀋王暠謀奪王位，奸臣交構。王遣朴仁平謂宰相曰："昔有小廣大，隨大廣大渡水。無船，謂諸大廣大曰：'我短小，難知深淺。君輩身長，宜先測水。'咸曰'然'。入水皆溺，獨小廣大免。今有二小廣大在吾國，全英甫、朴虛中是也。置我禍網，晏然坐視，何以異此!"國語假面爲戲者謂之"廣大"。英甫嘗壓良人一百六十人爲賤。事覺，整治都監決還本籍。忠穆四年死。

康允忠

康允忠，本賤隸，始事忠肅，拜護軍。嘗强淫郎將白儒妻。監察司鞫問，具服。請罪之，不允。監察、僉議、典法交章極論，留中不下。監察司累日不視事，乃杖流海島。曹頔之亂，侍從忠惠有勞。錄勞爲一等，授密直副使。時王求四件奴婢甚急，允忠與閔渙主之。

遷僉議評理，出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尚三道問民疾苦使。閔渙分遣惡少，諸道誅求無厭。允忠執送惡少，囚巡軍。忠穆朝，拜贊成事。

初，趙得球從王煦如元。煦與得球議整治事，得球曰："允忠在幼主之側，納君於邪。苟欲整治，宜先去之。"允忠聞而銜之。及煦與金永旽以奇三萬死，不克整治，欲如元奏帝，允忠恐得球圖己，誘王貶于耽羅。時德寧公主盛年居中，允忠與裴佺出入得幸，秉政權，作威福。有人貼匿名榜于監行領云："贊成事康允忠，以一宦者、一侍女通媒君母，恣行淫亂，得寵于内，與河有源沮整治都監。若誅此兩人，國無患矣。"密直印瑺，贊成權謙、李壽山言於院使高龍普曰："允忠通乎君母，罪惡貫盈。今允忠聞院使來，白王曰：'龍普謀陷先王薨于岳陽，今得罪而來，王何必待以厚禮？'"龍普聞而憾之，謂允忠曰："爾爲内臣，恣行無禮，何哉？自今毋昵于内！"允忠懼，謝病不出數日，賂龍普母以請。龍普對允忠語瑺等曰："今欲辨康贊成事，公等毋隱前言！"瑺等相視默然。龍普陽詰之，顧謂允忠曰："公宜復視事。"會王率百官迎詔，允忠遂扈從。

金倫、李齊賢、朴忠佐等上疏曰："孟子曰：'不仁者，可與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災，樂其所以亡者，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？'其有欺君罔民，不憚天下之公論，不畏天下之大法，則不仁之大者也。與之言尚不可，况信之任之乎？竊見康允忠，起自賤

隷，得幸先王，奸諂荒淫。既經杖斷，宜畏法以退藏，猶匿過名，復貪榮而冒進，百端逞欲，一代肆凶。先王所以詔獄就徵，岳陽反葬，允忠一賊，實是根株，閔渙九人，只爲枝葉。積釁專歸於上，狡謀獨免其身，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。臣倫等俱抱願忠之志，不勝疾惡之心，謹疏其罪以聞：蓋允忠者，强姦金南寶之妻，又姦白儒之妻，累經杖斷，身帶瘢痕。冒受征東員外，仍兼僉議贊成，豪横不法。現有三妻，又娶故密直趙石堅服喪妻，據有石堅家産。又至正六年，天子命王脱歡、金那海整治本國弊政。脱歡因言：'前代之事，允忠實爲禍根。當先黜退，可以整治。'允忠恐懼，潛用譎謀，紿那海，抑脱歡，以誤整治之事。又至正七年，天子復命脱歡等整治。殿下召脱歡等宰臣、耆老，議所以奉行者。耆老以爲：'聽斷田民之訟，只爲整治之一事。必先整治選法，中外之官，各得其人，令監察舉劾非違，然後可以上副帝意。'允忠方爲政房提調，恐失其利，且怨王脱歡前言，作色拂袖而起，不以衆論入白。尋用所親安子由等不諳民事之人爲整治都監官，陞脱歡爲領都僉議，實奪其權，焉能整治？脱歡不能舉行十事者，實允忠所沮也。宗廟之事，國之大事。子由攝行太廟，擅以犧牛與願堂僧，使血祀有闕。監察劾論其罪，以其壻李浥爲允忠門客，百計營救，反陞子由爲贊成事。諫官宋天鳳、李芳實、安元龍不署子由謝牒。允忠矯王命，召芳實等，勒令請暇，尋奪其職。且允忠，監傳之奴，安知

流品清濁？乃爲政房提調，擅銓選之權，與奪由己，賄賂公行，門戶如市。專權於國，流毒於民，至使先王存被譴訶，殁稽贈謚。若不舉正此賊之罪，無以追明先王之忠。伏乞轉呈上國，以明前代之事，非先王之過，皆允忠所爲。加此賊兩觀之誅，雪先王萬世之恥。”王及太妃感悟，轉呈于元。恭愍三年，復爲贊成事，尋判三司事。五年，護軍林仲甫欲奉忠惠孽子釋器潛圖不軌，繫治巡軍。辭連允忠，貶爲東萊縣令。八年，殺之。

裴佺

裴佺，興海郡人，其母宮婢。佺爲忠惠嬖幸，累轉護軍，委以機務，歷官軍簿判書。曹頔之亂，侍從有勞，錄功爲一等，封興海君。佺嘗在元，王夜幸佺第，淫其妻與其姊金珸妻。佺與康允忠得幸德寧公主，居中用事。有人作匿名狀，錄佺罪惡，貼版圖門。公主召諸宰相，謂曰：“自今裴佺勿復近侍。”忠定時爲行省理問。元以佺及郎中金永煦、員外郎李元弼等受賕放倭賊，囚鞫之。會赦，免，佺猶在公主宮中用事如舊。時都僉議尹時遇，在王側弄權，人目之曰“尹王”。干謁者不因時遇，則必托佺。及李齊賢爲權省，下佺于行省獄，恭愍宥之。時人憤其曲貸元惡。居十年，卒。子尚絅、尚度、尚志、尚恭。

閔漬

閔漬，密直事頔子也，爲忠惠倖臣，官累代言。又以禧妃之舅，怙勢恣横，人皆疾之。嬖人甯夫金使江陵道，索人參。參貴，所得少，懼王罪己，擅徵職税。還説王曰："臣往江陵，見朝士退居鄉里，病民者衆。臣徵其職税藏州郡，以待上命。朝士居外者，非獨江陵，五道皆然。若從臣計，有利於國。"王納其言。漬從旁從臾，分遣嬖人，諸道徵職税：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，七品以下百匹，散職十五匹。人聞令下，或挈家登山，或乘舟而遁。於是焚山澤而索之，禍及其族。政丞蔡河中等請罷職税，王欲從，漬又勸之，徵税益急。慶尚道有散員同正者，貧甚，賣盡資産不充額。其女痛父受苦，斷髮貿布以納，與父皆縊死。又徵船税，雖無舟者亦被其害。後東界存撫使崔昌義白王，罷五道職税，盡還其主。

漬又建白，求取人"四件婢奴"甚急：曰寄上，曰投屬，曰先王所嘗賜與，曰人相貿易者。王使漬及康允忠等主之。於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，皆奪而置之北殿，使紡績如平人家。權準、奉天祐、權適家尤被其害。唯賂漬者得免。

漬又分遣惡少諸道，或收山海税，或徵巫匠業中貢布，民不堪苦。康允忠爲問民疾苦使，執送惡少，囚巡軍。王怒，黜漬。未幾，召之，復得幸焉。

王嘗使渙及朴良衍、金善莊等監督新宮役。王怒稽緩，杖渙等。於是人家寺院、材瓦礎砌，靡不撤取。及王被執于元，印璫以檻車載渙等九人如元，流渙于辰州路。後還國，拜同知密直司事。紅賊之亂，渙爲元帥，以殺總兵官鄭世雲與李芳實等伏誅。子輻、軾。

尹碩

尹碩，善州海平縣人。父萬庇，官至副知密直司事。碩忠宣時爲别將，元使至，以盞人立王前。元使傳帝旨，令兩王子入侍。碩聞之，默自念："吾當從弟。"歸告其父，父曰："兒計失矣！所以從王子者，爲後日計。兄在而弟先有國乎？"碩曰："吾亦知其然。然吾見少則敬心生，見長則否。此所以決吾策也。"遂從之。長早亡，少即忠肅也。及忠肅即位，授護軍，爲王嬖幸，累遷代言。

僧松戒嘗有穢行，見黜於其徒。以其妹與碩。碩薦於王，由是與碩俱見寵，出入無禁。碩巧言令色，善逢迎，妬賢嫉能，顛倒是非。忠宣恐其誤國，諭王斥之，貶于金海。後與孫琦附曹頔、蔡河中，觀望生事，爲國害。官累同知密直司事。元欲立省于本國，碩與金怡、李凌幹等奏于帝，議遂寢。論功爲一等，轉僉議評理，封海平府院君，拜政丞。王有疾，不親除授，碩與代言奉天祐等銓注於其第。

碩性急，數罵辱嬖人，嬖人多怨之。贊成事林仲

沆與碩有違言，碩以馬策抶之。嬖人白王，王怒，下碩巡軍，杖之。忠惠初，改中贊，加壁上三韓十字功臣號。忠肅復位在元，遣閔祥正、趙炎輝、蔣伯祥、仁守等，下碩及宰相孫琦、金之鏡，上護軍裴佺、吴子淳、康庶、朴連，代言李君核、尹桓，大護軍丘天祐，護軍崔安壽、金天佑，郎將盧英瑞等于巡軍，皆忠惠嬖幸也。伯祥鞫碩以四事，曰："王之朝元也，汝勒止行邸錢粮；前王與小人亂政，汝爲相不言；又與前王謀叛上國；又與内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。"乃囚其子之彪、之賢，奪之彪告身，杖流海島。又流孫琦等二十餘人。後數月，頔黨有訴寃於元者。元遣客省大史都赤來，囚伯祥、仁守、祥正、炎輝于行省，釋碩等囚，召還琦等。忠惠復位，又拜左政丞。曹頔之亂，侍從有功，賜鐵券。

忠穆時，御史崔濡强淫碩婦。碩訴于元，托元嬖宦高龍普，受鎮國上將軍、高麗都元帥。御史臺彈之，發還元籍，流于海平。卒，葬以庶人。

之彪，官至知門下省事，封海平君，謚忠簡。性寛厚，不立崖岸，略通蒙古語。子寶，大護軍。寶子可觀，自有傳。

孫琦

孫琦，本商人，爲忠肅倖臣，累遷大護軍。以侍從勞，賜田及臧獲，由總部典書陞知密直司事，賜推

協誠輔功臣號。王見讒留元，奸臣附瀋王，謀竊王位，琦能忘身辨理。王復位還國，賜鐵券，加推誠守義佐理功臣號，拜僉議評理，進贊成事。後王還自元，次平壤。琦與萬戶曹碩、政堂文學朴遠、大司成張公允等，沿大同江携妓縱樂。王命衛士執琦等，反接，囚巡軍。恭愍以王弟入朝，琦從之。及即位，封平海府院君。尋以政丞致仕。

鄭方吉　林仲沇　姜融

鄭方吉，登第，累官判典校事，轉成均大司成，入密直司。忠肅見留于元，方吉與韓宗愈等會百官旻天寺，爲書請還王，又請執送誣訴本國者。後拜僉議政丞。時盜發金馬郡馬韓祖武康王陵，捕繫典法司。盜逸，方吉欲劾典法官。贊成事林仲沇沮之，曰："賊繫獄二年，無現贓，死者多矣！"方吉曰："吾固知發塚人多金。"且云："潛用巨濟田租者誰！"屢罵辱之。仲沇慚恚，移病。人以方吉言爲是。時方吉年七十六，王賜以杖，代金台鉉權行省事。

忠惠在元襲位，忠肅將如元。至海州，方吉與贊成事姜融、前評理金元祥白忠肅曰："今王之位，殿下與之。宜誠心事殿下，反如仇讎。殿下之臣皆褫職，唯以義成倉屬殿下，供億不給，辱莫大焉。又與龍山元子不友，勢不可兩存，請殿下與元子入朝。"曹益清力陳不可，忠肅嘉納之。然以方吉言，猶未能自安。

仲沇，嘗與議郎曹光漢、應教韓宗愈參銓注，官至贊成事。嘗與蔣伯祥攝征東省事。忠肅嘗謂仲沇曰：“卿亂我之政，人目曰林、權。”有鄭權者，曾典銓選，多受賄賂，故王比之。

融，本姓名康莊，其祖晉州官奴。融忠宣時拜内府令。妹爲巫，食松岳祠。大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，融不可。直邦罵融曰：“汝是官奴，何驕乃爾?”忠肅賜端誠協戴功臣號，累陞贊成事，封晉寧府院君。忠定元年卒。

子千裕，婢妾出也。恭愍以其妹爲元丞相脱脱寵姬，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。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。

申青　朴青

申青，一名松，多仁縣伐里驛吏。嘗入元，爲瀋王暠從者，得幸。及忠肅如元，館於瀋邸，青得見，由前散員授護軍，累遷上護軍。及忠肅倦勤，青假威用事，勢傾一國，無忌憚，與朴青、李青齊名，時號“三青”。忠肅每言忠惠過失，從臣曹益清、尹桓謀去忠惠所狎惡少輩。以上護軍吴子淳、大護軍洪瑞與青善，遣二人與青共圖之。時青爲巡軍千戶，稱奉旨執其惡少之尤者宋八郎、洪莊等囚之，栲掠甚嚴。忠惠欲其疏放，屢召青，不至。忠惠憾不置。

忠肅薨，忠惠立，令權省洪彬囚青于理問所，命

耆老府院君權溥等疏青罪，告行省曰：“木有蠹不除則萎，國有盜不去則危。故孔子爲政七日誅少正卯，所以除國害而安民心也。今有内竪申青者，起自微賤，冒受官爵，擅權自恣。不畏朝廷之制、本國之法，鬻官賣獄，中外憤怨，望加責罰。不幸先王棄世，嗣王居憂，若不陳告省府，衆情鬱抑，無處可申。伏望亟正其罪，以一戒百。青本驛户，變名逃役，冒受大職，罪一也。青將遠近親屬除免站役，又影占人户，聚作莊舍，私其貢役，罪二也。本國風俗，無問尊卑，大忌家長方位，如有犯動，必致病疾。青今年正月，就先國王宫裏，暗堀大樹。正值先王行年方位，因而不懌，以致大故。先王嬰疾二十餘日，青居中沮遏，他人莫得近前。又不報公主及嗣王，其意難測，罪三也。青矯先王旨，勒取人金，不與其直。又盜德泉庫布一千八百匹，義成倉布二千四百五十匹，寺社田二百六十餘結。自餘取人田民，不可勝紀，罪四也。令親屬擅乘驛騎。械繫多仁縣吏黄仁贇，奪其奴婢一十七口。恐嚇檢校裴尚書，别將宋全，令同正朴得侯、李均、吴天世等，逼淫其女。其餘難以盡數，罪五也。令親屬率二百餘人，執金化郡吏文世、益守等五十餘人，壓良爲奴婢，毆殺文世及丁延妻。典法判書安軸、監察執義尹奕、持平李敏等守正，不聽其言，青矯旨囚巡軍，百計侵擾。罪六也。家起大樓，金畫其壁，朱髹其楹，奢僭類此。罪七也。凡其所犯，或在赦前；恣行不悛，迄至于今。不敢不告。”行省錄其書，授金

永煦，呈中書省。永煦妹壻别哥不花，時爲平章，於王兩姨兄弟。故賜永煦鈔一百錠、綾一十五匹、紵布三十匹，遣之。移囚青巡軍，遣宋明理、宋八郎以糞塗青口。既而籍没青家，撤其樓，輸材瓦於崇教池。恭愍時，授平壤道巡問使，官累工部尚書，樞密院副使。

朴青，一名松，素微賤，以養鷹得幸忠肅，累遷上護軍。以罪收賜田，屬興善宫。後爲密直司使。其妻嘗與族父李臣桂通，青刵兩人，告監察司鞫之。

王三錫　梁載　曹莘卿　崔老星　尹賢　安珪

王三錫，本南蠻人，性狙詐輕躁，無才術。嘗隨商舶至燕，糊口於人。忠肅在元，三錫因幸臣求見，王悦之，遂從王東還。以醫術媚王，得近幸，寵眷無比，稱爲師傅。妬賢嫉能，賣官鬻獄，至於庭辱臺官，王不悟。三錫以陰陽幻術勸王幸漢陽富原龍山，久留。公主在龍山生元子而薨。時有飛書云："禪師祖倫、師傅王三錫，誘王久留龍山濱海下濕之地，使公主免身氈幕，遘疾不救。若達帝聰，二人之罪，在所不赦。"三錫嘗爲儒學提舉，欲塑文宣王像，成均館閉大成殿不納。三錫譖之，囚博士李喧、學錄申諿於理問所，罷其職。其專恣如此。

梁載，初名將，燕南人。附三錫夤緣用事，朝野疾之。三錫死，載還燕。及忠肅如元，載又與蔣伯祥構凶謀不克，遂諂事王左右，得幸，封佑文君。與郎將曹莘卿掌銓注，交結宦寺，竊弄政柄，請謁盈門，賄賂公行，士大夫多出其門。以莘卿爲左代言，崔老星懷義君，申時用大匡元尹，尹賢持平。行錢得官者幾至百餘，王不之覺。載又以所善李閏，屬蔡洪哲、安珪中第。時商賈雜類競依載。以載舅玉天祐與宰相李偰、金元軾争奴婢，總郎尹奕瞻依違久未决。載奪奕瞻，以賢代之。賢即斷與天祐。僉議司會署告身，蔡河中見載所用漢人告身，遂裂去三四紙。

莘卿，嘗爲僧，相風水、賣術爲生。亦因載以進，同掌選，遂以代言帶提學，士林觖望。嘗矯旨，令楊廣道貢物别監申淑獻熊掌、豹胎。淑督索州郡。事聞，王怒罷淑職。莘卿陽若不知。

老星，色目富商，本名黨黑厮，亦因載得封君。載嫌物議，詭書批目云："百四歲老人崔老星。"

賢，尚州人，以典法椽爲時用家臣，得拜典法佐郎。賣獄受布百五十匹，事覺，憲司劾其罪。時批目下已二日，賢與宦官謀寢其劾，收批入内，抹持平李孫寶名，改注賢，不用印。臺官不署告身。賢昏夜乞哀，又托權豪宦寺促署之。

珪，忠肅潛邸時侍學也。家世本平微，無他技，性柔訥，善逢迎。忠肅薦於忠宣，權補典校校勘。忠肅自元還國，百官班迎。忠肅目珪笑之，數引見。忠宣俾擇謹愼者爲王府知印，忠肅乃以珪爲選部散郎，委以銓注。時議非之。後拜代言，仍掌選。累遷政堂文學。卒。

崔安道　李宜風　金之鏡　李仁吉

崔安道，小字那海，其先海州人，徙居龍州。安道母，宮婢。以内僚事忠宣於燕邸，遂通蒙、漢語。後爲忠肅僚屬，錄其勞，賜田及臧獲。與李宜風俱爲忠肅嬖臣。曹頔與許慶争財，安道與宜風右慶，譖頔。頔方得幸忠宣，譖安道，杖流海島。未幾復見幸，與宜風常在王側，專事報復。

忠肅被譖留元，以安道侍從有勞，加賜田民。王留燕五年，憂悸傷性。及還國，常居深殿，忽忽不樂，不親政事。安道與金之鏡、申時用、僧祖倫等擅權柄，賣官鬻獄，無所不至。臺諫章疏，中沮不啓。時元欲立省本國，安道與金怡等力辨乃止。以功，又賜田民，累轉上護軍。元使買驢來，安道、之鏡自以專恣，恐禍及己，日夜憂懼。及買驢還，喜，益驕。王遣安道于平壤，餽買驢金銀、綾羅、紵布，買驢不受，安道私用之。

又與金之鏡、李仁吉、辛貞、李仲陽、裴佺、李

吉祥、鄭都赤不花等，牧内乘馬三百匹于江華，多所侵暴。民不堪苦，流散殆盡。王獵于平州，安道詣行在，騶從甚衆。王望見，意元使來，驚駭。及至，怒，流于島。安道留旬餘乃行，其傔從尚多，不入配所，遊遍（揚）〔楊〕廣道。時按廉馬季良貪婪，嗜牛肚，民譏之曰"馬食牛"。及安道至，季良及州郡爭勞慰。待遇稍薄，安道輒加鞭撻。忠惠初，召拜監察大夫。

祭酒金右鏐掌監試，安道子璟，年十餘，不學得中試。提學韓宗愈、代言李君侅掌貢舉，璟又中。獻納許邕，正言趙廉、鄭天濡等上書言："安道濫居風憲，子璟乳臭中第，請罪之。"不從，以其書示安道。臺官以璟借述登第，祖母又賤，不署依牒，凡九年。王督省官署之。改同知密直司事，賜協謀同德功臣號。元授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。既而入元宿衛，元授中尚監丞，轉太府太監。尋奉詔還國。有南氏者，忠肅所幸女也，安道與之鏡通焉。忠惠後元年卒，年四十七。子濡、源、淑臣、文丘。

源即璟也，忠定時爲代言，轉版圖判書。恭愍朝，倭焚喬桐甲山倉，源與戰，獲二艘。拜密直副使，賜陳力協謀功臣號。趙日新伏誅，源益有寵，常侍左右。嘗因事杖公主殿饔人八思不花。八思不花訴曰："源捶我，致公主驚墮胎，大不敬。"王下巡軍，命贊成柳濯嚴加訊鞫。不服，貶爲光陽監務。時謂宰相金普妬寵而構之也。元將討高郵賊，召募將卒。王召源還，封龍城君，遣之。時南賊日盛，我軍陷六合，移防淮安

路，源與李權等六人戰死。濡自有傳。

宜風，本元人，善射御。爲忠肅嬖臣，朝夕出入禁闥。年十五，補散員。嘗從王獵，鹿走駕前，一箭殪之。王悦，授別將行首。驟拜總部典書，累陞密直副使。性奇巧，惟務媚悦。招權納賄，恣行威福。愛晉陽妓月娥，夤緣得官者甚衆。祖倫亦諂事宜風，遂近幸，頗與朝政，逞私撓法。

之鏡，亦忠肅嬖臣也，累遷密直副使。王幸白州，元使完者來。之鏡白王曰："完者族黨在本國，完者將欲官之。"王命之鏡及高用賢、奉天祐掌銓注。申時用至政房，罵之鏡曰："今日除授爲使臣也！爾輩鬻官，何不官吾子孫耶？"時失職者皆在庭，時用顧曰："若等無錢，又誰怨耶！"求官者雲集，之鏡等夜匿村舍注擬。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，罵之鏡、天祐曰："爾何壅蔽聰明、專擅除授也！"又大呼曰："無錢者毋求官！"之鏡等不能對。批成，李仁吉擅改于其第。及批目下，用事者争相塗竄，朱墨至不可辨。時有童謡云："用綜布，作都目。政事真黑冊，我欲油之，今年麻子少。噫！不得！"初，之鏡誘王辭位，立忠惠。自以爲功，忠惠不用，之鏡怏怏。忠肅復位，以之鏡背恩，囚巡軍。憂恚（瘦）〔瘐〕死。

仁吉，一名成柱，本商人，亦忠肅嬖臣也。累官

密直副使。與護軍李安争奴婢，毆安，又毆其妻，傷胎。監察司囚仁吉家奴。仁吉至監察司門，伺臺官出，罵辱之。仁吉又以姦諂幸於忠惠。忠肅嘗見忠惠衣冠太侈，訓戒之，且謂仁吉曰："汝真犬豕也!"杖流于島。忠惠中止之。

盧英瑞　朴良衍　宋明理

盧英瑞，忠惠嬖臣也。嘗從王如元，舍於回回家，竊其妻。杖之，遣還。有宦者父與英瑞同名者，除瑞州，英瑞自謂得之，即之任。事覺，杖之。王憐而益幸，授内乘別監。曹頔之亂，元徵王，囚刑部。又繫英瑞等獄。及王復位還國，錄侍從功爲一等，封直城君，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獲。王嘗欲褫人官，授宫人親戚。英瑞白王曰："臣亦欲以是官授人。"王問爲誰，曰："有嘗遺我屋材者。"王笑許之。忠穆初，豐儲倉副使李仁壽、丞李汝就竊倉貨，監察司囚鞫之。仁壽，英瑞姻婭也。以王命沮之，尋以仁壽爲軍簿正郎，謫執義趙淵爲水原府使。後德寧公主流英瑞于光陽。及李齊賢爲權省，流加德島。

朴良衍、宋明理，亦忠惠嬖臣也。良衍，嘗以親從護軍管内乘，潛易良馬八匹。事覺，徵布八百匹，流之。累遷大護軍。

明理，歷官上護軍，每從王微行。王嘗作儺戲，命明理主之。賜布二百匹，役百工，奪市中物以供其費，市鋪皆閉。又勸王起樓崇教寺蓮池旁，爲遊宴之所。王命良衎植花木。王又起新宮于三峴，命良衎及金善莊、閔渙等督役。書雲副正閔瑊季以陰陽拘忌言其不利，王怒毆之。良衎求媚於王，大加營度，點西江人戶輸甓瓦，又令惡少輩奪人牛馬以輸，又發近京諸郡丁夫伐材，浮江而下。人馬絡繹，州郡騷然，農者輟耕。時京城民訛言，王將取民家小兒數十，埋新宮礎下。家家驚駭，多抱兒逃竄者，惡少乘間恣行剽竊。王怒營宮稽緩，責善莊、良衎等曰："若不斷手，十月必受重刑。"且徵賜物及工費。善莊等晝夜督役不少懈，又張榜曰："自宰相至權務，輸材不及期者，徵布五百匹，分配海島。"於是輦材絡繹。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，乃命百官下至胥吏，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，徵鍮銅二斤，人皆苦之。又斂諸道銅鐵，鑄鼎鑊錡釜，納之新宮，民間農器，盡括無餘。王猶怒其稽緩，親杖善莊、良衎、渙。於是，人家寺院材瓦礎砌，靡不撤取。其宮室制度，不類王居。及王被執如元，高龍普捕良衎、善莊等十餘人囚之。明理以與龍普善，故免。印璫檻載良衎等如元，元流良衎于杭州路。

金興慶

金興慶，侍中就礪之曾孫，聰慧便佞。恭愍朝，

選補于達赤，王見而悦之，以爲内速古赤。有龍陽之寵，常侍内寢，未嘗一夕許休沐。數月間，超遷至三司左尹，轉左右衛上護軍，寵愛日深。嘗入直據胡床，王見之怒，使上護軍盧璹拳毆幾斃。後王又以事笞興慶，興慶怒，毆内侍宋良哲，復矯命杖之，拜代言。有上護軍金用輝，諂附興慶，嘗奸高家奴妻，當坐。興慶因誕辰請王赦，遂得免。王寘子弟衛，以洪倫、韓安、權瑨、洪寬、盧瑄屬焉，興慶總之。王强使興慶、倫、安等通益妃。興慶寵倖既極，勢傾中外。嘗以事銜典法總郎楊允發，矯旨召之。允發辭以疾，命巡衛府執致宫中。時方隆冬，裸其身，終夜侵辱。郎將張龍，本判事張海奴也，諂事贊成安師琦，不禮於海，海怒捶之。龍訴師琦，師琦告興慶。興慶白王，令巡衛府捕海，並取契券。海知之，携券逃。繫其處女巡衛府。又興慶從者遇糾正姜隱、金南生、柳沄等不下馬，隱等叱下之。從者訴興慶，乃囚隱等，令憲府罪之。

興慶請以母積善翁主柳氏爲交州、江陵、楊廣三道祈恩使，傳騎至十餘匹，按部、守令競行苞苴。柳尋封辰韓國大夫人。柳受俸廣興倉，米布粗惡，興慶怒，杖倉官于闕外。王以體覆使李傑生輕决河乙沚等罪，殺之。傑生臨刑，談笑自若。人謂：“傑生剛直敢言，嘗忤興慶故。”及興慶愛倡妓小斤莊，恐人竊之，日使其黨崔仁哲伺之。見李成林宿其家，以告。明日，興慶戲之曰：“宰相宿倡家，可乎?”成林變色曰：

"無之。" 由是交惡。白王，出成林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適禦倭軍敗，都巡察使崔瑩希興慶意，欲殺之。成林異父弟廉興邦，亦有寵於王，力救免死，杖配烽卒，斬其都鎮撫池深。興慶當直，使判典校林樸代之，又與安師琦等張樂宴禁中。其無忌憚類此。每出入，騶從之盛，與辛旽無異。

及王被弑，辛禑立。右司議安宗源，門下舍人金濤，補闕林孝先，正言盧嵩、閔由誼等上言："古人云：'大姦似忠，大詐似信。'金興慶不更事無知，惟以年少憸利，荷先王寵眷，超擢高官，得任喉舌。朝夕昵侍，怙權陵僭，蒙蔽聰明，專擅威福，縱肆貪婪。王旨擅傳而不奏，御膳先己而後進。刑政自任，賄賂盛行。用公府之財爲己物，取内廐之馬爲己畜。奪人之妻，陽令離異；受人之奴，陰許扶援。慢罵宰相，縛辱郎吏。以普通佛舍作其馬坊，役七站人馬輸其私米。誘扇群小，恣行不法。虧君德，斂人怨。遠近莫不痛憤，畏威莫敢指斥。使上恩不得下究，下情不得上達。馴致堅冰之勢，釀成前日之禍。蓋起禍者萬生也，而媒禍者興慶也。昔趙高專於秦而卒成望夷之禍，朱异專於梁而俄有臺城之變。今在惟新之朝，宜先正興慶誤國陷君之罪，以快一國臣民之憤。迄至今日，略無譴訶。興慶曾不自悔，所在群聚，謀自安之術，驚駭視聽，沸騰物議。且興慶之縱惡至此者，亦由王伯、安沼、鄭龍壽爲其腹心，相濟爲之耳。請令憲司，明正其罪，以誡後來。" 禑留中不下。臺省請至再三，

禑乃流興慶于彦陽，除名，籍其家，餘皆免官。

初，吴獻聞洪倫等謀，以告興慶。興慶以倫等有寵於王，恐王不信，反爲所害，猶豫未發。及亂作，獻具告崔瑩。瑩遣獻于興慶貶所對辨。興慶謂獻曰："汝尚乳臭，吾薦汝先王，汝反欲噬我耶？"獻曰："吾以倫等逆謀告公，乃所以報公德也。"興慶無以對。遂誅之。

潘福海

潘福海，巨濟人，爲辛禑嬖幸，累遷密直承旨。嘗直禁中，與知申事李存性，戲褫知印尚書高士褧衣，相與諠鬧。禑聞而問之，福海、存性對曰："士褧使酒，臣等不能禁。"禑怒，罷士褧職。後福海陞密直副使。禑畋于西海道，福海從之。至瓮津，禑射豕，豕突觸馬，禑驚墜。福海躍馬直前，一箭殪之，禑得免。自是寵遇日隆，賜姓王，爲子，擢門下贊成事，賜推忠亮節翊戴佐命輔理功臣號。超拜其父門下評理益淳爲右侍中。以福海既爲禑子，同入政府不相避。禑賜福海教曰："遇急遽倉卒之難，然後知出衆之真才；立光明雋偉之功，然後受稀世之至寵。此古賢臣碩輔，所以富貴不離其身，而聲名流於萬世者也。乃祖阜，奉使節而通日本，提文衡而取英材。代有聞[1]人，立

〔1〕 原作閒，據《東文選》卷二十三改。

于朝著，餘慶浸漬，久而大振，其在卿乎！卿材兼文武，立志堅確，移孝爲忠，主耳忘身。丙寅西狩，封豕奔來我前，左右變色，不知所爲，我之安危，在於呼吸之頃。卿躍馬而來，一箭洞其腹，應弦而斃，是卿迓續我命于天也。此雖宗社山川之靈默誘卿衷，然非卿所蘊之忠、所稟之勇，予末小子，何由奉宗社山川於今日乎？若稽典故，錫卿王姓爲義子，陞卿贊成事，所以異其恩數，勸其忠勇也。拜父侍中，所以勸其忠義也。"

福海嘗從禑田，墜馬，禑以所乘馬與之。福海娶林堅味女，後又娶典儀注簿柳芬女。堅味不敢禁，但嘘唏而已。趙胖事起，禑下堅味、廉興邦獄。以福海爲子，故不疑，使領兵與崔瑩等宿衛。福海陰懷異志，夜以突騎數十，詐稱徼巡，馳入瑩軍。瑩方被甲踞胡床指揮，偏裨目不交睫，福海不得害而還。翌日，禑欲試福海意，問曰："何以處堅味？"福海不對。復問，曰："唯爾言是從。"對曰："若宥臣舅，臣當以死報。"禑應曰："諾。"既而下福海獄，誅之，籍其家。事在《堅味傳》。

申元弼

申元弼，門地單微。恭讓在潛邸時，常賜衣食，與之學。登第，累遷部令。罷歸，久居鄉曲。王即位七日，特遣使召之，授弘福都監判官、經筵檢討官。

一日，王謂元弼曰："余久居深宮，脚膝酸疼。"對曰："每夜，宮中宜拜天拜佛以養氣。"王從之，置仁王佛於別殿，朝暮禮拜，遇災異輒祈禳。命給田都監賜元弼田，仍趣成案給之。元弼矯世子旨，憲司劾之，王命罷其職。既而悔之，欲罪言者。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，諫止之，王不聽。左使鄭道傳又諫之，怒稍解。王御經筵，代言成石瑢論刑制之紊，曰："往者趙枉受酷刑，然且不死，命也。"元弼在側曰："嘗奉釋教，其得免死，實由果報也。"禮成江水赤沸三日，王有憂色。元弼曰："安知其不爲祥也？"元弼每進諛言，且以異端之說蠱惑王心，出入房闥，與宦寺同流，恣爲邪媚，士林鄙之。驟遷禮曹總郎，轉内府令，皆帶經筵。經筵官更日侍講，唯元弼日侍左右，以諂佞得幸，士大夫多趨附者。後以禹玄寶黨，流遠地。

［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］
书名＝高丽史　９　传　３
作者＝孙晓主编
丛书名＝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　标点校勘本
页数＝３７７４
ＳＳ号＝１３７４２５２０
出版日期＝２０１４．１１
出版社＝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；重庆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ＩＳＢＮ号＝９７８－７－５６２１－６５９５－８
中图法分类号＝Ｋ３１２．３３
原书定价＝７８０．００（全１０册）
主题词＝高丽（９１８－１３９２）－史料
参考文献格式＝孙晓主编．高丽史　９　传　３．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；重庆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４．１１．